

# 武俠世界



87  
22.00

元  
100  
Kc



· 特別介紹 ·

路見不平 瘋女相思 浪客·著  
故事集：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匹夫之勇也。路見不平，視若無睹，非真君子也。路見不平，袖手旁觀，必遭天遣也。路見不平，趁火打劫，死有餘辜也。朋友：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你將採取什麼態度呢？請參閱是期本刊，便能令你有所適從！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瘋女相思 (精選一期完十萬言巨型金牌小說)

蜜月逃亡 情深難躲奪情人  
相思成瘋 船來不見郎歸來  
孽緣難解 多疑試走鴛鴦路  
細訴鍾情 瘋女一吼兩心酸.....浪 客 3

###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古屋奇影 (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四) ◀大結局▶

魚目混珠 飽食遠颺  
抽絲剝繭 真相大白.....魏 力 91

鏢客行 (三期完俠情中篇) ◀中▶

血濺蒼松嶺 嬌軀護檀郎.....蕭 逸 119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流星·蝴蝶·劍

劍影荷池碧 血染夕陽紅.....古 龍 51

關外玉鳳

龍騰鳳舞妃子劫.....曹 若 冰 59

禍水雙侶

不知人間狡 檀口洩真情.....高 庸 66

過關刀

地心鬼雷義士血.....秦 紅 74

風塵怒俠

太白壺中藏日月

黃草紙上隱乾坤.....東 方 英 81

天殘劍侶

冷風吹襲牡丹堡.....高 阜 103

無毒丈夫

陰謀今朝動 孽債早年成.....孫 玉 鑫 111

萬里雄風

情關長恨恨長存.....倪 匡 133

明駝俠影

令主隨波去 魔教踞山嶺.....司馬紫煙 149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武俠世界

第60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時代的新潮人物  
新潮行徑  
新潮情節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 逃亡女神

## 馮嘉新作 即將出版

一尊美麗的女神塑像忽然神秘地失踪了，代之而出現的是一模一樣的美女，這個美女有時溫柔如羔羊，有時暴戾如猛虎，有時無情地殘殺敵人，有時可憐地逃亡，逃避惡人的強暴！她對司馬洛有時如淫婦，有時又如淑女，而司馬洛緊緊地跟着她，要解開這個逃亡女神之謎。



##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 瘋女相思



## 引子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匹夫之勇也。  
路見不平，視若無睹，非真君子也。  
路見不平，袖手旁觀，必遭天譴也。  
路見不平，趁火打劫，死有餘辜也。  
朋友，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你將採取什麼態度呢？

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也有很多喜歡打抱不平的人，有時候這種不平一打就平，有時候反而越打越不平，這完全要看打抱不平的動機與方法；正義所至，男盜女娼不敢不低頭，牛鬼蛇神不得不斂跡，因此，在這個妖孽猖獗的時代，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一股磅礴的正義之氣。

「路見不平」的故事太多，我決定以人情為出發點，選擇有血有肉的，以情為經，以義為緯，並且決定從「瘋女相思」開始，因為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美麗瘋女，更是一段令人恐怖的悽慘相思——

## 蜜月逃亡 情深難躲奪情人

風平浪靜，霧很濃。

這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夜晚——夜已經相當晚了！

霧籠罩了一切，海面上靜悄悄的，視線非常模糊；團團濃霧之中，只見點點燈火在緩緩移動，原來是一艘名叫「卡莎娜號」的豪華客輪，正在繼續它的遠洋航行。

朦朧的燈光，零零落落地點綴在「卡莎娜號」客輪的甲板上，使一切都變得朦朧而神秘！

就在這朦朧朦朧的神秘氣氛之中，靠客輪尾部的右舷，有一個身材窈窕的少女，穿了一身很動人的白色迷你裝，長髮披肩，面向海洋，雙手輕扶欄杆，緊緊地依偎在一個青年人的懷裏，看起來那樣甜蜜，那樣幸福，然而她却是：花容含淒楚，美目淚欲滴，好像正在偷偷哭泣。

那青年很魁梧，一條筆挺的西裝褲，一件舒適的短袖運動衫，越發顯出他的健壯與洒脱；霧夜看海景，佳人懷中抱，應該是一種難得的艷福，然而他臉上只有憤怒，他眼裏只有仇恨之火，他默默地凝望着這一片沉悶的霧的世界，緊緊地擁抱着依偎在他懷裏的少女，好像怕濃霧把少女吞噬，又好像怕風浪把少女捲走——

「卡莎娜號」繼續在霧中向前摸索！

霧太濃，夜太深，甲板上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們是什麼人？是什麼關係？要到那裏去呢？他們有緣同行，又能相依相偎，為什麼沒有歡樂呢？

青年沉默良久，忽然低頭吻上少女的秀髮，並且痛苦憤恨感慨道：「唉，小蘭，妳說這算什麼蜜月？」

「都怪我不好，我不該愛你！」少女聽到青年的感慨，忽然轉身抱住青年表示歉意，芳心一酸，淚流滿面，又埋首在青年懷中哭訴道：「以前我不相信，現在我完全相信了，仲康，女人是禍水，一點都不錯，我就是禍水，我害得你好慘，你太慘了，嗚嗚嗚嗚——」

少女忍不住內心懷楚，終於在青年懷中放聲痛哭！

她叫艾小蘭，今年十九歲，父母雙全，家境富裕，是個不肯輕易向命運低頭的少女；十六歲開始



談戀愛，一談就是三年，始終如一，深情不變，正式結婚還不滿一天！

她是出門渡蜜月的！  
她的丈夫叫徐仲康，就是眼前這個沒有歡笑的青年！

徐仲康今年二十四歲，大學剛畢業不久，愛上艾小蘭，娶了艾小蘭，下午在法院裏公證結了婚，馬上就帶着艾小蘭搭上了「卡莎娜號」客輪，他想到很遠的地方去渡蜜月，越遠越好，最好永遠不要回家。

吻着艾小蘭的秀髮，聽着艾小蘭的哭聲，不由心如刀割，近乎哀求地抱緊艾小蘭狂叫道：「不要說了，小蘭，我求求你，請你不要再說了！」

「爲什麼不要說？我害得你父母被殺，我害得你家產被奪，我害得你無家可歸，你爲什麼還要和我結婚？爲什麼還不怕死？」艾小蘭邊哭邊喊。

「我什麼都不怕，我愛你，我說過要和你結婚，任何人人都不能阻止！」徐仲康咬牙發誓。

「可是——」艾小蘭心亂如麻。

「只要你也愛我，我絕不後悔，這就是愛情的代價，如果我半途而廢，父母不是白白被殺，家產不是白白被霸佔了嗎？」徐仲康悽慘地叫着，終於淌下了眼淚。

「仲康，我對不起你！」

「這不是你的錯，小蘭，我們已經很慘了，不能再失去彼此非愛不可的信心，想開一點，好好渡我們的蜜月吧！」

「這算是什麼蜜月？」艾小蘭忽然抬頭發出悲鳴。

「這怎麼不是蜜月呢？」徐仲康忍淚裝歡，想改變艾小蘭的心情，又指着面前的朦朧霧境溫和地

安慰道：「你看，夜多靜，霧多美，這不是一個很幸福的蜜月旅行嗎？」

「你心裏比我清楚，這不是蜜月旅行，這是逃亡，我們是在逃命，你被害得家破人亡，不但沒有機會報仇，連忍辱偷生的餘地都被剝奪了，你爲什麼不哭？爲什麼不放棄我？爲什麼還要自欺欺人來安慰我？」

徐仲康道：「因爲我愛你，小蘭，我愛你，妳不知道嗎？」

「我不配，我是禍水，我是禍水！」

艾小蘭突然衝出徐仲康的懷抱，獨自沿着船邊的欄杆，往前奔跑，又突然伸手抓住了欄杆，停住脚步——

她太痛苦！心碎，腸斷，都無法形容她此刻的心情！

她有足夠的勇氣葬身海底來解除這份痛苦，但是她沒有勇氣讓徐仲康再失去她，因爲她更知道徐仲康一直都在深深地愛着她，在徐仲康孤獨無依、仇恨滿身的時候，她能離開徐仲康嗎？

徐仲康雖然站在霧中，茫然望着霧中的艾小蘭，似乎又想到了另一個永生難忘的夜晚——

那夜爲了逃避麻通的追殺，他躲在海邊的椰子樹下，不敢進城，更不敢回家，因爲麻通的爪牙，正在城裏搜索埋伏，揚言要結束他這一條倔強的性命。

他並不怕死，然而在父母之仇未報以前，他不愿意再被麻通奪去性命，所以他必須日夜不停地躲藏。

那夜像今夜一樣安靜，只是不像今夜這樣多霧，天上佈滿了烏雲。

他伏在椰子樹下的沙灘上，隨時注意着四周的

產業，還要斬草除根，派出大批爪牙，到處追殺徐仲康，可見他是何等惡劣，何等混蛋了！

徐仲康沒有能力報仇，也知道自已拼不過這個爲非作歹的惡霸，但是心裏並沒有忘記這一筆血債；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先使艾小蘭遠離危險，然後再回來找麻通算帳，於是，當「卡莎娜號」經過「大溪地」的時候，他先買好了船票，在開船前一個小時，也就是今天下午，他和艾小蘭到法院公證結了婚，然後就隨着「卡莎娜號」的航程，開始了逃亡流浪的蜜月旅行……

愛情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

在重重死亡的威脅之下，他們居然還能結爲夫妻，這種勇氣和毅力是值得歌頌的，然而這種淒慘的遭遇，更值得我們同情！

海面上的風浪漸漸大了，霧還是那樣濃！

無聊的海風，吹亂了艾小蘭的長髮，捲起了艾小蘭的迷你裙角，露出兩條修長而健美的玉腿，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在朦朧霧中，更增加了青春少女的風韻和魅力；難怪徐仲康愛她入骨，這麼可愛的一個美人兒，如果落入麻通手中，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甲板上面沒有別人，她也懶得去管裙角被風吹得有多高！

吹吧，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仲康的，何必在他面前掩飾我的肌膚呢？最好能把我再吹進他的懷裏，或者把他吹到我的身邊，讓他盡情地愛我、撫我、慰我吧！

經過一陣痛苦的激動，艾小蘭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

我已經是他的妻子，爲什麼不能幫助他快樂呢？爲什麼不能使他享受蜜月的幸福呢？

動靜，不久，艾小蘭慌慌張張地跑來給他送麵包，怕他捱餓，怕他寂寞。

見到艾小蘭滿頭大汗，他先向四周望了一眼，斷定了沒有人跟蹤以後，才感激而關心地，埋怨着說道：「小蘭，告訴妳不要再來找我，妳怎麼又來了？」

「你一個人躲在這裏，不吃東西怎麼行？」艾小蘭坐到徐仲康身旁，沒有責怪徐仲康不知好歹，只是忙着從紙袋裏拿出一隻麵包和一瓶可樂，體貼地催促着說：「快吃吧，你大概早就餓了。」

「我不餓！」

「仲康！」

「我真的不餓！」

「一整天沒吃東西，怎麼會不餓？」

「小蘭，我已經對妳說過好幾次了，麻通的目光只有我一個人，只要妳不和我見面，他就不會爲難你，妳爲什麼總是不肯聽我的話？」

「你願意我嫁給麻通嗎？」艾小蘭有些生氣。

「我不願意再連累妳！」

「是我先連累了你，是因爲你一定要愛我，麻通才向你父母下毒手的，你現在已經家破人亡，我能讓你一個人在這裏受苦捱餓嗎？」

「我不需要同情！」

「這是愛！」

「這是拿性命當兒戲！」

「我不怕，要死就死在一起，除非你已經不再愛我！」艾小蘭強調着自己的決心。

徐仲康痛苦地說：「不，我愛你，小蘭，我永遠愛你，只是——」

「仲康！」

艾小蘭沉痛地喊了一聲，緊緊地握着徐仲康的

手，好像緊緊地抓住了徐仲康的心，那樣懇切，那樣堅定，又那樣情深義重地請求着說：「不要再爲我的安全擔心了，我們要用事實來向麻通抗議，讓麻通知道惡勢力不能摧毀真正的愛情；仲康，我永遠都是你的，無論生死存亡，我都要和你在一起，你一定要答應我！」

「……………」

就這樣，徐仲康終於和艾小蘭勇敢地走進了法院，不顧一切地結成了夫妻——

這是一對人間最苦命的夫妻！

這件事發生在「大溪地」！

「大溪地」——這個位於南太平洋中的觀光樂園，這個對男人特別具有魅力的熱帶島嶼，你聽說過嗎？

徐仲康和艾小蘭都是在「大溪地」出生的華僑子女，生活很圓滿，戀愛很幸福，只因爲一個無惡不做的麻通，而使他們走上了悲慘的命運——

麻通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嚴格說起來，麻通並不是黑社會人物，然而他的作爲比黑社會人物還要毒辣，因爲他是「大溪地」土生土長的土人，祖宗八代都是大地主，擁有非常雄厚的惡勢力，平時作威作福，專門魚肉鄉民，連當地政府官吏都要讓三分，人人都把他看成一個操縱生殺大權的土皇帝，他家裏妻妾無數，却又看中了艾小蘭。

他派人到艾家逼婚，叫艾小蘭準備嫁給他，艾小蘭的父母說艾小蘭已經決定嫁給徐仲康；他又派人到徐家提出警告，禁止徐仲康和艾小蘭結婚，結果徐家也拒絕了他的警告。

就這樣，他惱羞成怒，獸性大發，先派人到徐家縱火，把徐仲康的父母活活燒死，霸佔了徐家的

徐仲康慢慢走到艾小蘭的身旁，先替艾小蘭拉了拉被風捲起的裙角，又替艾小蘭整了整被風吹亂的長髮，然後把艾小蘭輕輕攬進懷裏，低頭吻着艾小蘭的面頰，語氣深沉地安慰着說：「小蘭，悲憤不能消解我們內心的仇恨，不管怎麼樣，我們總算遠離了那個魔鬼，現在已經得到安全和自由了，這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應該滿足，應該盡量高興才對！」

「是的，我們應該滿足，應該高興了！」艾小蘭喃喃地重複着徐仲康的話，知道徐仲康希望她能高興起來，於是又轉身投入徐仲康懷裏，像一隻依人的小鳥，柔順地用自己的面頰磨擦着徐仲康的胸膛，沉默了很久，忽然又抬頭望着徐仲康，抱住徐仲康問道：「仲康，我很高興能嫁給你，你真的一點都不後悔嗎？」

「以後不准你再問我這些話，我爲什麼要後悔？在淒慘的逃亡之中，有妳陪伴，有妳安慰，我還苛求什麼？」

「謝謝你對我說這些話，仲康，不要再把這次旅行想成逃亡，我們已經逃出麻通的魔掌，我們是在渡蜜月，我們可以做一對最恩愛的夫妻，誰也不能拆散我們了，你說是嗎？仲康！」

「是的，我們要永遠在一起，誰也不能再把我們拆散！」

「仲康，自從我十六歲那年第一次遇見你，我就一直希望能嫁給你！」

「我也一樣，三年以來，我從來沒有再愛過第二個女孩子！」

「哦，仲康，你對我太好了，我總覺得像一場夢似的，我怕——」

「不要胡思亂想，小蘭，妳現在是我唯一的親



人，我很需要妳，我愛妳，我會永遠照顧妳的！」

「仲康，我會這樣幸福嗎？」

「會的，妳一定會幸福的，我——」

兩人相擁互訴心聲，由悲憤而惶恐，由委屈而辛酸，終於忍不住抱頭慟哭；就在這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狂笑和冷語——

「呵呵呵，你們這是在表演『殉情記』嗎？」  
聲音過份刺耳，令人不寒而慄！

像一聲晴天霹靂，驚醒了這一對正在抱頭慟哭的新婚夫妻！

徐仲康不敢相信自己的命運會如此淒慘，當時心頭猛然一震，連忙下意識地把艾小蘭拉到船邊，自己擋在艾小蘭身前，才急速轉身，一看之下，不由面色蒼白，目眦俱張，緊張而憤怒地暴喝道：「你想幹什麼？」

「來看看你們能逃到那裏去！」

語氣輕而惡劣，態度狂妄而兇狠，霧中，甲板中央，離徐仲康約有一丈多遠的地方，站着一個五十左右的男人，長得肥頭大耳，穿得華麗高貴，嘴裏咬着雪茄，手裏拿着手槍，正向徐仲康表演各種陰險而得意的冷笑；不必多加介紹，這當然就是那個叫人恨之入骨的麻通——

麻通也上了「卡莎娜號」客輪，這是徐仲康和艾小蘭都沒想到的事！

艾小蘭躲在徐仲康身後發抖，提心吊胆，魂飛魄散，抱住徐仲康，又推開徐仲康，最後竟不顧一切地張開雙臂衝向麻通，並且心急如焚地叫着說：「我願意嫁給你，麻大爺，請你帶我走吧！」

「嘿嘿，真够意思！」

麻通又是一陣仰天狂笑，右手持槍，左手攔住艾小蘭的纖腰，往懷裏緊緊一抱，吐掉嘴裏的雪茄

，便粗野地吻上了艾小蘭的櫻唇——

陣陣烟臭令人欲嘔，艾小蘭含淚委屈求全！

## 怒海毀舟 紅顏義重抱仇身

徐仲康心碎恨生，雖然麻通手裏有槍，他仍認為艾小蘭不必如此犧牲，他想衝上去和麻通拼命，又怕麻通先向艾小蘭下手毒手，急躁矛盾之中，不由聲色俱厲地向艾小蘭責備道：「小蘭，妳——」

「我喜歡嫁給麻大爺，你還不快滾！」

艾小蘭向徐仲康痛罵一聲，立刻轉身抱住麻通，連麻通持槍的右手一起抱進懷裏，暗示徐仲康趁機逃命，可是——

在這種情形之下，徐仲康絕不肯獨自逃命，麻通也絕不肯輕易放過徐仲康！

霧越來越濃，風越來越急，浪越來越大！夜越來越深，船越搖越兇！

驚風駭浪，增加了甲板上的緊張氣氛！

麻通看穿了艾小蘭的企圖，頓時妒火中燒，醋勁大發，突然把艾小蘭甩向一旁，仍舊抓住艾小蘭的手腕，舉槍破口罵道：「臭婊子，既然喜歡嫁給我，就乖乖的在這裏等着陪我入洞房，讓我先幹掉這小子再和你成婚。」

「你殺他，我就不嫁給你！」艾小蘭想和麻通攤牌。

「他媽的，妳有什麼資格和大爺談條件？」麻通把艾小蘭往身前一拉，一巴掌把艾小蘭打倒在甲板上，馬上又舉槍向徐仲康譁笑道：「小子，今夜就是你的死期，你還有什麼話說？」

「狗東西，我非殺掉你不可！」

狗急跳牆，人急懸樑，徐仲康忍不下這口氣，

「他媽的，臭婊子，臭——」

「小蘭，小蘭！」徐仲康邊游邊喊，心如刀割，欲哭無淚，眼看著麻通舉起巴掌又要打艾小蘭，却被艾小蘭拖進水底——

啊，艾小蘭，這是為何呢？

為什麼不離開了麻通，跟着自己丈夫一起逃生呢？

親愛的朋友，不管你會不會游泳，一定懂得艾小蘭的一番苦心！

如果放開麻通，麻通就有機會不死！

如果麻通不死，徐仲康就永遠得不到安寧！

她是徐仲康的妻子，她愛徐仲康，更感激徐仲康對她的愛，她希望徐仲康平安，不希望在海面上再連累徐仲康，為什麼不趁此機會替徐仲康報仇？為什麼不趁此機會讓徐仲康可以永遠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呢？

這便是她決心與麻通同歸於盡的理由！

麻通的游泳技術本來就不高明，再拖着一個會游泳而不肯游泳的女人，當然感到非常吃力，吃力的後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小蘭，小蘭，快放開他！」

「小蘭，妳在那裏？」

「小蘭，小蘭，小蘭——」淒慘的呼喚，抵不住洶湧的海浪！

徐仲康急得快發瘋，可是發瘋又有什麼用？無情的浪濤，不斷地向他襲擊！

過份的急躁，消耗了他的體力！

他喝了兩口水，趕緊掙扎着抓住一塊木板，盡量穩定自己的情緒，然而情緒沒等穩定，附近又是轟然一聲爆炸，又使他失去了知覺——

這一對為愛情奮鬥的新婚夫妻，在逃亡流浪的

突然怒吼一聲，便含恨撲向麻通——

殺了父母，毀了家園，如今又來搶奪妻命！

天下還有公理嗎？好人還能生存嗎？難忍的仇恨衝破了他的理智防線，使他忍辱了麻通的手槍！這實在太危險了！

只要麻通一開槍，他當場就要斃命！

麻通有恃無恐，冷笑舉槍向徐仲康慢慢瞄準！艾小蘭見狀大驚，奮不顧身地向麻通背後猛撲而上，拉住麻通的右臂便咬。

「哎喲！」麻通大意被咬，痛叫失聲，手一鬆，鎗落地，失去了殺害徐仲康的機會；暴怒之餘，抓住艾小蘭的長髮便打，並且不停地大罵：「臭婊子，臭婊子！」

「住手！」徐仲康淒厲地叫了一聲，瘋狂地撲了上來，抱住麻通拼命一甩，把麻通和艾小蘭一起摔倒在甲板上，緊跟着又追上去騎到麻通身上，握緊拳頭咬緊牙關，往麻通肥頭大耳的臉上狠搗一頓，把麻通打得鼻青臉腫，却又被麻通摔倒——

這是因為他缺乏經驗，沒有打到麻通的致命之處！

麻通年近五十，平時很少親自動手打架，手脚並不比徐仲康靈活；因此，摔倒徐仲康以後，馬上起身找手槍，還想一槍把徐仲康結束。

緊要關頭，船首忽然發出一聲巨響，三人同時驚住！

沒等想通是怎麼回事，便聽到船上的播音器緊急報告道：「各位旅客，各位旅客，『卡莎娜號』不幸觸礁正在下沉，請各位保持冷靜，我們——」

話沒說完，又是轟然一聲！

慘叫四起，火光四迸，「卡莎娜號」爆炸了！

密月之中，難道就這樣淒慘地分手了嗎？

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房間，又好像是一個露天的廣場，四周站滿了人，都在七嘴八舌地指着中間紛紛議論——

中間放了一張簡陋的木板床！

徐仲康獨自仰臥在床上，不敢睜眼，也不敢翻身，只是默默地躺在那裏接受衆人的指責：

「徐仲康，你太沒有良心了！」

「徐仲康，艾小蘭是你的太太，你為什麼不救她？」

「她不顧一切危險嫁給你，你呢？你給了她什麼？」

「你給了她痛苦，給了她死亡！」

「你太自私！」

「你不配做丈夫！」

「你不配做人！」

「你不配活在這世界上！」

「徐仲康，你想裝死嗎？」

「你以為裝死就能逃過這一場審判嗎？」

「這個沒有用的男人，害死了自己太太還在裝死！」

「哈哈！」

「……！」

指責，控訴，和冷嘲熱罵的聲音，如雷貫耳，如針刺心，使徐仲康有口難言，閉目悲泣。

四周的聲音，越來越大，衆人的情緒，越來越憤慨！

徐仲康問心無愧，不想逃避，決定接受這一場恐怖的審判！

這時候，忽聽耳邊還有人輕聲喊道：「仲康！」



仲康！」

「啊？」

徐仲康嚇了一跳！

這是艾小蘭的聲音！

吃驚地睜開兩眼，果然看到艾小蘭站在床邊，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艾小蘭長髮披肩，身上一絲不掛，赤裸裸地站在他的床邊，靜靜地望著他微笑，忽然又開口向他問道：「你不是徐仲康嗎？」

「是的，我是仲康！」徐仲康冒著冷汗點點頭，下意識地爬起身來坐在床上，望著不可能出現在他面前的艾小蘭，像遇見鬼似地，吞吞吐吐地問道：「小蘭，妳，妳怎麼會到這裏來？」

「你不高興我來嗎？」

「高興，我很高興，小蘭，妳——」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特地趕回來找你的！」

「妳找我什麼事？」

「我做了你妻子，不到一天就淹死了，還沒有把貞操獻給你，所以才特地趕回來向你獻身，你不奇怪我吧？」

艾小蘭說著笑著，同時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床上的徐仲康，慢慢移動了腳步。

這是不可能的事！

徐仲康不敢接觸艾小蘭的視線，斷定艾小蘭已經化為鬼魂之身，一邊往後退，一邊搖手拒絕道：「我絕不怪妳，我不要妳獻身，小蘭，請妳原諒我，在海上，我已經盡了力，我絕不是個見死不救的人！」

「這些話以後慢慢再說吧，仲康，我不是來向你與師問罪的，我要向你獻身，盡一次做妻子的所應盡的義務，你不要怕，快過來，我來幫你脫！」

盲目的漂流，使他感到孤獨與恐懼！

有了小島就有了目標，有了目標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勇氣，轉念之間，他的精神開始振作，馬上展開行動，雙手扶住了厚木板的尾端，靠著厚木板的浮力來節省體力，迫不及待地向小島游去。

他希望先找到人，先要一點吃的，然後再計劃其他的事情，可是，剛游了一會兒，又聽到海面上飄來一陣陣哀怨，淒楚，而緩慢的歌聲，那是白光的一首老歌：

「我等著你回來，我等著你回來，你為什麼不回來？你為什麼——」

唱到一半，忽然哭了起來！

哭了一陣，却又笑了起來！

這是什麼？

## 痴苦等 不幸人憐斷腸女

徐仲康聽到這奇怪的聲音，立刻停止了手脚的活動！

是誰唱得這樣哀怨？

是誰哭得這樣傷心？

是誰笑得這樣淒涼？

回頭仔細一看，在附近不遠的海面上，他看到了一艘小船——

那是一艘很漂亮的小船，船尾好像還裝有馬達，為什麼船上沒有人呢？

夕陽尚在，視線非常清楚，沒有人怎麼會有聲音？

那歌聲，那哭聲，那笑聲，明明都是從小船那邊傳過來的，難道說——

艾小蘭依舊含著笑，並且伸手去拉徐仲康的衣服！

徐仲康感到一股陰森森之氣撲上身來，驚恐之中，仍戰戰兢兢地哀求道：「原諒我，小蘭，我不是故意不救妳，我盡了心，盡了力！」

「我知道，我不怪妳，快過來嘛！」艾小蘭不慌不忙地往床上爬。

「小蘭，我對不起妳，妳不要上來，妳不要上來！」

徐仲康不停地哀求，退到床下跳去——

「噢通！」一聲，灌了一口水，睜開了眼，徐仲康突然清醒！

這是一場令人斷腸的惡夢！

他還是在海上！

清醒以後，他馬上抓住了身旁「木板床」——那是一塊又長又厚的木板，他就是靠這塊木板活命的。

淒慘的夜已經過去了！

豪華的「卡莎娜號」客輪已經不見了！

頭頂陽光正毒，海面上不見一物！

看看手錶，已經是第二天的下午！

計算時間，已經在海上漂流了十個小時以上！

這是什麼地方呢？

昨夜「卡莎娜號」在什麼地方觸礁？在什麼地方爆炸？離這裏有多遠呢？

麻通是不是已經被艾小蘭拖進海底斃命？艾小蘭是不是已經為他犧牲？

他不敢多想，也無法判斷，只感到一片空虛和茫然！

碧綠的海水，掀不起一點波浪，海面上太平靜了，連一隻海鳥都看不到；前後左右都是海，近處

他想不通是怎麼回事，然而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催促著他，使他毫不考慮地放棄了相依為命的厚木板，又匆匆向小船的方向游去。

小船無人操縱，飄盪在海上，顯得格外孤獨！

游到離小船只有二公尺時，忽然又聽到一陣歌聲，那也是一首老歌：

「我想忘了你，可是你的影子，佔有了我的心房，我想忘了你，可是你的歌聲——可是，可是你的歌聲——」

唱到一半，重複了兩句，又已泣不成聲！

歌聲是從小船上傳過來的，徐仲康聽得清清楚楚

楚，小船上一定有人，而且一定是個相當不幸的斷腸人！於是，徐仲康加速游到小船旁，伸手抓住船舷，引身探首一看——

「啊！」徐仲康幾乎叫出聲來！

小船上仰臥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只穿了一條迷你式的淺黃色小三角褲，雙峰如筍，兩眼失神，淚從眼角流向耳邊，身材極美，可惜有些瘦弱，面貌極艷，可惜有些憔悴，好像已經受過過長期的打擊與折磨，嬌嫩的肌膚被太陽晒得發紅，烏黑的秀髮被海風吹得零亂；這樣一個可愛又可憐的女孩子，孤伶伶地躺在孤伶伶的小船上，癡癡地仰望著天空，雙腿直伸，兩手放在頭下，一會兒唱，一會兒哭，為什麼呢？

徐仲康雙手抓住船舷，把視線移向那一張帶淚的面孔，忍不住輕聲關懷地喊道：「小姐！」

「——。」

「小姐，天快黑了，妳還回家嗎？」

「我等著你回來，我等著你回來，你——你為什麼，為什麼不回來？嗚嗚……。」

女孩子好像不知道已經有人來到身旁，又哭哭

遠遠都是海，只有一塊厚木板陪伴著他，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究竟離陸地有多遠呢？

他爬上厚木板，想到剛才的惡夢，不由又陷入痛苦的回憶——

他和艾小蘭相戀三年，並沒有超過友誼的限度，昨天下午在法院公証結婚以後，就偷偷摸摸逃上船，也沒有急著貪圖肉體上的享受，因為他們的心靈早已連在一起，他們是為愛而愛，為恨而婚；艾小蘭確實還是貞潔的處女之身，怎麼會夢到這些事呢？

「啊，小蘭，妳為什麼不肯聽我的話？為什麼一定要和那個魔鬼同歸於盡？剩下我一個人，怎麼辦？」

徐仲康伏在厚木板上，面對海水含淚哭訴，不知嬌妻葬身何方！

「小蘭，妳在那裏？」

「小蘭，小蘭！」

「……。」

堅貞的愛情，勇敢的婚姻！

淒慘的遭遇，殘酷的離別！

可憐的徐仲康，就這樣失魂落魄地伏在厚木板上，一邊流淚，一邊呼喚，任其浮沉漂流，不覺夕陽西下——

燦爛的夕陽照到他的臉上，絢麗的晚霞喚醒了他的知覺；他忽然感到有些涼意，睜開眼睛抬頭一看，立刻興奮地爬了起來！

那不是一個小島嗎？

看到小島，想到小島上可能有人居住，於是肚子裏開始作怪，一不小心，竟翻落水中去了！

在海上泡了一整天，不吃不喝，那種滋味絕不會好受！

啼啼地唱了起來，唱得徐仲康陣陣辛酸湧上了心頭，淚水在眼眶裏不停地翻滾。

太可憐了！

這是那家的斷腸人？

先唱「我等著你回家」，又唱「我想忘了你」，當然是想用熟悉的歌曲來發洩自己的心聲！

她要等誰回來？她想忘了誰？

徐仲康正在不幸之中，面對這個不幸的斷腸人，內心充滿了同情與親切之感，他很想知道是怎麼回事，更想替這女孩子分担一點痛苦，他心裏太急，急得拼命搖動小船，又大聲喊道：「小姐，妳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女孩子驚呼一聲，猛然從痛苦中清醒，轉過頭來看到徐仲康，眼神一怔，忽然從小船上爬起身來，興奮地瞪著徐仲康叫道：「啊，你回來了，長風，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所以，我天天在這裏等你！」

過份的興奮，神色顯得有些失常！

興奮之中，一邊叫著，一邊流著眼淚，竟張開雙手向徐仲康懷裏撲去——

船很小，人一動，船一搖，身體失去平衡，頓時跌落海中，使徐仲康大大地吃了一驚，脫口便喊道：「哎，妳怎麼這樣冒失？」

嘴喊著，連忙翻身潛入水中，抓住一條張皇失措的玉臂，又把女子抱上小船，自己仍舊扶著船邊

解釋道：「小姐，妳認錯人了，我不是長風！」

「你不是長風？」

「我叫徐仲康！」

「徐仲康？」女孩子茫然地唸著這個生疏的名字。

「是的，我叫徐仲康，不是妳所說的長風！」



徐仲康急於澄清自己的身份。

「長風，你為什麼要改名換姓呢？你不愛我了嗎？」

「小姐，妳——」

「為什麼你要叫我小姐？為什麼你不叫我的名字？」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楚楚，上官楚楚，你不是常說這名字很美嗎？」

「是很美！」徐仲康很快地點了點頭，望着這個自稱上官楚楚的女孩子，無可奈何地叫着說：「楚楚，妳仔細看看，我沒有改名換姓，我叫徐仲康，不是長風，妳看，我怎麼會是長風呢？」

小說中經常出現面貌相同的角色，可以製造很多戲劇性的情節，然而徐仲康不相信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他用雙腿盤水，盡量使身體露出水面，同時特別仰起面孔讓上官楚楚辨認。

上官楚楚坐在小船上，慢慢把視線移向徐仲康，瞪着一雙失神的目光，認真地看了很久，才失望地點着頭說：「嗯，你不是長風，長風比你漂亮，比你白，比你——」

認真地觀察，仔細地比較，忽然嬌軀一震，酥胸一挺，又下意識地用雙手掩住胸前，畏縮、惶恐，而憤怒地叫道：「你是什麼人？怎麼知道我在這裏？誰叫妳來找我？」

「我叫徐仲康，昨夜坐船避難，無意中漂流到這裏來的！」徐仲康趕緊解釋。

「你騙人！」

「我可以發誓！」

「你們男人都會發誓！」

「楚楚，我說的都是實話，本來我是想到那個

小島上找東西吃的，剛才聽到妳唱歌，聽到妳笑笑，一時好奇，才游過來的。」

「哈哈哈哈哈！」聽到徐仲康的解釋，上官楚楚又笑了！

笑得那樣難聽，笑得那樣可怕！

不久，忽然又指着徐仲康問道：「你也喜歡聽我唱歌嗎？」

「我——」徐仲康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回答。

「不喜歡？」上官楚楚歪着頭又想笑。

「喜歡，很喜歡！」

「喜歡什麼？」

「喜歡聽妳唱歌，妳的歌聲——」

徐仲康逐漸發覺這可憐的女孩子不太正常，想順便讀美幾句，給她一點安慰，可是說到歌聲時，又發覺自己有些失言。

她的歌聲是哀怨的，淒然的！

她的歌聲是由心底迸發出來的傷感與痛苦！怎麼能夠說喜歡聽她唱歌？這不等於是諷刺她嗎？

正當徐仲康左右為難時，上官楚楚忽然發出了兩聲怪笑聲，又向徐仲康逼問道：「我的歌聲怎麼樣？」

「妳的歌聲——」

「哼，妳也不是好東西，我一看就知道！」

「楚楚，妳——」

面對着這一個喜怒無常的不幸人，徐仲康還能說些什麼呢？

他想走，又覺得上官楚楚太可憐！

他想問，又怕上官楚楚受到刺激！

不可否認地，上官楚楚一定是在等那個「長風」回來，一定是想忘了那個「長風」

長風一定是個男人！一個女孩子被一個男人折磨到這種程度，不必問也可以想像得到，那男人不是無情無義就是始亂終棄！

但是——上官楚楚怎麼會獨自坐小船到海上來？為什麼要在海上苦等那個長風呢？

不管是什麼情形，讓上官楚楚一個人在海上漂流，天馬上就要黑了，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雖然上官楚楚穿得太暴露——對了，她這麼痛苦，為什麼還這樣暴露？

管她為什麼暴露，即使她一絲不掛，看到她這一副可憐的樣子，徐仲康也不能不管，人本來就應該互助合作的，誰忍心讓她一個人繼續在海上漂流？來了颶風怎麼辦？遇到鯊魚怎麼辦？碰上海盜怎麼辦？下雨着了涼怎麼辦？

想到這些問題，徐仲康忘掉了自己的不幸，又熱心地問道：「楚楚，妳住在那裏？」

「幹什麼？」

「讓我送妳回去吧！」

「為什麼？」

「天快黑了，妳總不能在海上過夜呀！」

「哈，妳以為我這是第一夜在海上過夜嗎？」

上官楚楚又笑了，笑得徐仲康心驚肉跳，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是第一次在海上過夜？難道她——

徐仲康用力搖了搖頭，仍搖不去滿心的疑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楚楚，妳是不是住在那個小島上？」

「妳是壞人，不告訴妳！」

「我不是壞人，我只是想幫助妳！」

「如果不是壞人，為什麼要叫徐仲康？」

「這——」這真是笑話，難道徐仲康這三個字就代表壞人嗎？

徐仲康有些啼笑皆非，同時更斷定上官楚楚的神經確實已經失常！

這叫什麼辦呢？

心裏正感發愁，忽聽上官楚楚自言自語道：「如果你是長風多好，像以前一樣，我躺在你懷裏，聽你唱歌，唱歌給你聽，自由自在，恩恩愛愛，可是——嗚嗚嗚嗚！」

她又哭了！哭得那樣傷心！

徐仲康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看看天色已晚，附近又沒有別的陸地，料定上官楚楚一定是住在小島上，於是毅然游向船尾，決定強制執行，護送上官楚楚回小島。

沒想到正當他伸手想發動小船上的引擎時，上官楚楚突然瘋狂似地抓住他的手叫道：「你想搶我的船？」

「我送你回島上去，免得妳父母擔心！」

「我沒有父母！」

「那也不能讓妳的家人擔心！」

「我沒有家人！」

「那妳和誰住在一起？」徐仲康詫異地望着上官楚楚。

「和長風，我什麼都沒有，只有長風！」上官楚楚瘋狂地叫着，忽然又無力地哭着說：「可是，可是，可是長風也走了——」

「妳是說那島上只有妳一個人嗎？」

「不，還有長風，長風一定會回來的！」

「楚楚！」徐仲康聽到這些話，眼淚忽然奪眶而出，再也說不出話來！

上官楚楚看到徐仲康流淚，毫無表情地注視了很久，忽然推開徐仲康的手，語無倫次地冷笑道：

「告訴妳，別想叫我可憐妳！」

「楚楚，妳——」

「我只愛長風，絕不愛第二個男人，妳白費心機了，哈哈哈哈哈！」一陣狂笑，上官楚楚跌倒在船上，急忙伸手發動引擎，駕着小船便向小島駛去，只留給徐仲康一片洶湧的浪花——

徐仲康已經放棄了厚木板，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

望着上官楚楚獨自奔向小島，他能不去嗎？

## 相思成瘋 船來不見郎歸來

夕陽悄悄地走了，天色開始昏暗！

即使不管上官楚楚的閒事，徐仲康也必須到小島上暫時過一夜才行，何況他現在正關心着上官楚楚，正想解開上官楚楚相思成瘋之謎呢？於是，他也隨後向小島游去——

途中，他不但對上官楚楚的身世感到可疑，而且對眼前這個小島也充滿了疑問！

上官楚楚說只有她和長風住在島上，如今長風遠去，只剩下上官楚楚一個人，這可能嗎？難道這是一個荒島嗎？

一個神經失常的少女，住在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上，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今夜月亮得很早，在月光的照耀之下，游了半個多小時，徐仲康才游到小島的邊緣——

他已經筋疲力盡了！

從水中站起身來，走上海灘，沒走多遠便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

他伏在海灘上，一邊休息，一邊打量面前的環境，但見島上大部份都是沙灘，中央有一片不太高

的小山，看不到樹木，也看不到房屋，確實很像一個荒島，那麼上官楚楚住在什麼地方呢？

「不可能，一個女孩子，怎麼敢一個人住在這種鬼地方？」

徐仲康正在搖頭，正在找尋上官楚楚的踪影，忽然又聽到了那種令人心寒的歌聲，還是那幾句淒慘的歌詞——

「我等著妳回來，我等著妳回來……」

「唉，可憐的楚楚！」徐仲康沉痛地嘆了口氣，由歌聲辨別出方向，他要去看看上官楚楚，却又聽到歌聲忽然停止，使島上充滿了恐怖的寂靜。

奇怪，為什麼不唱了？這回是想哭還是想笑？

聽着，聽着，越聽越靜，越靜越覺得可怕！

突然之間，上官楚楚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那不是歌唱，不是哭泣，而是一種嘶嘶力竭的吶喊——

「長風，你為什麼不回來？」

「長風，你到那裏去啦？」

「你說你馬上就回來，已經兩個多月了，你知道嗎？」

「快回答呀，為什麼不回來？」

「聽到沒有？我問你為什麼不回來！」

「回來吧，長風，快回來吧！」

「再不回來，楚楚就要愛別人囉！」

「哈哈哈哈哈，我是和你開玩笑的，你不回來，我也不會愛別人，知道嗎？」

「長風，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哈，長風，長風，長風——」

就這樣自言自語地喊着叫着，你說叫人聽了有多難受？

徐仲康循着聲音往前跑，跑到小山下，看到地上搭了一個帳幕，聽到上官楚楚在裏面哭泣，立刻





沒等上官楚楚回話，那獨眼矮子一眼看到徐仲康隨後走來，立刻回頭招手，四人排成一排，各自持刀舉步慢慢走向徐仲康，並且指着徐仲康喝道：「程長風，你的任務已經結束，今夜該歸天了！」這是「獨眼矮子」對徐仲康所說的話，說話時，並且率領其他三名大漢持刀衝向徐仲康，使徐仲康萬分吃驚，同時更發覺這件事相當複雜：

徐仲康比較冷靜，但也走得很快！走到半路，忽然發覺上官楚楚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瞪着靠岸的快艇，震驚地，失望地，一步一步地開始往後退——

快艇上跳下四條大漢，手裏都拿着短刀。爲首一個獨眼矮子，衝到上官楚楚面前，看到上官楚楚全身赤裸，嚥了一口唾沫，才陰陽怪氣地說：「小姐，我們是來接妳回去，妳趕快收拾一下吧！」

上官楚楚瘋狂似地奔向海邊，跌倒了又爬起來，跑了幾步又跌倒，就這樣跌跌倒地往前跑，嘴裏還不停地叫着——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上官楚楚瘋狂似地奔向海邊，跌倒了又爬起來，跑了幾步又跌倒，就這樣跌跌倒地往前跑，嘴裏還不停地叫着——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上官楚楚瘋狂似地奔向海邊，跌倒了又爬起來，跑了幾步又跌倒，就這樣跌跌倒地往前跑，嘴裏還不停地叫着——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徐仲康更想看看那個長風究竟是什麼東西！追出帳幕，在月光的照耀之下，果然看到海面上駛來一艘快艇！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長風，我在這裏，你的楚楚在這裏！」

走近帳幕的入口，探首往裏一看，上官楚楚已經脫去身上唯一的掩飾物，赤裸裸地躺在帳幕內的草席上，緊緊地抱着一個枕頭，面朝下，孤孤伶伶地，又在那裏哼着「我等着你回來」！

真是豈有此理！

那個叫長風的混蛋男人，爲什麼不回來？憑什麼不回來？怎麼可以兩個多月不回來？

是病啦？是死啦？還是存心一去不回啦？

徐仲康非常不平，始終想不通長風是那一種類型的男人，更想不通長風爲什麼要走？爲什麼一直不回來！

是不是長風在離開上官楚楚以後，發生意外了呢？

「楚楚！」徐仲康看到上官楚楚全身赤裸，不好意思走進去，仍舊站在帳幕口外問道：「楚楚，長風怎麼會帶妳到這種地方來？」

「楚楚，這島上真的只有妳一個人嗎？」

「楚楚，長風是不是對妳變了心？」

「一個人住在這裏，吃什麼？喝什麼？妳不怕嗎？」

「楚楚，楚楚，楚楚！」不停地詢問，無限地關懷，始終得不到一句答覆！

徐仲康不顧一切地衝進帳內，蹲在上官楚楚身旁，鼓起勇氣伸手輕拍上官楚楚的芳肩，希望上官楚楚能把隱藏在心底的秘密吐露出來，他也好幫助上官楚楚出個主意，否則真能把人急死——

肌膚的接觸，使上官楚楚赤裸的胴體抽動了一下！她停止了哭泣，沉默了一會兒，慢慢翻過身來

第一，程長風是上官楚楚的愛人，帶上官楚楚到這荒島來，又獨自離去。

第二，上官楚楚痴心苦等程長風，已經相思成瘋。

第三，從「獨眼矮子」的話中，可以知道他今夜是專程來殺程長風的，但是他却把徐仲康誤認是程長風，顯然他過去根本沒見過程長風。

爲什麼會產生這種誤會呢？爲什麼要殺程長風呢？

### 冷鎗活命 薄倖爲何含淚走

「獨眼矮子」說程長風的任務已經結束，是什麼任務呢？

目光之中，徐仲康站在海邊的沙灘上，聽到「獨眼矮子」的話，見到「獨眼矮子」率領三名大漢，持刀衝來，立刻退後兩步，大聲喝叫道：「你們站住！」

「你還有什麼話說？」

「獨眼矮子」十分張狂，已經和另外三名大漢把徐仲康包圍。

徐仲康赤手空拳，覺得情勢對自己非常不利，當時掃了上官楚楚一眼，又向「獨眼矮子」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職業兇手！」「獨眼矮子」非常乾脆。

「爲什麼要殺程長風？」

「受人之託！」

「誰？」

「你管不着！」

「我當然管不着，不過你最好先看清楚。」徐仲康看不慣這種盛氣凌人的樣子，忍不住滿腔怒火



徐仲康閉上眼睛，準備接受殘酷的命運之際，槍聲突响。



，又向「獨眼矮子」冷冷地問道：「你認為我就是程長風嗎？」

「他媽的，這荒島上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當然是程長風，你敢不承認？」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告訴你，你認錯人了，我不是程長風！」

「少來這一套，你趕快準備保命，我們要開始殺人了！」

「獨眼矮子」舉手揮刀，和其他三名大漢慢慢逼向徐仲康，根本不相信徐仲康的話。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面對四名職業兇手，徐仲康雖然心裏很生氣，然而仍不想糊裏糊塗地拚命，於是向「獨眼矮子」吼道：「你以前見過程長風沒有？」

「沒有！」

「那你憑什麼斷定我就是程長風？」

「憑經驗，憑事實，憑你這一臉怕死的样子，我就可以斷定你是程長風！」

「獨眼矮子」斜瞪着徐仲康冷冷一笑，又強調奪理地說：「我們是受人之託而來，殺不掉你就無法交差，所以你也必多囉唆，咱們各憑運氣，各奔本領，如果你想不死，就要想辦法把我們四個都殺掉，這是一場很公平的決鬥，現在就開始吧！」

這傢伙好像很有把握能把徐仲康殺掉，假仁假義地說了一套不成理由的理由，又要動手和徐仲康拚命。

徐仲康已經被包圍在中間，前後左右都有人要殺他，相距約有一丈多遠，隨時都會衝過來，四個對一個，四把刀對兩隻手，這算是什麼公平決鬥？

緊要關頭，上官楚楚忽然挺身而出，衝向「獨眼矮子」叱問道：「你們真是來殺程長風的嗎？」

「你們真是來殺程長風的嗎？」

如果能把機會展開反攻，至少可以再殺掉一個，解除一半的死亡威脅，但是他覺得這樣拼下去太荒唐，便退向一旁再度否認道：「告訴你們，我叫徐仲康，不是程長風！」

「他媽的，不管你是誰，殺人就得償命！」

「獨眼矮子」失手殺死自己的同伴，竟遷怒於徐仲康，當時暴喝一聲，又向徐仲康撲去，另外兩名大漢也同時展開了聯合攻勢，一心想殺掉徐仲康解恨，這些傢伙真是太不講理了。

徐仲康剛被麻痺通害得家破人亡，連新婚的妻子也遭了殃，心情已經相當淒慘，如今又被這批無法無天的劊子手，逼得走投無路，他還能再忍下去嗎？

雖然他不想殺人，但是他也不願被殺！

他恨這個世界上壞人太多，更恨上官楚楚太過不知好歹，於是在忍無可忍，逃無處逃的情形之下，終於揮刀拚殺起來——

今夜月光非常明亮，沙灘上充滿了殺機，「獨眼矮子」平時以殺人為職業，根本不把人命當一回事，每一刀都想刺中徐仲康的要害，一陣猛攻之下，逼得徐仲康左閃右躲，險象叢生，他却樂得大笑道：「哈哈哈哈哈，老子受託殺人，有勝無敗，你今夜休想活命！」

「我就沒見過像你這種不講理的人，你為什麼一定要說我是程長風？」徐仲康邊打邊叫。

「他媽的，我也沒見過像你這麼怕死的人，如果你不是程長風，怎麼會到這荒島上來？又怎麼會和上官小姐在一起？」

「這當然有原因，因為——」

徐仲康正想說明自己和上官楚楚相遇的經過，忽見一名大漢揮刀由旁邊刺來，只有閃身急躲，沒

「是的，小姐！」「獨眼矮子」對上官楚楚比較客氣。

「是誰出的主意？」

「是令尊大人，上官霸先生委託我們來的，他叫我們殺掉程長風以後就接妳回家。」

「胡說八道，我爸爸鼓勵我和程長風戀愛，送我一艘最漂亮的遊艇，叫程長風帶我到海上來旅行，並且說等我們玩够了就給我們成親的，他怎麼會叫你們來殺害程長風？你騙人，你想阻止我嫁給程長風，你這個流氓！」

上官楚楚的情緒非常衝動！

衝動之餘，狠狠地打了「獨眼矮子」一巴掌！

這一巴掌打得太任性，「獨眼矮子」一把抓住上官楚楚的手腕，把上官楚楚用力往身前一拉，瞪着上官楚楚美麗性感的胸體，兩眼直冒火，喉嚨直發乾，考慮了很久，忽然又推開上官楚楚，兇暴地叫道：「看妳爸爸的面子，我原諒妳一次，妳趕快去穿好衣服準備回家！」

荒島之上，這種殺人不眨眼的職業兇手，被一個赤身裸體的美人兒打了一巴掌，很容易由老羞成怒而趁火打劫的，但是「獨眼矮子」沒有這樣做，只是吞了幾口水就把上官楚楚推開了，這——

這並不表示「獨眼矮子」有人性！

這表示上官楚楚的父親——上官霸很有份量！

徐仲康好心惹上麻煩，隨時都會遭受殺身之禍，看到這種情形，料定「獨眼矮子」不敢得罪上官楚楚，便趁機對「獨眼矮子」說：「你問她好了，她可以告訴你我是不是程長風！」

「他媽的，你還囉唆什麼？」

「獨眼矮子」捱了一巴掌，正感無處發洩，一聽徐仲康揮嘴，轉身便向徐仲康破口大罵，同時舉

想到剛躲過一刀，竟被另一大漢由身後抱住。這實在太危險了！

他想起這大漢甩開，原先揮刀的大漢又揮刀刺來！

這時候，「獨眼矮子」忽然張狂地喊道：「先把他擺平，咱們慢慢整他！」

「對，讓他好好嚐嚐刀子的味道！」

兩名大漢異口同聲，合力把徐仲康壓倒在沙灘上，一個抓住徐仲康的雙手，一個壓住徐仲康的膝蓋，使徐仲康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哈哈哈哈哈！」「獨眼矮子」放聲狂笑，不慌不忙地燃上了一支香煙，悠閒地吸了兩口，又慢吞吞地向兩名大漢問道：「你們說，先從什麼地方開始？」

「當然先從眼睛開始，你不是常說希望天下人都變成獨眼龍嗎？」一名大漢似乎早已看出「獨眼矮子」的心意。

「他媽的，你真是我肚子裏的蛔蟲，哈哈哈哈哈！」

「獨眼矮子」的笑聲太刺耳，嘴裏咬着香煙，持刀來到徐仲康身旁，蹲下身向徐仲康冷冷一笑，又裝腔作勢地舉刀向徐仲康問道：「小子，你希望留那一隻狗眼？我一定照你的意思！」

「哼，上官霸委託你來殺程長風，你把我殺掉就能交差嗎？」

徐仲康被壓倒在沙灘上，面對奪命之刀，仍希望「獨眼矮子」能認清他的真實身份，可是「獨眼矮子」臉上毫無表情，因為上官楚楚已經親口誣賴他是程長風，使他有口難辯。

「獨眼矮子」一手抓住徐仲康的頭髮，一手持刀慢慢移近徐仲康的左眼，有些變態似地兇狠地笑

刀便向徐仲康撲去。

徐仲康不敢大意，連忙閃身躲刀，仍不甘心地大叫道：「你既然受人之託，為什麼不問清楚再動手？」

「獨眼矮子」道：「不用問，他就是程長風，我不跟你們回家！」

上官楚楚突然伸手向徐仲康一指，回身便往帳幕那邊跑去！

這等於是宣佈了徐仲康的死刑！

徐仲康做夢都沒想到上官楚楚會這樣狠心，震怒之中，來不及向上官楚楚理論，「獨眼矮子」又舉刀撲來——

這一回他再也無法忍耐了！不求生就得等死！不拚命就要被殺！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當然不甘心被殺，於是他含恨躲刀，急中生智，作勢要和「獨眼矮子」死拚，却突然回頭衝向身後的大漢。

那大漢正在用心學習「獨眼矮子」的殺人技巧，忽見徐仲康衝來，想揮刀截殺，沒等動手就被徐仲康捉住持刀的手腕。

「獨眼矮子」一見情形不妙，一個箭步跳到徐仲康身後，舉刀便向徐仲康背上刺去——

但聞「哇！」地一聲慘叫！

徐仲康已經奪下那大漢的刀，同時抓緊那大漢的手腕用力一甩，結果那大漢正好被「獨眼矮子」刺中要害——

「啊？」

「獨眼矮子」大吃一驚，頓時不知所措！

另外兩名大漢急忙上前查看同伴的死活，不再急於逼殺徐仲康！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徐仲康有刀在手，

着說：「其實你也不必再緊張，像我這樣只有一隻眼不是很漂亮嗎？」

「混蛋的東西，你為什麼不先查明我的身份？」徐仲康至死不屈，憤聲大叫。

「你敢罵我？」

徐仲康又罵道：「我罵你太無能，根本不夠資格做職業兇手！」

「他媽的，現在，我就讓你看看，我够不够資格！」

「獨眼矮子」咬牙舉刀，照準徐仲康的左眼便刺了下去！

徐仲康失去活動的自由，趕緊閉上眼睛，準備接受這一場殘酷的命運。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空中忽然傳來三聲鎗响——

「砰！砰！砰！」三聲鎗响帶來了三聲悶哼！

徐仲康猛然睜眼，愕然一驚，立刻爬起身來找尋救命恩人，然而沙灘上一片冷清與恐怖，除了四具該死的屍體以外，他並沒有看到別的人出現——

這是誰？是誰救了他而不露面？

他擦了擦額上的冷汗，狠狠地踢了「獨眼矮子」一脚，詫異地走了幾步，忍不住大聲問道：「那一位朋友救了我？」

「——。」

「朋友，請出來接受我一謝好嗎？」

「——。」

徐仲康連喊兩聲都得不到反應，只有搖頭感嘆，匆匆奔向山腳下的帳幕。

他不相信這荒島上還有第三者存在！

他要去問問上官楚楚，同時他還要找上官楚楚



算帳！  
如果不是有人及時開鎗相救，豈不是要被上官楚楚那句話害了嗎？

「楚楚，楚楚！」憤怒地喊着，衝動地跑着，帶着滿肚子的火氣，跑到帳幕門口，見到上官楚楚躲在帳內地上依舊一絲不掛，並且在神經兮兮地喃喃自語——

「殺掉徐仲康，就不會再殺程長風了！」

「爸爸為什麼要派人來殺程長風呢？」

「不會的，爸爸絕不會這樣做的！」

「爸爸說程長風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可以做我的丈夫，一直鼓勵我愛他，把貞操獻給他，怎麼會派人來殺他？」

「哦，長風，你到那裏去了？為什麼這麼久還回來？」

「明天再回來吧，今夜他們殺掉徐仲康，以為已經把你殺掉，你明天再回來就不會有危險了，長風，明天回來好不好？」

「哈，他們真傻，我說徐仲康是你，他們就相信了，長風，你說我聰明不聰明？」

「不要怕，他們不會再來找你了，長風，答應我，明天就回來吧！」

「長風，長風，你讓我等得太久了，我要和你結婚，做你的妻子，每天晚上——」

雖然有些語無倫次，却充份地傾訴了真摯的相思！

上官楚楚喊着程長風的名字坐起身來，忽然發現徐仲康站在門口，不由微吃一驚，畏縮地喊道：「你是鬼，你被他們殺掉，為什麼來找我？」

「我不是鬼，我是人，他們沒有把我殺掉，妳是不是很失望？」徐仲康氣得臉色鐵青。

上官楚楚對他的這一片痴情嗎？難道他不知道上官楚楚已經為他相思成瘋了嗎？

### 憐香惜玉 借船惹禍添新仇

女人生下來就是準備讓男人愛的，然而身為一個男人，應該保持男人應有的風度和氣魄，敢愛就愛，不敢愛就別愛，如果愛到一半又撒手，那還算是什麼大丈夫？

徐仲康心裏非常不平，認為程長風太給男人丟臉，決心追上去問個清楚，查個明白，替可憐的上官楚楚主持一次正義，可惜當他追到山的另一面，追到海邊時，只見上官楚楚跪在沙灘上發呆，程長風已經逃上一艘豪華的遊艇離去——

這簡直太不像話了！

徐仲康望着遠去的遊艇生氣，遲疑片刻，又回頭向上官楚楚問道：「他真是程長風嗎？」

「——。」上官楚楚流淚點頭。

「他為什麼不帶妳走？」

「——。」上官楚楚泣不成聲。

「他沒有對妳再說什麼？」

「他，他叫我回家！」

「妳怎麼說？」

「我說，我還要在這裏等他，一直等到他再回來！」

「楚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既然他不肯帶妳走，為什麼又要回到島上來？」

徐仲康越想越糊塗，實在猜不透那個程長風存的是什麼心，對於程長風和上官楚楚之間的關係，更是莫測高深。

他希望上官楚楚能把事情詳細說明一下，可是

「你騙人，我知道你已經變成鬼了！你看你的臉，一點人色都沒有，和鬼的臉一模一樣，哈哈哈！」

上官楚楚指着徐仲康哈哈大笑，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點不起徐仲康的地方。

徐仲康死裏逃生，本想來向上官楚楚與師問罪，問上官楚楚為什麼要陷害他，可是聽到剛才那段話，又對上官楚楚充滿了憐憫與同情，覺得不應該和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過份計較，便改口查問道：「楚楚，這島上還有什麼人住？」

「沒有，只有我，還有長風，還有——」

「還有誰？」

「那剛才是妳開的鎗？」徐仲康不敢相信。

「開什麼鎗？」上官楚楚茫然不解。

「妳沒聽到鎗聲？」

「沒有，我剛才正在和長風聊天，什麼聲音都沒聽到。」

「這就不對了！」

徐仲康有些緊張，如果上官楚楚沒有開鎗，就表示這荒島上還有別的人！

是什麼人在暗中幫助他？為什麼要幫助他？那個人是跟踪「獨眼矮子」而來？或是本來就潛伏在這荒島之上？

他沒有辦法判斷，他只覺得這件事太神秘，也太可怕，更覺得上官楚楚在這裏太不安全，基於同情的立場，他應該把那個神秘的人物找出來才對，可是正當他採取行動時，突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因為他突然聽到一聲啜泣——

那是一聲克制不住而發出來的啜泣，轉瞬間又消失了！

上官楚楚只是呆呆地望着海面流淚，一句話也不說，正想再問時，忽見上官楚楚爬起身來便往海裏跑去，嚇得他連忙上前拉住上官楚楚驚問道：「妳要幹什麼？」

「我要跟長風一起走，快放開我！」上官楚楚拚命掙扎。

「他是坐船走的，妳走路怎麼能過海？」

「我不管，我要跟他一起走，長風，長風！」

「楚楚，妳要冷靜一點！」

「別管我，放開我！」

「楚楚，楚楚！」徐仲康緊抓不放。

「救命啊，長風，有人欺負我，快來救我呀！」

上官楚楚突然又發瘋大叫。

「妳——」徐仲康沒有辦法，揮手打了上官楚楚一個嘴巴！

這個嘴巴打個很有效，上官楚楚馬上安靜下來了！

她怔怔地瞪着徐仲康，臉上淚痕未乾，停了很久，忽然詫異地向徐仲康質問道：「你，你又不是長風，為什麼打我？」

「長風時常打妳嗎？」

「胡說，他最愛我，從來都捨不得打我，也捨不得罵我，你不要侮辱他！」

「可是他——」徐仲康欲言又止，不忍心再追問程長風始亂終棄的事，便拉着上官楚楚的手溫和地說：「楚楚，跟我走吧！」

「跟妳走？」

「我送妳回家，一個女孩子在這荒島上太危險了！」

「我不怕，我要等長風回來！」

「他恐怕不會再回來了！」徐仲康希望上官楚楚

徐仲康驚魂未定，立刻冒險衝出帳外，結果他看到一條神秘的黑影，正沿着山脚下急竄而去，顯得十分慌張，於是，他毫不考慮地喝問道：「什麼人？」

黑影沒有答腔，繼續往前狂奔。

上官楚楚走出帳外一看，突然興奮地叫道：「是長風，那是長風！」

像剛才聽到快艇的馬達聲一樣，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又不顧一切地隨後急追，並且淒厲地哭叫道：「長風，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走！」

「——。」

「長風，你不要拋棄我，我愛你，我要跟你一起走！」

「唉！」徐仲康看上官楚楚這種瘋狂的樣子，心裏非常感慨，恐怕上官楚楚發生意外，也連忙隨後急追。

見到男人就以爲是她的程長風回來了，可見她對程長風的痴情已經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否則怎會相思成瘋呢？

「長風，等等我，長風，長風！」上官楚楚不停地追，不停地喊，喊得徐仲康心頭，湧起陣陣辛酸。

徐仲康想告訴上官楚楚那不是程長風，那可能是剛才開鎗的人，豈知話沒出口，忽聽那黑影回頭向上官楚楚叫道：「楚楚，不要追我，快回去！」

「什麼？」徐仲康一聽，不由勃然大怒！原來那黑影真是程長風！既然是程長風，為什麼要逃？

既然是程長風，為什麼還要把上官楚楚留在這荒島上？

楚死心。

「誰說不會，他一定會回來的。」上官楚楚仍舊充滿信心。

「唉，楚楚，妳太善良，太純潔！」徐仲康感慨萬千，不能強迫上官楚楚離開荒島，又無法查明程長風薄倖無情的原因，臨時靈機一動，又向上官楚楚試探道：「楚楚，妳的家在什麼地方？」

「在帳幕裏，那是長風和我兩個人的家，沒有你的份，你別想叫我嫁給兩個男人！」上官楚楚神經質地笑着。

「不，我是問妳爸爸住在那裏！」

「你想求我爸爸准許你和我結婚？」

「我要去求妳爸爸別再派人來殺妳的長風！」

「真的嗎？」上官楚楚似乎對這句話，很感興趣。

趣。

「真的，我覺得妳和長風很相配，妳爸爸應該早一點讓你們結婚才對。」徐仲康趁機改換語氣。

「有什麼用？長風又走了！」

「沒有關係，我可以替妳去把他找回來！」

「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知道。」

「你真的願意替我去找他回來？」

「是的。」

「多少錢？」

「幹什麼多少錢？」

「你要免費爲我服務嗎？」

「當然免費，我完全是義務幫忙！」

「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因爲妳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與好人應該彼此幫忙。」

徐仲康盡量敷衍上官楚楚，希望能得到上官霸



的住址，解開這一個複雜而悽慘的謎底。

正常人聽到這些話，一定不會相信的；然而上官楚楚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非常認真地向徐仲康問道：「你要叫我幫什麼忙？」

「我沒說要叫你幫忙呀！」

「你不是說要彼此幫忙嗎？」

「哦，我只希望妳和程長風結婚時，請我喝一杯喜酒就行了。」

「好，我答應你，你快去吧，我爸爸住在『大溪地』的首都，你到那裏一問就知道了，他很有名氣的！」

「妳不跟我一起回家嗎？」

「我絕不離開這裏，我怕長風回來後，找不到我！」

「好吧，不過妳以後最好別坐船出海，一定要在帳幕裏等長風，免得再發生意外。」

徐仲康覺得上官楚楚的話也有道理，雖然程長風不太可能再回來，但是誰也不能斷定程長風一定不會再回來；因此，他一邊陪上官楚楚走回帳幕，一邊仔細叮囑囑咐，提醒上官楚楚不要再到海上去亂唱歌，萬一遇到壞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上官楚楚聽說徐仲康要去找程長風回來，對徐仲康特別友善，回到帳幕以後，站在徐仲康面前，攬住徐仲康的腰，忽然自動送上一吻，並且天真地解釋道：「我的貞操只能留給長風，這一吻代表我對你的謝意，你一定要把長風找回來！」

「好的，我一定盡力而為。」徐仲康面對這樣一個艷麗癡情的美人兒，心魂難免有些盪漾，於是又對上官楚楚說：「妳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把衣服穿起來，以後不准隨便亂脫。」

快艇，正在快馬加鞭地向他駛來，使他大為振奮，連忙調轉船頭迎上前去，希望能打聽到「大溪地」的正確方向。

兩艘快艇相對疾駛，轉眼間便會了面！

相距約有十餘公尺時，徐仲康減速停船，正想走出駕駛間問路時，忽聽對面快艇上有人喊道：「喂，辦成了沒有？」

「唔？」徐仲康聞言生疑，暗自吃驚，又把一條剛跨出去的腿縮回駕駛間，並且下意識地閃身躲藏戒備，靜待對方的反應，因為他發覺對方的話很有問題，可能又是認錯人了。

什麼事辦成了沒有？為什麼沒見到人就講話？

正納悶時，又聽到對方不耐煩地罵道：「混蛋，你想跟我『鐵管家』捉迷藏嗎？」

「——。」徐仲康不敢隨便開口。

「他媽的，矮子，你在攪些什麼名堂？」自稱「鐵管家」的人忽然暴躁地叫道：「辦成了就過來領錢，沒辦成也得出來做個交代，你他媽的藏頭藏尾的算什麼玩藝兒？」

「啊？」徐仲康暗呼一聲，頓時恍然大悟！

「鐵管家」喊他「矮子」，一定指的是「獨眼矮子」！

問他辦成了沒有，一定指的是有沒有殺掉程長風！

「鐵管家」沒見到人就問東問西，一定是認識他所乘的快艇，以為「獨眼矮子」在快艇上，因為這是「獨眼矮子」的快艇！

那麼，這個「鐵管家」，一定是上官楚楚家裏的管家了！

上官霸委託「獨眼矮子」謀殺程長風，急於知道結果，所以又派「鐵管家」來調查實況，一定是

「為什麼？」

「因為這樣很容易引誘男人犯罪！」

「可是長風喜歡我的身材，我要給他欣賞。」

「那妳就等他回來再脫，不要讓別的男看到妳的身體，這樣長風會不高興的，懂不懂？」

「懂，我馬上就把衣服穿起來，絕不讓別的男看到，你快去吧！」

上官楚楚很同意徐仲康的說法，不但馬上穿好衣服，而且還拿起一條床單把身體包了起來，然後又慎重地向徐仲康問道：「這樣長風會高興嗎？」

「好，這樣很好，我走啦！」

徐仲康不願意和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多談這些事，當時微笑點了點頭，便獨自走出帳幕，匆匆奔向海邊——

海邊停泊着「獨眼矮子」駛來的快艇，如今「獨眼矮子」全軍覆沒，快艇正可以做為他的交通工具，於是爬上快艇，走進駕駛間，按照程長風逃走的方向，駕着快艇疾駛而去——

這是一次盲目的航行！

雖然他從小在「大溪地」長大，但是，自從「卡莎娜號」客輪失事以後，他已經在海上迷失了方向。

程長風是不是逃往「大溪地」？「大溪地」離這裏有多遠？這裏在什麼地方？

他一點都不清楚，只有靠運氣盲目前進，希望快艇能帶他到「大溪地」去——

夜漸漸深了！

海面上見不到任何船隻！

徐仲康盲目前進，心底忽然發出一個疑問——

為什麼要管這種閒事呢？

親愛的朋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整

這麼回事，否則「鐵管家」絕不會一見到這艘快艇就亂吼亂叫——

徐仲康想通以後，馬上挺身而出，但見對面快艇上站着一個男人，年約五十五左右，生了一張判官臉，長了一雙順風耳，兩眼內陷，精光深藏，穿了一身米黃色的西裝，戴了一頂文明草帽，雙手叉腰，火氣很大，一看就知道不太好惹。

他想說明「獨眼矮子」的下場，「鐵管家」却搶先伸出一隻右手，指着他盤問道：「喂，你是什麼人？」

「我叫徐仲康！」

「叫矮子出來！」

「矮子已經死了！」

「死啦？」「鐵管家」吃驚地往前走了一步，重新打量了徐仲康一眼，鐵青着面孔問道：「另外三個人呢？」

「都死了！」

「哦？」「鐵管家」混身一震，伸手摸了摸鼻尖，突然望着面前的海水沉默下來——

也許這消息太使他吃驚！

也許他連想到「獨眼矮子」失敗的後果！

沉默良久，又慢慢抬起頭來瞪着徐仲康問道：

「是你幹的？」

「當然不是，我是死裏逃生，僥倖活命的！」

「什麼意思？」

「哼，『獨眼矮子』見到我，不問青紅皂白，動手便殺，硬要說我是程長風，結果他們全被殺光了！」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你不是說不是你幹的嗎？」

套「路見不平」故事的主要關鍵；徐仲康身負血海深仇，然而麻通已經被艾小蘭拖進海底，他已經無家可歸，無妻可愛，你叫他幹什麼呢？

他恨這個世界，更恨這個世界上的壞人，偶然在海上遇到上官楚楚，同是不幸人，所以他要為上官楚楚打抱不平——

「來吧，我現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我要為一切不幸的人主持正義，我要和一切仗勢欺人的人拚到底，看看這個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真理！」

這就是他的心願！

這就是他的抱負！

他自己已經不幸，他要幫助不幸的人，減少不幸！

對於上官楚楚，這件事，他認為首先應該查明兩點：

第一，上官霸鼓勵自己的女兒和程長風戀愛，為什麼又要派人謀殺程長風？

第二，程長風為什麼把上官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為什麼又返回荒島？為什麼在帳外發啞？為什麼又落荒而逃？

這都是些充滿神秘矛盾問題，一個相思成瘋的女孩子，那麼年輕，那麼純潔，那麼癡情，那麼漂亮，那麼可憐，請問，只要是稍微有一點人性的人，能視若無睹嗎？能袖手旁觀嗎？

「路見不平」的故事都是耳聞目睹而來，並非憑空虛構，所以對故事的起因必須做個交代，請記住徐仲康的慘慘遭遇，請記住徐仲康對麻通的仇恨，請記住徐仲康對艾小蘭的鐵血真情，以後就可以瞭解徐仲康的個性轉變了——

且說今夜月明夜深，風平浪靜，徐仲康駕駛快艇在海上摸索了一陣，忽然發現左前方出現了一艘

「是一個主持正義的人，在我最危急的時候，突然在暗中開槍把他們殺掉的！」

徐仲康簡單說明了荒島之夜的經歷，並沒有說明是程長風幫的忙，因為他還沒有證實是程長風開的槍。

「鐵管家」聽到這段意外的經過，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用手慢慢地摸着自己的鼻尖，想來想去，不再研究「獨眼矮子」的問題，却向徐仲康陰沉地問道：「你見過她嗎？」

「見過了，她很可憐，被程長風遺棄在荒島上兩個多月，天天在等着程長風回去和她結婚，現在已經有些神經失常了！」徐仲康說明上官楚楚的慘狀，忍不住又憤憤不平地向「鐵管家」質問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上官霸既然鼓勵楚楚和程長風戀愛，為什麼又命人謀殺程長風？」

「你對這件事這麼清楚？」「鐵管家」非常不安。

「是楚楚告訴我的！」

「那就很抱歉了，我們主人有令，凡是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都要離開這個世界，我是奉命來收拾『獨眼矮子』，想不到會遇上你這個不幸人！」

「鐵管家」臉色一沉，竟掏出手槍向徐仲康瞄準——

## 巧計緩兵 鐵胆上門查因果

凡是知道秘密的人都要離開這個世界！是什麼秘密這樣嚴重？看樣子這「鐵管家」比「獨眼矮子」還要不講理！

人在射程之內，面對無法無天的槍口，剛剛死裏逃生，又要丟掉性命，這該怎麼辦呢？



槍比刀厲害，一扣扳機就會喪命，沒有絲毫緩衝的餘地！

徐仲康禍不單臨，此刻不但憤怒，而且惶恐；他想不通自己的命為什麼會這樣苦，提心吊膽地注视着「鐵管家」手裏的槍口，無法預料子彈什麼時候會射出來，他覺得這種威脅太大，忍不住大聲抗議道：「你們主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有什麼資格隨便殺人？」

「這只能怪你運氣不好，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秘密？」「鐵管家」居然強詞奪理。

「是楚楚告訴我的，這怎麼能怪我？」

「不管是誰告訴你的，反正你現在已經知道了，所以我不得不送你離開這個世界，如果你有什麼後事，可以交代給我，我負責替你辦理。」

「鐵管家」的態度非常平靜，好像認為殺人是應該的，根本不考慮是否有權毀滅一條無辜的生命；他不但理直氣壯地說明謀殺徐仲康的理由，而且還虛情假意地叫徐仲康交代後事，實在太叫人難以忍受了——

徐仲康氣得直冒烟，恨不得跳過去好好把「鐵管家」好好教訓一頓，然而當視線再度接觸槍口時，不得不理智地爭論道：「鐵先生，你——」

「混你媽的蛋，你叫誰鐵先生？」「鐵管家」突然破口大罵。

「你不姓鐵嗎？」徐仲康有些意外。

「誰說我姓鐵？」

「那你為什麼自稱『鐵管家』？」

「這是我用心血贏來的稱號，大家叫我『鐵管家』，是因為我做管家很能幹，可以替主人保障生命財產，你他媽的在臨死之前還要給我改名換姓，是不是想——」

仲康，如今聽說程長風已經落入徐仲康手中，當然不敢再隨便殺掉徐仲康，於是立刻吩咐手下開船，並且派出一名大漢去駕駛徐仲康所乘的快艇，然後浩浩蕩蕩地向「大溪地」進發——

「大溪地」是南太平洋上最誘惑人的一個島嶼，法國人稱它為「魅力之島」，美國人稱它為「愛情的樂園」，英國人稱它為「水手的加油站」，我說它是「混血兒的天堂」，因為目前在「大溪地」的居民之中，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混血兒，而且在混血兒之中，氣質最高尚，風度最優雅，人數最多又最動人的，是「大溪地」與我們中國人的混血兒。

走遍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只有居住在「大溪地」的混血兒，不會受到歧視，這裏沒有種族的糾紛，也沒有種族的界限，大家都是混血兒，不必再計較混血的成份，所以，我說這裏是「混血兒的天堂」就是這個緣故——

談到「大溪地」，很容易使人連想到「夏威夷」，但是在「大溪地」的人們看來，夏威夷的草裙舞太古板，太枯燥，太缺乏青春活力，至於被公認為熱情如火的夏威夷少女，「大溪地」人却認為她們是些不解風情的乾冰，由此可知「大溪地」的風土人情了。

如果談「大溪地」的奇風異俗，三天三夜也談不完，好在徐仲康從小在「大溪地」長大的，對「大溪地」絕不會陌生，因此，我們只要記住「大溪地」是個熱情風流的熱帶島嶼就夠了。

這個島的四周，是一片狹窄而美麗的平原，中央是原始的山嶺叢林，首都叫「潘彼地」，位於島的西北岸，其繁華不亞於香港，其靡爛更勝過巴黎

「好了，好了，一切都是我的不對！」徐仲康連忙道歉認錯，又緩和地質問道：「鐵管家，你既然能贏得這個榮譽的稱呼，一定是個正直的好人，難道你一點道理都不講嗎？即使上官霸認為這是個秘密，難道殺掉我就能解決問題嗎？」

「嘿嘿嘿，你這張嘴真厲害，如果不收拾你，這件事恐怕沒有辦法再保守秘密了！」

「鐵管家」沒有理由回答徐仲康的問題，只想除掉徐仲康以絕後患，當時勉強發出一陣冷笑，言罷便向徐仲康開槍。

徐仲康不敢大意，立刻閃向駕駛間後面躲避，並且急忙叫道：「鐵管家，我是替楚楚辦事的，你不能殺我！」

「你能替楚楚辦什麼事？」「鐵管家」不肯相信。

「這是秘密，我必須親自對上官霸說！」徐仲康故弄玄虛，又機智地強調着說：「現在楚楚和程長風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不趕快設法解決，很可能會危害楚楚的性命，希望你馬上帶我去見上官霸，否則一切後果我都不負責！」

聽到這番話，「鐵管家」又習慣地摸了摸鼻尖，似乎在考慮徐仲康的話是否可靠。

摸了半天鼻尖，忽然悻悻地說：「我告訴你，徐仲康，即使讓你見到上官霸，你也沒有機會再活下去，所以你不必枉費心機！」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你只要帶我去見上官霸就行，至於我的死活，那是我自己的事！」

徐仲康的態度逐漸強硬，一再強調自己負有重要使命，希望能打消「鐵管家」行兇的念頭，再找機會逃脫「鐵管家」的控制。

這是一個試探性的鬥智場面！

，一年四季都擁擠着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最受歡迎的却是單身的男客——

且說徐仲康隨「鐵管家」乘快艇登岸，馬上有轎車在岸上迎接，載着他們直達「潘彼地」市區，在一座寬大而華麗的花園洋房門前停下。

「鐵管家」首先下車，叫開大門以後，才回頭對徐仲康冷冷地說：「這裏是上官大人的公館，一切言行不得放肆，知道嗎？」

「趕快帶路吧！」徐仲康很不耐煩地瞪了一眼，跟着「鐵管家」走進大門，發覺這上官大人的公館確實很夠氣派，只看前院的花園，就有數百坪之大，使他想不到上官霸究竟是什麼身份。

「潘彼地」是他的生長之地，如今已經家破人亡，無家可歸！

昨天他才帶着艾小蘭逃上「卡莎娜號」客輪，今夜又回到這一塊仇恨之地！雖然麻通已經葬身海底，但是舊地重遊，想到慘死的父母、被毀的家園，以及貞烈重情的艾小蘭，他的心——唉，他的心情能不沉痛嗎？

剛走進客廳，就看到沙發上坐着一個穿睡衣的男人，約有四十多歲，比「鐵管家」年輕很多，五官端正，相貌不凡，不像是個壞人，正仰在沙發上看報，好像沒有發覺有人進來。

「鐵管家」很緊張先做手勢叫徐仲康在客廳門口等候，然後戰戰兢兢地走到那男人身旁，規規矩矩地鞠了一個躬，又故作神秘地湊到那男人耳邊開始報告——

那男人的臉色隨着「鐵管家」的報告而不斷地變化，突然甩開報紙拍了一下桌子，揮手把「鐵管家」趕出客廳，接着便把視線移向徐仲康。

那是兩道極為憤怒的眼光！

其實上官楚楚並沒有委託他，是他自己要找上官霸調查真相的，然而他現在想不出別的脫身之計，只有用這方法來試探「鐵管家」的反應，再隨時臨機應變。

提到上官楚楚，「鐵管家」好像很傷腦筋，但見他皺了皺眉頭，十分關切地問道：「她還在島上嗎？」

「是的！」

「程長風呢？」

「在我手裏！」

「在你手裏？」「鐵管家」忽然瞪大了眼睛。

「當然在我手裏，否則『獨眼矮子』怎麼會失敗？」

徐仲康察顏觀色，覺得這辦法可能有效，故意得意地笑了一下。

這一笑，笑得「鐵管家」心神不定，馬上變色怒吼道：「原來是你從中阻撓？」

「我只是主持正義而已！」

「你和程長風是什麼關係？」

「他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就這麼一點關係！」

「好，你很有英雄氣概，我現在帶你去見上官霸。」

「鐵管家」信以為真，冷冷地諷刺了一句，接着便收槍向徐仲康招手道：「你過來吧！」

「謝謝！」徐仲康毫不猶豫地跳上「鐵管家」的快艇，見到「鐵管家」收槍入懷，才暗自鬆了一口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為了緩和眼前的緊張情勢，為了找機會和上官霸見面，他不得不賭命扯謊，保全性命。

「鐵管家」奉命來截殺「獨眼矮子」滅口，以便繼續保守上官霸的秘密，沒想到會遇上陌生的徐仲康。

像兩把利刃，射到徐仲康身上，使徐仲康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冷顫，暗自後悔道：「糟糕，如果他真向我要程長風怎麼辦？」

這問題太嚴重！

剛才是想阻止「鐵管家」開槍，不得已扯謊，說程長風在他手裏，現在見到上官霸——雖然未經介紹，也可以判斷那男人就是上官霸——他該如何應付呢？

正擔心時，忽聽上官霸開口問道：「你就是徐仲康？」

「是的，我就是徐仲康！」

「知道我是誰嗎？」

「你應該是上官霸才對！」

「嗯，你很有眼光，我正是上官霸！」上官霸的態度有些傲慢，微微點了點頭，嘴角現出一絲不可一世的冷笑，忽然又板起面孔向徐仲康問道：「你為什麼要管閒事？」

「因為看不慣！」徐仲康毫不客氣。

「看不慣什麼？」

「看不慣你這種卑鄙狠毒的作風！」

「你敢罵我卑鄙？」

「有什麼不敢？你已經做了卑鄙的事，我當然可以罵你卑鄙的人！」

「哈哈哈哈哈！」上官霸笑了，笑得非常粗獷！

然後，他搖着頭站起身來，帶着一份怪異的表情走到徐仲康面前，注視了一陣，又拍着徐仲康的肩膀稱讚道：「好，好，我就喜歡這種個性的年輕人，當初長風的個性也和你一樣，請坐，咱們坐下來好好談談！」

「謝謝！」徐仲康沒想到上官霸如此大量，心裏捏了一把冷汗，稍微鬆了一口氣，便走到沙發前



坐了下來。

上官霸回到原來的沙發上，燃上一支雪茄，望着徐仲康端詳了很久，好像真的喜歡徐仲康這種不怕死的個性，只見他又搖了搖頭，才溫和地問道：「徐仲康，你把程長風藏在什麼地方？」

「這問題最好等一下再談！」

「你希望先談什麼問題？」

「先談談你的問題！」徐仲康急於解開這個不合情理的謎底，便毫不思索地質問道：「你既然鼓勵愛楚楚去愛程長風，為什麼又想派人把程長風殺掉？」

「這是誰說的？」

「是楚楚親口對我說的！」

「胡說八道，我怎麼會鼓勵自己女兒去愛一個流氓？」上官霸矢口否認。

「你說程長風是流氓？」

「當然是流氓，他整天勾引楚楚，又強迫楚楚和他私奔，我為什麼不能殺他？」

「這，這是真的嗎？」

徐仲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程長風真是這種人，還值得再為程長風打抱不平嗎？

他急切地望着上官霸，希望上官霸再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

可是，上官霸並沒有再看他，好像有意要迴避他的眼光，低着頭，臉色很難看，情緒很激動，沒有答覆徐仲康的問題，只是自言自語地發狠道：「我非殺掉他不可，一切都是為了楚楚，楚楚太可憐了，太可憐了！」

「你知道楚楚現在的情形嗎？」

「不知道，楚楚離開我已兩個多月，一點消息都沒有，她是個好孩子，很乖，很聽話，可惜，可

惜——」

上官霸拚命地搖頭，說到一半忽然住口，神色痛苦萬分。

徐仲康覺得奇怪，趁機探問道：「上官先生，你有什么苦衷嗎？」

「自己最心愛的女兒遭遇到這種不幸，你說這算不算苦衷？」

「聽說這裏還有一個很大的秘密，凡是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你都要讓他離開這個世界，是不是真有這回事？」

「徐仲康！」上官霸忽然大叫一聲，非常衝動地指着徐仲康發了脾氣，「你算什麼東西？你有什么資格盤問我？你以為我不敢派人殺掉你嗎？」

「我只是同情楚楚的遭遇，她現在見不到程長風，已經變成神經病了，所以我特地來問問是怎麼回事，你發什麼脾氣？」徐仲康很不高興。

「你既然同情她，為什麼要讓她見不到程長風？」上官霸的聲音越吼越大。

「程長風帶她到島上去以後就走了，這怎麼能怪我？」

「你說什麼？」

「你聽不懂中國話嗎？」

「你是說程長風沒有和楚楚在島上同居？」上官霸似乎很重視這件事。

「這我怎麼會知道？我只聽你女兒神經兮兮地說，要把貞操留給程長風，等程長風回到島上和她結婚！」

「糟了，糟了，我白費心血了！」

上官霸急得直跺腳，大叫「白費心血！」

徐仲康心裏一怔，不由大吃一驚——什麼叫「白費心血」？

於你的事？」

「你願意放我？」

「我沒權扣留你！」

「不怕洩露你的秘密？」

「你不像是那種攪弄是非的人，我看得出！」

上官霸扶着徐仲康的肩膀，推着徐仲康走向客廳門口，催促徐仲康及早離開。

徐仲康明知此地不宜久留，然而想弄清的事越弄越糊塗，很不情願這樣白跑一趟，所以走到客廳門口時，忽然誠懇地說：「上官先生，既然你瞭解我的為人，我希望你能把這件事告訴我，也許我可以為你効勞分憂！」

「唉，家醜不可外揚，你還是走吧！」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把楚楚接回來呢？」

「找到程長風以後，我會好好安排的！」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程長風以後？」

「不是一定，我的意思是——」上官霸吞吞吐吐，矛盾萬分，說到一半，忽然拉住徐仲康懇求道：

「徐仲康，你很難瞭解一個做父親的心情，我恨程長風，更恨我自己，你能不能夠幫我把程長風找到？」

「你還是想殺他？」

「不，我只是想問清楚，如果他沒欺負楚楚，我絕不殺他，我並不是不講理的人！」

「如果我幫你找到他，如果他沒有欺負楚楚，你是不是馬上就放掉他？」徐仲康試探上官霸的真實目的。

「那怎麼行？」上官霸不同意。

「怎麼不行？」

「那樣的話，我就叫他和楚楚結婚！」

「你是不是有神經病？」

一方面恨程長風拐帶女兒私奔，要殺掉程長風解恨；一方面聽說女兒的真摯還沒有被奪，竟直呼糟糕，天下會有這種矛盾而莫名其妙的父親嗎？

## 反覆無常 管家要狠強留客

一句衝動的話，引起徐仲康更大的疑心！

太不合情理了，他吃驚地望着衝動的上官霸，怎麼想也想不通，終於又忍不住追問道：「上官先生，難道你希望你女兒失身於程長風嗎？」

「混蛋，我——」上官霸破口大罵，却又改口向徐仲康追問道：「你把程長風藏在什麼地方？趕快交出來！」

「老實告訴你好了，我根本不知道程長風在什麼地方！」

「你想包庇程長風？」

「我說的是實話，程長風遺棄你女兒，已經兩個多月，我只是今天在海上無意間和你女兒相遇的，怎麼可能知道程長風的下落？」徐仲康不得不把事情解釋清楚。

「剛才你不是對『鐵管家』說——」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他一定要殺我，我只好採用緩兵之計囉！」

「緩兵之計？」上官霸當然不肯輕易相信！冷冷地瞪着徐仲康，仔細地分析徐仲康的話，很久很久，忽然又緩和地說：「徐仲康，你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青年，像程長風這種流氓，你認為應該讓他逍遙法外嗎？」

「當然不應該，不過我確實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你最好能說實話，免得我對不起你！」

「我很正常，你不會瞭解的！」上官霸感慨地搖了搖頭。

「我當然不瞭解，任何人都不會瞭解的！」徐仲康很不耐煩地叫着說：「如果程長風欺負了楚楚，你就要殺他，如果他沒有欺負楚楚，你就叫他和楚楚結婚，這種話你自己能懂嗎？你不是說，他是個流氓嗎？」

「唉！」上官霸只是沉重地嘆了口氣，沒有再和徐仲康辯駁。

徐仲康想再追問，他却推着徐仲康走出客廳，像勸告，又像警告似地說：「不要多問了，瞭解得太清楚，反而會對你不利的！」

「乾脆一句話，我替你找到程長風，你把全部事實告訴我，幹不幹？」徐仲康的性子很急。

「好，就這樣決定！」上官霸握着徐仲康的手，訂立了君子協定。

徐仲康完全是想知道上官楚楚為什麼會相思成瘋，所以決定插手幫忙找尋程長風，其實，如果他不答應幫忙，恐怕也很難離開上官霸的公館——兩人化敵為友，剛要分手，忽見「鐵管家」由暗處閃身而出，開口便向上官霸檢舉道：「老爺，這是他的脫身之計，你怎麼能上他的當呢？」

「你的意思是說——」上官霸懷疑地望着「鐵管家」。

「你想想看，這件事與他風馬牛不相及，他怎麼會幫忙去找程長風？」

「你認為他是騙我？」

「不管他騙不騙，爲了你的聲譽，我認為不能放他走。」「鐵管家」不知存的是什麼心，忽然掏出手槍，一邊監視徐仲康，一邊又向上官霸慫恿道：「老爺，你要特別理智一下，放他走了以後，後

「他能把我怎麼樣？」

上官霸道：「他能殺掉你，也能做出任何不利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問你女兒，為什麼不趕快把她接回來呢？」徐仲康再三表示自己沒有說謊，願意叫上官楚楚回來作證，又很不諒解地責備着說：「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單獨住在荒島上，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經常坐小船四處亂跑，有時候連衣服都不穿，上官先生，我請問你，萬一被無聊的男人發現怎麼辦？你敢想像會產生些什麼後果嗎？」

「如果真能遇到無聊的男人倒好了！」

「你——」徐仲康聽到這句話，突然起身衝向上官霸，揮拳便向上官霸的嘴巴上搗去！

上官霸那裏想到徐仲康敢向他動手？

發覺時拳已上嘴，一拳見血，牙齒想掉，打得他當場怔住，怔了很久，才氣呼呼地吼道：「你，你——」

「你算是什麼父親？你希望自己女兒被強姦？」

「徐仲康還想動手。」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絕不是這個意思！」上官霸連連搖頭，聲音已經有些嗚咽。

「那你什麼意思？為什麼要說那種不倫不類的話？」徐仲康十分憤慨。

「我沒有說什麼，是你誤會了！」上官霸沮喪地搖着頭，不願意再談這個問題，馬上又向徐仲康追問道：「你真的不知道程長風的下落嗎？」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我相信你，我不再逼你，你也不要再追問了。」上官霸有氣無力地走到徐仲康面前，伸手抹了抹滴血的嘴角，忽然壓低聲音說：「徐仲康，在『鐵管家』沒發現你打我以前，你趕快走吧！」



果是不堪設想的！」

「那就乾脆殺掉他算了！」上官霸顯然很擔心後果。

「殺人犯法的，老爺，我認爲可以用他來代替程長風！」「鐵管家」忽然提出妙計。

「他？」上官霸皺眉望了徐仲康一眼。

「爲了小姐的幸福，爲了證實他不知道程長風的下落，我們就——」

「鐵管家」說到一半，又湊到上官霸耳邊喃喃起來——

徐仲康覺得問題嚴重，再看上官霸時，上官霸臉上逐漸透出興奮的笑意，「鐵管家」自認建議有功，竟放肆而陰險地狂笑起來。

這傢伙真是個程咬金！

徐仲康有火無處冒，只有不動聲色，冷靜地向着上官霸問道：「怎麼樣？咱們的協定，還算不算數？」

「情況已經改變，不算了！」上官霸言罷轉身離去。

「那你們是想扣留我了？」

「一點都不錯，我們捨不得你離開，快跟我走吧！」「鐵管家」舉槍揮手，又得意忘形地向徐仲康笑道：「叫你代替程長風，是你交了桃花運，你應該感激我才對，嘿嘿！」

「嗯，我很感激你！」徐仲康狠狠地瞪了「鐵管家」一眼，本想硬往外闖，可是臨時心念一轉，又放棄了硬闖的念頭——

叫他代替程長風交桃花運，必定還有想像不到的新花樣，爲什麼不趁此機會去探索這個不合情理的秘密呢？

如果叫他代替程長風和上官楚楚結婚怎麼辦？

佈置陷阱——

這一對主僕究竟爲什麼要這樣神秘呢？

時間已經是後半夜了！

月光雖然依舊，但是後院的小屋仍顯得那樣孤獨！

徐仲康被關在裏面，除了生氣以外，更感到奇怪，因爲他發覺這小屋非常特別——

他扭亮所有的電燈，首先發覺這小屋的建築很像一個旅館的套房，進門以後是臥室，臥室裏面，左邊連着浴室，右邊連着書房，只有一個門可以出入。

接着，他發覺這套房型的小屋屬於一個少女的，因爲裏面全是少女穿用的衣物，每一件都是香噴噴的！

接着，他又發覺這是上官楚楚的小屋，因爲牆上掛了很多上官楚楚的彩色放大照片，書房裏的每一本書上，也都寫着上官楚楚的名字！

發覺這是上官楚楚的小屋以後，他馬上想到兩個奇怪的問題——

上官楚楚是上官霸的掌上明珠，爲什麼要孤伶伶地住在後院這種隔離式的環境裏？

「鐵管家」把他看成俘虜，爲什麼把他鎖在上官楚楚的小屋裏？

每件事都不太合情理，無形中使他更增加了對上官楚楚的關懷，於是她開始重新仔細打量這謎一般的小屋，結果，他又發現兩件更不合理的事：

第一件，他發現那個唯一可以進出的房門，只能從外面鎖，不能從裏面拴；換句話說，外面的人可以阻止上官楚楚出去，而上官楚楚却無法阻止外面的人進來，這是爲什麼？

第二件，他發現臥室、書房，和浴室的每一個

## 地獄懷春 情竇初開香閨苦

「鐵管家」把徐仲康押到後院，一手持鎗，一手掏出鑰匙開門，扭亮房內的電燈以後，又向徐仲康冷笑道：「我再問你一遍，你把程長風藏在那裏？」

「我已經對上官霸解釋過了，以前說程長風在我手裏，只是一種不得已的緩兵之計，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徐仲康對「鐵管家」的印象很壞，說話很不客氣。

「那就不能怪我對你不够意思了，快進去等着代替程長風吧！」

「鐵管家」臉色一沉，手一擺，強迫徐仲康進房。

徐仲康遲疑了一下，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不合情理，便向「鐵管家」追問道：「你打算叫我代替程長風做什麼？」

「很簡單，像以前一樣，繼續去愛上官楚楚，然後再和上官楚楚結婚！」

「爲什麼要這樣做？你們不是說程長風是流氓嗎？」

「不必多問，快進去吧！」

「難道上官霸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流氓？」

「他媽的，告訴你不必多問，你還囉囉嗦嗦些什麼？」

「鐵管家」突然伸手把徐仲康推進門內，立刻鎖上房門，匆匆返回前面的客廳去找上官霸。

上官霸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不停地搖頭嘆息，似乎覺得這件事太棘手；見到「鐵管家」進來，急忙不安地問道：「怎麼樣？」

窗子外面，都裝有防盜鐵條，外面的人進不來，裏面的人也出不去，真是爲了防盜嗎？

「唔？」

徐仲康在小屋裏走來走去，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最後，他忽然產生一個奇怪的念頭，匆匆走進書房，打開書桌的抽屜，找到了上官楚楚的日記——

偷看別人的日記是不道德的，然而他已經被強迫拖進上官楚楚漩渦，不管爲了什麼，他都認爲自己已有權調查上官楚楚獨留荒島的原因，於是他坐在燈下開始翻閱——

日記簿是新的，不是從元旦寫起！

徐仲康翻開第一頁就開始吃驚，一直吃驚到日記中斷，上面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月×日

今天是我高中畢業的日子，也是我滿十八歲的生日！

寂寞的十七歲終於捱過去了，爲什麼我還覺得寂寞！

啊，寂寞，寂寞，爲什麼永遠纏着我？

爸爸說女孩子到了十八歲，已經完全成熟，要開始做「女人」了，所以特地在後院爲我建了這一棟小屋，做爲我十八歲生日的禮物，叫我住在這裏學習做「女人」。

我很喜歡這一塊屬於我自己的小天地，但是，什麼叫完全成熟？什麼叫「女人」？女孩子和「女人」有什麼分別呢？

爲了迎接「女人時期」的開始，我要換一本新的日記簿，來記載我學習做「女人」的經過；媽，「女人」應該怎麼做？如果您在，如果您能教我多好！

×月×日

「已經開起來了！」

「唉！」上官霸愁眉若臉地嘆了口氣，好像已經拿不定主意，反而向「鐵管家」徵求意見：「你看這樣做合適嗎？」

「老爺，一切都是爲了小姐，我們不能顧忌太多！」

「萬一徐仲康不肯怎麼辦？」

「我有辦法，這回絕不能再失敗，一定要讓徐仲康和楚楚小姐結婚！」

「能像你说的這麼簡單就好了！」

「老爺，你交給我辦，我——」

「鐵管家」又湊到上官霸耳邊出主意，嘀咕了半天，又陰險地笑着說：「這樣一來，神不知鬼不覺，保證不會影響到您的面子。」

「可是楚楚——」

「沒有關係，時間可以沖淡一切，而且我們這樣做，完全是爲了她好，即使她知道了，也不會怪我們的，老爺，您不能再三心二意了，程長風已經逃得無影無踪，我們怎麼能再放掉自動送上門來的徐仲康呢？」

「鐵管家」花言巧語，再三強調機會難得。

上官霸沉思良久，終於揮手煩躁地說：「好了，你去辦吧，千萬不能讓外人知道！」

「這是您的秘密，我會慎重處理的，老爺，您早一點休息吧！」「鐵管家」隨時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

「唉！」

上官霸沉痛地搖着頭離開了客廳——

「鐵管家」拿起上官霸放在煙缸上的半截雪茄，裝模作樣地吸了兩口，又坐到上官霸剛坐過的沙發上，用力顛了兩下，便開始自我陶醉地搖着狗腿

一個禮拜過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學會了多少「女人」的事情，不過我已經逐漸覺得生活比以前更加寂寞，難道「女人」就一定要這樣寂寞嗎？

下午，爸爸給我買了很多書，很多布，還有很多零食；叫我讀書，叫我學做衣服，叫我不要離開小屋，如果我感到無聊時，就叫我吃零食打發時間；他說從今天開始，一日三餐都叫張媽送來，免得我出去麻煩，這是爲什麼呢？

我又不是病人，爲什麼不讓我出去？

我一定要問問爸爸——

×月×日

爸爸說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一個成熟的女孩子，最好不要和外界接觸！

我真不懂！

×月×日

天還不亮，嚇死我了！

剛才做了一場惡夢，夢見媽媽披頭散髮，滿臉瘡疤，伸出雙手要勒死我，我拚命逃，拚命叫，媽媽還是不肯放鬆！

大概是我叫的聲音太大，把爸爸吵醒了！爸爸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問我什麼事，我說是做夢，可是爸爸的臉色很難看，一直摸我的臉，看我的臉，問我有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說心裏很悶，像火燒，結果爸爸的臉突然變得像紙一樣白，馬上叫「鐵管家」給我拿兩粒藥，叫我吞下，我猜一定是安眠藥，因爲我現在眼皮越來越沉重了——

啊，我想睡覺，我支持不住了！媽，您爲什麼一直追着我肯放鬆呢？您離開我那麼久，是不是在陰間太寂寞？是不



是想叫我去陪您？

×月×日

一場惡夢，給我帶來了無妄之災！

「鐵管家」派工人在門外加了鎖，又派張媽在窗外監視我，像個幽靈似的，隔一會兒就問我有沒有不舒服？真是活見她的大頭鬼，難道別人都沒做過惡夢嗎？

我叫張媽找爸爸，爸爸見到我流淚，他說他最喜歡我，最痛我，一切都是爲了我的安全——

奇怪，難道我離開這小屋就不安全了嗎？

×月×日

雖然要什麼有什麼，但是我討厭這種高級囚犯似的生活，從早到晚，從床鋪到沙發，從書房到浴室，這些就是我的活動範圍，爲什麼要這樣的限制我？

啊，悶死我了，連呼吸我都覺得有些窒息，這樣下去，我一定會悶死在這小屋裏！

張媽送晚飯來的時候，我求她讓我到前院去散步，她說爸爸不准，真是豈有此理，我和她大吵了一場，打了她兩個耳光，把送來的飯菜都打翻了，有什麼用呢？

爸爸不在家，「鐵管家」跑來把張媽拉了出去，又把房門從外面鎖上了。

我伏在牀上大哭，哭到深夜，爸爸在窗外一直叫我，我不理他，哭到喉嚨發痛，回頭看看窗外，才知道爸爸還站在窗外流浪——

這是爲什麼？

爸爸爲什麼忽然對我這樣殘忍？

是不是有人故意造謠說我有男朋友？

是不是爸爸怕我亂交男朋友而不准我出門？

天曉得，天曉得，天曉……

×月×日

做夢也沒想到，張媽送來午飯，遠遠地站在一旁說，爸爸叫我打扮一下，要讓我走出小屋去散散心！

這會是真的嗎？

我高興得發狂，跑過去拉着張媽的手問她是不是真的！

張媽直點頭，直流淚，直往後退，好像怕我把她吃掉似的，我真的那麼可怕嗎？

雖然只是准許我走出小屋散散心，我却像要去和男朋友約會似的，穿上自己最喜歡的衣服，打扮得好漂亮，臨出門時，我又在身上洒了些香水——爸爸叫我學習做「女人」，「女人」出門不是都要洒香水嗎？

走出小屋，才發現爸爸站在門外等我！

爸爸說，這些日子我一定很寂寞，要給我介紹一個朋友，當時我心裏一跳，連忙追問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爸爸摸着我的頭，愁容滿面地笑着說：「女孩子長大了，應該交男朋友了！」

聽到爸爸的話，我的心差一點跳出來！

我要交男朋友了！

有了男朋友，大概就不會整天被關在小屋裏了吧？

跟着爸爸走進客廳，看到沙發上站起來一個男人——

啊，不曉得怎麼樣的，一見到他，我的手就開始發抖，臉也開始發燒，心也越跳越厲害，很想再多看他幾眼。

可是，可是我的頭却越來越低，只覺得混身上下都不對勁，這是爲什麼？

這就是一見鍾情嗎？

鎖門——

我好緊張，站在主人的立場，我不能太冷落這個初次上門的客人，於是我鼓起勇氣，抬頭望了他一眼，盡量鎮定地說：「程先生請坐！」

「謝謝妳！」他向我笑了一下，一點都不拘束，一點都不輕浮，就像老朋友似的，在我指定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啊，他真沉着，我爲什麼不能像他一樣？

坐在他的對面，我低着頭，計算着自己心跳的次數，始終想不出應該說些什麼，這怎麼辦？以前在學校裏我是很健談的，爲什麼見了他就不開口，是因為他是男人嗎？還是因為我已經偷偷喜歡了他？

真的，憑良心說，我真的已經喜歡了他！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不必說話，也不必談情，更不必接吻，我就會感到幸福；怪不得同班的女同學都急着交男朋友，原來其中有這麼大的奧妙——中午，不用我吩咐，張媽就送了兩份豐盛的午餐！

下午，他開始主動地和我說話！

他真會說話，無形中使得我放棄了矜持與生疏，他說我也說，他笑我也笑，在他的引導之中，我不再覺得人生還有什麼煩惱，直到張媽送晚飯來，他才起身告辭——

該死的張媽，爲什麼要送晚飯來？

我寧肯不吃飯，只要他不走，可是他走了，他說明天還希望來看我，問我可不可以！

傻瓜，難道你還看不出我隨時都歡迎你來嗎？

×月×日

他真的來了，雖然讓我等到下午三點多鐘，我還是很高興。

回到小屋，一躺上牀，一閉上眼，就看到他的影子！

那麼帥，那麼壯，那麼樸素，那麼穩重！尤其是那一雙深沉的眼睛，他一看我，我就情不自禁地要發抖。

但是，我願意發抖，我恨不得能在他的注視之中永遠發抖——

爸爸又來了，臉上似乎已經減少了很多憂愁！爸爸說他叫程長風，也是中國人，今年三十歲，是一個由孤兒奮鬥長大的單身漢，是爸爸公司裏新聘的工程師，很願意和我做朋友，問我喜不喜歡他？

我撲進爸爸懷裏，一直把爸爸推出小屋，情願讓爸爸再把我鎖在小屋裏！

真討厭，這種事還要當面問我，我爲什麼不喜歡？

×月×日

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可以和一個三十歲的男人做朋友嗎？

管他的，無論如何，這是我生命中的初戀！

上午，我正在想他的時候，他來了，是爸爸帶他來的——

「楚楚，長風來看妳啦！」

「哦！」

我有些緊張，整了整頭髮，照了照鏡子，想去開門迎接時，他已經進來了……真糟糕，他不會發現我是被鎖在小屋裏吧？

爸爸拍着他的肩膀對我說：「楚楚，爸爸有事要出去一會，讓長風陪你聊聊，或者陪妳出去玩玩吧！」

還沒有等我表示意見，爸爸就走了，這回沒有

楚，假如長風向妳求婚，妳願不願意答應？」

「什麼？」

聽到爸爸的話，我緊張地跳了起來！

我不相信！

我抓緊爸爸的手，瞪着爸爸，希望爸爸再說一遍！

爸爸避開我的視線，走向窗前嘆了口氣，停了很久，忽然掏出手帕擦了擦淚，又回頭對我說：「楚楚，長風很喜歡妳，我知道妳也喜歡他，所以我已經答應了他的求婚！」

「啊？」

我差一點昏倒，這會是真的嗎？

我撲進爸爸懷裏，過度的興奮，忘掉了應有的含蓄，直搖着爸爸問道：「長風在那裏？爲什麼今天不來看我？」

「妳先告訴爸爸，這樁婚事妳同不同意？」

「爸爸已經答應人家了，我還能拆爸爸的台嗎？」

我緊緊地擁抱着爸爸，這時候才想到自己應該表示害羞！

過了一會兒，又聽到爸爸有些感慨地說：「唉！長風是個正人君子，妳能够嫁給他，爸爸就放心了！」

「他在那裏？」我急於見到長風。

「他去買東西去了。」爸爸扶起我的頭來，望着窗外繼續說道：「在『大溪地』的東北方，有個美麗的小島，我給你們買了一艘最豪華的遊艇，明天，他就帶妳去旅行，妳在這小屋裏悶壞了，出去好好的玩玩吧，玩够了以後，爸爸就給你們舉行婚禮。」

我只知道高興，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鎖門——

我好緊張，站在主人的立場，我不能太冷落這個初次上門的客人，於是我鼓起勇氣，抬頭望了他一眼，盡量鎮定地說：「程先生請坐！」

「謝謝妳！」他向我笑了一下，一點都不拘束，一點都不輕浮，就像老朋友似的，在我指定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啊，他真沉着，我爲什麼不能像他一樣？

坐在他的對面，我低着頭，計算着自己心跳的次數，始終想不出應該說些什麼，這怎麼辦？以前在學校裏我是很健談的，爲什麼見了他就不開口，是因為他是男人嗎？還是因為我已經偷偷喜歡了他？

真的，憑良心說，我真的已經喜歡了他！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不必說話，也不必談情，更不必接吻，我就會感到幸福；怪不得同班的女同學都急着交男朋友，原來其中有這麼大的奧妙——中午，不用我吩咐，張媽就送了兩份豐盛的午餐！

下午，他開始主動地和我說話！

他真會說話，無形中使得我放棄了矜持與生疏，他說我也說，他笑我也笑，在他的引導之中，我不再覺得人生還有什麼煩惱，直到張媽送晚飯來，他才起身告辭——

該死的張媽，爲什麼要送晚飯來？

我寧肯不吃飯，只要他不走，可是他走了，他說明天還希望來看我，問我可不可以！

傻瓜，難道你還看不出我隨時都歡迎你來嗎？

×月×日

他真的來了，雖然讓我等到下午三點多鐘，我還是很高興。



後來，爸爸又拉住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楚楚，長風是個值得信任的男人，如果他對妳有什麼要求，那是他愛妳的表現，妳就答應他吧！」

「嗯。」

我點了點頭，轉身跑向一旁，好像已經聽懂了爸爸的暗示，心裏不由掀起一陣甜蜜的驚慌——長風會對我有什麼要求嗎？

爸爸的話很對，反正我已經決定嫁給他，我的一切都是他的了，我不會拒絕的，我會為他奉獻一切——

啊，明天，明天，美麗的明天！

日記到此中斷，顯然上官楚楚沒有帶着日記簿去旅行。

徐仲康把日記簿放回抽屜裏，燃上一支香烟，對這件事不但沒有清楚，反而更加糊塗起來——上官楚楚和程長風之間的感情，可以說是上官霸一手造成的！

楚楚已經成熟，為什麼要被關進小屋？既然不准楚楚走出小屋，為什麼又給楚楚介紹男友？

小屋是送給楚楚十八歲的生日禮物，好像已經有計劃要限制楚楚的行動自由，為什麼？

一方面關心楚楚的安全，一方面又鼓勵楚楚跟程長風出海旅行，更暗示楚楚不要拒絕程長風可能提出的要求，這又是為什麼？

所謂要求，當然指的是超友誼關係的要求，一個關心女兒的父親，可以暗示女兒不要拒絕這種要求嗎？

程長風是上官霸公司裏新聘的工程師，是奉命愛楚楚？還是真有勇氣求婚？

徐仲康靈機一動，溫和地搭訕着說：「妳大概就是張媽吧？」

「您認識我嗎？」

「妳是不是張媽？」

「您怎麼會認識我？」

「因為楚楚曾經在我面前提到妳！」

徐仲康不好意思地偷看了楚楚的日記，隨便編了一個理由。

豈知張媽一聽，眼淚馬上流了出來，來不及克制自己的情緒，便急切地問着說：「徐先生，我們小姐好嗎？」

「一個人住在荒島上，隨時都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危險，妳想她怎麼會好？」

徐仲康看到張媽流淚，料定張媽很關心楚楚的處境，而且以前一定和楚楚的感情不錯，所以特別強調楚楚的危險，暗中試探張媽的反應，希望張媽能透露一點蛛絲馬跡。

張媽擦了擦眼淚，嘴巴動了好幾次，心裏似乎隱藏了很多話要說出來，却又冷冷冰冰地說：「徐先生，飯菜快要涼了，您趕快吃吧！」說完話，便要離開小屋！

徐仲康眼明手快，突然閃身伸手攔路，坦率而誠懇地說：「張媽，我是覺得楚楚太可憐，爲了救楚楚才冒險到這裏來的，如果妳也關心楚楚，一定要幫助我！」

「您想叫我幫助你什麼？」

「把真相告訴我，否則我根本無法插手！」

「對不起，您找錯人了！」

張媽臉上毫無表情，繞過徐仲康身旁便往門外走去——

她只說徐仲康找錯了人，並沒有說她不知道事

別的不談，只談幸運的程長風，有機會和楚楚結婚，將來做了上官霸的女婿，就可以繼承上官霸的產業，既然求成了婚，為什麼又在旅行途中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上？

「太不近情了！」

徐仲康連連搖頭，他覺得除了上官楚楚以外，其他的人都有問題。

尤其是上官霸派「獨眼矮子」去謀殺程長風，又派「鐵管家」去攔殺「獨眼矮子」，這些，更叫人想不通——

這裏面一定有個相當可怕的陰謀！

## 孽緣難解 多疑試走鴛鴦路

夜已經很深了。

徐仲康被關在上官楚楚的小屋裏，在強烈的好奇的驅使之下，不由放棄了設法逃走的念頭——

他仰在沙發上，靜靜地望著牆上掛的彩色照片，想着上官楚楚的奇異戀情，以及被拋棄在荒島上的慘境，心裏難免要憤憤不平。

這麼可愛的女孩子，為什麼要遭受了這種折磨？如果上官霸和上官楚楚不是父女，這件事就比較容易判斷了，然而上官霸偏偏是上官楚楚的父親，而且很關心上官楚楚的安全，有了這一層關係，才使人無法捉摸。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徐仲康忽然想到上官霸剛才在客廳裏的矛盾談話！

上官霸說程長風是個流氓，又說程長風誘拐楚楚私奔，所以要殺掉程長風！

後來聽說程長風沒有和楚楚發生關係，又有些

實真相，當然是有不便開口之處！

徐仲康覺得機會難得，立刻隨後喊道：「張媽，妳等一下！」

「幹什麼？你對下女也感興趣嗎？」

一句充滿侮辱性的話，發自陰險「鐵管家」的口中！

「鐵管家」帶來一個人，擋住了徐仲康的去路，一隻手扶着門框，一隻手插在口袋裏，向徐仲康冷冷一笑，慢慢掏出手槍亮了一下，又放回口袋對徐仲康說：「這是本地最有名的裁縫，老爺嫌你太寒酸，特地叫他來給你量尺寸，替你做幾套像樣的衣服。」

「是的，小弟三代祖傳，專做紳士內外衣褲，保證上手剪裁，手工第一，價錢公道，嘿！」

裁縫師花言巧語，笑着走到徐仲康身旁，鞠了一個躬，便掏出皮尺量了起來——

徐仲康沒有拒絕，只是望着遠去的張媽發呆！一提到楚楚就流淚，可見張媽是個相當重感情的人，為什麼不肯說呢？

裁縫師走後，「鐵管家」又摸着鼻尖向徐仲康冷笑，一句話也不說，笑得徐仲康直冒火，直到發覺徐仲康想動手時，才機警而陰沉地警告道：「還是忍耐一下吧，發脾氣對你不會有好處，嘿！」

張狂地笑了兩聲，溜溜縫縫地走出了小屋！

回頭鎖門時，又向徐仲康指指點點地說：「我告訴你，有些事你必須想開一點，否則只有自討苦吃！」

「那些事？」徐仲康終於憤憤地問了一句。

「比方說吧，我對上官霸忠心耿耿，張媽對我忠心耿耿，你如果向張媽打聽什麼，那就是白費心思，因為我已經對她交代過了，她不會幫助你的

失望！

後來又說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話！

後來又拜託徐仲康把程長風找回來，叫程長風和楚楚結婚！

最後當「鐵管家」不准徐仲康出門時，又同意強迫徐仲康代替程長風！

這算什麼父親？這算什麼關心？

從楚楚的日記中，可以揭穿上官霸兩項謊言：第一，程長風不是流氓！

第二，程長風不是誘拐楚楚私奔！

這好像是一齣荒唐的醜劇，完全由上官霸自編自導，那麼上官霸為什麼要在徐仲康面前說謊呢？是掩飾買兇殺人的行爲？是後悔當初看錯了程長風？

還是——

「唉，這件事非找到程長風不可，否則永遠也不弄清！」

徐仲康躺在上官楚楚的床上，決心幫助可憐的上官楚楚，同時也決定了目標。

上官霸滿懷苦衷，不會說實話！

上官楚楚神經失常，語無倫次，問也問不出什麼！

只有程長風才能解開這個謎，可是到那裏去找程長風呢？

不離開小屋怎麼能去找程長風呢？

第二天一早，一個中年婦人送來了早餐，放到茶几上，瞪着徐仲康不停地打量，好像想研究徐仲康是屬於那一類的人。

這婦人年約三十五六，也許是由於環境的磨煉，舉止非常穩重，一看就知道是個城府很深的人——

，你懂嗎？」

「我不願意和你這種『狗腿子』打交道，你去叫上官霸來！」

「很抱歉，上官霸也不願意和你這種小人物打交道，任何事情都要由我處理。」

「鐵管家」對於徐仲康侮辱他的話並沒有生氣，反而神氣活現地向徐仲康炫耀他的權勢，摸了摸鼻尖，又歪着頭對徐仲康笑道：「你如果有什麼意見，現在可以向我請示！」

「昨天晚上上官霸要放我，你為什麼反對？」

徐仲康認為「鐵管家」另有陰謀。

「做管家的必須爲主人利益着想，我們主人的心太軟，差一點被你唬過去，所以我不得不建議主人把你留下，其實對你來說，這是一種福氣，你怎麼不高興呢？」

「這算什麼福氣？我高興什麼？」

「噢？你不是見過楚楚嗎？」

「鐵管家」忽然壓低聲音，無恥地笑着說：「那麼漂亮的小姐，今年才十八歲，我現在建議主人白白送給你，讓你和她結婚，在荒島上渡蜜月，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反正她的神經已經不正常了，這種艷福你到那裏去找？我可以保證，一定比正常的女孩子有味道，將來你一定會樂不思蜀的，嘿！」

「去你媽的！」

徐仲康一脚踢上小屋的房門，不願意再聽「鐵管家」的下流話——

實在太下流了！

楚楚相思成瘋，應該同情她，幫助她，更應該把她接回來請醫生治療才對，為什麼還要留她一個人在荒島上？為什麼還要強迫一個陌生男人去玩弄她？姦污她？



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這是一種違反人性的行為！

即使「鐵管家」另有陰謀，上官霸也不應該同意這樣做呀！

「不對，不對，這件事——」

徐仲康拚命搖頭，心念一轉，忽然對這件事想到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楚楚可能不是上官霸的親生女兒，否則上官霸絕不應該對楚楚這樣狠心！

第二，上官霸可能已經身不由主，受到「鐵管家」的要挾，否則「鐵管家」絕不會如此張狂！

第三，楚楚以前可能被騙失身，上官霸發覺楚楚有了身孕，怕肚子大了不好看，一方面為了自己的名譽，一方面為了女兒的前途，所以急於找個男人和楚楚結婚，先找到自己新聘的工程師程長風，後來程長風跑了，現在又強迫徐仲康代替程長風，反正目的是想給楚楚肚子裏的孩子找個爸爸遮羞！

「嗯，也許就是這麼回事！」

徐仲康自言自語地點點頭，想來想去，覺得只有第三點比較合情理，否則上官霸絕不會那樣迫不及待地促成楚楚和程長風的戀愛，「鐵管家」也絕不會這樣不擇手段地強迫他代替程長風去和楚楚結婚，可是——

楚楚真的被騙失身了嗎？

楚楚肚子裏真的已經有孩子嗎？

「不對，不對！」

想到這裏，徐仲康又搖了搖頭，又把自己的想法推翻了——

楚楚的日記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昨天在海上遇到楚楚時，楚楚赤身裸體，十分窮窳，並沒有懷孕的現象。

對勁。

「不去！」

「為什麼？」

「噢？你怎麼這麼土？」「鐵管家」兩眼一瞪，忽然陰陽怪氣地比劃着說：「天主婚，地證婚，大海做介紹人，島上的花草樹木做來賓，不是很詩意嗎？」

「好，好，真是太詩意了，謝謝你！」

徐仲康連點頭讚美，並且感激「鐵管家」服務週到，心裏却已在暗思對策。

「鐵管家」聽到這番話，怔怔地瞪着徐仲康，摸了一摸發紅的鼻尖，不由多疑地問道：「你不反對嗎？」

「得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富家小姐做太太，又可以賺一萬美金，我為什麼要反對？」

「鐵管家」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明天去和楚楚結婚啦？」

「我說過不答應嗎？」

「好，好，我早就知道你會上楚楚的，嘿嘿嘿！」

「鐵管家」得意忘形，用力推了徐仲康一下，幾乎把徐仲康推倒，然後，才心滿意足地走出了小屋——

剛走出小屋，忽然又停步回頭，大概是覺得徐仲康答應得太爽快，又指着徐仲康警告道：「大丈夫說話要守信用，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漢不吃眼前虧，雞蛋不和石頭碰，你懂不懂？」

「我不懂！」

「公館四周的圍牆上，都裝有通電的鐵線網，插翅難飛，碰到就死，你懂不懂？」

「謝謝你的提醒！」

如果剛剛發覺懷孕，可以找醫生打胎，如果已經無法打胎，肚皮一定會大起來，同時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官霸真是因為楚楚懷了孕才急於讓楚楚嫁人，那麼當程長風帶楚楚到海上旅行以後，為什麼又派「獨眼矮子」去暗殺程長風呢？

殺掉程長風還叫誰做孩子的爸爸？

可見不是為了孩子的問題！

可見楚楚沒有懷孕，沒有失身！

那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啊——」徐仲康頭昏腦脹，已經無法再想！

中午，張媽送飯來，板着面孔，一句話也不肯說！

晚飯時，徐仲康再三懇求，張媽仍舊是守口如瓶！

這是徐仲康被關進小屋的第二天，疑問越來越多，想調查的事毫無進展——

第三天，裁縫師送來了大批的外內衣褲，連皮鞋和襪子都有，對徐仲康相當優待！

第四天下午，「鐵管家」笑嘻嘻地來看徐仲康，並且交給徐仲康一個信封，態度十分親切，還敬了徐仲康一支烟。

徐仲康仔細一瞧，信封裏裝的竟是百元一張的美鈔，一共是一百張，不由驚奇地問道：「給我這麼多錢幹什麼？」

「這是我們主人對你一點心意，希望你好好照顧楚楚！」

「哼，用一萬美鈔的代價，想強迫我賣身，是不是？」

「何必說得這麼難聽呢？」「鐵管家」發覺徐仲康的臉色不對，又鼓起他那三寸早就該爛的舌頭，花言巧語地笑着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

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主人怕楚楚婚後吃苦，特地送一萬美鈔做陪嫁，這也是人之常情，你別往壞的地方想嘛，嘻嘻！」

「你們一定要逼我和楚楚結婚？」徐仲康冷靜地瞪着「鐵管家」。

「我覺得只有你才是最理想的人選，你千萬不要誤會。」

「鐵管家」摸着鼻尖，滔滔不絕地說：「島上的洞房，是我親自替你們佈置的，一切東西應有盡有，雖然不敢說像天堂，至少也可以讓你們舒舒服服地渡蜜月；上次的遊艇被程長風開走了，這次主人又給你新買了一艘，比上次的還要豪華，如果你們在島上住膩了，可以乘遊艇四處逍遙，多痛快呀！」

「你打算什麼時候叫我去見楚楚？」

「明天，明天早上我親自送你上船，這裏有一張地圖給你，免得你在海上迷失方向。」

「鐵管家」從口袋裏掏出一張航海圖交給徐仲康，上面註明了那一座荒島的正確位置。

徐仲康不動聲色，收起地圖和美鈔，沉思片刻，又向「鐵管家」試探道：「結婚是小事，為什麼不接楚楚回來，在家裏舉行婚禮，然後再出去渡蜜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上官霸是當地的名人，有財有勢，為什麼不趁勢熱鬧一番呢？

「鐵管家」吞了一口口水，摸了摸鼻尖，明明是有難言之隱，却仍舊強顏歡笑地說：「哈，這你就不懂了，我們主人是大戶人家，一切都要講求時髦，這是最豪華、最別緻的結婚方式，普通人還辦不起哩！」

「到時上官霸去不去主婚？」徐仲康越聽越不

這問題他必須先做個決定，否則明天再見到楚楚時，他會手足失措的！

屋內靜悄悄的，屋外更靜！

看看手錶，已經是深夜兩點多鐘了！

他從臥房走到書房，又從書房走到臥室，正在研究明天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忽然聽到窗外傳來一陣陣隱約的悲泣——

「誰？」徐仲康吃驚地問了一聲，沒有得到反應！

跑向窗前，往外一看，原來是張媽獨自在屋外窗旁，倚牆擦淚，於是，他又低聲問道：「張媽，妳——」

「我對不起小姐，我害了小姐，我——」

張媽見到徐仲康，忽然轉身奔向窗口，痛哭流涕地，向徐仲康說了這麼的兩句話，便伏窗泣不成聲。

聽到這兩句話，徐仲康心裏一震，又怕被別人發覺，連忙勸道：「張媽，妳先冷靜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姐沒出世以前，我就在這裏服侍太太，太太對我很好，臨死的時候，還叫我照顧小姐，可是不但沒有盡到責任，反而害得小姐一個人被拋棄在荒島上，徐先生，你說我該不該死？」張媽的情緒非常激動。

「這怎麼能怪妳呢？」

「因為程長風是聽了我的話以後，才遺棄小姐的！」

「什麼？」

「我雖然同情小姐的不幸，可是我覺得老爺這樣做太自私，所以我就忍不住告訴了程長風，結果程長風就真的把小姐遺棄了！」

如果剛剛發覺懷孕，可以找醫生打胎，如果已經無法打胎，肚皮一定會大起來，同時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官霸真是因為楚楚懷了孕才急於讓楚楚嫁人，那麼當程長風帶楚楚到海上旅行以後，為什麼又派「獨眼矮子」去暗殺程長風呢？

殺掉程長風還叫誰做孩子的爸爸？

可見不是為了孩子的問題！

可見楚楚沒有懷孕，沒有失身！

那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問。「妳對程長風說了些什麼？」徐仲康急急地追問。

「我——」張媽遲遲不語。

「沒有關係，我會替妳保守秘密的！」

「不，我不能說，我太痛苦了，一方面希望小姐幸福，一方面又不忍心看着無辜的人受害，所以我告訴了程長風，害了小姐，現在又連累了你，徐先生，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張媽，妳的話我越聽越糊塗，為什麼不能直接告訴我？」徐仲康急得要命。

「聽我的話，你絕不能和我們小姐結婚，我知道你是好人，才冒死來告訴你，徐先生，趁天亮以前，你趕快逃走吧！」

「逃走？」徐仲康沒想到張媽會說這種話。「是的，我可以給你把門打開！」張媽掏出鑰匙。

「圍牆上的電網怎麼辦？」徐仲康終於產生了興奮。

「我可以設法關掉電門！」

「能有把握逃出去嗎？」

「現在正是機會，老爺和『鐵管家』都睡了，守夜的人已經被我灌醉了，徐先生，你不再逃就沒有機會了！」

張媽淚痕滿面，語氣誠懇，說話時，不停地回頭張望，神色很惶恐，很矛盾，也很痛苦，看不出什麼陰謀和企圖。

然而徐仲康仍不得不慎重地質問道：「張媽，請原諒我的多疑，我與妳素昧平生，妳為什麼要冒着性命危險幫助我逃走？」

張媽道：「像幫助程長風的理由一樣，你可以去問他！」

聲喧天！

剛走進酒吧就被一隻玻璃杯打了一下，幸而沒打到臉上，只是洒了一身酒，濕透了新做的西裝，原來又遇到了打架的場面——

旁觀的人圍得水洩不通，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動。

樂隊人員全體起立演奏，累得滿頭大汗，仍不休息。

這就是「茅屋酒吧」的特點！

徐仲康是來找人的，沒有心情看熱鬧，直接走到了櫃檯前，要了一杯酒，燃上了一支烟，先付過小費，才向酒保問道：「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可以嗎？」

「當然可以，你說說看，是個什麼樣的人？」酒保收起小費，格外慫恿。

「有個叫程長風的人，兩個多月以前被上官霸先生請去做工程師，你聽說過嗎？」

「哦，程長風以前常到這裏來！」

「最近有沒有來？」

「昨天還來過！」

「真的嗎？」徐仲康興奮地瞪大了眼睛。

「噢，我收了你的錢，怎麼能騙你呢？」酒保很坦白。

「聽說他這裏有個親戚，你知不知道是誰？」

「知道！」

「我可以見見他那位親戚嗎？」

「當然可以，不過你最好等一下！」

「你是說現在不在？」

「在！」

「那——」徐仲康以為酒保想趁機敲竹槓。

「現在正是高潮，恐怕不能和你見面。」酒保

「他在那裏？」

「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見到他了，不過，你可以到『茅屋酒吧』去打聽一下，他有個親戚，住在那邊。」

「真的嗎？」徐仲康覺得事情變化太大。

「徐先生，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多疑？」張媽忽然沉下了面孔。

「哦，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請妳體諒我的立場！」徐仲康慚愧地向張媽道歉，又關心地問着說：「妳幫助我逃走以後，怎麼向上官霸和『鐵管家』交代？」

張媽道：「我早就替自己打算好了，謝謝你的關心。」

張媽擦乾眼淚，忽然堅強地打開房門，帶着徐仲康離開小屋——

這是誰都料不到的事！

徐仲康在張媽的協助之下，順利地逃出上官霸的恐怖公館，剛跑到路口，便聽到公館內傳出一聲驚魂的槍聲，不由使他停步發出一聲驚呼——同時更下意識地喊了一聲：「張媽！」

這是誰開的槍？

難道是張媽畏罪自殺了嗎？

「哦，張媽，張媽！」

徐仲康沉痛地喊了兩聲，回頭跑了幾步，望着上官霸公館的大門蹣跚了蹣跚，又理智地展開了逃亡的路程。

不管是不是張媽自殺，槍聲一定會驚動夢中的上官霸和『鐵管家』，他必須馬上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找到程長風，解開謎底，然後再研究如何救助可憐的上官楚楚——

含笑向場內指了一下。

「哦，謝謝你！」

徐仲康知道程長風那位親戚正在場內打架，便好奇地往人羣擠去——

擠進去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場內正打得難解難分的，竟是兩個年輕健美的女將，難怪大家看得這樣起勁，樂隊演奏得那樣賣力！

兩個女將之中，一個是長髮披肩，一個是短髮齊耳！

長髮少女穿的是黃色迷你裙！

短髮少女穿的是紅色迷你裙！

兩人纏在一起，滾在地上，連扯帶拉，連抓帶打，不但迷你裙都分了家，而且都已經衣不蔽體，原形畢露——

那一位是程長風的親戚呢？

徐仲康回過頭去，伸長了脖子，用眼光向酒保問。

酒保簡單扼要地做了個手勢，原來是那個穿紅色迷你裙的短髮少女！

這實在太不像話了！

這麼多人看兩個女孩子打架，居然看得津津有味，無人勸阻，這算是什麼心理？

路見不平，不能不管！

但是如果硬要制止這一場香艷刺激的打鬥，掃了大家的興，萬一惹起公憤，在這種環境之中也是不好玩的；因此，他首先擠出人羣，走向樂隊領班，左手抓住領班的指揮棒，右手掏出一張美鈔往領班手裏一塞，低聲微笑道：「老兄，擦擦汗，叫你的樂師們休息一下！」

「他——」

領班剛想睜眼開罵，忽然覺得手心裏的東西值

「茅屋酒吧」的名氣，相當於巴黎的「紅磨坊」，是一個通宵瘋狂的地方，凡是到過「大溪地」的人，沒有不去送鈔票的。

當年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拍攝「叛艦喋血記」時，就是以「大溪地」做背景，男主角馬龍白蘭度，每天晚上都要到「茅屋酒吧」去風流一陣，後來由於受不了「大溪地」少女的熱情爭寵，只有呆在旅館避難清修。

談到「大溪地」少女的熱情，那是絕對不在話下的！

她們不但嬌艷，而且潑辣；不但純潔，而且任性；不但大胆，而且充滿了原始的悍野；每當夜幕低垂時，她們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出家門，到處尋求陌生的約會；她們對一切都很快樂，她們找男人只是為了玩，只要你請她們跳舞，再送她們一些小禮物，她們就會做你的臨時情人，甚至於替你租一間小屋，做你的臨時太太；但是如果你送鈔票給她們，她們會毫不猶疑地賞你一記「再見耳光」的，當然具有中國血統的少女還是比較保守——

「茅屋酒吧」位於「大溪地」旁邊的「基因島」，據說雖然設備簡陋，却是目前世界上最瘋狂、最粗野、最混亂的酒吧；在這裏，一天晚上打五六次架，是很平常的事，不過那只是英雄式的比武，絕沒有動刀殺人的，打起來時，杯盤齊飛，其他的人圍起來欣賞，還有樂隊伴奏，打完了大家一起幫忙收拾現場，再繼續跳舞唱歌，就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似的！

這是一種相當奇妙的民族！

徐仲康趕到「茅屋酒吧」，已經是凌晨四點多鐘！

還沒有走進酒吧，就會聽到裏面樂聲震耳，鼓

得研究，低頭斜睨一瞧，認清是一張印有美國字的鈔票，馬上彎腰鞠躬，「他」字已經出口，連忙收回「媽的」，立刻服服貼貼在改口陪笑道：「他們是應該休息了，我馬上叫他們休息！」

於是，指揮棒一揮，樂隊馬上停止了變態的演奏！

這邊剛停止演奏，那邊圍觀的人馬上回頭提出抗議！

領班認錢不認人，聽到抗議，一邊伸手插進褲袋裡緊美鈔壯胆，一邊滿口仁義道德地和抗議的人理論！

徐仲康趁機衝進場內，來到了兩名少女的身旁，用責備的口吻急忙勸阻道：「喂，在這麼多人面前打架，內褲和乳罩都打出來了，成何體統？還不快住手！」

這是實在的情形，憑良心說，確實是很不雅觀的！

然而兩名少女正打得火熱，對徐仲康的話，充耳不聞，繼續在地上翻滾纏鬥，那短髮少女還抽空賞了徐仲康一脚，大概是提醒徐仲康趕快讓開。

徐仲康碰了釘子，又捱了一腳，心裏覺得很不

是味道，當時望着地上的兩名少女皺了皺眉頭，突然心血來潮想出絕招，但見他跨步轉腰，雙手同時一抓——

「哎喲！」兩名少女齊聲嬌呼，可能是被抓到了癢處，頓時撒手各自滾向一旁，先後從地上躍身而起，及至發覺是受到徐仲康的偷襲時，那短髮少女首先拾玉手，揮香汗，喘息之中，竟怒指徐仲康嬌叱道：「你這個臭男人是從那裏來的？為什麼亂動手管閒事？」

「請二位姑娘不要誤會，我——」徐仲康一時



想不出恰當的詞句來解釋。

「狗拿耗子，修理他！」

長髮少女不知好歹，怒吼一聲，便向徐仲康撲去。

短髮少女不甘落後，也衝向徐仲康狂叫道：「

對，先擺平他，咱們再繼續比賽！」

「我一個人就可以修理他，不用妳幫忙！」長

髮少女揚言要獨鬥徐仲康。

「笑話，如果我擺不平他，就算我輸妳！」短

髮少女不肯讓長髮少女獨發雌威。

「哎，妳們講不講理？我勸架的，妳們——」

徐仲康沒想到會演變成這種局面，在眾目睽睽之下，當然不好意思和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孩子動手，所以他只有一邊後退，一邊當眾提出抗議，希望這兩名蠻橫的少女能稍微講一點道理。

豈知話說完，理沒講清，長髮少女已經領先攙住他的幸運之腰，短髮少女也隨後抱住他的多禮之腿；轉眼之間，正當他尷尬為難的時候，長髮少女挺胸一擠，短髮少女，但聞嘆通一聲，當場便把他摔了四脚朝天——

「好，好！」

「精彩極啦！」

「喂，別給男人丟臉，快起來呀！」

「骨頭已經被摔散啦！」

「哈哈哈哈哈！」

一陣哄堂大笑，旁觀的人又七嘴八舌地圍攔過來——

這也叫陰溝裏翻船嗎？

## 吧女賭情 爬出水溝見逃夫

迷你裙兒成條，兩女瞪眼又腰；

含笑對徐仲康說：「房間很小很亂，不過是屬於我的，請進吧！」

「謝謝！」徐仲康點頭進門，發覺短髮少女的話並非客氣，因為這房間確實又小又亂；小得只能容納一牀一桌，亂得到處都堆着女人穿用的「零件」，一股濃郁的脂粉氣息，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短髮少女手忙腳亂地把牀邊的衣褲往裏一推，紅着臉搓着手，有些尷尬地說：「很抱歉，你就坐在這裏吧，地方太小了！」

「沒關係！」徐仲康為了減輕短髮少女的不安，馬上在牀邊坐下來，然後自我介紹道：「我叫徐仲康，來打擾妳，很冒昧！」

「我叫顧小媚，請多多指教！」

「顧小姐，妳和程長風——」

「長風是我的表哥，是個不主張『親上加親』的木頭人！」顧小媚一句話說明了自己和程長風的關係，更透露自己的心事，這是個心直口快的少女，斜倚在桌旁，居然又向徐仲康埋怨道：「你這個人也是天下少有，如果你早對我說是來找我的，怎麼會犧牲一塊肉呢？」

「一塊肉沒什麼了不起，我仍有很多肉！」徐仲康不經意地笑了一下，馬上正色問道：「聽說程長風昨天來找過妳？」

「是的，他說以後再不來了！」

「他來找妳幹什麼？」

「叫我辭職回家，別再做吧女，我偏不肯！」顧小媚倔強地跺了一下脚。

「為什麼？」

顧小媚道：「他不答應和我結婚，我就永遠不聽他的話！」

不知衣服可羞，一味耍寶胡鬧！

徐仲康的後頭被迫吻上了地板，但覺一陣眩暈，頓時頭大眼花。

他用力閉了閉眼，聽到四周傳來的嘲笑，心裏不由暗暗冒火；冷靜了一會兒，再睜眼時，發覺兩名少女站在身旁，長髮在左，短髮在右，雙雙瞪眼又腰發出冷笑，似乎有意再捧他一交。

堂堂大丈夫，竟被兩名小女子當眾捧得如此淒慘，若不還她們一點顏色，怎麼好意思走出「茅屋酒吧」的大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都說男女已經完全平等，「好男不和女鬥」的說法，早已落伍；於是，徐仲康在嘲笑聲中緩緩起身，站在兩名瞪眼又腰的少女中間，先搖了搖頭，又分別向兩名少女發出一絲苦笑，然後，突然伸出雙手，猛向左右一抓、一甩、一鬆——

「好！」

眾人立刻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喝采，兩名少女已經凌空飛出，老老實實的平擺在地上，誰也沒有看清楚是什麼門路——

其實這並不算什麼絕技，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乃「大擒拿」十八式中的「雙輪飛」也！

徐仲康神色莊肅，慢慢走向兩名少女，見兩女東倒西歪，緊咬櫻唇，忍淚欲哭，像兩個小可憐的，驚愕地瞪着他，臉上的蠻橫之氣早已全消，使他感到萬分慚愧，連忙上前伸手說道：「好了，這樣可以拉平了，快起來吧！」

「放你的屁，沒那麼便宜！」

長髮少女忽然發出河東獅吼，人躺在地上，身子用力一扭，捉住徐仲康的小腿便咬了上去；咬完起身衝出人羣，羞憤交加地逃出「茅屋酒吧」——

「哦！」徐仲康吃驚地應了一聲，沒想到程長風和顧小媚之間還有這麼一段糾紛，無形中對程長風又增加了一份反感。

沉默片刻，又向顧小媚試探道：「他最近在情場上又有新的發展，妳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他現在有了富家的千金小姐，當然更不會愛我了！」顧小媚充滿了醋意。

「妳很愛他？」

「我才不那麼下賤哪！」

「下賤？」

「他不愛我，我何必愛他？」

「他以前曾經愛過妳？」

「至少沒像最近這樣陰陽怪氣！」

「妳是說——」

「哎，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你到底是來找他，還是來調查我的情感？」

顧小媚忽然挺胸瞪眼，似乎要想找徐仲康來出氣！

徐仲康發覺自己已不該如此好奇，連忙改口解釋道：「我因為聽到妳的話，替妳抱不平，所以多問了幾句，顧小姐，妳別誤會，我是專程來打聽妳的下落的！」

「你來晚了，為什麼昨天不來？」

「妳知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你認為他會告訴我嗎？」

「這——」徐仲康覺得顧小媚的嘴巴太厲害，遲疑了一下，又反問道：「剛才妳說他不願意妳在這裏做吧女，而妳又對他表示非做吧女不可，妳想他會不會再來勸妳回家？」

「他很反對妳做吧女，如果他有時間，也許還來罵我的，我就準備在這裏等他來罵！」顧小

徐仲康痛得冒了一頭汗，咬緊牙齦抬腿一抖，竟從褲管中掉出一塊帶血的肉來，而且鮮血也沿着小腿往下流。

這塊肉是被長髮少女咬下來的！

他沒有喊叫，也沒有追趕，只是掏出手帕綁住小腿止血，然後，擺出硬漢作風，盡量平靜地，忍痛向那短髮少女問道：「怎麼樣？妳還要不要再打呢？」

「我——」短髮少女見肉心慘，坐在地上不敢再撒野。

看熱鬧的人恐天下不亂，仍圍在原地不動，希望徐仲康再製造一場高潮。

徐仲康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不但沒有向短髮少女報復，反而非常溫和地問道：「妳認識程長風嗎？」

「程長風？」短髮少女有些吃驚，沒敢馬上表示態度。

「我是爲了程長風的事，特地來找妳的！」

「他怎麼啦？」

「換個地方談談好嗎？」

「好，你跟我來吧！」

短髮少女詫異地望了徐仲康一眼，猶豫片刻，隨即起身帶着徐仲康離開了現場；剩下那些看熱鬧的人，瞪着地上的肉，呆了一陣，才失望地各自散開，繼續在酒吧裏尋求自己的狂歡，樂隊也開始了瘋狂的演奏，很快，就把打架的事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茅屋酒吧」的後院，有一排門窗緊閉的平房，是吧女們的香閨；此刻吧女們都在前面招呼客人，後部顯得格外安靜。

短髮少女打開第三間的房門，扭亮電燈，回頭

媚越說越露骨。

「妳看他還會到什麼地方去？」

「你為什麼不到上官霸家裏找他？」

「他不在那裏！」徐仲康有些失望。

「那我就知道了！」顧小媚輕鬆地聳了聳肩說。

「他在『大溪地』有沒有比較知己的朋友？」

「當然有，誰沒幾個知心朋友。」

「都住在什麼地方？」徐仲康興奮地站起身來問。

「你是不是很想找到他？」顧小媚忽然刁鑽地掃了徐仲康一眼。

「是的，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須馬上找到他！」

「乾脆我帶你去，怎麼樣？」

「真的嗎？」

「神經病，我騙你有什麼好處？」

「那真是太謝謝妳了，顧小姐！」

徐仲康沒想到顧小媚會這樣熱心，興奮之餘，不但忘掉了傷口的疼痛，似乎還覺得那塊肉犧牲得很有價值。

約好時間，辭別顧小媚，離開「茅屋酒吧」，他馬上打了個電話給上官霸——

「三天之內，如果找不到程長風，我馬上去見楚楚！」

這是在電話中向上官霸提出的保證，希望上官霸不要影響他找尋程長風的工作。

他的計劃是：只要找到程長風，他就可以讓賢，讓程長風去做那個難做的新郎，解除楚楚相思之苦，完成楚楚的癡情心願；萬一找不到程長風，他決定重回荒島，去幫助可憐的楚楚，因為楚楚實在太可憐了——



上官霸鞭長莫及，知道不同意也沒有用，只能在電話中再三警告他要守信，並且提醒他注意失信的後果！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天將明，夜將去，人間一片朦朧！

徐仲康掛上電話，暫時鬆了口氣，燃上一支香煙，走出路旁的電話亭，想找個地方好好睡一覺，然後再和顧小媚一起去找程長風，豈知剛才走出電話亭，就糊裏糊塗地被打了一拳，打得他兩眼直冒火星，來不及生氣便跌進路旁的水溝——

能够把徐仲康一拳打進水溝，絕不是普通的拳頭！

幸虧水溝是乾的！

徐仲康不敢大意，更不敢怠慢，馬上跳出水溝應戰，但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站在面前，正怒氣沖沖地瞪着他，顯然不是打錯了人，於是他厲聲喝問道：「憑什麼打人？」

「打你是對你客氣，以後少管閒事！」

壯漢盛氣凌人，當面提出警告，然後便轉身揚長而去——

這是什麼人？

為什麼對徐仲康這麼大的火氣？

## 拳下分手 踏破鐵鞋來上釣

徐仲康糊裏糊塗捱了打，又受到這種莫名其妙的警告，心裏當然不服，所以當那壯漢揚長而去時，他馬上追上去喊道：「站住！」

壯漢聞聲停步，回頭掃了徐仲康一眼，又冷冷地問道：「是不是不服氣？」

「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再走！」

嗎？

「有理由就說出來！」

「你有什麼資格叫我說出來？」

「不說就表示沒有理由，你這個無賴，你這個愛情騙子，你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今天我非代替楚楚教訓你不可！」

徐仲康實在太氣了！

明知打不過程長風，然而激於義憤，爲了真理，又不顧一切地向程長風撲去——

程長風臉色一沉，挺身而上，三拳兩腳又把徐仲康打倒在地，非常衝動地叫着說：「徐仲康，你給我聽清楚，今天是你自討苦吃，並不是我程某人欺負你，我現在正式警告你，以後不要再找我，也不用你代替我去和楚楚結婚，你根本就不够資格抱打不平！」說完，怕徐仲康再糾纏，拔腿便飛奔而去——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難道程長風一點人性都沒有嗎？

徐仲康躺在地上，含淚看天，悲憤不已，一陣辛酸湧上心頭，竟狠狠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放棄了追趕程長風的念頭——

絕不是他不够資格抱打不平，而是程長風的手腳太厲害！

他有一顆強烈的同情心，可惜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遇到這樣一個兇悍難鬥的頑劣之徒，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

×

×

很多事情都是無法預料的！

徐仲康一心一意想從程長風口中查明真相，設法挽救上官楚楚的不幸，沒想到和程長風見了面以

「我叫你以後少管我的閒事，還有什麼地方不清楚？」

「你是什麼人？」

「混蛋，不知道我是什麼人，有什麼資格管我的閒事？」

「你——」徐仲康聽到這種語氣，心裏猛然一怔，立刻變色驚問道：「原來你就是程長風？」

「不錯，我就是程長風，你有什麼意見？」

壯漢毫不顧忌，當面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對徐仲康充滿了厭煩。

他就是那個無情無義的程長風！

他就是那個愛楚楚，而又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使楚楚相思成瘋的薄倖工程師！

因爲他拋棄了楚楚，害得徐仲康幾乎喪命在「獨眼矮子」的刀下；因爲他逃避做楚楚的丈夫，害得徐仲康被「鐵管家」軟禁在小屋之中；如今他居然明目張胆地找上徐仲康，而且還揮拳逞兇，禁止徐仲康多管閒事，豈不是太混蛋了嗎？

徐仲康氣得無法忍受，不由牢騷滿腹地斥責道：「程長風，現在『鐵管家』要強迫我代替你去和楚楚結婚，你知道嗎？」

「這是你愛管閒事的結果，你不必怪我！」程長風一點都不表示歉意。

「好，我不怪你。」徐仲康忍怒點頭，爲了瞭解事實真相，又向程長風質問道：「可是你既然答應要和楚楚結婚，為什麼又中途變心？即使你要變心，也應該把楚楚送回家才對，為什麼你要把楚楚留在荒島上？為什麼要騙楚楚說你還要回去和她結婚？」

「這是我 and 楚楚之間的事，你無權過問！」  
「我已經被你捲入漩渦，爲什麼不能問？」

後，會產生這種氣人的結果。

下午，他躺在旅館的床上，睡了一覺，養足了精神，想到蠻橫粗暴的程長風，覺得這件事再找程長風已經沒有用處，所以他又到「茅屋酒吧」去找顧小媚，決定取消原來的計劃——

六點鐘，「茅屋酒吧」開始營業，顧小媚特地請了假，打扮得整整齊齊，站在酒吧門口等候徐仲康，因爲她已經答應幫忙找尋程長風，不知道徐仲康已經和程長風見過面，吵過嘴，還打過架。

見到徐仲康鼻青臉腫來赴約，顧小媚芳心大驚，連忙上前問道：「徐先生，你怎麼啦？」

「被程長風修理了！」

徐仲康沒有掩飾自己的慘敗，把經過情形坦坦白白地告訴了顧小媚。

顧小媚聽後連連蹣跚，立刻感慨地說：「我就知道他的牛脾氣永遠改不過來，一句話不對就動手動腳，上次他叫我別再做吧女，我頂了他兩句，他就打了我一個耳光，所以我才答應帶你去找他，主要的就是怕你們單獨見面發生衝突，想不到——」

表哥的脾氣，表妹當然摸得最清楚！

說到這裏，顧小媚輕嘆了口氣，有些歉疚地望了徐仲康一眼，忽然又皺眉納悶地說道：「不過他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怎麼會用這種態度對待你呢？」

「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今天早晨我們分手以後，我到那邊路旁的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給上官霸。」徐仲康指着前面不遠的電話亭說：「就是那個地方，我剛走出電話亭，他就一拳把我打進水溝，後來我質問他爲什麼拋棄楚楚，他滿口不說人話，氣得我向他動手了，結果他又把我打成這樣，還警告我不准再找他，也不准再管楚楚的事，就這樣

「那是你自討苦吃！」  
「程長風，你講不講理？你有沒有良心？你這種作風算什麼男人？」

暴怒之中，徐仲康終於動手了！

看程長風生得一表人才，說起話來却完全像個無賴，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覺得不必再對程長風客氣，所以揮拳便向程長風搗去——

他原先把程長風打垮，然後再強迫程長風說出原因！然而一拳搗出去以後，但見程長風不閃不躲，仍舊站在原地未動，直到拳近身時，左手突然往上一擋，右手突然往前一抓，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就這麼一擋一抓，竟把徐仲康凌空甩了出去，而且摔得相當慘。

人都是有自尊的！

見面不到五分鐘，就被整了兩次，這口怨氣誰也無法忍受；徐仲康顧不得腰酸背痛，爬起身來便向程長風吼道：「好，今天我和你拚了，程長風，除非你把我打死，否則你一定要說出拋棄楚楚的原因！」

話說完，人已經衝到程長風面前，抓住程長風的衣服又打了起來——

這一回程長風沒有馬上還手，讓徐仲康打了一拳，才跳向一旁叫道：「好了，我現在已經不欠你了，你趕快給我滾開！」

「你爲什麼要拋棄楚楚？」徐仲康仍不死心。

「我又沒有拋棄你，楚楚又不是你的什麼人，你少管閒事！」程長風始終不肯回答。

「這件事我非管不可，你說說看，楚楚對你那樣痴情，上官霸對你也不錯，你有什麼理由這樣狠心？」

「當然有理由，你以爲我是你所想像的那種人

走了，你還說他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

「不是，絕對不是，我很瞭解他，這裏面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在情感方面，他也絕不是一個始亂終棄，和見異思遷的人！」

顧小媚替程長風說了很多好話，無形中又流露出自己對程長風的一份愛慕之心，緊接着便毫不考慮地對徐仲康說：「走吧，我帶你去找他！」

「還去找他！」徐仲康認爲不會有什麼結果。

「爲什麼不去？你捱了打，至少也應該把事情弄清楚才行呀！」

顧小媚瞪了徐仲康一眼，主動地挽着徐仲康的臂膀向前匆匆走去；一方面爲了幫忙徐仲康查明原因，另一方面，聽說程長風已經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又使她情不自禁地對程長風產生了遐想——

徐仲康不是一個怕捱打的人，當然不好意思辜負顧小媚這一番好心，於是，在顧小媚的鼓勵與強迫之下，又展開了找尋程長風的工作——

顧小媚非常熱心，徐仲康非常感激，然而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樣順利！

凡是和程長風有關係的地方，他們都找過了，三天的期限已經到了，他們始終找不到程長風的影子！

程長風到那裏去了呢？是故意不肯露面？還是已經離開了「大溪地」？

徐仲康很失望，顧小媚不但失望，而且有些不安，她怕從此再見不到那個又愛又恨的表哥——

這是第四天的中午，徐仲康請顧小媚在飯館裏吃飯，顧小媚芳心焦慮，一定要喝酒解悶，徐仲康不便拒絕，向僕歐要了一瓶白蘭地，然後舉杯對顧小媚說：「小媚，謝謝妳三天來的幫忙，雖然沒有找到程長風，我也應該對妳表示謝意，來，我敬妳



一杯！」

「你說他會藏在什麼地方？」顧小媚問道。

「唉，恐怕已經離開『大溪地』了！」徐仲康喝了一口酒，自言自語地分析着說：「他拋棄了楚楚，上官霸絕不會饒過他，他怎敢還留在『大溪地』呢？」

「這個死人真是有點神經病，楚楚長得很漂亮，人也很好，家裏又有財有勢，他既然愛了人家，怎麼可以再把人甩掉？」顧小媚也開始替楚楚叫屈。

「這正是我要調查的問題，除非他是個愛情騙子，否則這件事實在很難解釋！」

「你不是說他並沒有騙取楚楚的真操嗎？」

「也許他是爲了錢，上官霸既然肯給我一萬美鈔，當初也不會少給他，他得到錢以後，如果是個見利忘義的人，當然很可能一走了之！」

徐仲康分析程長風拋棄楚楚的動機，很難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沉思片刻，又自己否定着說：「這樣想也不合情理，如果程長風貪財，應該和楚楚正式結婚，將來可以繼承上官霸的財產；如果程長風貪色，應該趁機先奪取楚楚的真操，玩够了再拋棄也不晚，可是他都沒有這樣做，看起來像個正人君子，談起來守口如瓶，一點原因都不肯說，還要動手打人，這又應該怎麼解釋呢？」

「你看會不會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顧小媚提醒了一句。

「那怎麼可能？他是當事人，而且是聽了張媽的話以後，才決定拋棄楚楚的，當然知道其中的原因！」

「那你爲什麼不去問張媽呢？」

「張媽也不肯說，他也不肯說，『鐵管家』和

強調着說：「如果這一次確實能成功，我們絕不能讓徐仲康再活下去，您趕快到房裏去休息吧，這邊由我來應付。」

「唉——」上官霸長嘆一聲，搖着頭走進自己的臥室——

「鐵管家」馬上擺出第二主人的派頭，陰森森地對司機命令道：「帶他到後院小屋見我！」

「是！」司機鞠躬告退——

「鐵管家」看了看手錶，燃上一支烟，摸了摸鼻尖，便首先含笑走向後院——

這家伙喜歡摸鼻尖，每次摸鼻尖都會摸出陰謀詭計，如今鼻尖已經被他摸得又紅又乾了，可見他這一生沒做過什麼好事——

小屋依舊人依舊，閤門深鎖一片愁，路見不平俠心動，只爲楚楚難罷休。

徐仲康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一心只想幫助上官楚楚解除相思之苦，來到了小屋門前，見房門未鎖，便逕自走了進去——

「嘿，嘿，嘿，徐老弟言而有信，見義勇爲，佩服佩服！」

一進門就聽到「鐵管家」的邪惡笑聲，一抬頭就看到「鐵管家」的陰險嘴臉，徐仲康心意已決，不再計較這些，開口便冷冷地說：「我回來了！」

「找到程長風沒有？」

「找到了，可是他又跑掉了！」

「在什麼地方？」「鐵管家」吃驚地站起來。

「是他先找到我的，後來我一直找了三天都沒找到。」

「他有沒有對你說什麼？」「鐵管家」有些緊張。

「說了很多。」

上官霸肯說，但是說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話，叫人越聽越糊塗，唉——

徐仲康忽然喝乾杯中酒，情緒非常煩躁。

他有個怪脾氣，越是弄不清的事，他越要弄清楚，於是他就起身向顧小媚再度感激道：「謝謝妳的幫忙，我要走了！」

「你想——」

徐仲康道：「三天的期限已到，我不能對上官霸失信！」

「你打算代我表哥去和楚楚結婚？」

「我不知道，我現在心裏很亂，反正我覺得楚楚太可憐，絕不能永遠被拋棄在荒島上，我要去看她！」

「我表哥不是不准你再管這件事嗎？」

「爲什麼不管？既然被我遇上，我絕不袖手旁觀！」

「那——」顧小媚又喝了一杯酒，緩緩起身，若有所思地猶豫了一下，又爽快地說：「好，你走吧，如果我見到表哥，一定替你把原因問出來。」

「謝謝妳。」

徐仲康付了帳，在飯館門口和顧小媚分手，直接向上官霸的公館趕去。

顧小媚站在飯館門口，望着徐仲康遠去的背影，想到她的怪表哥程長風，也毫不猶豫地隨後採取了行動——

×

×

×

午後，上官霸和「鐵管家」在客廳裏愁眉不展。「鐵管家」在上官霸身旁走來走去，忽然抬頭向上官霸埋怨着說：「老爺，不是我多嘴，您怎麼能相信徐仲康的話呢？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可是到現在都見不到他的影子！」

「有沒有說爲什麼要拋棄楚楚？」「鐵管家」的臉色開始蒼白。

「你猜着看！」徐仲康靈機一動，想趁機讓「鐵管家」說實話。

「鐵管家」瞪着徐仲康，又摸了一陣鼻尖，馬上狡猾地笑着說：「你這種小角色不必和我鬥法，我猜他根本沒有告訴你！」

「何以見得？」徐仲康暗自怔了一下。

「很簡單，如果他告訴了你，你就不會再回來了。」

「鐵管家」察顏觀色，認爲自己的判斷不會錯誤，立刻又輕鬆地賣弄着說：「你們這種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我很清楚，愛管閒事，愛抱不平，自以爲是真理的象徵，正義的代表，你是因爲好奇才回來的，對不對？」

「廢話少說，你現在打算叫我怎麼樣？」

「照原定計劃，馬上出發，我送你去和楚楚入洞房！」

「能不能先把真相告訴我？」

「不能！」

「楚楚愛的是程長風，會要我嗎？」

「這一點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只要你照我的話去做，保證可以享受程長風所沒有享受到的艷福，和楚楚在荒島上過一段神仙生活，嘿，嘿，嘿！」

「鐵管家」轉身打開床上的一隻旅行皮箱，拿出一樣東西，含笑遞到徐仲康面前。

徐仲康打開一看，不由大驚失色——

原來那是一張程長風的面具！

原來「鐵管家」是準備叫他冒充程長風去和楚楚結婚！

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他怔怔地望着手裏的面具，有些惶恐似地向「

「我看他不是一個輕諾寡信的人，如果找不到程長風，他一定會對我有個交代。」上官霸坐在沙發上，神色持重，語氣深沉，似乎對徐仲康的爲人很有信心，吸了兩口烟，忽然又有些矛盾地說：「我在想如果他真的再回來，我們真能把他送到島上去嗎？」

「老爺，您怎麼又這樣想了呢？」

「我始終覺得這樣做太不道德！」

「現在我們不能再顧忌道德的問題，您只有一個女兒，太太去世的時候，曾經再三懇求您不要虧待小姐，難道您都忘了嗎？」

「可是——」

上官霸心裏確實很矛盾，從他每次談話的痛苦表情來看，他還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人，只不過是經不起「鐵管家」的慫恿而已。

此刻聽到「鐵管家」提起他的亡妻，突然激動地站了起來，正想大發牢騷時，忽見他的司機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便改口問道：「什麼事？」

「報告老爺，徐仲康回來了！」

「啊？」上官霸和「鐵管家」同時吃了一驚，都沒想到一個被他們無理軟禁的人，在逃走以後，還會自動依約回來！

上官霸受到感動，不知如何是好！

「鐵管家」胸有成竹，馬上對上官霸忠心耿耿地說：「老爺，一切由我處理，您休息吧！」

「徐仲康是個好青年，我們不能——」

「我知道，您放心好了！」

「鐵管家」，事成以後，我就就饒他一命好了，反正——」

「老爺，您要理智一點，不能和自己的名譽身份開玩笑。」「鐵管家」推着上官霸走出客廳，又

鐵管家」問道：「這樣能行嗎？」

「楚楚愛程長風，已經神智不清，只要看到程長風的面具，就會把你當作程長風，和你入洞房，向你奉獻貞操的，你只管放心去享受就行了，嘿，嘿，嘿！」

「鐵管家」越說越下流，越笑越低級。

徐仲康怒火燒心，知道多言與事無補，便憤憤地問道：「什麼時候出發？」

「馬上出發，這隻皮箱裏都是爲你新做的衣服，你戴上面具，我替你提皮箱，天黑以前就可以見到楚楚，然後，嘿，嘿，你就——」

「好了，把你那張爛嘴給我閉起來吧！」

「是，我的未來的姑爺！」

「鐵管家」提起皮箱，嬉皮笑臉地向徐仲康鞠了一個躬，並且改變了對徐仲康的稱呼。

徐仲康戴好面具，站在鏡前看了一會兒，瞪了「鐵管家」一眼，終於，匆匆地走出了那謎樣的小屋。

他是決心要幫助楚楚的，怎麼能冒充程長風再去欺騙楚楚呢？

啊，可憐的楚楚……

## 替人重逢 淚眼含悲把婚求

一艘乳白色的豪華遊艇，浩浩蕩蕩地出海了。

徐仲康抱着捨己爲人的決心，獨自站在甲板上，望着洶湧的海浪發呆了，心裏不由地感到一陣悵惘。

曾幾何時，他的新婚妻子小蘭陪伴在他的身旁，兩人相對悲泣，爲往事淒慘憤恨，爲來日的前程發愁，又爲能逃出虎口結爲夫妻而互相安慰，結果



麻通突然露面，「卡莎娜號」客輪突然爆炸，艾小蘭突然與麻通同歸於盡。

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命運之神製造了海上的慘劇，使他們結婚不到一天就分了手，又使他在漂流之中遇到了相思成瘋的上官楚楚——

親愛的朋友，你能說這不是命運的安排嗎？

南太平洋的太陽，照到身上非常難受，然而徐仲康好像失去了知覺，他的腦海中充滿了艾小蘭的影子，恍惚之間，似乎又聽到了艾小蘭的悲泣；他趕緊閉上眼睛，就覺艾小蘭已經來到面前，睜開眼一看，又好像看到艾小蘭正在浪濤中浮沉掙扎——

這是白天，為什麼會產生這種錯覺呢？難道是艾小蘭的陰魂不散嗎？

「哦，小蘭，我對不起你，妳死得太慘了！」

徐仲康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寒顫，愕然揮汗回頭，沒有看到他的艾小蘭，却發覺「鐵管家」正站在背後冷笑。

「你鬼鬼祟祟地站在這裏幹什麼？」徐仲康痛恨地向「鐵管家」發出怒吼。

「怕你寂寞，特地來陪陪你。」「鐵管家」輕鬆地攤了攤雙手，非常好奇地摸着鼻尖，打量了徐仲康一眼，又很不正經地問着說：「哎，小蘭是什麼人？」

「你管不着。」徐仲康轉身而向大海。

「何必這麼兇嘛，你馬上就要和楚楚入洞房了，可不能再想什麼小蘭呀！」「鐵管家」又湊到徐仲康身旁胡言亂語。

「混蛋，你來囉嗦什麼？」

徐仲康心裏正煩，被「鐵管家」纏得冒火，突然暴喝一聲，揮拳便向「鐵管家」搗去——

這一拳相當準，正好搗在「鐵管家」常摸的鼻

尖上！

「鐵管家」沒想到徐仲康如此大胆，一時閃躲不及，但覺奇痛無比，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鼻子破了，鼻樑歪了，鼻血流進口，說不出是什麼味道，又氣又痛，臉色馬上變得像狗肝。

他想還一筆，又怕打壞徐仲康臉上的面具！

他掏出手槍，想給徐仲康腦袋上穿個洞，又怕打死徐仲康影響計劃；氣了半天，瞪了很久，面對不怕死的徐仲康，只能咬牙舉槍作勢，氣急敗壞地發狠道：「好，好，我暫時饒你一次，咱們明天再瞧！」

「明天你能把我怎麼樣？」徐仲康忽然產生了敏感。

「哼！」

「鐵管家」發覺自己失言，冷哼一聲，便收槍走進艙內——

甲板上只剩下徐仲康一個人，仍在思索着「鐵管家」最後的一句狠話：「咱們明天再瞧！」

明天是什麼日子？今天強迫他去和楚楚入洞房，難道明天就要殺他嗎？

「喂，我得小心一點才行！」

徐仲康點點頭喃喃自語，忽然提高警覺，增加了戒心。

上次他在島上，正好遇到「獨眼矮子」奉命帶人來謀殺程長風，原因是他們以為程長風已經和楚楚發生了關係，這次逼他來代替程長風，當然也不會輕易饒他。想下去，他覺得死神已經逐漸接近，但是他仍不想逃避——

他要面對現實！他要以靜制動！他要解除楚楚的不幸，揭發惡怖的陰謀——

黃昏時分，他獨自在甲板上沉思，又聽到了「

鐵管家」邪惡笑聲——

「嘿，嘿，嘿，人逢喜事精神爽，洞房之前火氣大，我不會怪你的，快準備上岸吧！」

聽到上岸，徐仲康猛然抬頭，才發覺荒島已經近在眼前，再看「鐵管家」時，「鐵管家」右手提槍，左手提着皮箱，鼻子上貼了膠布，滿臉虛偽的好笑，要多討厭就有多討厭。

想到馬上就要冒充程長風和楚楚見面，徐仲康心裏非常不安，但仍強自鎮定地向「鐵管家」問道：「上岸以後，你還有什麼指示？」

「指示倒不敢，不過為了楚楚的幸福，我必須提醒你注意幾點。」

「說吧！」

「第一點，別忘了你的身份是程長風！」

「第二點呢？」

「要編一套理由，向楚楚解釋你為什麼離開兩個多月才回來！」

「很抱歉，這種理由我不會編，編出來楚楚也不一定相信。」徐仲康認為不容易。

「不會編也要編，反正楚楚現在已經有些失常，只要見到她，什麼理由她都會相信。」「鐵管家」認為很簡單。

「好吧，我答應你。」徐仲康懶得多囉嗦，點了點頭，又煩躁地問道：「第三點是什麼？」

「見到楚楚以後，要答應楚楚的一切要求，還要主動地和楚楚入洞房！」「鐵管家」非常認真。「為什麼一定要急着入洞房？」徐仲康最懷疑這一點。

「喂？男女結婚就要睡覺生孩子，為什麼不急着入洞房？」「鐵管家」認為理所當然。

「不行，一定要舉行婚禮以後才能入洞房！」

徐仲康堅決反對。

「君子做事講求實際，何必在乎那些虛偽的形式？」

「胡說八道，你這算什麼理論？」

「不管是什麼理論，你都要絕對服從，否則的話——」

「鐵管家」冷冷一笑，舉槍向徐仲康點了兩下

。開始用武力恐嚇。

不服從就要槍斃！

在這種情形之下，徐仲康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徐仲康想了很久，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溫和地說：「鐵管家，楚楚年輕漂亮，非常可愛，憑良心說，我很願意能娶到這樣一個女孩子做太太，但是我討厭你這種強迫的手段，楚楚又不是嫁不出去，

我討厭你這種強迫的手段，楚楚又不是嫁不出去，

你何必這樣緊張呢？」

聽到這番話，「鐵管家」不由當場怔住！

也許他想分析徐仲康說這番話的用意，遲疑了一下，忽然也溫和地笑着說：「你誤會了，不是我緊張，是我們老爺心太急。」

「他急什麼？」徐仲康趁機試探。

「家產無數，繼承無人，只有楚楚這一個獨生女，當然希望楚楚早日結婚生子，他怎麼能不急？」

「鐵管家」說得頭頭是道。

「就爲了這一點原因嗎？」

「你想還會有什麼原因？」

「我始終覺得你們做事太不近情理！」徐仲康故意搖頭。

「你放心好了，待會兒上岸以後，我絕不打擾



上官楚楚身穿禮服，手捧花束，歡迎徐仲康。

你，讓你盡量減少被迫的感覺，這總可以了吧？」

「鐵管家」親切地拍着徐仲康的肩膀，忽然大方友善起來！

徐仲康沒有再表示懷疑，只是謹慎地向「鐵管家」問道：「你不上岸？」

「你去入洞房，我上岸幹什麼？」「鐵管家」好像很識相。

「那你——」

「我在海上替你警戒！」

「警戒什麼？」

「什麼都警戒，一定要讓你平平安安地享受一個幸福的洞房之夜！」

「你什麼時候回去？」

「明天！」

「明天？」

徐仲康對明天特別敏感，尤其是聽到「鐵管家」在海上警戒，心裏更覺得性命凶多吉少，然而事到如今，只有硬起頭皮貫徹到底，心想反正「鐵管家」不上岸，只要自己見色不亂，誰也不會知道他有沒有和楚楚入洞房；至於明天，明天還遠得很，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現在焦急也解決不了問題。

想到這裏，他故意露出應有的興奮，又向「鐵管家」認真地問道：「還有沒有第四點？」

「沒有了，這是你的皮箱，你準備下船吧，吃的用的，穿的住的，島上應有盡有，都是我特別替你們安排的，以後希望你別忘了我這個忠心耿耿的老管家。」

「鐵管家」把皮箱交給徐仲康。

「謝謝你，我會記住你的！」

徐仲康接過皮箱，遊艇忽然停止前進——

「鐵管家」吩咐手下放下一條小船，率領十名

徐仲康接過皮箱，遊艇忽然停止前進——

「鐵管家」吩咐手下放下一條小船，率領十名



大漢列隊歡送，顯得很有意思。

徐仲康明知這批人都將是明天的奪命煞星，仍不動聲色地提着皮箱跳上遊艇邊的小船，回頭向「鐵管家」含笑揮手，接着便將小船划向荒島——夕陽已經歸去！

離荒島只有兩百多公尺的距離！

很久沒見到楚楚了，這些日子都好嗎？

徐仲康划得很慢，心裏很亂，想前進，又想向後轉，這時候，島上又傳了楚楚的哀怨歌聲——

「我等着你回來，我等着你回來……。」

平時，徐仲康很喜歡這首歌，然而自從認識楚楚以後，一聽到這首歌就忍不住流淚，因為從楚楚口中唱出來，實在太淒慘，太可憐！

歌聲，越來越响，荒島越來越近，天色越來越黑！

黑暗之中，島上突然大放光明！

徐仲康覺得奇怪，認為島上不可能有燈光，連忙抬頭一看，頓時大吃一驚，原來幾天不見，島上已經完全變了樣——

原來上官楚楚所住的帳幕已經拆掉了！

山脚下新建了一棟木造的房屋，塗着白色的油漆，背山臨海，草木青翠，環境非常幽靜；屋簷下掛了四盞煤油燈，照亮了屋前的沙灘，也照亮了孤獨寂寞的上官楚楚。

此刻上官楚楚穿了一襲非常漂亮的白色結婚禮服，手裏捧着一束紅玫瑰，頭上戴着白色的新婚面紗，正站在門簾之下，倚門遙望，含淚而歌——

「唉，真是造孽！」徐仲康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十分憤慨，這都是「鐵管家」一手編導的好戲，蓋了房子，送來禮服，做好圈套，如今又押解他冒充程長風欺騙楚楚，楚楚正在等待程長風回來結

安詳的洞房之夜，免得親友們來鬧。」

「哼，都是『鐵管家』攪的鬼，他根本就是存心不良，你知道嗎？」

徐仲康一想到「鐵管家」就氣，忍不住拍着桌子叫了起來，希望上官楚楚能瞭解「鐵管家」的陰謀，可惜上官楚楚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看到徐仲康發脾氣，上官楚楚嚇了一跳，怔怔地望着徐仲康，接着，便輕輕地責備道：「長風，『鐵管家』已經對我們很不錯了，你怎麼還不滿意呢？」

「我——」

「你難道不喜歡我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楚楚，妳不要誤會。」

徐仲康發覺上官楚楚想哭，連忙握住上官楚楚的手，盡量穩定這個痴情的少女的情緒。

上官楚楚覺得自己的手被握得好舒服，心裏甜甜的，蛋臉兒紅紅的，情不自禁地，反握着徐仲康的手，真誠而羞澀地懇求道：「長風，既然你還喜歡我，就把今夜當作我們的洞房之夜吧，我是你的了！」

「楚楚，妳——」徐仲康慌張地，把手縮了回來。

「我是真心的，並非無恥，長風，請不要把我看成壞女孩子，你不是說，叫我在這裏等你回來結婚嗎？」

上官楚楚瞪大了眼睛，終於又淌下淚來。

怎麼辦？

徐仲康急了，搓着手，咬着牙，站起身在桌旁走來走去，不知是否應該把事情解釋清楚——

叫上官楚楚在島上等候，是程長風所說的話，他能說他不是程長風嗎？上官楚楚肯相信嗎？

婚，連禮服都穿好了，他算個什麼角色呢？

他這樣做，是幫助了楚楚？還是幫助了「鐵管家」？

這樣做能對得起良心嗎？

猶豫之中，小船已經靠岸；他跳下船來，把船

往岸上一拖，先讓自己的情緒冷靜了一下，回頭看「鐵管家」時，「鐵管家」仍站在遊艇上監視，顯然是怕他臨陣脫逃，於是他提起皮箱，毅然向白色的木屋走去——

白色的木屋，今夜就要變成可怕的洞房，而他，這個一心想替楚楚打抱不平的人，即將被迫成為摧殘楚楚的劊子手，他能向「鐵管家」屈服嗎？他能向楚楚下手嗎？

「不，我絕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我要和楚楚好好談談，然後再設法把楚楚帶走，擺脫『鐵管家』的控制，找醫生治好楚楚的病，才能瞭解全部的陰謀。」

徐仲康提着皮箱邊想邊走，決定幫助楚楚恢復正常，解開這個可怕的謎底，再替可憐的楚楚伸張正義——

荒島之夜太安靜了！

上官楚楚正在痴痴苦等，忽然發現一條人影走來，神色不由一怔，及至徐仲康提着皮箱來到面前，看到徐仲康臉上的面具，根本沒想到會是假的程長風，立刻撲進徐仲康懷裏，緊緊地擁抱着徐仲康，悲喜交集地喊着說：「長風，哦，長風，我想得你好苦！」

「楚楚！」

「長風，為什麼到現在才回來？為什麼？為什麼叫我等這麼久？」

「楚楚，我不是——」

如果他把手具摘下來，上官楚楚一定會相信他不是程長風，那樣會演變成什麼結局？上官楚楚相信以後會怎麼樣？

如果他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沒有理由不答應上官楚楚的要求，就必須和上官楚楚共渡洞房之夜，這——

「唉！」

徐仲康恨透了「鐵管家」，今夜難過，明天更難過，根據程長風的遭遇來看，只要他今夜和上官楚楚入了洞房，明天就要死在「鐵管家」手中，可是如果不上官楚楚入洞房，明天也難逃過「鐵管家」這一關。

這叫做進退兩難！

雖然他一直弄不清「鐵管家」為什麼要這樣不近情理，却必須面對這個不近情理的事實；說得再明白一點，不管入不入洞房，他都是死路一條，因為他已經在無意中知道了上官霸家裏的秘密——越想越煩，心裏越亂，他又回到椅子上坐下，避重就輕地說：「我們先吃飯吧！」

「嗯。」上官楚楚點頭應了一聲，抹了抹眼淚，忽然打開酒瓶，一邊倒酒，一邊善解人意地喃喃自語道：「喝點酒吧，這島上只有我們兩個人，久別重逢，為什麼不能高興些？」

話剛說完，便舉起酒杯先乾了一杯！徐仲康阻止不及，看到上官楚楚皺眉乾杯的情形，知道楚楚不能喝酒，臨時靈機一動，反而滿口贊成地說：「好，我們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吧！」

說着，也陪了一杯，同時又開始添酒。

他忽然異想天開，想把上官楚楚灌醉，使楚楚醉得不省人事，就不會要求和他入洞房，那麼他就可以專心準備應付明天「鐵管家」那一關了——

徐仲康聽到這種淒涼的控訴，實在不忍心再欺騙下去，他決定向上官楚楚，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他想說他不是程長風，然而，他說不出口，他怕再刺傷上官楚楚的心，更怕上官楚楚受不了這種打擊。

上官楚楚愛程長風太深，此刻見徐仲康言語支吾，馬上伸手掩住徐仲康的嘴巴，體貼地阻止道：「不要說了，長風，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請答應我，以後不要再離開我了，長風，好不好？」

「好，我不再離開妳了，我們到屋裏去吧！」徐仲康憐香惜玉，悲天憫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能黯然點頭，扶着上官楚楚走進房內，暫時逃避「鐵管家」的耳目——

「鐵管家」的話一點都沒錯，吃的用的，房間裏應有盡有；外面一間是客廳兼飯廳，中央放了一張方桌，桌上擺滿了酒菜；裏面是臥室，放了一張舒適的雙人床；再裏面就是浴室，從山上引來泉水當自來水，雖不豪華，却也相當方便。

上官楚楚好像怕再失去自己的夢中人，一直依偎在徐仲康懷裏，攬着徐仲康的腰，帶着徐仲康參觀完了新房，又回到飯廳，拉着徐仲康在飯桌旁坐下，掩不住內心的幸福，帶着徐仲康在徐仲康身旁，指着桌上的酒菜說：「『鐵管家』真不錯，替我們建了新房，買來大批的傢俱和食品，這些都是罐頭食品，你喜歡嗎？」

「我——」徐仲康只覺得心神不定。

「長風，先將就一下吧，爸爸說我們回去以後，要送給我們一棟最漂亮的花園洋房，叫我們在這裏先成親。」

「妳知道妳爸爸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聽『鐵管家』說，爸爸是為了讓我們有一個

就這樣，他又陪着上官楚楚乾了第二杯！兩杯酒下肚，他發覺上官楚楚已經不太對勁，但是他並沒有高興，反而大吃一驚，因為他發覺上官楚楚好像吃了興奮劑，兩頰通紅，兩眼噴火，精神格外的旺盛，這是怎麼搞的？

沒等喝第三杯酒，忽見上官楚楚站起身來，伸手拉着結婚禮服的衣領，有些放蕩似地說：「長風，我心裏發癢，我想睡覺。」

嘴裏說着，竟脫下美麗的結婚禮服，甩掉新婚面紗，露出一具健美而赤裸的胴體，張開雙臂撲進徐仲康懷裏。

徐仲康覺得事情要糟，趕緊扶起上官楚楚，推着她上官楚楚走進臥室，想讓上官楚楚睡一覺，豈知就在他送上官楚楚上床時，忽覺一陣眩暈，自己心裏也開始發癢——

「糟糕，糟糕，一定是酒裏面——」

他拼命睜眼，拼命打自己的臉，希望自己能繼續保持清醒，可是一切都晚了，他已經情不自禁地對床上的上官楚楚產生了慾念——

這一下真的要糟糕了！

## 巫山夢醒 水落石出更難辨

君子有德不亂性，最怕酒後被撩情！

徐仲康的酒量，喝兩瓶也不會含糊，然而今夜喝了兩小杯就走了樣，當然是因為酒裏有了毛病，難道是上官楚楚求偶心切而出此下策嗎？

如果說是上官楚楚，不如說是「鐵管家」！

上官楚楚純潔善良，雖然癡情，也不至於如此卑鄙；這是很明顯的事，「鐵管家」千辛萬苦佈置洞房，其目的便是希望徐仲康能在今夜和上官楚楚



發生關係，可是他為什麼不上岸監視？為什麼不怕徐仲康違抗命令？為什麼這樣放心？當然是因為他已經在事先安排妥當，料定徐仲康不會拒絕喝酒，料定上官楚楚不會不勸酒，所以在酒裏放下強烈的亂性藥物，就可以毫不費力地使徐仲康就範，現在徐仲康果然跌進了陷阱——

這手段太毒，也太低級，可惜徐仲康發覺得太遲！

徐仲康站在床前，望着難以自持的上官楚楚，自己已經開始難以自持。

上官楚楚躺在床上，心裏好像確實已經發覺，覺得她無法安靜，到最後，竟解除了身上最後的束縛，滾到床邊伸手向徐仲康呼喚道：「長風，我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說要回來和我結婚的，為什麼還不理我？」

「——。」

「長風，我，我——」

「——。」

「我的話你聽不懂嗎？」

「懂，我懂！」徐仲康突然開口，顫抖而急促地抓住上官楚楚的手，叫着說：「楚楚，楚楚，楚楚！」

「不要叫我，我好難受！」上官楚楚突然滾向床裏。

「楚楚，我愛你，我要——」徐仲康突然彎下腰去。

「長風，我也要！」楚楚突然又滾向床邊。

「楚楚，我——」徐仲康突然甩掉西裝上衣。

「你要死，你他媽的不想活了！」

緊要關頭，突然傳來一聲怒吼，突然闖進一個人來！

為什麼這樣奇怪？

為什麼要說一直都在這島上呢？

難道他想推卸拋棄楚楚的責任嗎？

難道他也在暗中製造陰謀嗎？

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徐仲康暗自提高警覺，跟着程長風走了過去——

走進一個山洞，在手電筒的照射之下，徐仲康頓時疑雲叢生，呆若木雞！

山洞裏堆滿了吃過的食品罐頭，地上鋪着草席，到處都是烟蒂，只看到這些，就可以證明程長風的話不假！

可是，這是為什麼呢？

程長風把上官楚楚帶到這島上來，本來答應上官楚楚是和上官楚楚結婚的，結果兩個多月不和上官楚楚見面，害得上官楚楚相思成瘋，自己却又偷偷躲在山洞裏，使上官楚楚和「鐵管家」以為他已逃走，連累徐仲康來代替他，既損人又不利己，還警告徐仲康不要管這件閒事，他這不是發神經嗎？

徐仲康怔怔地望着程長風，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

程長風的態度非常嚴肅，沉默片刻，放下手電筒，遞給徐仲康一支香烟，自己也燃上一支，倚着石壁坐了下來，又十分沮喪地說：「我很對不起你，不過我也是不得已的，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瞞你了，你問吧，我知道你心裏有很多疑問！」

「是的，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疑問，使我越來越糊塗，就像一場惡夢似的。」徐仲康搖着頭，吸了兩口香烟，由於可疑的地方太多，使他無暇再生程長風的氣，於是他毫不客氣地問道：「你究竟愛不愛楚楚？」

「愛，不過我愛她，是由同情而起！」

不是「鐵管家」，也不是「鐵管家」聘請的職業兇手，而是無情無義的「強打者」程長風！

一聲怒吼嚇壞了兩個人，卻沒有嚇醒兩個人的理性！

上官楚楚聞聲爬起，一眼看到兩個程長風，看得兩眼發直，不知如何辨認！

徐仲康聞聲回頭，酒未醒，性未定，立刻向程長風衝去破口大罵道：「混蛋，你不要還不准我要嗎？」

「你該死，你真該死！」

程長風怒氣冲天，一舉把徐仲康打倒在床邊，扭住徐仲康便往外走。

徐仲康來不及反抗，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上官楚楚一看徐仲康被架走，分不清那一個是真的程長風，只是急忙下床追趕，並且瘋狂地喊道：「哎，你們怎麼都走啦？」

「楚楚，妳不要出來！」

程長風一手扭住徐仲康，一手把上官楚楚推回臥室，又架着徐仲康匆匆離開了木屋。

徐仲康本來就不是程長風的對手，如今又喝了「鐵管家」的迷魂酒，一路跌跌倒倒，沿着山脚，一直被程長風拖到山的另一面，拖進黑暗的山谷之中——

程長風像發了瘋，進入山谷以後，先把徐仲康摔倒，騎到徐仲康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頓，又揪住徐仲康的頭髮拖到小溪旁，把徐仲康的頭髮壓進水裏泡了一陣，才拉着徐仲康來到一棵樹下，咆哮地喝問道：「你清醒了沒有？」

經過這一頓折磨，死人也會被整活的！

徐仲康倚着樹幹坐在地上，用力擺了擺頭，用力閉了閉眼，確實已經清醒了！

「什麼意思？」

「當初我覺得她很可憐，後來我又發現她太可憐！」

「你不能說清楚一點嗎？」

「我現在心裏很亂，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還是你來問吧。」程長風用力抓着自己的頭髮。

「你先告訴我，既然你對楚楚說要離開荒島，為什麼又偷偷躲在山洞裏？」徐仲康認為這一點太不合情理。

「因為我不忍心真的拋棄她，所以要暗中照顧她，保護她！」

「混蛋，你能不能說幾句人話？」

「我沒有騙你，這是實在情形。」

「既然不忍心拋棄她，為什麼不陪着她？為什麼不和她結婚？為什麼要她日夜等你？為什麼要害她為你而神經失常？」徐仲康大發脾氣。

「唉，你不會懂的，這件事誰也不會相信！」

程長風非常痛苦，不停地吸烟，不停地搖頭，似乎在考慮要不要向徐仲康透露實情。

徐仲康發了一頓脾氣，忽然想到神秘的張媽，立刻又向程長風追問道：「聽說你是聽了張媽的話，才決定不和楚楚結婚的，是真的嗎？」

「是真的！」

「張媽對你說了些什麼？」

「在我決定帶楚楚出海的前夕，她偷偷告訴我這個秘密。」程長風遲疑了一下，忽然抬頭向徐仲康反問道：「你知道是什麼秘密嗎？」

「我怎麼會知道？」

「唉，楚楚真是太可憐了！」

「程長風，你不要這樣吞吞吐吐的好不好？」徐仲康煩躁地叫了起來。

清醒以後，首先聽到上官楚楚的哭聲，隱隱約約地傳了過來，接着又發現程長風正又腰站在他的面前，向他擺出一副討價的面孔；一氣之下，他竟不顧一切地抱住程長風的腿，把程長風摔倒，也騎到程長風身上，打了程長風一掌，又怒不可遏地質問道：「你拋棄了楚楚，又到這島上來幹什麼？」說起來太奇怪，這一回，程長風並沒有動手，像棉花似的，被徐仲康摔倒，讓徐仲康騎到身上，扭了徐仲康一掌，一點都不逃避，停了很久，居然萬分沉痛地自言自語道：「我並沒有拋棄楚楚，我一直都住在這島上！」

「混你的蛋，你想騙誰？」徐仲康又向程長風搗了一拳。

「我說的都是實話，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提出證明！」

「你有什麼證明？」

「先讓我站起來好不好？」程長風忽然提出要求。

「哼，少跟我來這一套，我不會上當的！」徐仲康覺得能把程長風打倒很不容易，不肯答應程長風的要求，並且毫不客氣地警告道：「今天晚上你非要把話說清楚不可，否則我就——」

「他媽的，你以為我輸了嗎？」

程長風暴喝一聲，當場把徐仲康甩開，翻身跳了起來；從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剛才才是對徐仲康禮讓，然而他沒有向徐仲康報復，只是掏出手電筒，冷冷地對徐仲康說：「你跟我來！」

徐仲康正在全神戒備，看到這種情形，望着程長風的背影，心裏不由對程長風這個人產生了莫大的疑問——

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唉，張媽告訴我說楚楚有病！」程長風又把頭垂了下去。

「有病可以醫治，你怎麼可以因為這點理由就拋棄她？」

「她得的不是普通的病！」

「是癌症嗎？」徐仲康怔了一下。

「如果是癌症，我會毫不考慮地和她結婚，全心全力地愛她，照顧她，可是——」程長風欲言又止。

「到底是什麼病？」程長風急得要命，忍不住上前拉住程長風的衣領叫道：「程長風，我請你痛快一點，楚楚到底得的是什麼病？」

「她得的是癲瘋病！」程長風終於悽慘地說了出來。

「什麼？」徐仲康突然撒手驚叫。

「人人都不敢接近的癲瘋病！」程長風突然掩面搖頭。

「這——」徐仲康愕然跌坐於地，臉色頓時蒼白！

這怎麼可能呢？

那麼可愛，那麼漂亮的女孩子，為什麼要得癲瘋病呢？

親愛的朋友，也許你對癲瘋病還不太清楚，這是一種最危險的傳染病，而且有絕對的遺傳性；病菌潛伏在體內時，根本一點都看不出來，到了發育成熟，隨時都會發作，起初是眉毛脫落，接着是頭髮和指甲脫落，最後是全身潰爛，一直到死。

還有一種突發性的癲瘋病，發作時，全身痛楚不堪，心裏有如火燒，患者會亂喊亂叫，亂抓亂咬，如果好人被抓破皮，馬上就會被傳染；發作以後，眼會斜，嘴會歪，四肢五官都會變形，有的更會



一年到頭流眼淚，流口水，恐怖得叫人不敢正視，美麗純潔善良的楚楚，會得這種病嗎？

在我國，有很多關於癲瘋病的傳說！

得癲瘋病的女孩子，多半都是絕色的美人，如果在前發以前嫁人，和丈夫同過床，發生過關係，就可以把病傳染給丈夫，自己從此痊癒，不必醫治；所以在舊小說中，常常會看到這一類的故事，做父母的爲了女兒的幸福，不擇手段地找異鄉男人和女兒成親，婚後搬家甩掉女婿，或者叫女婿到遠地去做生意——

雖然是傳說，誰也不能不相信，尤其是有癲瘋病患者之家，更不能不相信！

難怪上官霸在楚楚十八歲生日以後，要把楚楚軟禁在後院的小屋裏！

難怪上官霸急於讓楚楚和程長風結婚！

難怪要選擇這個無人的荒島做洞房之地！

難怪事後要派人殺程長風滅口！

難怪發覺程長風沒有和楚楚結婚以後，又強迫徐仲康來代替程長風！

難怪張媽要幫助徐仲康逃走！

難怪程長風用武力禁止徐仲康多管閒事！

難怪上官霸那樣矛盾，那樣反覆無常！

徐仲康好像惡夢初醒，只是望着痛苦的程長風，很久都沒有說出話來——

現在他才知道，程長風並不是壞人！

冒着生命的危險，就是要解開這個謎底，如今謎底已經解開，程長風沒有逃走，上官楚楚的哭聲時隱時現，「鐵管家」率領十名大漢在海監視，準備等他和楚楚發生關係以後，明天就殺他滅口，想利用他的身體來挽救楚楚的不幸，想利用他的性命來保持上官霸的聲譽，而上官霸最近又一直避不見面

這頭婚事。」

程長風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兒，又接着說：「後來，上官霸特地送給我們一艘遊艇，叫我帶着楚楚做一長期海上旅行，並且介紹了這個荒島，當時我覺得有些奇怪，因爲普通做父母的，在女兒沒有嫁人以前，都要盡量避免自己女兒和男朋友在外面過夜，好像唯恐我沒有機會和楚楚發生關係似的；直到出發的前夕，聽到張媽的忠告，我才恍然大悟。」

「既然你已經知道楚楚有癲瘋病，不可能和她結婚，爲什麼還要帶她出海呢？」徐仲康認爲不應該這樣做。

「當時我很生氣，也很矛盾。想找上官霸理論，上官霸又避不見面，一直等到天亮，『鐵管家』偷偷把我叫到一邊，掏出手鎗對我說，如果我對楚楚變心，他就殺掉我，接着就叫我帶楚楚出發。」程長風滿懷委屈，忽然望着徐仲康大聲叫：「我怎麼辦？楚楚打扮得花枝招展，興高采烈地拉着我的手。我能告訴她有癲瘋病，我要和她斷絕往來嗎？張媽臉色蒼白，一再向我使眼色，請我爲她的安全保守秘密，我能告訴『鐵管家』我已經得到她的密告，不願意和一個癲瘋女結婚嗎？」

「所以，你就假裝作不知道，帶着楚楚上了船去？」

「是的，當時我覺得不能傷害楚楚，更不能出賣張媽；來到這荒島之後，楚楚在沙灘上緊緊地擁抱着我，向我發誓說，她一定會做一個最賢慧的妻子，只怕自己年輕，不懂如何體貼丈夫，希望我教導她，請求我永遠陪伴她。面對這樣一個純潔而可憐的女孩子，我已經痛苦到極點，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鐵管家」只知爲主人效忠，楚楚只知道愛程長風，却不知道愛程長風就是害程長風，嫁給程長風就等於毀了程長風——

這應該怪誰呢？

## 細訴鍾情 瘋女一吼兩心酸

山洞裏充滿了愁雲慘霧，兩個好心的男人相對無語！

手電筒的光線從地下直射石壁，徐仲康和程長風都坐在陰影裏，似乎都在默默地爲上官楚楚傷感；尤其是程長風，除了傷感之外，臉上還流露着一份無法自拔的痛苦，顯然已經對上官楚楚產生了真實的感情——

徐仲康完全是路見不平，而來插手管這件閒事，可是現在已到管不勝管的地步，叫他怎麼再管下去呢？

程長風的話非常中肯，如果楚楚是得了一般人認爲無藥可治的癌症，不管是爲情爲義，都可以陪伴楚楚到死，讓楚楚在人間享受一份最後的温情，這一點徐仲康也可以做得到，不幸的是楚楚得了癲瘋病，誰還能管？誰還敢管呢？

「唉，程大哥！」徐仲康忽然嘆了口氣，改變了對程長風的稱呼，消除了以前的誤解，又好奇地追問道：「楚楚的癲瘋病是被誰傳染的？」

「聽說她母親也是死於癲瘋病！」

「怎麼死的？」

「是發覺自己有了癲瘋病後，自殺而死的！」

「那麼上官霸是不是也有癲瘋病呢？」

徐仲康根據癲瘋病遺傳與傳染的原理，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後來怎麼決定離開她的？」

「搭好帳幕之後，她忙着開罐頭，弄飯給我吃，並且滔滔不絕地計劃着婚後的生活。我坐在一旁，偷偷地流了淚，想到娶癲瘋女的後果，我又忍不住開始恐懼，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和她分手，可是——」

程長風忽然含淚住口，痛苦地搖着頭。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的難題，如果他對楚楚沒有發生感情，問題很容易解決，不幸的是他已經對楚楚由同情而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徐仲康很諒解這一點，只是靜靜地等着他再說下去，同時也給他點燃了一支緩和情緒的香煙——

不久，他又接着說：「如果我送楚楚回家，不但楚楚會傷心，『鐵管家』更不會再讓我活下去；如果我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上，自己一走了之，又怕楚楚會發生意外；所以當天我就騙楚楚說，我忘了帶東西，叫她在這裏等我，我馬上就回來，她愛我，沒有懷疑我，就這樣，我給她留下一條小船，駕着遊艇繞了一圈，又偷偷回到這山洞裏。」

「你這樣做的意思是——」

「一方面我可以在暗中保護楚楚，照顧楚楚，陪伴楚楚，另一方面我希望『鐵管家』發現我已經離開荒島，讓他把楚楚帶回去，沒想到一直等了兩個多月，上官霸和『鐵管家』都沒有露面，反而你先來了。」

「你看到我來了，爲什麼不出來和我見面？」

「因爲我弄不清你的身份，後來看到『獨眼矮子』帶人來殺我，誤以爲你是我，我才知道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殺掉他們，救了你一命。」

「唉！那天晚上如果你不及時開鎗，我恐怕早就完蛋了！」

這是很可能的！母親和女兒都有，上官霸是父親，還能有嗎？

程長風搖了搖頭，身子往後一靠，茫然自語道：「這我就不清楚了，當初我剛認識楚楚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是這麼回事！」

「那時候上官霸對你怎麼說？」

「他說他女兒對人生很消極，思想很灰色，整天把自己關在小屋裏不肯和外界接觸，希望我能幫他的忙，和楚楚做個朋友，多多開導楚楚，想辦法使楚楚快活起來，當時我因爲剛到他的公司裏當工程師，不便拒絕，就同意和楚楚做朋友了。」

「後來呢？」

「後來我和楚楚見了面，覺得楚楚很可愛，很純潔，最主要的是我發覺楚楚充滿了憂鬱，充滿了幻想，完全不像一般的女孩子，爲了好奇和關懷，在上官霸的拜託與慫恿之下，每天去陪伴她，希望能使她慢慢快活起來，不要再像以前那樣消沉，結果——」

程長風非常感慨地嘆了口氣，情緒逐漸開始激動。

徐仲康急於瞭解這一段不平凡的戀情，更急於知道上官霸利用職權逼婚的經過，於是又迫不及待地追問道：「結果怎麼樣？」

「結果楚楚毫不保留地愛上了我，並且對我產生了嚴重的依賴心，她說我給了她快樂和幸福，希望我不要拋棄她；後來上官霸在辦公室又對我說，楚楚已經到了非愛我不行的地步，叫我對愛情負責，並且又說他一直都想找一個可靠的人來繼續他的事業和財產，希望我能答應楚楚的婚事，不要讓他們父女失望，當時我很受感動，因爲自己從小就失去父母，渴望能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所以就答應了

徐仲康想到那夜在沙灘上被圍殺，至今仍有些提心吊胆，然而對於程長風，却認爲不太合適。於是向程長風表示感激之意以後，又坦率地勸着說：

「程大哥，既然你這樣愛楚楚，就應該把楚楚送進醫院設法治療。像你這樣躲躲藏藏地在島上陪着她受苦，怎麼能解決問題呢？」

「我曾經到處打聽名醫，可是大家都說癲瘋病沒有辦法治療，只能把患者送進癲瘋病院隔離，像囚犯似的，永遠不能和外界接觸；我不忍心讓楚楚去過那種淒涼的日子，所以——」程長風的語氣越來越無力。

「你打算怎麼辦？」徐仲康很焦急。

「如果沒有外人干擾，我要住在這裏一直陪伴她！」

「到什麼時候？」徐仲康替程長風發愁。

「到——」程長風默然不語，似乎也覺得這件事太難辦，遲疑良久，忽然焦灼不安地向徐仲康叫着說：「仲康，你也是男人，應該瞭解我現在的心情才對。我心裏太矛盾，有時候覺得這樣是在毀滅自己，可是楚楚那麼可憐，那麼愛我，她爸爸只顧自己的面子，兩個多月都不來看她，你說我能真的不管她嗎？」

這是程長風的肺腑之言！理智與感情永遠是互相抵觸的！

在理智上，楚楚有癲瘋病，他沒有理由爲楚楚犧牲；然而在情感上，他又覺得離開楚楚太殘忍，誰能替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呢？

徐仲康也是一個不幸的人。不過他可以以不顧生死地去愛他的艾小蘭，雖然艾小蘭已經非身無情之海，但他總是和艾小蘭結成了夫妻，程長風能嗎？能和楚楚結成夫妻嗎？



人應有該同情心，更應該盡量幫助別人，可是對於楚楚來說，要同情到什麼程度，要幫助到什麼地步才算合理呢？

山洞裏的氣氛越來越悲慘！

程長風在沉默中忽然悲憤地說：「仲康，趁黑夜你快走！我不希望你再捲入這個不幸的漩渦，上次我在路上打你，也是爲了這個原因，你不會怪我吧？」

「我很敬重你，程大哥。你這種精神可給天下玩情的男人一種警惕。不過——」徐仲康想勸他。「不要說了，仲康。我瞭解你的意思。謝謝你的關懷！」

「你準備——」

「我要繼續照顧楚楚，找人醫治她的病！」

「可能嗎？」

「我願意盡力而爲！」

「萬一——」

「我現在已顧不了那麼多了，她愛我，我就不能拋棄她！」程長風非常堅定，決心要爲愛賭命。

「哦！對了，顧小媚的事你打算怎樣處理？」

徐仲康忽然想到那個「茅屋酒吧」的短髮吧女，仍對程長風情深，趁機試探程長風的態度。

程長風很驚奇，似乎沒想到徐仲康會在這時候提起顧小媚，當時不安地望了徐仲康一眼，接着便強自鎮定地說：「小媚太使我寒心，我已經對她完全失望了！」

「可是她說你肯愛她，她就馬上改邪歸正，否則她還要繼續墮落下去！」

「那是她的事，我管不着！」

「程大哥，一個人——」

徐仲康想替顧小媚說幾句好話，因爲顧小媚需

正在這個時候，沙灘上忽然有人破口大罵道：

「他媽的，徐仲康，你爲什麼不和她入洞房？」

這是「鐵管家」的聲音！

徐仲康回頭一看，海邊突然衝來一大羣人！

程長風悲憤交加，突然掏鎗向那羣人亂射。

「砰！砰砰砰砰！」

「他媽的，兩個都在這裏，殺！殺！」

「鐵管家」暴喝一聲，馬上指揮衆人還擊！

於是，在上官楚楚慘慘的狂叫聲中，一場莫名其妙的廝殺展開了——

徐仲康沒有錯，只能伏在地上着急！

不到兩分鐘，沙灘上忽然爬起一個人來叫道：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都是我不好，我太自私，你們不要打了！」

「砰！砰砰！」

「砰！」

「呢——」

「程大哥，那是上官霸呀！」

徐仲康聽出上官霸的聲音，覺得不能再打下去，便奮不顧身地衝向程長風，奪下程長風的手鎗，

大聲向海邊叫道：「你們還要打嗎？」

沙灘上靜悄悄的，上官霸沒有出聲，「鐵管家」

也沒有出聲！

很久很久，忽然一個少女從沙灘爬起來，惶恐地叫着跑了過來。

「表哥，表哥！」

那是癡情的顧小媚，可能是先找到上官霸，又

和上官霸趕來荒島的！

顧小媚跑到窗外，見到徐仲康，急忙問道：「

我表哥呢？」

「在——」



程長風與徐仲康伏在窗外，正好看見在屋內的上官楚楚病發時的恐怖情況。

要程長風的愛，更需要用愛情的力量去拯救她。可是話剛出口，突然聽到一聲淒厲的狂叫傳來，就像一個人在受刑時所叫的聲音，使人毛髮聳然——

兩人都被叫聲驚住，叫聲接着又傳來！

那是上官楚楚的叫聲，兩人都聽清楚了！

叫聲太淒厲，太刺耳，太可怕，一聲連一聲地傳進山洞，誰也無法再沉默下去——

「完了，楚楚病發了！」程長風突然臉色蒼白，

抓起手電筒便往洞外跑！

徐仲康胆顫心驚，聞言色變，也毫不遲疑地衝了出去——

夜正深，月正明，洞外一片淒清，荒島上充滿了上官楚楚掙扎的叫聲！

繞過山脚，來到白色的木屋外面，程長風突然停住脚步，徐仲康突然目瞪口呆！

徐仲康回頭一看，才知道程長風已受傷倒地。顧小媚看到程長風胸口滴出一灘血，立刻撲上去抱住奄奄一息的程長風，瘋狂地哭叫道：「你爲什麼要管這種閒事？爲什麼不肯愛我？」

「小媚，答應我，不要，不要再做吧女了！」

「我答應你，你不是能愛我？」

「小媚，我，我——」

「表哥，你——」

「仲康！」程長風留下一口氣，側首向徐仲康含淚問道：「仲康，你願意照顧可憐的楚楚嗎？」

「我願意，你放心吧，程大哥！」

徐仲康被程長風的情義感動，當面點點頭答應了程長風的請求。

上官楚楚仍在屋裏掙扎喊叫！

沙灘上只有幾條呆立的人影！

顧小媚緊抱程長風痛哭！

徐仲康站在窗外，看到這一片慘絕的景象，牙齦一咬，忽然向顧小媚大聲問道：「小媚，『鐵管家』呢？」

「死了！」

「上官霸呢？」

「受傷了！」

「好，妳好好照顧長風，我去看看楚楚！」

「徐仲康，你發瘋啦？」

顧小媚一聽，立刻緊張地拉住了徐仲康的腿，

阻止徐仲康冒險犧牲。

徐仲康神色肅然，語氣沉重地說：「她這樣太痛苦了！我進去想辦法讓她安靜一下！」

甩開顧小媚的手，扔掉程長風的鎗，徐仲康竟毅然決然地衝進了沒有人敢接近的木屋——

要使上官楚楚擺脫痛苦很簡單，只要把她打昏

上官楚楚的癲瘋病真的發作了！赤裸的身子，披散着頭髮，瘋狂地在屋內直跳直叫，顯然已無法忍受癲瘋病菌侵蝕的痛苦！美麗的面孔已經開始變形！雪白的肌膚已經逐漸變紫！

「啊，啊，啊——」淒慘的叫聲之中，恐怖的燈光之中，從窗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官楚楚兩眼發紅，十指猛抓自己的面頰，抓得血肉模糊，又在屋裏亂跳亂撞！

可憐的楚楚，可憐的楚楚，可憐的楚楚！這怎麼辦？

這是最容易傳染的時候，誰接近她，只要被她抓破皮，就會被傳染上癲瘋病！

程長風站在窗外急得發瘋！

徐仲康緊張得要命！

就行了，但是，誰肯這樣做呢？誰敢這樣做呢？不久，屋裏安靜了！

窗外，仍有顧小媚沙啞的悲泣！

徐仲康滿頭大汗走出屋外，看到上官霸拖着一條傷腿爬了進來，不由氣憤地吼道：「上官霸，這就是你造的孽，你看到了沒有？」

「我該死，我真該死，把自己的病傳染給太太，又遺傳給女兒，自己只知道愛面子，結果又連累了這麼多多人！」上官霸伏在地上不敢抬頭，羞愧難當地向徐仲康哀求道：「仲康，請你趕快送長風進醫院吧！我一定要賠償你們的損失。把我的財產分一半給你們。」

「混蛋！你以爲我們這樣做，是爲了你的臭錢嗎？」

「不，請不要誤會，我只是——」

「楚楚怎麼辦？」

「我要親自照顧她，陪伴她，一切後果都應該由我自己來承當，你們都走吧！」上官霸言罷爬進木屋——

徐仲康和顧小媚架着程長風上了船——

剩下來的讓上官霸去收拾吧！

親愛的朋友，「瘋女相思」到此爲止，以後的悲劇我們不必再去追究，最要緊的是爲真理奮鬥的徐仲康——

在惡勢力的逼迫與阻擋之中，他和艾小蘭勇敢地結成了夫妻！

這一對勇敢的年輕人，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艾小蘭真的已經葬身海底了嗎？

徐仲康以後還會有甚麼遭遇呢？

請讀「路見不平」的第二個故事——

「莎莉的掙扎」。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孫玉伯故意縱走小何，以查究是誰主使他刺來行刺，詎小何逃至半路，便被人利用孫劍把他殺死，孫玉伯要查出主使人的線索立告中斷，這時萬鵬王已使人送來四具屍體和一個半死的人給孫玉伯，由此，孫玉伯判斷萬鵬王定會在鐵成鋼兄弟出殯的山上設伏，乃激怒孫劍，使彼往殺萬鵬王屬下，不料孫劍反為人所算，被藏匿在棺木中的一名劍手所殺，孫玉伯生平從未判斷錯誤，但這次却錯得如此厲害，而且想不出錯誤的癥結，迫使得他要召韓棠前來，而孟星魂也在這時找上了韓棠——

## 劍映荷池碧 血染夕陽紅

每個人心底深處都會找一個最強的人作為對手，總希望自己能擊倒這對手，為了這目的，人們往往不惜犧牲一切代價。

孟星魂走過去的時候，心裏的緊張和興奮，就像是個初上戰場的新兵。

但他的腳步還是很輕，輕得像貓，捕鼠的貓，輕得像隻腳底長着肉掌，正在追捕獵物的豹子。

他並沒有故意將腳步放輕，他已習慣，很少人能養成這種習慣，要養成這種習慣並不容易。

韓棠沒有回頭，沒有抬頭，甚至沒有移動過他的眼睛。

釣竿上的魚掙扎已漸漸停止，死已漸臨。

韓棠忽然道：「你是來殺我的？」  
孟星魂腳步停下。  
韓棠並沒有看到他，也沒有聽到他說話。  
難道這人能嗅得出他心裏的殺機？  
韓棠道：「你殺過多少人？」  
孟星魂道：「不少。」  
韓棠道：「的確不少，否則，你腳步不會這麼輕。」

他不喜歡說太多話。  
他說的話總是包含着很多別的意思。  
「只有心情鎮定的人，腳步才會這麼輕，想殺人的，心情很難鎮定，想殺韓棠的人，心情更難鎮定。」他雖然沒有說，孟星魂却已瞭解他的意思。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龍·文  
新·圖  
古·培

# 劍·蝶·星·流





他不能不承認韓棠是個可怕的人。

韓棠道：「你知道我是誰？」

孟星魂道：「是。」

韓棠道：「好，坐下來釣魚。」

這邀請不但突然，而且奇怪，很少有人會邀請一個要殺他的人一同釣魚。

這種邀請也很少有人會接受。

孟星魂却走了過去，坐下，就坐在他身旁幾尺外。

韓棠手邊還有幾根釣竿，他的手輕彈，釣竿斜斜飛起。

孟星魂一抄手接住，道：「多謝。」

韓棠道：「你釣魚用甚麼餌？」

孟星魂道：「用兩種。」

韓棠道：「那兩種？」

孟星魂道：「一種是魚最喜歡的，一種是我喜歡的。」

韓棠點點頭，道：「兩種都很好。」

孟星魂道：「兩種都不好。」

韓棠道：「那最好？」

孟星魂道：「最好不用餌，要魚來釣我。」

韓棠忽然不說話了。

直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去看孟星魂一眼，也沒有想去看的意思。

孟星魂却忍不住要看他。

韓棠的面目本來很平凡，平凡的鼻子，平凡的眼睛，平凡的嘴，和我們見到的大多數人都完全一樣。

這種平凡的面目，若是長在別人身上，絕不會引人注意。

但長在韓棠身上就不同。

只瞧了一眼，孟星魂心頭就好像突然多了種可怕的威脅和壓力，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他悄悄將釣絲垂下。

韓棠忽然道：「你忘了放餌。」

孟星魂手上的筋骨忽然緊縮，過了很久，才道：「我說過，最好不用餌。」

韓棠道：「你錯了，沒有餌，就沒有魚。」

孟星魂緊握着魚竿，道：「有魚無魚都無妨，反正我在釣魚。」

韓棠慢慢的點了點頭，道：「說得好。」

他忽然轉頭，盯着孟星魂。

他目光就好像釘子，一釘上孟星魂的臉，就釘入骨肉中。

孟星魂只覺得臉上的肌肉已僵硬。

韓棠道：「是誰要你來的？」

孟星魂道：「我自己。」

韓棠道：「你自己想殺我？」

孟星魂道：「是。」

韓棠道：「爲甚麼？」

孟星魂拒絕回答，他用不着回答，他知道韓棠自己也會明白的。

過了很久，韓棠又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孟星魂道：「哦？」

韓棠道：「我知道近年來江湖中出了個很可怕的刺客，殺了許多很難殺的人。」

孟星魂道：「哦？」

韓棠道：「這刺客就是你！」

孟星魂沒有否認——沒有否認就是承認。

韓棠道：「但你要殺我還不行！」

孟星魂道：「不行？」

韓棠道：「殺人的人很少聰明，你很聰明，對一件事的看法也很高妙。」

孟星魂聽着。

韓棠道：「就因爲你想得太高妙，所以不行，殺人的人不能想，也不能聰明。」

孟星魂道：「爲甚麼？」

韓棠道：「因爲只有聰明人才會怕。」

孟星魂道：「我怕就不會來了。」

韓棠道：「來是一回事，怕是另一回事。」

孟星魂道：「你認爲我怕，怕甚麼？」

韓棠道：「怕我！你來殺我，就因爲怕我，就因爲知道我比你強。」

他目光更銳利，慢慢的接着道：「就因爲你怕，所以才會做錯事。」

孟星魂忍不住問道：「我做錯甚麼？」

韓棠道：「第一，你忘了在釣鉤上放餌，第二，你沒有看到釣鉤上本已有餌。」

孟星魂緊握着釣竿的手心裏，突然沁出了絲絲冷汗。

因爲他已感覺到釣竿在震動，那就表示釣鉤上已有魚。

釣鉤上有魚，就表示釣上的確有餌。

釣上有餌，就表示他的確怕，因爲他若不怕，就不會看不見餌。

韓棠道：「要殺人的人，連一次都不能錯，何況錯了兩次。」

孟星魂忽然笑了笑，道：「錯一次並不比錯兩次好多少，因爲錯一次是死，錯兩次也是死。」

韓棠道：「死並不可笑。」

孟星魂道：「我笑，是因爲你也錯了一次。」

韓棠道：「哦？」

韓棠道：「他是唯一的一個能活着從我手下走開的人。」

孟星魂道：「我相信。」

韓棠道：「我沒有殺他，並非因爲我不能，而是因爲我不想。」

孟星魂道：「不想？」

韓棠道：「無論做什麼事都有很多同行，只有做刺客的是例外，這世上真正的刺客並不多，葉翔却是其中一個。」

孟星魂道：「你讓他活着，是因爲想要他去殺更多的人？」

韓棠道：「不錯。」

孟星魂道：「但你却錯了。」

韓棠道：「錯了？」

孟星魂道：「他現在已不能殺人！」

韓棠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你已毀了他的信心。」

直到現在，孟星魂才真正瞭解葉翔爲什麼會突然崩潰的原因。

過了很久，韓棠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他的確已無法殺人，那時我本該殺了他的！」

他抬頭，盯着孟星魂，又說道：「所以，今天我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我絕不會讓你活着走出去。」

孟星魂淡淡道：「我不怪你，因爲我也不會讓

你活着……」

他忽然閉上了嘴。

韓棠嘴角的肉也突然抽緊。

他們兩人同時嗅到了一種不祥的血腥氣。

魚池在山坳中。

能令沒表情的人臉上有表情，就表示你用的法子很正確。至少你說話已擊中他的弱點。

所以孟星魂立刻接着道：「你想等我有疏忽時再出手，但我自然絕不會給你這機會，所以我們只有在這裏等着，那就要有體力，就要能持久。」

韓棠沉默着，過了很久，忽然說道：「你很有趣。」

孟星魂道：「你不必對我說這些話的，你說了我，所以你錯了。」

韓棠也忍不住問道：「錯在那裏？」

孟星魂道：「你說這些話，就表示你並沒有把握殺我，所以要先想法子使我心怯。」

韓棠手裏的釣竿也在震動，但他却忘了將釣竿舉起。

孟星魂道：「我經驗當然沒有你多，心也比不上你狠，甚至連出手都比不上你快，這些我都已仔細去想過。」

韓棠道：「你想過，却還是來了。」

孟星魂道：「因爲我也想到，有樣比你強的地方。」

韓棠道：「哦？」

孟星魂道：「我比你年青。」

韓棠道：「年青並不是長處，是短處。」

孟星魂道：「但年青人體力却強些，體力強的人比較能持久。」

韓棠道：「持久？」

孟星魂道：「真正殺人的人，絕不肯做沒有把握的事，你沒把握殺我，所以一直未出手。」

韓棠冷笑。

他臉上一直不帶絲毫情感，沒有任何表情，冷笑却是種表情。

能令沒表情的人臉上有表情，就表示你用的法子很正確。至少你說話已擊中他的弱點。

所以孟星魂立刻接着道：「你想等我有疏忽時再出手，但我自然絕不會給你這機會，所以我們只有在這裏等着，那就要有體力，就要能持久。」

韓棠沉默着，過了很久，忽然說道：「你很有趣。」

只瞧了一眼，孟星魂心頭就好像突然多了種可怕的威脅和壓力，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他悄悄將釣絲垂下。

韓棠忽然道：「你忘了放餌。」

孟星魂手上的筋骨忽然緊縮，過了很久，才道：「我說過，最好不用餌。」

韓棠道：「你錯了，沒有餌，就沒有魚。」

孟星魂緊握着魚竿，道：「有魚無魚都無妨，反正我在釣魚。」

韓棠慢慢的點了點頭，道：「說得好。」

他忽然轉頭，盯着孟星魂。

他目光就好像釘子，一釘上孟星魂的臉，就釘入骨肉中。

孟星魂只覺得臉上的肌肉已僵硬。

韓棠道：「是誰要你來的？」

孟星魂道：「我自己。」

韓棠道：「你自己想殺我？」

孟星魂道：「是。」

韓棠道：「爲甚麼？」

孟星魂拒絕回答，他用不着回答，他知道韓棠自己也會明白的。

過了很久，韓棠又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孟星魂道：「哦？」

韓棠道：「我知道近年來江湖中出了個很可怕的刺客，殺了許多很難殺的人。」

孟星魂道：「哦？」

韓棠道：「這刺客就是你！」

孟星魂沒有否認——沒有否認就是承認。

韓棠道：「但你要殺我還不行！」

孟星魂道：「不行？」



暮色已籠罩羣山。

他們同時看到兩個人從山外踉蹌衝了進來，兩個滿身浴血的人，全身上下，幾乎已沒有一處完整乾淨的地方，能支持到這裏，只因為還想着活下去。

求生的慾望往往能令人做出他們本來絕對做不到的事。

兩個人衝到韓棠面前，才倒下去。

韓棠還是在凝視着自己手裏的釣竿，好像就算是天在他面前塌下來，也不能令他動一動顏色。

孟星魂却忍不住看了這兩個人一眼，其中一人立刻用乞憐的目光向他求助，喘息着道：「求求你，把我們藏起來，後面有人在追……」

另一人道：「我們都是老伯的人，一時大意被人暗算，連老伯的大公子孫劍都被殺了。」

孟星魂忍不住又去看了韓棠一眼，他以為韓棠聽到這消息至少應該回頭問問。

韓棠却像是有事不見。

那人又道：「我們並不是怕死貪生，但我們一定要將這消息回去報告老伯。」

另一人道：「只要你們肯幫我們這次忙，老伯必有重謝，你們總該也知道老伯是多麼喜歡朋友的人。」

孟星魂只是聽着，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等着看韓棠的反應。

韓棠也沒有反應，就好像根本沒聽過「老伯」這人的名字。

孟星魂不禁暗暗佩服，却又不免暗自心驚。

他已從韓棠身上將老伯這人瞭解得更多，瞭解得越多，越覺心驚。能令韓棠這種人死心塌地，老伯的可怕自然更可想而知。

他剛發現這兩個人眼中露出驚詫不安之色，山外已掠來三條人影。

第一人喝道：「我早已告訴過你們，就算逃到天邊也逃不了的，快拿命來吧！」

第二人道：「我們既已來到這裏，至少也該跟這裏的主人打個招呼才是。」

第三人道：「那位是這裏的主人？」

他眼睛盯着孟星魂。

孟星魂道：「我是來釣魚的。」

第一人道：「無論誰是這裏的主人，只要將這兩個小子交出來就沒事，否則……」

第二人說話總比較溫和，道：「這兩人是孫玉伯的手下，殺了我們不少人，冤有頭，債有主，我們來找的是他們。」

躺在地上的兩個人掙扎着，似乎又想逃走。

韓棠忽然道：「你們一定要這兩個個人。」

他一說話，孟星魂就知道他要出手了。

他一出手，這三個人，就絕沒有一個能活着回去。

第一人道：「當然要，非要不可。」

韓棠道：「好！」

「好」字出口，他果然已出手。

誰也看不清他是怎樣出手的，只聽「砰」的一聲，正掙扎着爬起來的兩個人頭已撞在一起。

孟星魂不得不閃了閃身，避開飛激的鮮血和碎裂的頭骨。

韓棠就好像根本未曾回頭，道：「你們既然要這兩個人，為什麼還不過來拿去。」

對方三個人目中也立刻露出驚詫不安之色，就好像已死了的這兩個人一樣，誰也不懂韓棠為什麼要殺死老伯的手下。

孟星魂却懂。

就在這兩個人掙扎着要爬起來的時候，他已發現他們傷勢並不如外表看來那麼嚴重，已發現他們袖中都藏着弩箭一類的暗器。

這根本就是一齣戲。

這齣戲當然是演給韓棠看的。

他若真的相信了這兩人是老伯的手下，此刻必已遭了他們毒手。

孟星魂只奇怪韓棠是怎麼看出來的，因為他根本沒有看。

對方三個人顯然更奇怪，孟星魂帶着好奇的目光瞧着他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樣才能退下去。

第二人道：「我們本來就只不過想要他們的命，現在他們既然已沒有命，我們也該告辭了。」

他說話一直很溫和，像是早已準備來打圓場似的。

這句話說完，三個人已一齊向後躍身。

就在這時，突見刀光閃動。

三聲慘呼幾乎同時响起，同時斷絕，三顆頭顱就像是三個被一脚踢出去的球，冲天飛了出去。

好快的刀。

刀鋒仍然青碧如水，看不到一點血漬。

刀在一個錦衣華服的彪形大漢手上，這人手上就算沒有刀，也同樣能令人覺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孟星魂一眼就看出他平時一定是個慣於發號施令的人。只有手裏掌握着生殺大權的人，才會有這樣的威風和殺氣。

他希望這人不是老伯的「朋友」。

只聽這人沉聲道：「這五個人都是『十二飛鵬幫』的屬下，故意演這齣戲來騙你上當，你本不該

放他們逃走的。」

孟星魂的心沉了下去。

這人顯然是老伯的朋友，韓棠再加上這麼樣一個人，孟星魂已連一分機會都沒有。

韓棠忽然道：「你認得他們？」

這人笑了笑，道：「老伯幫過我一次很大的忙，我一直想找機會回報，所以我知道老伯和十二飛鵬幫結怨之後，我一直在留意他們的舉動。」

韓棠點點頭，道：「多謝……」

聽到這「謝」字，孟星魂已發覺不對了。

韓棠絕不是個會說「謝」字的人。

就在這時，他已有看到韓棠手裏的釣竿揮出，釣絲如絞索般向這人的脖子上纏了過去。

韓棠真的喜歡殺人，別人幫了他的忙，他也要殺。

好像無論什麼人他都要殺。

絞索已套上這人的脖子，抽緊，綳直——這釣絲也不知是什麼製成的，比牛筋還堅韌。

他的呼吸已停頓。

韓棠只要出手，就絕不會再給對方任何抵擋閃避的機會。

一擊必中。

這是韓棠出手的原則，也就是孟星魂出手的原則。

但這次，韓棠却犯了個無法挽救的錯誤。

他始終沒有回頭，沒有看到這人手裏握着的是一把怎麼樣的刀。

刀揮起，斬斷了絞索。發出「崩」的一响。

這人已凌空翻身，退出五丈。

韓棠也知道自己錯了，他太信任這根絞索，他太信任自己。

「一個人自信太強也同樣容易發生錯誤的，有時甚至比沒有自信更壞。」

韓棠想起了老伯的話，孟星魂第一次看到他臉色變了。

他和孟星魂同樣知道，這人不像他們，絕不敢相信自己一擊必中！

所以他一擊不中，必定還有第二擊。

他手撫着咽喉，還在喘息，暮色中已又有三個箭一般竄過來。

這三人一現身，他立刻恢復了鎮定，忽然對韓棠笑了笑，道：「你怎知道那五人全是幌子，我才是真正來殺你的？」

韓棠不回答，却反問，道：「你們都是『十二飛鵬幫』的人？」

這人道：「屠城屠大鵬。」

另外三個人也立刻報出了自己的名姓。

「羅江羅金鵬。」

「蕭安蕭銀鵬。」

「原冲原怒鵬。」

現在這齣戲已演完，他們已沒有隱瞞的必要。何況他們始終都沒有瞞過韓棠。

韓棠的瞳孔在收縮，他知道這四個人，知道這四個人的厲害。

這世上還沒有任何人能單獨對付他們四個。他已漸漸感覺到死亡降臨的滋味。

× × ×

孟星魂忽然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很可笑。他是來殺韓棠的，但現在屠大鵬他們却必定已將他看成韓棠的朋友。

他們絕不會放過他。韓棠呢？是不是也想要他陪自己一齊死？

他唯一的生路也許就是先幫韓棠殺了這四個人再說，可是他不能這樣做。

他絕不能在任何一個活著的人面前洩露自己的武功，他沒把握能將這四個人一齊殺了滅口。

所以他只有死。

屠大鵬他們一直在不停的說話。

「韓棠，你該覺得驕傲才是，殺孫劍的時候我們連手都沒有動，但殺你，我們却動用了全力。」

「你知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殺你？」

「因為你是孫玉伯的死黨，十二飛鵬幫現在已經和孫玉伯勢不兩立。」

「你一定奇怪我們怎麼會知道你和孫玉伯的關係，這當然是有人告訴我們的，只可惜你一辈子也猜不出這個人是誰。」

「這人當然很得孫玉伯的信任，所以才會知道你們的關係。」

「孫玉伯一向認為他的屬下都對他極忠誠，但現在連他最信任的人也出賣了他，這就好像一棵樹的根已經爛了。」

「根若已爛了，這棵樹很快就會爛光的。」

「所以只要你放心死吧，孫玉伯一定很快就會到十八層地獄下去陪你。」

韓棠聽着，他的神情雖然還很鎮定，連一點表情也沒有，但那只不過因為他臉上的肌肉已僵硬。

孟星魂本來一直在奇怪，屠大鵬他們為什麼要說這些話，現在才忽然明白，他們說這些話只不過是想分散韓棠的注意力，令韓棠緊張。

心情緊張不但能令人的肌肉僵硬，反應遲鈍，也能令一個人軟弱。

孟星魂已可想像到韓棠今日的命運。可是他自己的命運呢？



他忽然發現屠大鵬在向後招手，他立刻走過去。他走過去的時候全身都在發抖，他雖然沒有聽過老伯的那些名言，却懂得如何要敵人輕視他，低估他。

屠大鵬的眼睛就像是根鞭子，正上上下下的抽打着，過了很久才徐徐道：「你是來釣魚的？」

孟星魂點點頭。

屠大鵬道：「你不認得韓棠？」

孟星魂搖搖頭。

屠大鵬道：「他不認得你，為什麼會讓你在我這裏釣魚？」

孟星魂道：「因為……我是個釣魚的人。」

這句話非但解釋得很不好，而且根本就不能算是解釋。

但屠大鵬却點了點頭，道：「說得好，就因為你只不過是個釣魚的，他認為你對他全無危險，所以才會讓你在我這裏釣魚。」

孟星魂道：「我正是這意思。」

屠大鵬道：「只可惜你不是個鯉子。」

孟星魂目中露出茫然不解之色，道：「鯉子，我為什麼要是個鯉子？」

屠大鵬道：「因為你若是個鯉子，我們就會放你走，但現在你聽到的却已太多了，我們已不能不將你殺了滅口，這實在抱歉得很。」

他說話時的態度很溫和，很少有人能用這樣的態度說出這種話！

孟星魂已發覺他能在十二飛鵬中佔如此重要的地位並非偶然，也已發覺要從這種人手下活著走開並不容易。

屠大鵬忽又問道：「你會不會武功？」

孟星魂拼命搖頭。

四個人分開的時候，他就倒下。

戰鬥在一剎那間發動，幾乎也在同一剎那間結束。

簡單的戰鬥，簡單的動作。

簡單得就像是謀殺。

但在孟星魂眼中看來却不同，他比大多數人看得都清楚。

他將他們每一個動作都看得很清楚。

他們的動作並不簡單，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們至少已使出了十七種動作。

每一種動作都極鋒利，極有效，極殘酷。

孟星魂並沒有死。

他懂得殺人，懂得什麼地方一刀就能致命，也懂得什麼地方是不能致命的。

所以他已迎上了屠大鵬的刀鋒。

他讓屠大鵬的刀鋒刺入他身上不能致命的地方，這地方距他的心臟只有半寸，但半寸就已足夠。

殺人最難的一點就是準確，要準確得連半分偏差都不能有。

屠大鵬的武功也許很高，但殺人却是另外一回事，武功高的人並不一定就懂得殺人，正如生過八個孩子的人也未必懂得愛情一樣。

他這一刀並不準確，但他以為這一刀已刺入了孟星魂的心臟。

孟星魂很快的倒下，因為他不願讓刀鋒刺入太深。他跌倒時面撲向地，因為他不願血流得太多。

這把刀實在太鋒利，他倒下去很久之後，才感覺到痛苦。幸好他還可用手將創口壓住。

那時屠大鵬已向韓棠撲了過去。

孟星魂本該閉着眼睛裝死的，但他却捨不得錯

屠大鵬道：「你若會武功，也許還有機會，我們這四人你可以隨便選一個，只要你能贏得了一招半式，就可以大搖大擺的走。」

這實在是個很大的誘惑。

他們這四人無論那一個都不是孟星魂的敵手。

要拒絕這種誘惑不但困難，而且痛苦。

孟星魂却知道自己若接受了這誘惑，就好像一條已吞下了餌的魚。

山外外人影幢幢，刀光閃動。

屠大鵬並沒有說話，他們這次行動，的確已動用了全力。

現在養魚的人自己也變成了一條魚。

網中的魚。

孟星魂不想吞下這魚餌，但他若拒絕，豈非又顯得太聰明？

屠大鵬的魚餌顯然也有兩種，而且兩種都是他自己喜歡的。

孟星魂只覺脖子僵硬，彷彿已被根絞索套住。

他艱澀的轉了轉頭，無意間觸及了屠大鵬的目光。他忽然從屠大鵬的眼睛裏看出了一線希望。

屠大鵬看著他的時候，眼睛裏並沒有殺機。反而有種很明顯的輕蔑之意。

他垂下頭，忽然向屠大鵬衝過去。

屠大鵬目中掠過一絲笑意，手裏刀已揚起。

孟星魂大叫，道：「我就選你！」

他大叫著撲向屠大鵬手裏的刀鋒，就像不知道刀是可以殺人的。

銳利的刀鋒刺入他胸膛時，彷彿魚滑入水，平滑而順利。

他甚至完全沒有感到痛苦。

他大叫著向前跌去，不再爬起。他本是仰面跌倒

過這難得的機會。

他忍不住想看看屠大鵬他們是用什麼法子殺死韓棠的。

他更想看看韓棠是不是有法子抵抗。

像韓棠這種人世上也許很難再找到第二個，這種人活著時特別，死也一定死得很特別。

要殺死這種人，就必定要有一種更特別的方法。

這種事並不是時常都能看到的，孟星魂就算要冒更大的險，也不願錯過。

他看到了，而且看到很清楚。

屠大鵬他們衝過去的時候，韓棠已改變了四種動作。

每一種動作都是針對著他們四個人其中之一發出的，他要他們四個人都認為他已決心和自己同歸於盡。

韓棠若是不能活，他們四個人中至少也得有一個陪他死！

只要他們都想到這一點，心裏多少都會產生些恐懼。

只要他們四個人中有兩個心中有了恐懼，動作變得遲頓，韓棠就有機會突圍，反擊！

屠大鵬的動作第一個遲鈍。

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已領教過韓棠的厲害。

第二個心生畏懼的是蕭銀鵬。

他手裏本來也握著柄刀，此刻刀竟突然落下。

韓棠的動作又改變，決心先以全力對付羅金鵬和原怒鵬。

只要能將這兩個人擊倒，剩下兩人就不足為懼。

誰知就在這剎那間，屠大鵬和蕭銀鵬的動作也已突然改變。

最遲鈍的反而最先撲過來。

的，身子突又在半空扭曲抽動，跌下時臉撲在地。叫聲中斷的時候，鮮血已完全自刀尖滴落，刀鋒又瑩如秋水。

好刀！

屠大鵬看著已死魚般倒在地上的孟星魂，慢慢的搖了搖頭，嘆道：「這孩子果然只懂得釣魚。」

原怒鵬也在搖著頭，道：「我不懂這孩子為什麼要選你。」

屠大鵬淡淡道：「因為他想死！」

說到「死」時，他身子突然竄出。

他身子竄出的時候，羅金鵬，蕭銀鵬，原怒鵬的身子也竄出。

四個人用的幾乎是完全同樣的身法，完全同樣的速度。

四個人就像是四枝箭，在同一剎那中射出。

箭隊是韓棠。

沒有人能避開這四枝箭，韓棠也不能。

他真的好像已變成了箭隊。

四枝箭同時射在箭隊上。

三

越燦爛的光芒，消逝得越快。

越激烈的戰役，也一定結束得越快。

因為所有的光芒和力量都已在一瞬間迸發，因為所有的光芒和力量就是為這具有決定性的一剎那存在的。

在大多數人眼中看來，這一戰甚至並不激烈，更不精采。

屠大鵬他們四個人衝過去就已經將韓棠夾住。韓棠的生命就立刻被擠出。

韓棠知道自己判斷錯誤時，已來不及了。

他已沒有時間再補救，只有將錯就錯。突然出手抓住了羅金鵬的要害。

羅金鵬疼得彎下腰，一口咬在他肩下，鮮血立刻自嘴角湧出。

他左手的動作雖較慢，但還是插入了原怒鵬的脅骨。

因為原怒鵬根本沒有閃避，他的脅骨雖斷，却夾住了韓棠的手，然後他左右雙手反扣，鎖住了韓棠的手肘關節。

他雖已聽到韓棠關節被扭斷的聲音，却還是不肯放手。

這時蕭銀鵬已從後面將韓棠抱住，一隻手抱住了他的腰，一隻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屠大鵬的刀已從前面刺入了他的小腹。

韓棠全身的肌肉突然全都失去控制，眼淚，口水，鼻涕，大小便突然一齊湧出，甚至連眼珠子都已凸出，脫離眼眶。

然後，羅金鵬，原怒鵬，蕭銀鵬才散開。

羅金鵬身子還是蝦米般彎曲著，臉上已疼得全無人色，眼淚沿著面頰流下，將嘴角的鮮血顏色沖成淡紅。

他牙關緊咬，還咬著韓棠的一塊。

只有屠大鵬還是站在那裏，動也不動，臉上也已全無人色。

那當然不是因為痛苦，而是因為恐懼。

只有他一個人看到了韓棠的臉。

他雖然殺人無數，但看到這張臉時，還是不禁被嚇得魂飛魄散。

韓棠還沒有倒下，因為屠大鵬的刀鋒還留在他小腹中。

(未完待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追蹤飛鳳香車，擬拯救聞人解言與尉遲如蘭，來至關外，在一酒樓上與一自稱任可玉的少年一見投緣，相約晚上往天齊寺相晤，屆時，南宮逸奇依約前往，詢以何事相約，任可玉說出擬往拯救聞人、尉遲兩位姑娘，因恐力不能達，故請南宮逸奇僞裝他的下屬，前往見田秀秀，伺機行事，南宮逸奇以此舉與自己出關目的相同，乃依言扮作隨從，至一巨大宅院，方知那叫任可玉的少年竟是「關外玉鳳」何瑤卿所扮——

## 龍騰鳳舞妃子劫

大廳內，靜靜地。

「關外玉鳳」何瑤卿姑娘默默地坐在客位上，「四燕」垂手肅立兩旁，南宮逸奇則靜立在何瑤卿的身後。

這時，「四虎」已將馬匹牽入院內拴好，來到大廳門外，一邊兩個的分立在兩邊。

司徒玄坤實在够糊塗的，他請何瑤卿姑娘進入廳內，竟然連燈也沒有點上，便告退走了出去。

幸好這時月正明亮，廳內雖然沒有點燈，但因有月光斜射照入，是以廳內所有的陳設一切，依然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片刻工夫之後，田秀秀在兩名婢女手執紗燈前

引下，蓮步婀娜，嫵媚地來了，司徒玄坤跟隨在她身後。

看她那雲鬢蓬鬆，妙目朦朧的樣子，顯然是已經睡多了時，因為聽說何瑤卿「有很重要事情要見她」才起來的。

田秀秀雖然是「至尊宮主」的寵姬，但是對於這位「關外玉鳳」何瑤卿姑娘心中似乎有所顧忌，絲毫不敢擺架子，擺威風。

她一跨進大廳，身子尚未坐下，已未語先笑的嬌聲說道：「卿姑娘，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呀？竟勞你在这深更半夜的來……」

何瑤卿眨了眨眼睛，道：「秀姨可是不歡迎我來？」

田秀秀連忙搖手笑道：「呵呵！卿姑娘，妳別那麼說好不好，妳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會不

## 魔中俠續集

曹若冰·文圖  
培新

## 關外玉鳳





歡迎！」

語聲一頓，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妙目凝注地問道：「卿姑娘，妳幹嗎？化裝易容成這副樣子呀？」

何瑤卿淡淡地道：「這我當然有我的道理。」

田秀秀笑了笑，問道：「是什麼道理，能告訴我麼？」

何瑤卿微一搖頭，話鋒一轉，道：「聽說尉遲和闖人兩位姊姊都被秀姨押解來了關外，有這回事麼？」

田秀秀點頭道：「有這回事。」

何瑤卿問道：「她們犯了什麼過錯？」

田秀秀道：「違犯宮規。」

何瑤卿眼睛一眨，道：「她們現在何處？」

田秀秀微笑道：「卿姑娘，妳可是想看看她們二位？」

何瑤卿點頭道：「可以麼？」

田秀秀微笑地道：「卿姑娘身份和別人不同，當然可以。」

何瑤卿道：「既然可以，那就請秀姨派人去帶她們來此一見如何？」

田秀秀點頭道：「不過，有件事情卿姑娘必須答應我！」

何瑤卿問道：「什麼事情？」

田秀秀微一遲疑，目光一抬，忽然瞥視了靜立在何瑤卿身後的南宮逸奇一眼，問道：「卿姑娘，他是？」

何瑤卿道：「我身邊的人。」

田秀秀點頭含笑：「我知道是卿姑娘身邊的人，要不然他怎會和卿姑娘一起，站在卿姑娘的身後……」

他出去！」

田秀秀柳眉微微一揚，道：「卿姑娘既然這麼說，我倒要令人試試了！」

話音一頓，倏地轉朝肅立身旁的司徒玄坤道：

「司徒執法，你試試他看。」

司徒玄坤躬身答道：「屬下領諭。」

脚下跨前半步，朝何瑤卿姑娘拱手一禮，道：

「請姑娘原恕老朽放肆。」

何瑤卿微一擺手，說道：「司徒執法，無須客氣。」

倏然轉頭望着南宮逸奇笑說道：「齊笑，司徒執法已經奉令趕你出去，你別再站在我身後不動了，否則，他如何能向你出手。」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姑娘說的是，我如果再站在身後不動，他還以為我胆怯呢！」

話聲中，舉步走近廳門三尺之處岸然岳立，目視司徒玄坤說道：「司徒執法請動手吧。」

司徒玄坤抱拳一拱，道：「如此，齊兄請小心了。」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出掌如電，直朝南宮逸奇的左肩抓去。

南宮逸奇口中輕聲一笑，道：「司徒執法這一招『神龍探爪』功力火候雖然均皆不俗，只是在我的面前施展還嫌差了些！」

他口說手不閒，身子微側，抬手疾抓司徒玄坤抓來的右腕脈門。

司徒玄坤心中不禁微微一凜，連忙沉腕縮掌閃避。

但是，慢了，已經來不及了！

南宮逸奇出手不但奇快無比，而且早就存下了一招就制住他之心。

何瑤卿接口道：「秀姨既然明白，那又何必多問。」

田秀秀眨眨眼道：「他叫什麼名字？」

何瑤卿道：「他叫齊笑。」

田秀秀道：「以前似乎從未見過他，他是新近跟隨卿姑娘的麼？」

何瑤卿微一點頭道：「他以前一直在『古關牧場』中，妳自然是沒有見過了。」

田秀秀妙目微微一轉，道：「他武功身手很高麼？」

何瑤卿道：「秀姨這話問得實在多餘，他武功身手若不是很高，豈會由牧場調回莊上來，我又怎會要他跟他隨我？」

田秀秀含笑地點了點頭，目光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忽又問道：「卿姑娘，他可靠麼？」

何瑤卿神色微微一怔，道：「秀姨，你這話意思……」

田秀秀笑笑道：「我想請他到外面去，暫迴避一下。」

何瑤卿道：「為什麼？」

田秀秀道：「我不想讓他知道我請卿姑娘答應我的事情。」

何瑤卿目光一凝，道：「秀姨可是有所顧忌，怕他知道了有些不便？」

田秀秀點頭道：「正是如此。」

何瑤卿忽地一搖頭道：「秀姨儘管放心好了，我保證他絕對可靠！」

田秀秀柳眉微微一皺，說道：「卿姑娘，我認爲……」

何瑤卿淡然截口道：「秀姨不必多說了，我既然保證他絕對可靠，就絕對沒有問題，秀姨還有什麼……」

是以，就在他沉腕縮掌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剎那間，只覺得腕脈一緊，已落在南宮逸奇的掌中，猶如上了一道鐵箍，頓感半身麻木無力！

這情形，田秀秀看得神情不由微微一呆！旋而，她臉色倏然大變，目射驚駭之色地問道：「卿姑娘，他究竟是誰？」

何瑤卿道：「我不是已經告訴過秀姨了麼，他名叫齊笑。」

田秀秀目光凝視着南宮逸奇那隻抓着司徒玄坤的腕脈，五根指頭根根如玉，白晳修長的手掌，疑惑的說道：「他確實是齊笑麼？」

何瑤卿冷冷地說道：「秀姨難道懷疑他是冒充的？」

田秀秀柳眉微蹙地道：「以前我既然從未見過他，他不是冒充的，我怎麼知道，又怎能斷定，不過……」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他的那隻手很奇特！」

何瑤卿道：「怎樣奇特了，奇特又怎樣？」

田秀秀道：「它使我想起了一個人。」

何瑤卿道：「秀姨想起誰？」

田秀秀微一猶豫，道：「那個稱奇稱最武林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何瑤卿聽得心神暗暗一震！但却故意輕聲一「哦」，說道：「秀姨懷疑他是南宮逸奇冒充的，是麼？」

田秀秀道：「南宮逸奇身材頗長，雙手修長白晳，十指根根如玉……」

何瑤卿故作地眨眨眼睛，望着南宮逸奇笑說道：「齊笑，田姑娘懷疑你是南宮逸奇，你是麼？」

南宮逸奇忽然朗聲一笑，道：「姑娘，南宮逸奇好顧忌的，難道不相信我！」

田秀秀含笑搖頭道：「我怎麼敢不相信卿姑娘，只是……」

何瑤卿再次截口道：「秀姨也不必再說『只是什麼了！』」

語聲一頓，倏然轉首望着南宮逸奇問道：「田姑娘要妳出去迴避一下，你的意思怎樣？」

南宮逸奇聰智絕世，奇才蓋代，何瑤卿如此一問，他豈會不明白何瑤卿此問之意。

於是，他立時一搖頭道：「莊主曾令諭屬下不得寸步離開姑娘，以護姑娘的安全！」

何瑤卿眨眨眼睛道：「如果我令諭妳迴避一下呢？」

南宮逸奇道：「請姑娘原諒屬下方命！」

何瑤卿笑了笑，轉向田秀秀道：「秀姨聽見他的話了麼？」

田秀秀點了點頭，柳眉微蹙地，又道：「我聽見了。」

何瑤卿眨眨眼，忽然輕聲一笑道：「秀姨如果一定要他迴避，我倒有個辦法，只是不知秀姨辦得到不？」

田秀秀問道：「什麼辦法？」

何瑤卿道：「秀姨若是不怕麻煩的話，便令人趕他出去好了。」

田秀秀想不到何瑤卿會提出這個辦法來，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這……有點不大好吧！」

何瑤卿正容道：「這有什麼不大好的。」

田秀秀接口道：「妳不會見怪麼？」

何瑤卿搖頭道：「那當然不會，辦法是我提出來的，話出於我之口，我怎會見怪！」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只怕秀姨還無法趕得奇號稱當世奇才第一，武林稱奇稱最，有人把我當作是他，這實在是個莫大的榮幸，我可願意點頭承認！」

說話間，倏然抬手一指點在司徒玄坤的腰上，司徒玄坤口中一聲悶哼，身子一歪，倒向地上。接着，南宮逸奇一邁腿，跨步到了田秀秀的面前。

田秀秀心中一驚，便要起身離座向旁閃開，可是南宮逸奇的一隻手掌奇快如電地按上了她的香肩，目射威嚴寒芒的冷聲說道：「田閣下，妳最好別亂動了！」

田秀秀心神不禁猛地一顫！只好聽話地乖乖的坐着不動。

南宮逸奇接着說道：「現在請派人去把尉遲和闖人兩位姑娘請來此地。」

田秀秀眼珠微微一轉，道：「請問下先拿開手再說，可以麼？」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可以。」

話落，立即縮回了按着她香肩的一隻手，但是，却真力貫透中指，輕按了一下，封閉了她的肩井穴。

田秀秀柳眉微揚了揚，道：「閣下可實在够謹慎小心的！」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對芳駕，我不得不多加謹慎小心些！」

田秀秀妙目忽地一凝，望着何瑤卿說道：「卿姑娘，妳放慮過這麼做的後果麼？」

何瑤卿冷冷地道：「放慮過便怎樣？」

田秀秀道：「妳不怕令尊令兄他們……」

何瑤卿突然一聲冷笑，截口道：「妳用不着用我爹他們來嚇唬我，今夜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決不



會得有人傳出去的。」

田秀秀道：「妳有把握？」

何瑤卿輕聲一「哼」，道：「秀姨應該了解我的為人，我幾時說過沒有把握的話，做過沒有把握的事情了！」

田秀秀心裏有點明白了何瑤卿的意思了，心神不由暗暗地一震！道：「妳可是打算要『殺人滅口』麼？」

何瑤卿微一搖頭道：「秀姨誤解了我的意思了，也把我的意思想得壞了，我豈是那種殘忍好殺之人！」

田秀秀道：「那麼妳的意思是……？」

何瑤卿淡然一笑，道：「點上秀姨和此間所有衆人的穴道，請秀姨和他們到一處秘密地方暫住一個時期，如此，秀姨明白了麼？」

田秀秀表示明白了的微微點了點頭，目光一轉，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南宮閣下，你是什麼時候到達涼州的？」

南宮逸奇道：「日落之前。」

田秀秀妙目眨動地道：「閣下日落之前到達，此時便已和卿姑娘聯成一起，由此看來，閣下和卿姑娘早就認識的了，是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我和何姑娘確是早就認識了。」

詭鋒一頓即起，冷聲說道：「芳駕別再拖延時間了，請快派人去將兩位姑娘請來吧。」

田秀秀突然輕聲一笑，道：「南宮逸奇閣下，你急什麼，可是害怕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芳駕以為我會害怕什麼？」

田秀秀淡淡地道：「那就要問閣下自己了，

不然，何必怕我拖延時間。」

何瑤卿忽然接口說道：「秀姨，我有個消息要告訴妳，不知妳信是不信？」

田秀秀目光凝注地問道：「什麼消息？」

何瑤卿微微一笑道：「施漢元他們已經無法前來這裏了。」

田秀秀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妳已經先去過他那裏了？」

「沒有。」何瑤卿搖搖頭道：「不過，我却派了些人去他那裏了。」

田秀秀妙目轉了轉，又問道：「妳派去的都是那些人？」

何瑤卿道：「兩位姊姊和三傑等十多人，秀姨認為怎樣？」

田秀秀臉色微變了變，但是旋即恢復如常地點了點頭，道：「兩位姊姊功力卓絕，施漢元他們萬難是敵手，不過……要想擒下施漢元等人，只怕還無法辦得到！」

何瑤卿淡然一笑，道：「秀姨說得一點不錯，憑兩位姊姊和三傑等十多人要想生擒施漢元他們，的確是不容易辦得到，不過，我已經傳下令諭，施漢元等人如無異動則罷，若有異動，立予格殺，不得留一活口！」

語聲一頓，笑了笑，接着又道：「生擒雖然不易，格殺當非難事，秀姨以為對麼？」

田秀秀不禁愣了，呆了！

本來，她想拖延時間，拖延一刻是一刻，只要能够拖到天亮時光，施漢元那裏一定會派人來請她起駕登程，那時……

如今，聽完何瑤卿姑娘的這番話，她算是完全明白了，顯然地，何瑤卿是謀定而後動，一切早有

了計劃佈置！

情勢至此，她已無可奈何，不由輕嘆了口氣，道：「卿姑娘，我算是佩服了妳了……」

何瑤卿冷冷地道：「秀姨別再徒說無用的廢話了，最好還是即刻派人去把尉遲、關人兩位姊姊請來此地吧！」

田秀秀沒有再說什麼，微微點了點頭，轉朝身旁的兩名婢女吩咐道：「妳們去後面，把兩位姑娘請來。」

兩名婢女躬身應了聲「是」，便舉步往廳外走去。

何瑤卿心念突然一動，揚聲說道：「妳兩個等一等！」

兩名婢女連忙停步回身恭敬地說道：「婢子聽候姑娘的令諭。」

何瑤卿望着「四燕」之首的金燕說道：「妳和玉燕同她們一起去趟吧。」

「四燕」自幼跟隨何瑤卿姑娘，都是姑娘的心腹之人，是以金燕玉燕一聽姑娘命她們同行，立即明白了姑娘的心意，同時應聲點頭說道：「婢子遵命。」

金燕且朝兩名婢女含笑說道：「兩位妹妹，我們走吧。」

於是，兩名婢女在前，金燕玉燕隨後走出廳外轉往後院行去。

突然間，大廳內的氣氛沉寂了下來，南宮逸奇，何瑤卿，田秀秀都沉默着沒有開口說話。

那氣氛，沉寂得簡直令人有些窒息……

驀地，一陣衣袂破空聲響，一條高大的黑影疾逾電射地破空掠落，身形一落即起，直朝大廳內撲入。

，而是……

何瑤卿倏然沉聲截口道：「施漢元，現在我命令你立刻自殺！」

施漢元心神一震！但是隨即淡然搖頭道：「老朽不願！」

何瑤卿目射寒芒地道：「你敢抗命！」

施漢元冷冷地道：「姑娘應該明白，老朽是巫山總宮的總管，並非姑娘的屬下，姑娘既無權命令老朽什麼，更說不上什麼抗命！」

何瑤卿雙眉微挑地冷笑了笑，突然揚聲說道：「四虎聽命！」

站立在廳外兩邊的「四虎」一齊躬身說道：「屬下敬候令諭。」

何瑤卿沉聲道：「與我拿下了！」

「四虎」立時應聲齊動，邁步跨入廳門。

情勢至此，施漢元似乎已經橫了心，突然哈哈一聲大笑，目射兇光，臉露猙獰之色地厲聲說道：「老夫倒要看看誰敢動老夫一動！」

話聲中緩緩抬起了右臂，只聽得骨節一陣格格暴响中，一隻右掌突然漲大了一倍，掌心外凸，形如鷄卵，色呈青黑，閃閃發亮！

南宮逸奇目見之下，心頭不由突地一凜！連忙一抬手攔住「四虎」，道：「四位且慢動手！」

「四虎」突被南宮逸奇抬手一攔，只得站着不動。

南宮逸奇目視施漢元問道：「施總管願意和我談談麼？」

施漢元目光一凝，問道：「你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姓齊名奕。」

施漢元道：「什麼身份？」

南宮逸奇道：「負責姑娘安全者之一。」

何瑤卿淡淡地道：「你明白什麼？」

施漢元道：「不明白卿姑娘為什麼要令諭兩位姊姊這樣做！」

此人年約五十多歲，國字臉，灰鬚齊胸，身材高大，貌相威武，雙目精光如電，灼灼逼人，一望即知是一位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只是，此刻他左肩已經負了傷，衣破肉綻，一件青緞長袍上染滿了血污，樣子十分狼狽嚇人……

他身形一撲進大廳，方自張口喊了聲「姑娘」，驀地，他神情猛然一震！呆住了！

由秀秀一見他這副樣子，心中已經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因此臉色神情反而顯得十分平靜地微微一擺手，道：「施總管，你別說什麼了，一切我已經知道了。」

原來，此人竟是那位崖山「至尊宮」總管施漢元。

施漢元神情微怔了怔，旋忽雙目一瞪，瞪視着何瑤卿姑娘，怒聲道：「卿姑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何瑤卿故作糊塗地眨眨眼問道：「施總管，什麼怎麼回事？」

施漢元冷冷地道：「卿姑娘是真不明白，還是故裝糊塗？」

何瑤卿搖頭道：「我是既未故裝糊塗，也是真不明白。」

施漢元一聲冷笑道：「如此，老朽請問，卿姑娘令諭兩位姊姊和三傑等人做什麼去了？」

何瑤卿故作地輕聲一「哦」，道：「兩位姊姊沒有對你說麼？」

施漢元道：「兩位姊姊說是說了，只是老朽還有點不明白。」

何瑤卿淡淡地道：「你明白什麼？」

施漢元道：「不明白卿姑娘為什麼要令諭兩位姊姊這樣做！」

施漢元道：「不明白卿姑娘為什麼要令諭兩位姊姊這樣做！」

施漢元道：「不明白卿姑娘為什麼要令諭兩位姊姊這樣做！」



施漢元道：「這麼說，你該是『侍衛』的身份了。」

語聲一頓即起，道：「老夫以前怎麼沒有見過你？」

南宮逸奇淡淡一笑，道：「我以前一直在古關牧場中。」

「哦……」施漢元緩緩垂下了右掌，散去了凝聚的歹毒功力，問道：「你想和老夫談什麼？」

南宮逸奇道：「請施總管實答我三問，我當負責施總管一條活命。」

施漢元雙眉微微一揚，冷聲道：「老夫要是不願呢？」

南宮逸奇神色冷漠地道：「那很簡單，我請施總管立刻躺在這間大廳中！」

施漢元突然揚聲一笑道：「齊兄弟，你既是從古關牧場出來的，應該聽說過老夫的所學功力！」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施總管可是說我這話有點自不量力？」

施漢元嘿一笑道：「豈止是自不量力，簡直的狂妄大胆，不知天高地厚！」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麼說，施總管是不願意答我三問，而願意躺在這間大廳中了！」

施漢元沉聲叱道：「小子，你少和老夫嘮嘮廢話了，如果還想活下去，就趕快站開一邊去！」

南宮逸奇劍眉微軒了軒，道：「施總管，我另外有句話，不知你信是不信？」

施漢元道：「什麼話？」

南宮逸奇道：「你那聲稱獨步武林的『摧心掌』，難是我一指之敵，你信不信？」

這話，施漢元自是不信，倏然揚聲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的口氣越說越狂妄可笑了，老夫不但

不信，並且還要……」

話未說完，忽地一搖頭道：「算了，老夫看你是從古關牧場出來的，看在麥場主的份上，也不與你計較了，你還是站開一邊去吧！」

南宮逸奇突然一聲冷笑道：「施總管閣下，你雖然願意算了，可是我還不願意呢！」

施漢元雙目陡地一睜，寒光電射地道：「小子，你太也不識好歹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不識好歹的該是你自己！」

施漢元怒聲道：「小子，你既然知道老夫的『摧心掌』獨步武林，當該明白它的威力霸道無比，中者無救！」

南宮逸奇道：「我已經說過了，你那『摧心掌』難是我一指之敵！」

施漢元道：「你既然這麼說，老夫今夜倒要試試你那一指是什麼指力了！」

南宮逸奇神情淡淡地道：「你要試，我非常歡迎，並且保證絕不讓你施總管失望！」

施漢元未再開口說話，雙目閃過一絲驚人的寒煞，嘿嘿一聲冷笑，緩緩地抬起了一隻右臂……

一直靜坐着未曾開口的田秀秀，此時突然揚聲說道：「施總管，試不得……」

施漢元聞聲一怔！回首問道：「為什麼？」

可是，田秀秀却只朝他微搖了搖頭，竟然未再開口。

原來就在田秀秀剛一開口，何瑤卿已警覺地飛快地一指點出，隔空封閉了她的啞穴。

南宮逸奇適時輕聲一笑道：「施漢元，別聽她的了，你快動手吧！」

施漢元微一猶疑，突然一聲暴喝道：「小子，

你小心了！」

暴喝聲中，右掌掌心突然外吐，直朝南宮逸奇當胸拍去！

「摧心掌」，顧名思義，其霸道不言可知，縱是功力蓋世的武林絕頂高手，只被一掌擊中，亦必心碎魂斷當場！

南宮逸奇早已暗中凝聚「慧靜禪功」以待，是以施漢元吐掌拍出，他身軀立即微側，抬手出指，疾速閃電地迎向施漢元的掌心點去。

施漢元心頭猛地一凜！方欲撤掌閃避，驀覺掌心一陣劇痛，一條右臂立時軟軟地垂了下去，身子如同虛脫了般地搖搖欲倒，終於兩腿一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臉色一片蒼白！

現在他算是明白了，也相信了，對方身懷奇絕功力，所言實在並非「不知天高地厚狂妄」之言！

然而，他却又有點不解，在古關牧場中怎會有這樣一位年青的絕世高手？怎地從未聞聽麥場主提說過呢……

只聽南宮逸奇突然輕聲一笑，道：「施閣下，你現在可願答我三問了麼？」

施漢元不禁面露憂容，語聲有點有氣無力地道：「老朽答三問，你果真便放過老朽麼？」

南宮逸奇道：「我生平說話算數，從不失信於人！」

施漢元目光瞥視了何瑤卿姑娘一眼，道：「你能保證姑娘她也答應麼？」

不待南宮逸奇開口答話，何瑤卿搶着接口說道：「你只管放心好了，他答應的事情和我答應了沒有兩樣！」

施漢元眼珠轉了轉，微一點頭，道：「如此，你想問什麼就問吧。」

（未完待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門莊中羣雄畢集，海雲迫使黃老夫子說出顏楓與金蛇劍宮的關係後，眾人議決對消滅刺花門一事義不容辭，唯對金蛇劍宮的座落方向，黃老夫子只說是在阿爾金山金霞嶺，其真正地點一無所知，遂由盛彥生與小龍為第一批，海雲、顏兒為第二批，悟果、悟非為第三批，前往阿爾金山探查金蛇劍宮所在，海雲跟在盛彥生後面，一路至六盤山，忽失去聯絡，午夜，得人留東，着海雲往白楊城，否則，盛彥生與小龍當有性命之虞，海雲遂與顏兒折道前往白楊城——

## 不知人間狡 檀口洩真情

自此以後，每逢岔路便有暗記，一路指示方向，從未間斷，行到日影西斜時分，遠遠望見一列土崗。

土崗上遍植白楊樹，沿崗築着一座寨牆，並且設有箭樓和吊橋。不用說，這就是白楊城了。

在城的正面，有一片傾斜的山坡，三面小溪圍繞，風景絕佳。山坡上，聳立着幾間巨廈，朱簷綠瓦，雕樑畫棟，氣勢十分巍峨。正面臨溪處，是座華麗的拱橋，橋後草地上，塑着一條巨大飛龍作擁雲探爪之狀，四隻龍爪垂地，龍身拱曲，便是山門。

橫匾大書「青龍禪寺」四個泥金大字。

這青龍寺雖在白楊城外，無論建築氣勢和裝飾的華麗，都遠非白楊城可以比擬，相形之下，那白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 庸·文  
培 新·圖

# 侶雙水禍



楊城反成了青龍寺的附屬鎮集。

海雲和顏兒來到小溪邊，天色正漸漸黑暗下來，白楊城和青龍寺都亮起燈火，但城中燈光稀落，寺內却火燭照耀如同白晝，聲音梵唱不絕於耳。顏兒輕嘆道：「好大一座廟宇，裏面怕不有幾百個和尚吧？」

海雲點點頭道：「不僅人多，而且都是武林高手。」

顏兒道：「咱們不知道盛大哥在什麼地方，怎樣尋找呢？」

海雲道：「不用急，且吃些乾糧，自然有人會來告訴咱們的。」

兩人在一塊大石背後席地而坐，取出乾糧慢慢吃着，不多一會，天已黑盡了，卻未見有何動靜。顏兒忍不住又問：「你說有人會來告訴咱們，怎麼到現在還沒有？」

海雲微笑道：「就快來了——」

話音未落，突聞一縷勁風由對岸疾射而至。海雲探手一抄，卻是一隻木魚，只見魚肚上刻着兩行極細字跡。

「由左側繞道，可達寺後枯樹林，唯須慎防蟻羣。」

顏兒急忙伸頭向對岸張望，附近百丈內一片寂靜，半個人影也沒有；不禁詫道：「這人好快的身法，他究竟是誰啊？」

海雲道：「別管他是誰，先尋盛大哥要緊。」

當下收好乾糧，將隨身兵刃檢視了一遍，繞道由左側掠過小溪，覓路上山。

青龍寺建在山脚斜坡上，兩側都是茂密的樹林，其中多為白楊樹，落實遍地，宛如沙泥。

海雲在前面尋路，顏兒緊隨在後面，一路穿林而行，繞向青龍寺後方，剛走到半山，忽覺眼前一

亮，樹林突然中斷——不！樹林沒有中斷，而是樹上的葉子突然不見了。

海雲急忙止步，細看一眼，才發現林中橫亘着一條小溪，將樹林劃分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溪這邊樹葉茂密青翠，小溪對面，卻看不見一片樹葉。枝幹上光光禿禿，好像被火燒過似的。

顏兒輕聲道：「這就是枯樹林？怎麼這樣奇怪，樹葉全沒有了？」

海雲喃喃道：「不錯，這的確是件奇怪的事，尤其這條小溪特別，倒像是道天然界線。」

顏兒道：「會不會是溪中有毒？」

海雲搖頭道：「不可能。小溪水源由山頂下來，與下面溪流是相通的，怎會上游有毒，下游無毒？更不會左岸有毒，右岸無毒？」

顏兒一怔，道：「溪水沒有毒，那就是泥土裏有毒了，或許，這地方和你們琵琶島的毒泥沼澤一樣……」

正在猜疑，忽見前面似有火光閃了兩閃。

海雲噓道：「不要出聲，隨我來。」身子一伏，沿着那條湍急的溪流向上游奔去。

轉過一座山壁，景物豁然開朗。

原來這裏是半山中一塊凹地，山泉凌空倒瀉下來，在這兒匯聚成二十餘丈方圓一個小湖，湖中心有座亭子，環湖三面都是枯樹林，只有通往青龍寺後殿這一面，搭着一座吊橋，但現在吊橋已經扯起，通路業已斷絕。

海雲目力敏銳，一眼就看見亭子裏盤膝坐着一個人，赫然正是盛彥生。

他心裏一驚，急忙舉起手示意招呼顏兒止步。

顏兒輕聲道：「亭子裏不是盛大哥嗎？」

海雲道：「我已經看見了，但咱們不可冒然現身，這是個陷阱。」

顏兒遊目四顧，見那亭子雖然通路隔斷，附近卻靜悄悄，不見有什麼異狀，便問道：「你是說盛大哥被困在那座亭子裏？」

海雲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顏兒道：「我不懂，這區區小湖，怎能困得住盛大哥？就算沒有那座吊橋，躍過湖面也並不困難呀！」

海雲凝重的道：「說的是。盛大哥輕功身法比咱們強得多，如能一躍而過，他決不會呆坐在亭子裏的。」

顏兒道：「他顧慮的是什麼？」

海雲揚手指着道：「使他顧慮的，就是這片枯樹林。你再仔細看看，樹林裏有什麼東西？」

顏兒注目一看，不禁全身毛髮都豎立起來。

原來環湖一帶枯樹林中，黑壓壓萬頭蠕動，恍如蓋着一層黑色地氈，竟是幾萬上億，數不清的蟻羣。

那些令人怵目驚心的蟻羣，正繞着小湖逡巡覓路，欲圖登上亭子，若不是被湖水阻隔，便有十個盛彥生也早被啃光了。

顏兒機伶伶打着寒噤，道：「天啊！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蟻羣，難怪樹木都會枯死了。」

海雲輕嘆道：「這不是普通蟻羣，是一種生性兇殘的食人蟻，蟻羣所至，雖大象巨蟒，也能在轉眼間被吃得僅餘白骨，想不到枯禪和尚竟養這種怪物。」

顏兒道：「咱們要趕快設法救救盛大哥。」

海雲道：「盛大哥暫時不致有危險，你在這兒守着，我得先進寺內去尋小龍。」

她或許是爲了賭氣，或許是大意疏忽，放落大網之前，竟未制住顏兒的穴道。

尹世昌忙道：「三妹，當心些——」

話猶未畢，只聽「鈴」的一聲響，寒光閃處，顏兒已撒出了雙劍。

她顧不得身上疼痛，劍一出鞘，立即從網中躍起，劍芒展動，先將大網砍破，活開了手脚。

「三脚鬼王」甘寧急忙搶先出手，大喝一聲，鋼拐閃電般向顏兒頭頂砸去。

如果是從前，顏兒萬萬躲不開這一拐；現在却初次領受到練劍時「擬視鳥籠」的益處了。

甘寧出手已經够快，但在顏兒眼裏，這一拐却緩慢得就像頑童舞杖一樣，鋼拐的來勢和方向，清晰在目，分毫不爽，隨意一劍揮出，便歪歪不斜，正劈在鋼拐尖端上。

「噹！」一聲脆响，甘寧拐頭一滑，招式頓時走空。

顏兒順勢跨上一步，雙劍劍向前輕輕一送，正中甘寧握拐的右腕「勞宮穴」。

「勞宮穴」在手腕內側關節處，動手過招之際，四肢正在揮舞轉動，認穴本來不可能準確，然而，在顏兒雙目凝視之下，手腕已變得比大腿還粗，那穴道的位置，足有手掌一般大，一劍刺去，自然是十拿九穩，應手中錫了。

甘寧五指一鬆，鋼拐竟脫手跌落地上。幸虧甘寧不歡臂力大，攔腰一把抱起甘寧，急急退出石屋。

四煞齊都變了臉色，倒不是驚於甘寧一招之下落敗負傷，而是震驚於顏兒的「刺穴」手法，何以會如此奇準？

這時候，尹世昌已踉蹌退到石屋門口，白秀貞

想到這裏，立即提氣飛身向吊橋奔去。

吊橋後方有一棟石屋，絞盤就設在石屋內。顏兒在附近仔細查看，並沒有什麼埋伏，屋裏也靜悄悄的，根本無人看守。

於是，她輕輕閃身進了石屋。

不料剛跨進門內，「刷」的一聲，竟被一面大

網將全身裹住，由地上兜了起來。同時，鈴聲大作，青龍寺後門突然打開，大衆僧侶蜂擁而出，頓時把石屋團團圍住。

那網上繫有倒鉤，稍一掙扎，倒鉤便嵌進肉裏，越掙越緊——可憐顏兒劍未出鞘，被大網懸吊在空中，直如裹粽子一般，半點都動彈不得。

屋外燃起火把，四名俗裝男女魚貫走了進來，笑道：「大師果然料事如神，第一網就捉住一條美人魚！」

顏兒聽那說話的聲音尖聲細氣，十分耳熟，偷眼一望，不禁暗暗叫苦，原來這四個人竟是自己的對頭——「千山四煞」。

四煞中，顏兒只見過「笑屠夫」尹世昌和「六指喪門」呂不歡，剛才說話的正是尹世昌，因為顏兒被大網裹住，蜷曲成一團，尹世昌尚未認出她就是顏兒。

「毒寡婦」白秀貞却不識顏兒，舉起火炬上前照了照，道：「瞧這一身細皮嫩肉都被倒鉤刺破了，怪可憐的，放她下來吧！」

尹世昌道：「別忙，等大師來了再放她也還不遲。」

白秀貞笑道：「怕什麼，有咱們兄妹在這兒，她還跑不成？」

尹世昌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現在武林中奇奧玄功高深難測，你沒聽見這丫頭也佩着雙頭怪劍麼？萬一被她逃了，咱們臉上也無光彩。」

這句話，却把白秀貞激怒了，當時笑容一斂，冷哼道：「大哥胆量也太小了，諒她一個黃毛小丫頭，我就不信她能逃得出手掌心。」

說着，伸手一按壁上的機鈕，將大網放落了地面。



也解下了輕易不用的「桃花汗巾」。

蘋兒反手持劍，得意的笑道：「姓尹的，還認錯姑娘嗎？」

尹世昌注目細看，失聲驚呼道：「原來是你這丫頭。」

白秀貞忙問道：「她是誰？」

尹世昌恨恨的說道：「她就是那個韓少君的女兒。」

白秀貞也吃了一驚，怒目切齒望着蘋兒，喃喃道：「這真是老天爺有眼，咱們正無處尋你，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門來，殺夫之仇，今天就要報應在你這丫頭身上。」

蘋兒揚了揚眉，冷笑道：「可惜你剛才不知道，居然將姑娘放落了下來，現在，知道却已經太遲了。」

白秀貞一抖手中桃花汗巾，道：「丫頭不要賣狂，叫你嚐嚐姑奶奶桃花巾的厲害。」

蘋兒不屑的呸了一口，道：「無恥的賤女人，你以為一條褲腰帶，就能唬住誰了？」

說着，一場腰欺身而上，劍尖由脅下穿出，直刺白秀貞胸腹。

白秀貞不敢硬接，連忙擰腰斜閃，桃花汗巾迎面一抖，反捲了過來。

蘋兒睜得親切，手腕疾翻，雙劍突然掉轉，劍尖正迎着汗巾割去。

只聽「嗤」的一聲响，桃花汗巾立被割破半尺多長一條裂口。

驀然間，汗巾破裂處就像被火燒着似的，冒出一股粉紅色的煙霧，隨着汗巾揮捲之勢，煙霧迅速擴散開，轉瞬已瀰漫了整個石屋。

蘋兒視線被煙霧所迷，心裏頓感慌亂；又聽見

白秀貞在煙霧中格格嬌笑着唱道：

「千山採得失魂草，十年配成落魄香。任憑你銅筋與鐵骨，難逃我銷魂桃花帳。」

蘋兒只覺那歌聲忽東忽西，難以捉摸，心神越來越恍惚，沒等歌聲完畢，已萎靡昏倒在地上。等她悠悠醒來，粉紅色的煙霧業已消失，石屋中火炬照耀通明，自己四肢穴道全被制住，雙劍劍也遭奪去，身上更多了一條結實的牛筋繩子。

火光下，人影幢幢，滿滿站了一屋子人，為首是枯禪和尚，其餘除「千山四煞」之外，還有「軒轅十二妖」中餘孽，柳天鶴夫婦等九人。蘋兒心知再也沒有脫身的機會了，索性又閉上眼睛。

枯禪和尚嘿然笑道：「韓姑娘，自從鐵門莊一別，想不到咱們又在這兒見面吧？」

蘋兒閉目不答。

枯禪和尚又道：「姑娘的劍術精進不少，當真是可喜可賀。」

蘋兒仍是充耳不聞，沒有開口。

枯禪和尚乾笑了兩聲，接道：「其實，老衲對姑娘並無惡意，咱們本來是朋友，何不開誠相見，商談一下？」

蘋兒睜目叱道：「既已落在你們手中，要殺便殺，有什麼好談的！」

枯禪和尚毫不生氣，微笑道：「姑娘完全誤會了。想當初老衲在鐵門莊作客，原是為了輔助海大俠，協力同心，欲替武林消災祛禍，耿耿此心，至今依舊。剛才老衲更勸服了千山兄妹，只要姑娘肯答應跟咱們合作，從前的恩怨，自此一筆勾消，大

姑娘和令友就難免要吃眼前虧了。」

蘋兒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用。」

枯禪和尚漸漸收斂了笑容，冷聲道：「韓姑娘，你是聰明人，應該想到事情的利弊得失，一個人生死雖是小事，父仇却不共戴天，你死不要緊，誰還替你去報那滅門血仇呢？再說，令友盛彥生和紀小龍都在老衲手中，姑娘可以不顧自己的生死，難道也不顧朋友的性命？」

蘋兒厲聲道：「你想威脅我嗎？」

枯禪和尚道：「老衲本要與姑娘為友，無奈姑娘執意拒人千里之外，如果有任何不幸後果，老衲也無能為力了。」

毒寡婦白秀貞接口道：「既然不是朋友，咱們就要算算當年舊賬。」

甘寧也道：「大師不必再管這件事，把她交給咱們兄妹吧。」

尹世昌陰笑道：「三妹，四弟，咱們也不用殺她，只把她衣服剝光，拋入枯樹林裏，讓她活活被食人蟻咬死。」

呂不歡「嘿」地哼了一聲，道：「這倒是個好主意，不動手等什麼？」

說着，巨掌一伸，把蘋兒提了起來，一隻手就來解她的衣紐。

蘋兒急得大罵道：「你們這些畜牲，死不要臉的東西，我變鬼也饒不了你們……」

尹世昌吃吃笑道：「等你變鬼以後再說吧，現在咱們先叫你嚐嚐變鬼以前的滋味。」

那呂不歡也不說話，只顧伸出雞爪般的手指，一粒一粒解着蘋兒衣襟上的鈕扣。

偏偏他外號「六指喪門」，每隻手只有三根手

家仍然是好朋友。」

蘋兒哼道：「你倒說得比唱的還好聽，其實目的還不是為了想得到傳說的財富寶藏，以為我不知道？」

枯禪和尚哈哈笑道：「就算是這樣吧，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也沒有什麼可恥的，姑娘千里迢迢而來，難道不是為了那筆寶藏？」

蘋兒道：「哼！我是為了報滅門血仇，誰希罕什麼寶藏財富。」

枯禪和尚笑道：「這有什麼不同？所謂：恩仇快人意，財帛動人心。彼此目的雖略有差異，要去的却是同一個地方，豈不是更應該互相協助？」

蘋兒道：「你去尋你的寶藏，我去報我的血仇，各不相干，何必廢話。」

枯禪和尚道：「姑娘是心直口快的人，老衲也就不必隱瞞了，說實在話，咱們尚未見過「禍水雙侶」，不知道寶藏所在，正感無從着手……」

蘋兒接口道：「我也老實告訴你吧！咱們也不知道金蛇刺宮的確實位置——」說到這裏，忽然發覺說漏了嘴，連忙住口。

枯禪和尚眼中閃現出一絲驚喜之色，道：「那金蛇刺宮，就是禍水雙侶的來處麼？」

蘋兒無奈，只得支吾道：「聽說是的，究竟是否真叫這個名字，我就不太清楚了。」

枯禪和尚又問道：「姑娘千里西行，想必正是要去那金蛇刺宮？」

蘋兒忙道：「咱們並不知道金蛇刺宮在什麼地方，只不過隨便走走，希望能夠打聽到一點線索而已。」

枯禪和尚陰沉的笑道：「老衲却希望姑娘不必支吾推諉，須知合則對彼此有利，如果各存私心，

結。小妹的意思，欲向四位討個情面，替你們兩家化解舊仇。」

尹世昌道：「柳夫人自信化解得了麼？」

歐陽玉嬌道：「小妹願盡力一試，如果無法化解，再任憑四位處置。」

於是，由呂不歡手中接過蘋兒，一面替她掩上衣襟，一面愛憐的代她拭抹淚水，柔聲道：「小妹，不是我做大姐的倚老賣老欺騙你，一個人做事，要懂得通權達變，怎麼可以這樣任性固執呢？咱們女人家，身子的清白比性命還重要，你想想，真要被剝光了身子拋去餵食人毒蟻，別提萬蟻攢心那種痛苦，就是羞也羞死了。」

蘋兒哽咽不能成聲，伏在歐陽玉嬌懷裏抽搭痛哭。

歐陽玉嬌用手輕輕撫着她的秀髮，又道：「枯禪大師對你本是一番好意，只要你說出金蛇刺宮在什麼地方，不僅舊仇一筆勾消，大夥兒更可以同心協力對付強敵，你的滅門大仇得報，又能分享寶藏，重振家園，這是一舉兩得的事，何樂而不為？再說，金蛇刺宮殺了你全家滿門，此仇不共戴天，你又何必替它保守秘密？說出它的位置，於你無損，反而有利，你為什麼不肯說？」

蘋兒哽聲道：「不是我不肯說，我確實是不知道。」

歐陽玉嬌道：「詳細位置不知道，大畧方位總知道的了？」

蘋兒低頭不答。

歐陽玉嬌接着又道：「妹妹是聰明人，千萬不要做傻事，須知你縱然不說，頂多化費些時日，他們也一樣會找得到，眼前的羞辱，却無人能够代替你。」



顏兒輕嘆了一口氣，道：「信不信由你，咱們只聽說在阿爾金山，其他的就真正不知道了。」

歐陽玉嬌緊接着又問：「阿爾金山那麼大，總該有個地名範圍，才好尋訪打聽呀？」

顏兒搖頭道：「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已經全部告訴你了。」

歐陽玉嬌聳聳肩道：「我這做老大姐的一片誠意想幫你的忙，既然你連我也不相信，這樣吞吞吐吐不肯直說，我也只好不再過問啦。」

顏兒急道：「我委實只知道這麼多，你還叫我說什麼？」

歐陽玉嬌故意沉吟了一會，道：「好吧，我再問你一件事，你若答應，就表示你沒有隱瞞。」

顏兒道：「什麼事？」

歐陽玉嬌道：「你佩戴的這種兩頭怪劍，是誰教你的？如果你願意把這套劍法告訴大家，證明你誠心化敵為友，再沒有保留秘密，老大姐也保證無人會為難你，從今以後，大家都拿你當作親妹妹一樣愛護，你意下如何？」

顏兒愕然道：「這——」

歐陽玉嬌笑道：「你別誤會，咱們可不是想學你這套劍法，只不過覺得這劍形狀古怪，有些好奇了，這是使你有個表明心跡的機會。」

顏兒苦笑一聲，道：「說出來你一定不信，雙劍劍根本沒有什麼劍法。」

歐陽玉嬌道：「世上用劍的人，都有獨門劍法，何況這種特製的怪劍？你不願意說出來，足見剛才的話也有隱瞞，豈非存心要使我這老大姐為難的麼？」

顏兒嘆道：「我說的都是實話，你們一定不肯相信，叫我怎麼辦？」

是告訴大姐一句實話，這事只有你和我知，我決不會告訴他們的。」

顏兒搖了搖頭道：「我真的不知道，叫我再說什麼？」

歐陽玉嬌眼珠子一陣轉動，忽然悄聲說道：「姐姐我可是拿你當親妹子看待，有什麼話，你可再別瞞我，剛才來的那兩個和尚，你知不知道他們是誰？」

顏兒道：「他們既然自稱是大覺禪院來的，想必是悟非和悟果了。」

歐陽玉嬌道：「悟非和悟果又是何許人？」

顏兒道：「說來你或許認識，他們未出家做和尚以前，就是有名的『嶺南二兇』。」

歐陽玉嬌聞言一震，啞聲道：「莫非是『海南人屠』陶濤和『吃人魔』樊破天？」

顏兒道：「正是他們。」

歐陽玉嬌駭然道：「你怎會認識這兩個殺人不見眼的魔王？」

顏兒道：「他們早已改邪歸正了，現在是我方姑姑的徒弟。」

歐陽玉嬌忙道：「方姑姑又是誰？」

顏兒道：「方姑姑就是大覺禪院的主人，我們用的雙劍劍，就是方姑姑的哥哥傳授的……其中關係太複雜了，一時也說不清楚。」

歐陽玉嬌臉色陰晴不定，沉吟良久，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有件事，姐姐我早想跟你商量，只知道你肯不肯幫忙——」

顏兒道：「有話但請明說，只要我力量辦得到，一定帮你。」

歐陽玉嬌又長嘆一聲，說道：「其實，咱們夫妻和軒轅諸友，也早有改邪歸正的願望，只因被枯

歐陽玉嬌臉色一沉，道：「既然如此，我也無法幫你說話了。」

呂不歡哼道：「柳大嫂不要多費口舌，還是把她交給咱們兄妹吧！」說着，又向顏兒走了過來。

顏兒急叫道：「歐陽姐姐，你不能撒手不管啊！我眞的沒有半句隱瞞了，雙劍劍只有用劍的手法，的確沒有劍法招式……」

歐陽玉嬌冷冷道：「那你就趕快把用劍手法說出來呀！否則，誰也救不了你。」

呂不歡那鷄爪般的手掌已經探過來，一把抓住顏兒的頸脖子，陰森的道：「不說就算了，咱們也不耐煩跟她磨牙齒！」

顏兒心胆俱裂，驚呼失聲……

正在紛亂，一名僧人忽然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顫聲道：「啓稟方丈，地牢中的紀小龍被人救走了。」

枯禪和尚一怔，道：「什麼人敢闖地牢？守牢的弟子呢？」

那僧人道：「來的是個少年人，也用兩頭怪劍，守牢弟子，被傷了十餘人，掌法師兄，也已當場戰死……」

枯禪和尚猛的一頓寒鐵禪杖，怒叱道：「都是些沒用的東西！傳令鳴鐘，全寺戒備搜索，該他還沒有去遠。」

那僧人剛應諾着尚未離去，寺內已傳來一陣急劇的鐘聲。

鐘聲才起，另一名僧人已經踉蹌奔進石屋，喘息報道：「啓稟方丈，前寺來了兩個和尚，要求掛單……」

枯禪和尚大喝道：「混賬東西，你不會拒絕他嗎？」

禪和尚脅迫，不得不隨他們同流合污，如今陷在泥沼裏，想自拔已經難了。」

顏兒大喜道：「這話當真麼？」

歐陽玉嬌道：「姐姐何必騙你，譬如說吧，像千山四煞這種窮兇極惡之輩，姐姐我就看他們不順眼，咱們都是女孩兒家，剛才我見他們要將你剝光衣服，肆意凌辱，心裏就生氣，所以才出面打這個抱不平。」

顏兒道：「姐姐既然有此心，何不就跟他們絕裂？」

歐陽玉嬌却搖搖頭道：「這事說來容易，做起来却不簡單，你年紀還輕，那裏想得到一旦踏上賊船，再抽身的難處。」

顏兒道：「你有什么困難呢？」

歐陽玉嬌道：「所謂正邪之分，不能僅僅憑着一句話，必須要有確實的行動，幹出幾件轟轟烈烈的事跡，才能夠獲得正道中人的諒解，這話，你說對不對？」

顏兒道：「對！」

歐陽玉嬌苦笑道：「這就是最大的難處。正如一個做過賊的人，便終身染上了污名，若說他以後洗手不幹了，誰會相信？只要有人失竊，一定先懷疑是他幹的，他縱有改過向善的心願，若無立功贖罪的機會，也是枉然。」

顏兒點一點頭，道：「不錯，事實確是如此。但要尋求贖罪補過的機會，也並不是什麼絕頂的難事呀！」

歐陽玉嬌仰面長吁道：「不瞞你說，咱們軒轅十二友平時極少涉足江湖，早有向善之意，此次聽說禍水雙侶帶來武林殺劫，認為正是贖罪揚名的大好機會，才毅然出山，捲入了這場紛爭，實際上，

僧人喃喃道：「弟子已經拒絕他們，誰知道那兩個和尚竟然動手打了進來，知客師兄抵擋不住，被打傷了三十多人，連佛殿裏的神像，也被他們打得稀爛，現在正裏要放火燒房子，求方丈親自退敵……」

枯禪和尚變色道：「竟有這種事？」

柳天鶴奮然道：「不用大師親往，柳某不才，願率軒轅諸友，去把那兩個禿驢生擒了來。」他一時順口，忘了枯禪和尚，居然「當着和尚罵禿驢」起來。

枯禪和尚也沒有心情計較這些，只搖了搖頭，又問道：「你們可知道那兩人的來歷？」

報訊僧人恭聲答道：「他們自稱是大覺禪院來的。」

枯禪和尚又問道：「來人是否也使用那雙怪劍？」

報訊僧人道：「兩個人都是赤手空拳，未帶兵刃。」

枯禪和尚臉上掠過一絲驚容，吩咐道：「此地暫由歐陽施主負責，再留下五十名弓弩手把守吊橋，以防盛彥生脫逃。其餘諸位隨老衲同去會那兩名高人。」

歐陽玉嬌應道：「大師放心去吧，趁這時候，小妹正好再勸勸這位韓家妹子。」

枯禪和尚親率羣邪趕往前寺，顏兒總算暫時躲過了受辱的噩運，痛定思痛，餘悸猶存，想到海雲只顧去援救小龍，撇下自己孤零零一個，以至遭此羞辱，心裏又悲又恨，淚水越發如潰堤之河，難以抑止。

歐陽玉嬌又堆了一臉笑，假意溫語勸慰道：「好妹妹快別難過了，趁現在只有咱們姐妹倆，你倒

咱們何嘗爲了什麼寶藏財富，只不過想藉此機會，爲武林蒼生祛禍造福，幹一次轟轟烈烈的義舉，使人相信軒轅十二友並非邪惡之輩。」

說到這裏，又長嘆一聲道：「唉！誰知老天爺竟不肯原諒咱們這些迷途知返的可憐人，鐵門莊一役，十二友中折亡了三人，仍然難獲世人諒解，看來這份心願，只能抱憾終生，與草木同朽了……」說着，頻頻以袖拭目，大有意冷心灰，不勝悲憤之慨。

顏兒是個嘴硬心軟的人，見她說得這般悽苦，不禁大感同情，便道：「姐姐果真有向善的決心，何不隨咱們同往阿爾金山，破滅金蛇蚺宮爲武林除害？」

歐陽玉嬌道：「這正是姐姐求之不得的，可是咱們對金蛇蚺宮一無所知，那阿爾金山又幅員廣闊，縱然去了，猶如大海撈針，何時才能尋到金蛇蚺宮呢？」

顏兒低聲說道：「實對你說吧，咱們已經獲得確實消息，金蛇蚺宮就在阿爾金山金霞嶺，而且知道哪兒一處金鎖，相信不難尋找。」

歐陽玉嬌閃目道：「這消息靠得住麼？」

顏兒正色道：「當然靠得住，告訴咱們這些消息的人，就是——」

剛說到這裏，石屋外，忽然傳來一陣呼叱的聲音。

歐陽玉嬌道：「可能是枯禪和尚他們回來了，咱們剛才所談的話，你暫時不要洩漏，且等見機行事。」

顏兒急道：「姐姐，你現在先替我解開穴道好麼？」

歐陽玉嬌輕道：「不用性急，到時候我自然



會助你脫身的，現在你多委曲一下吧。」  
她不僅未替顏兒解開穴道，甚至連手臂上的牛筋繩也不肯鬆一鬆，只將顏兒向屋角一推，自己站了起來。

外面呼叱之聲竟在此時突然靜止。

一陣風過，掃在石屋門側的兩支火炬，也同時一閃而滅。

歐陽玉嬌腳下倒退兩三步，急急解下桃花汗巾，沉聲問道：「什麼人？」

門外無人回答，只飄送進來兩聲低沉的哂笑。

歐陽玉嬌喝道：「弓弩手何在？」

突聞「蓬」的一聲，由門外擲進來一束弓箭，

有人輕笑着應道：「他們都躺在地上不能動了，傢伙全在這兒，你替他們收着吧。」

顏兒聽見那說話的聲音，不禁大喜叫道：「外面是小龍嗎？快些進來。」

小龍在屋外答道：「你再忍耐片刻，咱們收拾了這賊婆娘就來救你。」

顏兒問道：「雲表哥在不在？」

門外傳來海雲的聲音道：「咱們都在這兒，妖婦插翅也逃不掉了。」

歐陽玉嬌心念疾轉，長吁了一口氣，笑道：「謝天謝地，好不容易盼到諸位來，我高興還來不及，哪兒會逃走，海少俠請進屋裏來吧。」

一面忙將火炬點燃，一面匆匆替顏兒解開穴道，鬆去牛筋繩。

顏兒一躍而起，首先俯身拾回了自己的那柄雙鐏劍。

歐陽玉嬌低聲道：「恭喜妹妹脫險了，做姐姐的一番苦衷，還望妹妹代為解釋。」

顏兒道：「放心，包在我身上……」

話猶未畢，忽見人影一閃，小龍已飛身掠進了石屋。

他人在半途，雙鐏劍便已出鞘，身未落地，劍已先發，直向歐陽玉嬌胸前刺去。

歐陽玉嬌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突然出手，忙不迭側身閃避，終於慢了半拍，「嗤」地一聲响，左肩上早中了一劍，連衣帶肉劃開一道尺許長的劍口。

小龍身隨劍轉，反手一揮，寒芒又攔腰的疾劈而到。

顏兒駭然失聲，一探手，抓住了小龍的手腕，喝道：「你想幹什麼？」

小龍道：「這賊婆娘不是好東西，早些殺了，免得她再害人。」

顏兒沉聲道：「胡說，歐陽姐姐已經決心改邪歸正了，不許你這般無禮。」

小龍瞪着眼睛叫道：「什麼？她要改邪歸正了？你居然相信她的鬼話？」

顏兒大叫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當然相信。」

小龍道：「你不知道她害得我多苦，枯禪和尚只將我囚在地牢裏，她却胡出鬼主意，要和尚用牛筋繩把我倒吊在樑上，又在我脖子上懸一個大石磨，差點沒把我活活勒死。」

顏兒正色道：「那是以前的事，不能再計較，從今以後，彼此已是一家人，你知道了嗎？」

小龍茫然望望顏兒，又回頭望望剛進來的海雲，困惑的道：「海大哥你聽聽這話，咱們什麼時候又跟軒轅十二妖變成一家人了？」

海雲也覺得很詫異，但他沒有追問，只淡淡一笑道：「現在救人要緊，小龍，你先放落吊橋，接盛大哥過來再說。」

小龍剛點頭答應，歐陽玉嬌却接口道：「不勞小龍兄弟動手，由我來吧。」

她肩上的傷口正冒着鮮血，居然向小龍親切的啓齒一笑，搶上前扳動機鈕，放落了吊橋。

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小龍縱然有一肚子悶氣，一時也發作不出來，只得低聲罵道：「世上竟有這種厚臉皮的女人，呸！」

海雲擺一擺手道：「你去帶領盛大哥由左山先退，順路接應替非他們，記住不可戀戰，也不要多傷人。」

小龍答應一聲，出屋而去。

海雲又問顏兒道：「表妹，你沒有受傷吧？」

顏兒搖搖頭，道：「多虧歐陽姐姐護衛我，不然，早被食人毒蜈蚣吃了。」

微頓，又接着道：「歐陽姐姐真的決心棄邪歸正了，他們也想去金蛇洞宮，替武林同道出一份力，補贖過去的錯誤。」

歐陽玉嬌沒等海雲開口，早已移步上前，深深檢衽為禮，說道：「玉嬌與軒轅諸友自知罪孽深重，惡名在外，如今已覺懺莫及了，願少俠以仁者之心，曲賜寬宥，俾能革心洗面，補過贖罪。」

海雲抱拳道：「柳夫人言重了，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是真正悔悟，並非徒托空言，軒轅諸友仍不失為英雄本色。」

歐陽玉嬌輕嘆道：「唉！耿耿此心，可質天日，無奈難獲世人諒解。」

海雲道：「但問無愧於天地，無昧於良心，世人終有諒解的時候。在下這裏先拜謝援手舍表妹的厚情，並為夫人申賀慶幸。」

顏兒道：「歐陽姐姐，你現在就跟咱們一同去阿爾金山，好麼？」

（未完待續）

## 過關刀

# 地心鬼雷義士血

秦紅·文

### 前提文

上回書至楚雲彪化裝為金盾幫門下，隨着賈禮強降於二聖教，獲二聖教主封為衛教軍頭目，賈谷蘭也獲釋放，但她却自願留下，冀能乘機拯救賈禮強，二聖教主對她不太放心，遂着樊女堂主監視她，賈谷蘭善付人心，把樊堂主權絡得對她很具好感，說出許多有關二聖教的秘密，賈谷蘭把這些秘密，向楚雲彪傳音告知，楚雲彪決定命金盾幫門下畢長雄逃亡，前往九華山通知田舍郎等人，要畢長雄晚上逃出飛豹關，畢長雄毅然願負艱巨，並說不必等到晚上，立時就可以走——

楚雲彪忙道：「不，白天逃走很危險，還是等天黑了再走安全些。」

畢長雄笑道：「我倒覺得白天比夜裏走更安全，你看現在正是好機會，我只要往下一跳，就到了城外，等到他們發現時，我可能已跑出老遠了。」

楚雲彪不以爲然地道：「依小弟之見，還是等天黑了再走爲佳，昨天二聖君曾說這座飛豹關是鋼鐵鐵壁，這話只怕不是虛言恐嚇。」

畢長雄道：「我可不信他胡說八道，他們敢於讓我們兄弟守衛，主要原因並非在城外佈下什麼天羅地網，而是認爲我們顧及幫主父女不敢逃走。」

楚雲彪道：「幫主已迷失本性，小姐也一直有樊堂主跟着，他們父女都已無力管束你們，所以二

話，須多邀幾個幫手才行。」

聖教主若要追究，只會找上小弟，不會責罰他們父女。」

畢長雄笑道：「害你受罪，那也不大好。」

楚雲彪一笑道：「只要畢兄安全脫逃，小弟受點責罰又算得了什麼？」

畢長雄道：「見到田舍郎等人，除了告訴他們目前的情形之外，老弟打算要他們怎樣？」

楚雲彪道：「小弟也不知要他們怎麼辦才好，只希望他們能找到野枯佛，由野枯佛指導他們採取行動。」

畢長雄道：「假如他們要到飛豹關來呢？」

楚雲彪道：「最好勸他們不要來，一定要來的話，須多邀幾個幫手才行。」

### 關主！

杜敬堂輕嘆一聲，負手登上城牆，才問道：「有什麼情況沒有？」

楚雲彪答道：「沒有。」

杜敬堂又問道：「西門統領說，你們二十二人已參加站崗了？」

楚雲彪道：「是的。」

杜敬堂道：「有沒有甚麼困難？」

楚雲彪故意猶豫了一下，才道：「卑職希望關主開恩，免去頭目職責。」

杜敬堂目光一凝道：「爲甚麼？」

楚雲彪道：「卑職很害怕……」

杜敬堂道：「害怕甚麼？」

楚雲彪道：「怕不能管住二十一個兄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萬一有人不願誠服，或有人逃走，卑職實在担當不起。」

杜敬堂笑哦一聲道：「你不用擔心有人會脫逃，凡是進入本關之人，猶如進入鐵籠一般，誰也別想逃掉！」

楚雲彪道：「這可不然，譬如現在，他們二十

在老弟請走開，等一下我就要往下跳了！」

楚雲彪道：「那麼，小弟預祝畢兄脫逃成功，咱們後會有期。」

說罷，轉身走開，繼續向前巡視。

走到城樓，忽見假聖人杜敬堂正由石級走上來，連忙拱手一揖道：「卑職伍必信參見。」



一人都站在城上站崗，他們若想逃走，只要往城下一跳，誰能阻止得了？」

杜敬堂笑道：「沒有人阻攔，他們也一樣逃不掉，你放心好了。」

楚雲彪聽他說得那樣胸有成竹，心中頗替畢長雄擔憂，問道：「是不是城外四周，另有妥善的佈置？」

杜敬堂道：「不錯。」

楚雲彪道：「卑職可否知道，那是甚麼的佈置？」

杜敬堂含笑反問道：「你爲甚麼想知道？」

楚雲彪道：「卑職知道了，就可去警告他們，免得生事。」

杜敬堂搖頭笑道：「不，你即使事先警告他們，只怕也還有人不肯相信，這世上『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人多得，讓其中一二人見到『棺材』，豈不比口頭警告更爲有效？」

楚雲彪道：「關主這樣說，竟是希望有人逃走，而來個殺一儆百了？」

杜敬堂領首道：「正是！」

楚雲彪心中不禁着急起來，暗忖道：「此賊說得如此有把握，足見城外確有堅固的防線，畢長雄若然逃下去，只怕凶多吉少，我還是趕快去通知他終止行動爲佳。」

當下恭聲問道：「關主欲上城看看麼？」

杜敬堂道：「是的，老夫要到各處去巡視一下，你不妨隨老夫來。」

楚雲彪躬身道：「卑職遵命。」

那知就在此際，城樓上突然响起一片「嗚嗚！嗚嗚！嗚嗚！」的怪聲！

聽其聲急促，使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必是發生了

緊急的事故。

楚雲彪一驚道：「那是甚麼？」

杜敬堂笑道：「法螺！」

楚雲彪追問道：「吹法螺幹麼？」

杜敬堂道：「螺聲短促，表示有人逃走。」

楚雲彪知是畢長雄跳城逃了，急急趨近城耳一看，果見畢長雄正向西方山區逃奔，忙的轉身邊的杜敬堂道：「卑職去追他回來！」

說着，就要跳下城去。

杜敬堂拉住他，搖頭笑道：「不，讓他去吧！老夫方才說了，讓一二人去見見『棺材』，以後就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

楚雲彪佯作焦急道：「可是，教主若怪罪下來，卑職如何吃得消？」

杜敬堂笑了，道：「不妨，老夫自會向教主解釋。」

楚雲彪眼看畢長雄已逃出老遠，沒入一片樹林中，不由暗嘆一聲，忖道：「但願老天保佑，讓他安然逃脫，否則，他算是被我害死了。」

口中問道：「他真的逃不了麼？」

杜敬堂肯定的點頭笑道：「絕對逃不了，等一會兒後，就有人會把他的屍體抬回來！」

楚雲彪佯怒說道：「哼！他方才還和卑職有說有笑，誰知道一轉眼間，就幹出這種事，真是人心難測！」

這時，樊小瓊已和賈谷蘭奔到，樊小瓊急問道：「關主，是誰逃了？」

杜敬堂答道：「一個金盾幫的兄弟。」

賈谷蘭接口問道：「是那一個？」

楚雲彪道：「是畢長雄。」

賈谷蘭也假裝生氣的罵道：「好啊！這個卑鄙

的東西，他竟不顧我們父女的死活了，爲甚麼不去追他回來？」

楚雲彪道：「杜關主說不必追，因爲城外四周已有萬全的佈置，他逃不了的。」

賈谷蘭目中露出一絲驚疑之色，又問道：「是甚麼樣的佈置？」

楚雲彪聳聳肩道：「在下也不知道，這是杜關主說的，他說等一下就有人會把畢長雄的屍體抬回來。」

賈谷蘭轉望向杜敬堂，問道：「是真的麼，杜關主？」

杜敬堂領首一笑道：「不錯。」

賈谷蘭假作愉快的笑道：「好極了，這種自私自利不顧情義之人，死了正好！但不知是甚麼樣的佈置竟能阻攔他逃走？」

杜敬堂微笑一下，說道：「等一下，你們就可明白！」

一語方畢，遠處山林中，轟地响起「轟！」的一聲震天巨响，一股濃烟，隨之由該處林中冲了起來！

這一聲巨响，真如晴天霹靂，震得地面都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

楚雲彪和賈谷蘭嚇了一大跳，齊聲驚問道：「那是甚麼？」

杜敬堂含笑緩緩道：「地心鬼雷！」

楚雲彪駭然道：「何謂地心鬼雷？」

杜敬堂道：「這是我教主製成的一種神秘武器，它被埋在地下，誰的脚由它上面踏過，它就會爆炸，把人炸成一塊塊！」

楚雲彪倒抽了一口冷氣，失聲道：「這麼說，畢長雄是踏中地心鬼雷被炸死了！」

杜敬堂笑道：「如果他沒死，那麼他就是鐵打的人！」

賈谷蘭臉色很蒼白，問道：「那種地心鬼雷是用甚麼東西製成的？」

杜敬堂搖頭道：「這個老夫亦不得而知。」

賈谷蘭再問道：「埋在地下的地心鬼雷一定很多，是不是？」

杜敬堂道：「不錯，多得像天上的星星，而且毫無痕跡可尋！」

賈谷蘭道：「換句話說，誰若想逃走，都會踏中地心鬼雷而被炸死？」

杜敬堂道：「正是！」

賈谷蘭道：「可是，昨天大家由風雲坪入關時，怎麼沒有踏中它？」

杜敬堂道：「那時地下沒有埋着地心鬼雷！」

賈谷蘭還要發問之際，只見一名衛教軍匆匆奔上城牆，向杜敬堂行禮，知那衛教軍有事稟告，乃住口不問。

只見那衛教軍向杜敬堂行禮道：「啓稟關主，教主吩咐，等下將金盾幫兄弟及那逃亡者的屍體一齊帶到廣場去。」

杜敬堂道：「知道了。」

那衛教軍再行一禮，轉身下城去了。

杜敬堂即向楚雲彪吩咐道：「伍必信，你去把你們的兄弟帶到這裏來。」

楚雲彪應聲而去。

當他將站崗的二十個兄弟帶到時，畢長雄斷碎的四肢也被抬回來了。

兩名衛教軍用一隻大竹籃盛着血肉模糊的肢體提着進入關中，原是活生生的一個人，此刻成了一堆斷肢殘體，真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睹！

楚雲彪和賈谷蘭默然相視，彼此心中都懷着悲哀和歉疚，但是現在他們又不能不把哀傷壓抑在心中，把「笑容」掛在臉上。

杜敬堂一揮手道：「走，都到廣場上去！」

一行人來到城中的廣場上時，只見那一百八十個衛教軍已停止演練紅沙陣，分兩隊肅立於場上。

二聖教主立在中間。

大聖君面寒如冰！

杜敬堂上前稟報道：「啓稟教主，逃走的是金盾幫兄弟畢長雄，已中地心鬼雷而死，現在屍體帶到，請教主定奪。」

大聖君冷冷道：「你退下！」

杜敬堂恭應了一聲「是。」退到一旁，垂手恭立。

大聖君雙目一抬，神情威嚴地道：「昨天那個小頭目叫甚麼姓名？」

二聖君道：「他叫伍必信。」

大聖君視線投向金盾幫的二十一個兄弟，厲聲道：「伍必信何在？」

楚雲彪硬着頭皮走將出來，施禮道：「卑職在此。」

大聖君濃眉一揚，冷笑道：「你身爲小頭目，竟不能管束兄弟而讓其逃走，該當何罪？」

楚雲彪低頭悚聲應道：「卑職知罪，請教主處置。」

大聖君喝道：「來人！」

「在！」

一名衛教軍應聲上前，聽候差遣。

大聖君道：「取杖來！」

那衛教軍應是而去。杜敬堂走上一歩，拱手道：「教主請聽屬下一

言如何？」

大聖君沉聲道：「你要替他求情？」

杜敬堂道：「是的，因爲——」

大聖君截口道：「不行！」

杜敬堂頓了頓，又恭聲稟道：「教主請容稟，畢長雄逃走之前，伍必信正請求屬下免了他頭目的職責……」

大聖君「噢」了一聲，注目問道：「理由是甚麼？」

杜敬堂道：「他怕管不了他的兄弟，怕有人逃走而受教主責罰。」

大聖君乾笑了一聲，道：「哼，他倒也有先見之明！」

杜敬堂道：「他在金盾幫中的地位亦不高，如今提升他爲頭目，自然難有懾服衆人之方，所以教主若處罰他，似乎……」

大聖君一擺手，截口道：「好了，別說了，本教主姑且饒恕他這一回便了。」

杜敬堂連忙回對楚雲彪說道：「伍必信，還不快向教主謝恩！」

楚雲彪躬身一禮，道：「謝教主開恩。」

大聖君沉呼一聲道：「以後要特別注意，發現那一人情緒不穩定，立即報告西門統領或杜關主，知道麼？」

楚雲彪道：「是的。」

大聖君朝金盾幫的二十個兄弟走上三步，一指竹籃中畢長雄的殘肢，厲聲笑道：「你們看看，這就是逃亡者的下場，昨天二聖君早就警告你們了，這座飛豹關如今已是銅牆鐵壁，誰妄想逃走，誰就會落得粉身碎骨，你們若是活得不耐煩，儘管逃亡便了！」



二十個金盾幫兄弟人人神情嚴肅，默然不語，但是可以看出他們內心的悲憤。」

大聖君道：「西門統領。」

西門海應聲道：「卑職在！」

大聖君道：「帶下去！」

次日上午，楚雲彪又帶領金盾幫二十個兄弟在城上站崗，而賈谷蘭也在樊小瓊的陪伴下，又到城上來了。

賈谷蘭遠遠看見楚雲彪走來，便拉住樊小瓊，悄聲道：「樊姑娘，咱們已相處了兩三天，小妹覺得咱們個性相近，就像親姐妹一樣，可以無話不談了，妳說是不是呢？」

樊小瓊點頭笑道：「不錯，不瞞妳說，奴家剛見到妳的時候，覺得妳有些不順眼，現在却愈看愈順眼了。」

賈谷蘭道：「妳肯不肯把小妹當作親妹妹一樣看待？」

樊小瓊道：「要是妳願意，咱們就結拜為姐妹，豈不更好？」

賈谷蘭喜道：「那好極了，眼下小妹心裏有件事情，想說出來請教姐姐……」

樊小瓊道：「何事？」

賈谷蘭道：「小妹說了出來時，姐姐可不要笑我。」

樊小瓊道：「不會，妳說吧！」

賈谷蘭看了業已走近處的楚雲彪一眼，伴作羞澀地道：「姐姐！那伍必信的人品如何？」

樊小瓊一怔道：「他麼？奴家覺得他……還不錯，就是年紀稍嫌大了些。」

賈谷蘭羞笑道：「小妹却覺得他很好……」

樊小瓊吃吃笑道：「妳喜歡他？」

賈谷蘭忙道：「小聲一點，被他聽去了多難為情！」

樊小瓊壓低了聲音，說道：「奴家去跟他說說如何？」

賈谷蘭道：「不要……」

樊小瓊道：「他知不知道妳對他有情？」

賈谷蘭點點頭道：「大約有些明白了。」

樊小瓊道：「怪不得看見妳上城，他就走了過來，妳想跟他談談麼？」

賈谷蘭點點頭含羞說道：「是的，就怕姐姐不答應。」

樊小瓊笑道：「傻丫頭，姐姐我怎麼會不答應呢！」

她說到這裏，轉頭向楚雲彪招呼道：「伍必信，妳過來一下！」

楚雲彪正想和賈谷蘭談談，聞言快步走近，拱手一揖道：「樊堂主有何吩咐？」

樊小瓊一指賈谷蘭笑道：「賈姑娘要和你談話，你們談吧！」

說罷，轉身靠上城垛，表示不加干涉。

賈谷蘭見她不肯走開，便附上她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樊小瓊聽了「哈哈」一笑，移步走開去了。

楚雲彪頗為迷惑，傳音問道：「妳跟她說了些甚麼？她怎麼肯讓咱們私下交談？」

賈谷蘭玉臉微泛紅霞，傳音答道：「我問她：要是她跟二聖君幽會，喜不喜歡有人在旁監視？她聽了深覺有理，所以就走開了。」

楚雲彪失笑道：「嘿，妳竟告訴她咱們要談情說愛麼？」

賈谷蘭道：「只有如此，她才肯讓咱們私下交談。」

楚雲彪點點頭，神情變為嚴肅，說道：「畢長雄死得太慘了，咱們應該事先打聽清楚才對……」

賈谷蘭點點頭道：「是的，我只道二聖教主利用我參控制衆兄弟，那裏知道城外四周有那樣可怕的佈置。」

楚雲彪道：「那種所謂『地心鬼雷』非常可怕，我已開照衆兄弟不可私自逃走，但是我有一種憂慮，野枯佛及少林武當兩派人物不日可能會到，他們不知城外的地下埋設『地心鬼雷』，一旦來了，必定會造成慘重的傷亡，須得趕快想辦法通知他們才行！」

賈谷蘭道：「我也是這麼想，不僅是野枯佛及少林武當兩派人物，說不定野枯佛還會把田舍郎等人帶到此地，所以非得火速通知他們不可，但是如何去通知他們呢？」

楚雲彪道：「不能再叫兄弟們去冒險，我看只有由妳去了。」

賈谷蘭沉吟道：「我麼……」

楚雲彪道：「是的，妳本來已恢復自由之身，這次是妳自己請求留下來的，那天聽二聖君的口氣，好像妳若要走，隨時可以離開。」

賈谷蘭道：「現在若去請求離開，只怕他們會起疑。」

楚雲彪道：「不怕他們起疑，只怕他們不肯放行。」

賈谷蘭沉吟有頃，道：「好吧，我去請求看看，但要是他們肯放我出去，我如何能够分身去通知少林武當及田舍郎等人？」

楚雲彪道：「妳單獨一人，自然無法走三個地

方，離開飛豹關後，先找幾個親友幫忙，請他們潛伏於西梁山附近，若見野枯佛及少林武當的人到來，就把此地的情形告訴他們，妳則火速趕往九華山見田舍郎等人，與他們共商攻破飛豹關之策。」

賈谷蘭注目低聲問道：「你打算攻破這座飛豹關？」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等二聖教主走了後，咱們真應外合，先將此關破了，然後再去攻擊東梁山的飛狐關，我覺得二聖教實力雖然強大，但五關分處五地，實力分散，似可一一擊破。」

賈谷蘭道：「一旦攻破此關，你想二聖教主會對我爹怎麼處置？」

楚雲彪道：「令尊業已迷失本性，二聖教主絕不會責罰他的。」

賈谷蘭道：「兄弟們呢？」

楚雲彪含笑笑道：「此關的兄弟叛變，他們總不會去處罰其他四關的兄弟吧！」

賈谷蘭又沉思半晌，點了點頭道：「好，我離開此地之後，要怎樣跟你保持連絡？」

楚雲彪舉手一指城外遠處的一座山頭，道：「那座山頭，距此約有半里之遙吧？」

「嗯。」

「如果妳站在那座山頭上，我則站在此處，咱們同時拿一面鏡子對照，大概可以彼此看見鏡子反射的光亮……」

「好主意！」

「那麼，每天晌午時分，咱們就以鏡子互通消息，談別訊號如下：妳把鏡子左右移動五次，即表示帶人到了；我把鏡子上下移動三次，表示可以進攻，停止不動，表示不可以進攻……」

兩人正商談間，樊小瓊忽然走了過來，笑嘻嘻

道：「喂，談夠了沒有？奴家瞧你們唧唧我我的，好親熱嘛！」

賈谷蘭突然一扭嬌軀，一蹶足，悻悻地道：「姐姐，咱們走！」

說着，向城門那邊走去。

樊小瓊愕然道：「怎麼啦？」

楚雲彪苦笑道：「樊堂主請勸勸她，卑職才疏學淺，實在不敢高攀！」

樊小瓊恍然省悟，不由雙目一瞪道：「哼！賈姑娘看上你，是你的造化，你竟敢拒絕了她，真是傻瓜！」

說完，也跟着賈谷蘭走了。

她們下到城下，賈谷蘭靠在城牆下，假作悲泣，樊小瓊連忙安慰道：「別傷心，我的好妹妹，天下的好男人多得是，他不喜歡妳，總有別的男人喜歡妳！」

賈谷蘭掩面飲泣道：「姐姐說得是……」

樊小瓊道：「其實啊！奴家瞧他並不怎樣好，年紀大一倍不止，人又長得不英俊，這樣的男人俯拾即是，一點不稀罕！」

賈谷蘭破涕為笑道：「對，小妹要去找個年輕又英俊的男人，叫他傷心傷心！」

樊小瓊問道：「到那裏去找？」

賈谷蘭道：「城外！」

樊小瓊一呆道：「城外？」

賈谷蘭點點頭道：「是的，城外才有又年輕又英俊的男人。」

樊小瓊驚愕道：「妹妹，妳是說要離開這飛豹關？」

賈谷蘭又點頭道：「正是，小妹要去見二聖君，馬上離開這傷心之地！」

樊小瓊發慌道：「不，不要出去，妳出去之後，奴家就沒伴兒了。」

賈谷蘭笑道：「姐姐喜歡和小妹在一起？」

樊小瓊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全關之中，奴家現在就只喜歡妳一個，妳若走了，奴家到那裏找人談心呢？」

賈谷蘭道：「但是妳若老和小妹在一起，就沒有機會接近二聖君了。」

樊小瓊一哦，喃喃道：「妳看奴家真配得上二聖君麼？」

賈谷蘭道：「絕對配得上！」

樊小瓊道：「既然如此，他為何老是不理人家的呢？」

賈谷蘭道：「妳沒有用功夫嘛！」

樊小瓊問道：「好妹妹，妳說奴家該如何用功夫？」

賈谷蘭笑道：「多找機會接近他，多向他暗示，一次不成，再來一次！」

樊小瓊不覺神往地道：「嗯，有道理，奴家總住他不放鬆，總有一天，他會拜倒在奴家的石榴裙下！」

賈谷蘭乘機說道：「現在帶小妹去見二聖君好麼？」

樊小瓊欣然道：「好，妳跟奴家來！」

她領着賈谷蘭進入城中那座新建的殿閣，囑賈谷蘭在殿上等候，她則入內通報。

不久，二聖教主出來了。

今天二聖君作主，故向前走的是二聖君，往後退的是大聖君，他們在殿上兩隻特製的鼓凳上坐下，二聖君開口道：「賈姑娘，樊堂主說妳想離開了？」



賈谷蘭道：「是的。」  
二聖君面露詭笑道：「你要離開此處的理由是甚麼？」

賈谷蘭道：「我住膩了。」

二聖君嘿嘿一笑道：「只怕不是吧？」

賈谷蘭道：「教主一定要我申述理由才准我離開麼？」

二聖君道：「哼，你不說，本教主也明白，昨天那個畢長雄跳城逃走，是你指使的，你要他去找人求援，後見畢長雄被『地心鬼雷』炸死了，知道不能再叫你們的兄弟出去，因此決定親自出去了，不對？」

賈谷蘭冷冷一笑道：「你堂堂一位教主，實不這麼多疑。」

二聖君冷笑道：「本教主說錯了麼？」

賈谷蘭道：「是的，我只想去走走，說不定有一天還會回來呢。」

二聖君冷冷道：「你決定出去的話，本教主也不阻止你，但是妳走出飛豹關之後，就不准妳再回來了！」

賈谷蘭道：「爲甚麼？」

二聖君道：「因爲本教主不怕妳帶走關中的任何秘密，却不願妳暗通外敵之後，再返關中裏應外合，幹出顛覆本教的勾當！」

賈谷蘭道：「家父正在你們手裏，我能作甚麼呢？」

二聖君道：「這可難說了。」

賈谷蘭道：「我還是想出去走走。」

二聖君道：「可以，但永不得再來，來了就把妳視爲敵人！」

賈谷蘭道：「這太不公平了，家父在這裏，我

難道不該回來見家父？」

二聖君道：「過幾天，等螳螂王，苦行僧，龔大仙等人回到此關之後，本教主便要離此他去，所以妳回到此處也見不到令尊。」

賈谷蘭問道：「那麼，假如教主轉往飛狐關，我可否去飛狐關見家父？」

二聖君搖頭道：「不行，總歸一句，妳一旦離開本教之後，就永無再見令尊之日了。」

賈谷蘭苦笑了笑道：「哼，教主口中答應讓我離開，原來是假的，原來還是要迫我永遠都留在貴教！」

二聖君道：「不，本教主不讓妳回來，是爲了本教的安全！」

賈谷蘭道：「看情形，我必須在永遠留在貴教或永遠離開家父上作一選擇了。」

二聖君冷冷一哼，道：「不錯，妳仔細考慮一下吧！」

賈谷蘭緘默不語，假作考慮了一陣之後，毅然道：「我要離開！」

二聖君冷笑道：「好，本教主立刻派人送妳出關，但請記住，若要性命，不准再來！」

說到此，轉對樊小瓊說道：「樊堂主，去請杜關主來一下！」

樊小瓊檢衽一福，嫵媚地道：「是。」

扭着胖腰出殿而去。

未幾，假聖人杜敬堂到了。

二聖君道：「杜關主，賈姑娘說要離開本教，你帶她出關去吧！」

杜敬堂躬身應是，隨即轉對賈谷蘭道：「賈姑娘請隨我來。」

賈谷蘭道：「在離去之前，我可以去見見家父

麼？」

二聖君道：「可以。」

於是，她隨着杜敬堂出殿，來到殿左一座屋院中，只見父親和白鶴真人，巨無霸二人呆坐廳上，三人仍像三具木偶，一言不發。

杜敬堂在廳門口站住，含笑問道：「賈姑娘，令尊恐怕不能跟妳交談。」

賈谷蘭道：「我知道，我只想進去看看他老人家。」

杜敬堂笑道：「那就進去吧！」

賈谷蘭走入廳中，向父親跪下，慇懃說道：「爹！」

金盾老人木無表情，恍似未聞未見。

賈谷蘭想到此番離開之後，可能真的再見不到父親，不禁泣然淚下，哽咽道：「爹，女兒要走了，您老人家請多保重！」

居中而坐的白鶴真人突然開口道：「賈姑娘何處去？」

賈谷蘭一怔，抬頭驚訝地問道：「真人，您醒了？」

白鶴真人點點頭，無力的答道：「是的，貧道今天休假，所以不必飲聖酒……」

語聲微頓，繼之苦笑道：「不過，雖然不必飲聖酒，却必須飲下另一種名叫『蝕骨露』的東西，它會使人暫時失去功力！」

賈谷蘭「哦」了一聲道：「這是說：真人不輪值担任關主的時候——」

杜敬堂舉步入廳，截口笑道：「賈姑娘，妳是來辭別令尊的，怎麼和他談起來了？」

白鶴真人微一冷笑道：「杜敬堂，你也太小家氣了，這件事已非秘密，談談又有何妨！」

杜敬堂乾笑一聲，說道：「談了對妳又有何好處？」

白鶴真人冷冷道：「貧道難得有一天清醒，很想和人聊聊。」

語至此，回對賈谷蘭問道：「賈姑娘真的要離開此地麼？」

賈谷蘭答道：「是的。」

白鶴真人微笑道：「很好，妳留此實無益處，早就該走了！」

賈谷蘭道：「希望真人多照顧家父。」

白鶴真人領首道：「好的，貧道清醒的時候，自然會照顧令尊，但教主過幾天就要離開此前往飛狐關了，屆時令尊須隨教主前去，不在這裏了。」

杜敬堂笑道：「你說得太多了吧？」

白鶴真人道：「這已不是秘密，如果教主怕人知道他的行踪，也不會在風雲坪上約見少林武當二派掌教了。」

杜敬堂道：「賈姑娘，咱們走吧！」

賈谷蘭便向父親磕頭拜了幾拜，然後再向白鶴真人和巨無霸行了一禮，起身隨他出廳，往城門口而來。

杜敬堂領着她來到城門下，命人牽來一匹馬，然後取出一方黑帶，笑道：「賈姑娘，老夫必須綁着妳的眼睛，然後妳上馬坐着，由老夫牽馬帶妳出去。」

賈谷蘭道：「這是何意？」

杜敬堂道：「城外有一條路線沒有埋設『地心鬼雷』：我們不能讓妳知道那條路線啊！」

賈谷蘭心中已有破綻「地心鬼雷」的辦法，故也不在意，點頭道：「有道理，你來綁好了。」

杜敬堂於是用黑帶綁住她的眼睛，然後扶她上馬，隨即牽馬出城。

賈谷蘭坐在馬上，只覺馬行忽左忽右，曲曲折折而下，不禁發笑道：「杜關主，你不怕我記住路線麼？」

杜敬堂哈哈笑道：「不怕，這城外四周遍佈『地心鬼雷』，妳雖然記住路線的十分之九，只要踏錯一步，仍將被炸得粉身碎骨！」

賈谷蘭道：「我可不相信會有這許多『地心鬼雷』，你看這城外如此闊，若要使進犯的敵人一一被炸，那至少要埋設一萬顆『地心鬼雷』以上，你們有這麼多的『地心鬼雷』麼？」

杜敬堂道：「有！」

賈谷蘭聽他說得很肯定，也不禁暗暗心驚，說道：「果真如此，那麼，只怕有許多武林人要遭殃了。」

杜敬堂道：「不錯，不出一個月之間，將有許多武林人會死在此處。」

賈谷蘭問道：「杜關主說的是那些人？」

杜敬堂笑道：「恕不奉告。」

賈谷蘭心知他說的多半是少林、武當一派之人，當下也不點破，改變話題問道：「還有多少路要走？」

杜敬堂道：「快了。」

賈谷蘭道：「那，我要走了。」

馬，隨即牽馬出城。

賈谷蘭坐在馬上，只覺馬行忽左忽右，曲曲折折而下，不禁發笑道：「杜關主，你不怕我記住路線麼？」

杜敬堂哈哈笑道：「不怕，這城外四周遍佈『地心鬼雷』，妳雖然記住路線的十分之九，只要踏錯一步，仍將被炸得粉身碎骨！」

賈谷蘭道：「我可不相信會有這許多『地心鬼雷』，你看這城外如此闊，若要使進犯的敵人一一被炸，那至少要埋設一萬顆『地心鬼雷』以上，你們有這麼多的『地心鬼雷』麼？」

杜敬堂道：「有！」

賈谷蘭聽他說得很肯定，也不禁暗暗心驚，說道：「果真如此，那麼，只怕有許多武林人要遭殃了。」

杜敬堂道：「不錯，不出一個月之間，將有許多武林人會死在此處。」

賈谷蘭問道：「杜關主說的是那些人？」

杜敬堂笑道：「恕不奉告。」

賈谷蘭心知他說的多半是少林、武當一派之人，當下也不點破，改變話題問道：「還有多少路要走？」

杜敬堂道：「快了。」

賈谷蘭道：「那，我要走了。」

杜敬堂於是用黑帶綁住她的眼睛，然後扶她上馬，隨即牽馬出城。

賈谷蘭坐在馬上，只覺馬行忽左忽右，曲曲折折而下，不禁發笑道：「杜關主，你不怕我記住路線麼？」

杜敬堂哈哈笑道：「不怕，這城外四周遍佈『地心鬼雷』，妳雖然記住路線的十分之九，只要踏錯一步，仍將被炸得粉身碎骨！」

賈谷蘭道：「我可不相信會有這許多『地心鬼雷』，你看這城外如此闊，若要使進犯的敵人一一被炸，那至少要埋設一萬顆『地心鬼雷』以上，你們有這麼多的『地心鬼雷』麼？」

杜敬堂道：「有！」

賈谷蘭聽他說得很肯定，也不禁暗暗心驚，說道：「果真如此，那麼，只怕有許多武林人要遭殃了。」

杜敬堂道：「不錯，不出一個月之間，將有許多武林人會死在此處。」

賈谷蘭問道：「杜關主說的是那些人？」

杜敬堂笑道：「恕不奉告。」

賈谷蘭心知他說的多半是少林、武當一派之人，當下也不點破，改變話題問道：「還有多少路要走？」

杜敬堂道：「快了。」

賈谷蘭道：「那，我要走了。」

杜敬堂於是用黑帶綁住她的眼睛，然後扶她上馬，隨即牽馬出城。

杜敬堂含笑問道：「賈姑娘打算去何處？」

賈谷蘭微笑道：「想離家而去。」

語畢，嫵媚下山而去。

杜敬堂目送她走出很遠之後，才上馬坐定，緩緩朝山上馳回。

行不多遠，只見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迎面飛奔而至，杜敬堂勒住坐騎，問道：「王鵬，你欲去何處？」

被稱爲王鵬的中年文士住足拱手道：「回關主，屬下奉聖君之命，欲往跟蹤賈谷蘭。」

杜敬堂笑道：「很好，行動要小心，那丫頭很刁鑽精靈呢。」

王鵬道：「屬下會小心的。」

杜敬堂道：「快去吧！」

王鵬應了一聲，即由他的身邊穿過，向山下趕去。

他拔步疾趕一程，已看見正在山徑上行走的賈谷蘭，當下放慢腳步，遠遠跟蹤着。

將近山下的江畔時，忽見賈谷蘭身形一閃，隱入一片樹林中去了！

這個奉命跟蹤的王鵬看得心中一驚，暗忖道：「不好，莫非被她發現了。」

當即轉身疾步追去。

追到樹林外，他提輕腳步，小心翼翼的走入林中，運目搜視，一眼瞥見賈谷蘭站在十幾丈外的一株矮樹下，不知在幹些甚麼，心中暗暗納罕，當下不敢再欺近，蹲在草叢中窺視着。

足足等候了一刻之久，但見賈谷蘭仍站立在原處，一動未動！

王鵬不禁起疑，忍不住移動腳步，悄悄走上數尺，想看清楚一些。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 俠 怒 塵 風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獲鍾大光的坦言相告，誤會冰釋，但鍾夫人及鍾玉珊又為魔徒擄走，迫發覺，已追截不及，那晚，呂柏年應甘瘋子之約，至一荒山，為辣手夫人暗算，與甘瘋子一齊被擄，幸辣手夫人自恃武功，解去呂柏年之毒，要以武功折服呂柏年，收為己用，詎反為呂柏年所敗，後呂柏年以辣手夫人並無大惡，乃縱之去，不料回途中竟見辣手夫人為其兩義妹所擒，呂柏年遂與甘瘋子出手把辣手夫人拯救回來，甘瘋子為予辣手夫人思過的時間，便向呂柏年說出酒葫蘆的來歷——

## 太白帝中藏日月 黃草紙上隱乾坤

甘瘋子道：「老夫也認為拉不上關係。」

忽然，遠遠躺在一旁休息的辣手夫人接口道：「甘大俠，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呂大俠的？」

甘瘋子與呂柏年轉身回到辣手夫人面前，呂柏年關切的問道：「夫人，你沒有事了吧？」

辣手夫人一振腰站了起來道：「多謝兩位，我這條命算是檢回來了，昨日的辣手夫人剛才已然死在蛇蝎夫人與蝴蝶夫人手中，從此時此刻起，我要試着重新做人了，不知兩位相不相信得過老身？」

呂柏年道：「在下絕不懷疑夫人的善念。」

甘瘋子一笑道：「我老瘋子早就看出你這惡人惡不到頭，呂少俠正缺少帮手，那是再好沒有了。」

辣手夫人容色變動道：「老身已是再世為人，只要少俠用得着老身，老身願効犬馬之勞。」

呂柏年長揖道：「不敢，晚輩有請夫人仗義相助。」

辣手夫人側身回了一禮，道：「少俠這樣多禮，老身更不敢當了。」甘瘋子笑嘻嘻的道：「好了，好了，不要再煩人了，夫人，你剛才不是問我，在什麼地方遇見神龍大俠的麼？」

辣手夫人點頭道：「正是，還有與他同行的三人，你認不認得？」

甘瘋子道：「我記是在萬洋山一座絕谷之內，與呂大俠同行的三人，其中有二位我老瘋子不但認識，而且非常熟悉，反而呂大俠我老瘋子倒是第一次見面。」

辣手夫人道：「那二人是誰？」

甘瘋子道：「一位是長眉居士張玄齡，一位是閒雲閣主花子虛，另外一人我雖不認識，但他長相特別，給我老瘋子印象特別深刻。」

辣手夫人蹙眉沉吟了半天，忽然一揚首道：「你說另外那人長相特別，他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甘瘋子道：「那人是一張倒三角臉，尖頭闊嘴，右嘴唇上長着一顆銅





錢大的紫斑……」

形容不了辣手夫人點頭道：「那人我認得，有他在一起，那就不能說與今日之事無關了。」

甘瘋子一驚，道：「他是誰？我老瘋子怎樣不認識？」他自認眼皮極難，武林中知名之士，十有九他一眼就認識，所以有此自豪。

辣手夫人笑了一笑道：「普天之下，能真正知道他是誰的人，也不過三五人而已。」

甘瘋子道：「那你夫人是三五人中之一了。」

辣手夫人點頭道：「正是。」

甘瘋子也不簡單，雙眉一皺，沉吟了一下，笑道：「原來是多情公子，怪不得只有你們知道他本來面目……」

辣手夫人面色陡的一紅，截口道：「話裏不要夾骨頭好不好。」

要知，那多情公子以翩翩佳公子丰度，不知玩弄了多少美貌佳人，其實他的本來面目却像他心地一樣，其醜無比，他也吃過辣手夫人她們武林三妖的甜頭，但却被她們戳穿了本來面目。

他與神龍劍客呂飛鴻在一起時，用的就是本來面目，顯然神龍劍客呂飛鴻不知他就是多情公子，否則也不會和他論交了。

甘瘋子道：「是他在從中主持作祟？」

辣手夫人披唇冷笑，道：「說『主持』兩字，他還差了一截，充其量，不過是稍有分量的走狗吧了。」

甘瘋子接口道：「那主持人又是誰？」

辣手夫人凝眸望了甘瘋子一眼，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要知道是誰，還用你問，不早就說出來了。」

頭一回，轉向呂柏年道：「你那酒葫蘆給我看看。」

甘瘋子咧嘴一笑道：「老趙，你要曉得吧，反正又不是我老瘋子的事。」

他真是軟硬不吃，氣得火王爺趙天君乾瞪眼。好容易，呂柏年點頭道了一聲：「是了！」從懷中取出酒葫蘆，把葫蘆中酒一傾而出，倒在一隻大碗裏，手掌覆在葫蘆口中，掌心一吐，一股無形吸力，透掌而出，注入葫蘆之內，一收一斂，掌中便多了一顆蠟丸。

原來那蠟丸之上裝有一枚小小的鋼針，鋼針插在葫蘆，固定了蠟丸，是以不易為人發現。

呂柏年兩指一捏，捏破蠟丸，裏面是一張薄薄的竹紙，上面寫着：「持此『太白壺』巫山聚泉峯，求謁太白神翁，切要！切要！」

太白神翁號稱當今第一奇人，想不到這酒葫蘆就是他的「太白壺」，當時大家不由得「啊！」了一聲。

呂柏年沉思了片刻道：「家父既然要晚輩前往巫山聚泉峯一行，必有意，此刻雖然為時稍晚，晚輩覺得還有一去的必要，趙爺與甘老前輩以為如何？」

甘瘋子接口道：「去當然應該去一趟巫山聚泉峯，不過，我認爲這不是當前急務，稍爲緩幾天也不要緊。」

呂柏年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甘瘋子道：「我老瘋子覺得辣手夫人提起的『七色瓢』一事，關係非常重要，不能忽視。」

呂柏年劍眉微微一皺道：「晚輩對於那不幸之物，實在沒有興趣。」

甘瘋子一笑道：「這不是興趣不興趣的問題，你可想過其中的利害關係沒有？」

呂柏年一震道：「請老前輩開導。」

看。」

呂柏年取出酒葫蘆交給她，她接酒葫蘆在手，像把玩一件奇珍似的，看得仔細非常。

那酒葫蘆非金非石，也不是通常所用的葫蘆瓜，敲一敲聲音像木頭，看來又不是木頭。

辣手夫人看了半天看不出名堂，搖了搖頭，將酒葫蘆交還呂柏年道：「我懷疑令尊有甚麼信息，借這酒葫蘆傳給你，可是找不出可疑的地方，看來是我多心了。」

甘瘋子一拍腦袋，「啊！」的一聲，道：「該死，他好像還說了一句甚麼話，經你這樣一提，現在想來，倒是很有意思。」

呂柏年精神一振，連忙問道：「他說了一句甚麼話？」

甘瘋子蹙着眉頭，苦着面道：「我話到口邊，忽然一下子又忘記了。」

呂柏年皺眉一嘆，心中說不出的沮喪。

辣手夫人看出呂柏年心中不大愉快，忙接口道：「年紀大了，就是有這毛病，我也有時說了前句話，忘了後句話。」

呂柏年心中一震，知道自己態度不對，忙改容道：「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急也不在一時，你老慢慢想吧。」

甘瘋子訕訕地笑道：「老了就是老了，這口氣是非服不可，哈！哈！哈！」也只有這樣一笑解嘲了。

呂柏年話題一轉道：「夫人，我們現在去找青姑娘如何？」

辣手夫人沉吟了一下道：「不用麻煩二位了，你們先回丙靈山莊去吧，回頭我再到丙靈山莊去找你們。」話聲一落，飄然寂落的走了。

甘瘋子道：「我們先不談那『七色瓢』本身的價值，我老瘋子只問你，那『七色瓢』如被對方收齊之後，參透其中奧密，用來爲禍江湖，荼毒武林時，你我今日明知其後果，而不……」

甘瘋子話未說完，呂柏年是悚然而驚，出了一身冷汗，肅然起座一禮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見其小而不見其大，慚愧！慚愧！等辣手夫人一到，我們就先辦這件事吧！」

趙凱閣坐在一旁，就是插不上嘴，這時抓住機會接口道：「甚麼『七色瓢』？辣手夫人又是誰？你們也說給大家聽聽，好不好？」

呂柏年一笑，把昨晚的經過情形，從頭向大家說了一遍，火王爺趙天君聽得一震，道：「你們好大的胆子，去招惹那婆娘……」

一語未了，只聽廳外傳來一聲女人的聲音，接道：「趙天君，你不是在說我老婆子吧！」

香風飄送中，只見一個貌似中年的美婦人，從天而降，落在庭院之中，含笑點頭，進入廳中。

火王爺趙天君漲紅一張面，抱拳道：「夫人仙駕光臨，蓬華生輝，趙某失迎，罪甚！罪甚！」

甘瘋子其他等人，亦均起座相迎。

辣手夫人欠身回禮，一嘆道：「老婆子回頭恨晚，請各位不要見棄。」

火王爺趙天君替姜文宏趙凱引見了辣手夫人，重新安席，請辣手夫人坐了首席。

甘瘋子急急的把呂柏年已決定去取那塊「七色瓢」的意思，告訴了辣手夫人。

辣手夫人自然沒有甚麼話說，欣然同意。

即席決定了進行方法，辣手夫人畧加易容，取代了呂夫人，甘瘋子扮作理事蒼頭，姜方宏與趙凱是二位年輕劍士，辣手夫人的徒弟，張菁菁便是辣

甘瘋子望着辣手夫人身形不見後，吁了一口長氣，道：「能够把這老婆子爭取過來，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走！我們到趙老兒那裏去，喝他一個痛快。」

他們回到丙靈山莊，已是日上三竿，火王爺趙天君與趙凱，姜文宏正因呂柏年的不辭而別，猜三猜四。

甘瘋子一到，就呼酒要菜，忙得他們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老瘋子三杯下肚，才舉杯向火王爺趙天君一照杯道：「老趙，老瘋子我知道你要罰我的酒，所以先乾了三杯，認罰，這一杯……」

一語未了，忽然跳起身來，大叫道：「我想起來了！……」

這樣莫明其妙的舉止，弄得火王爺趙天君一怔，道：「甘瘋子，你在發甚麼瘋，能不能安安份份喝二杯？」

甘瘋子理也不理火王爺趙天君，咧着一張嘴巴，向呂柏年道：「他說甚麼……珠……胎……甚麼結的。」

呂柏年接口道：「珠胎暗結是不是？」

甘瘋子一拍大腿道：「對！就是這句話『珠胎暗結』四字，在口中唸了一遍，又一遍，就像是入了魔一樣，口中唸個不停。」

火王爺趙天君忍不住大叫一聲：「老瘋子，你又在弄甚麼花樣？」

甘瘋子搖了搖頭，道：「別打岔，擾了呂少俠思路。」

火王爺趙天君嘆子一壓，輕聲道：「到底是爲了甚麼事？你要不說，我又要大嘆了起來。」

甘瘋子爲人，火王爺非常清楚，所以信一半不信一半的，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手夫人的貼身丫頭。

張菁菁就是那在墓地擒住呂柏年的少女，辣手夫人對「七色瓢」的事，並未死心，早派她到目的地去探聽動靜去了，到時她自會前來配合。

呂柏年自是貨真價實的呂柏年，只要恢復本來面貌就行了。

爲了爭取時間，以防夜長夢多，馬上就採取了行動。

辣手夫人坐了一乘軟轎，打着龍鳳山莊的旗號，直向目的地奔去。

那目的地，僅在辣手夫人心目之中，她連呂柏年都沒有說明，反正她坐在轎內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大家聽着她的話走就是。

行行復行行，傍晚時分，他們一行人進了信陽城，轎一進信陽，呂柏年心裏就有數了。

要知，呂柏年母子未住到「風雲堡」之前，在他發現那「七色瓢」後，神龍劍客曾帶他們母子二人遊遍了大江南北，也拜訪了無數的朋友，信陽城內有一位褚伯伯家，他們就住了個多月。

如今想來，那次父親的帶他們週遊各地，一定是與「七色瓢」之事有關，城中褚家，自是目標之一。

褚家不是武林中人，在城中開了一家綢緞布匹莊，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純良老百姓，事隔多年，不知他們怎會找到褚家頭上來？

正思忖間，只見眼前人影一閃，一個青衣女子從一條巷子裏直向轎前奔來，呂柏年剛待出口喝問，只聽辣手夫人在轎內道：「那是青兒！」

呂柏年一忍口，張菁菁已擦身而過，呂柏年還見地向自己笑了一笑。

張菁菁奔到轎前輕輕說了幾句話，便領着大家



向一條寬大的巷子奔去，停在一座大宅第之前。呂柏年記得褚家從前家眷就住在店中後進，幾年之間，又置了新宅第，看來他的生意，更為興旺了。

珠紅色的大門上，鑲着一對精光發亮的大銅環，門是緊閉着，門外是一片寂靜。

辣手夫人輕道一聲：「到了！」

轎子一落，她已從轎中走了出來，張菁菁緊跟在她身後，她向呂柏年點了一點頭，道：「你知不知道這是誰家？」

呂柏年道：「我現在知道了。」

辣手夫人一笑道：「請你親自去叩門吧，這樣顯得我們意思更親切。」

呂柏年翻身而上，舉手叩了幾下門環，門內乾咳一聲問道：「外面是誰呀！」

但不待呂柏年答話，大門已是一分而開，現出一個老蒼頭，他看見外面有人有轎，來了黑壓壓一大羣人，不由驚異的打量與呂柏年道：「公子，你沒走錯吧？」

呂柏年一笑，道：「王老爹，你仔細看看，我是誰？」呂柏年已經認出他是誰了，所以輕鬆的笑了。

王老爹雖然六七年帶他玩了個把月，到底記憶沒有呂柏年好，呂柏年又長高長大了，變得太多，他帶着驚愕的神色看着呂柏年搖頭而笑。

呂柏年道：「我姓呂，六七年前……」

王老爹的記憶猛然被喚回來了，臉花一綻，一聲大叫，搶出大門，先向辣手夫人行了一禮，又回向門內大嚷道：「快進去報與員外夫人知道，龍鳳山莊的呂夫人和呂公子到了。」

王老爹招呼過裏面，又回到辣手夫人面前恭請

辣手夫人入宅。

辣手夫人向他含笑點頭道：「老王，我記得你最愛喝大麵，這次我給你帶了二瓶來，等下你向我家老甘取！」招手甘瘋子過來，當時就給他們二人引見了。

王老爹咧着一張嘴，悶不攏來，又打拱又作揖的道：「夫人……夫人這樣記得我們，我老王真不知如何感激夫人了。」

門內燈火陡然大亮，一對老年夫妻雙雙迎了出來，相見之下，大家都說不出的高興。

辣手夫人與呂柏年及張菁菁被褚老夫夫妻擁進了內宅，甘瘋子與姜文宏趙凱以及轎夫們，自有王老爹招待。

辣手夫人顯然有過非常週密的準備工作，應對之間，絲絲入扣，呂柏年都幾疑她就是自己的母親，褚老夫婦自是看不出其中有弊。

閒話過一陣家常之後，擺宴接風，席間辣手夫人在適當的時機，先謝了褚老夫婦的盛意，然後開門見山的道：「褚大哥，褚大嫂，小妹提起一件事，不知兩位還記不記得？」

褚員外一欠身，道：「夫人要問的，不知是甚麼事？」

辣手夫人道：「上次小妹夫婦前來打擾大哥大嫂之時，我們留了一件東西在府上，現在不知那件東西……」

褚員外接口道：「夫人放心，賢夫婦的東西，我們收藏得很嚴密，夫人可是……」

辣手夫人微笑點頭道：「是的，我們現在的居住已安定了，飛鴻特叫小妹帶柏年來，想把那件東西取回去，不知大哥大嫂現在在方便？」

褚員外笑道：「夫人太客氣了，想呂老爺對我

們褚家恩重如山，夫人有甚麼吩咐，褚某隨時都可効命。」

接着，站起身來，退了出去，不久，捧出一隻五寸多長二寸寬厚的紫檀木盒回來，他打開木盒，木盒之內，又有一隻錦盒，錦盒之上用一根藍色的帶子交叉的綁着，在上面打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龍頭花結。

褚員外取出裏面那隻錦盒，雙手送到辣手夫人的面前，恭敬的說道：「原物歸趙，請夫人啓盒驗視。」

辣手夫人目光一看那龍頭結，便不由得一怔，舉目向呂柏年望去。

要知辣手夫人甚麼都有準備，她原先認為褚員外第一步就是驗明他們的真正身份，這真正身份的辨認，可能是呂夫人與呂柏年身上有甚麼特殊印記，如果這樣，呂柏年是貨真價實的呂柏年，先叫他受驗之後，自己就有法免驗。

但，現在褚員外爽快的就把錦盒取了出來，而且要她開盒驗視，辣手夫人有心之下，便不得不對那龍頭結起了疑心。

那龍頭結，全結看不到繩頭，何從着手，大費思量，事實上，她不解則已，一動手便不能解不開，同時，她也不能慢慢的試着解，因為這結可能就是呂夫人打的，要是自己解不開自己的結，豈非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身份。

呂柏年見辣手夫人目光射來，心中一動，如烟往事，又一幕一幕的回到了眼前。

他記得年幼時候，母子兩人就常常作這種結繩遊戲，這龍頭結就足足難了他半個多月，才能得心應手的順利解開，解這龍頭結最大的困難，就是怕龍頭結破碎。

褚員外點頭笑道：「不錯，就是這張黃草紙，老夫馬上就可証明給你看看。」

接過黃草紙，端起桌上現成的酸醋，向黃草紙上面洒去，打濕黃草紙後，又拿來放在火上一烤，黃草紙一乾，上面現出一幅地形圖，圖上注了很明顯的標誌。

那地形圖，對別人或許很難理解，但呂柏年一看，心裏却有數得很，原來，他父親帶他去過那地方，或許他父親是有意，而他當時不知其然罷了。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原來在這裏，我知道了。」

接着要過那張黃草紙，就火上把它燒了。辣手夫人先是怔了一怔，接着也哈哈大笑，道：「燒得好！燒得好！誰也搶不去了。」

那張黃草原是隨侍在辣手夫人身後，忽然秀眉一挑，忍不住道：「恭喜公子，你這一來，等於替自己保了險，今後誰也不敢傷害你了。」

呂柏年本是無心，聞言之下，不由一怔道：「此話怎講？」

張菁菁笑道：「藏寶地點在你腦中，豈不再也找不到那份寶物了麼！」

呂柏年哈哈大笑，連連點頭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原來還有這大的好處。」

他們說話的聲音都很大，遠遠戶外，暗中有個人，聽得直皺眉頭，暗暗頓腳不止。

室外天井中，忽然飄身落下一人，只見姜文宏在外道：「啓稟公子，在下追出二十里外，無功而回。」

呂柏年道：「知道了，你回去吧！」

辣手夫人忽然接口道：「且慢！下去告知老甘，準備轎馬，我們立刻起程離此。」

褚員外大叫一聲，道：「且慢傳話下去！」轉

房屋，舉目四望，只見夜幕沉沉，繁星點點，什麼形跡都沒見到。

警眼間，忽見左邊屋簷上，似有人影閃了一閃，呂柏年一聲大喝道：「那裏走！」展開絕世輕功，抖臂撲了過去，呂柏年這一惱怒，身形快比閃電

因為那并不是繩子，也不是帶子，而是用一種酥脆的乾草所結成，不但錯不得，而且也重不得，只要一處地方不到，這龍頭結就會被拉得粉碎。

呂柏年對父母的深思遠慮，不由從衷的感嘆了一聲，百感交集之下，他的手指有點抖顫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現在還擊不擊得準。

辣手夫人祇道呂柏年也無能為力，暗用傳音神功道：「呂少俠，事情大出意料之外，你要沒有辦法，我們就只有強取了。」

呂柏年一歛心神，鼓起勇氣，一笑道：「媽，待孩兒來吧！」

辣手夫人暗吁了一口長氣，道：「你可不能丟人啊！」

呂柏年拿過錦盒，中指與姆指輕輕捏在一朵綉花上，喝了一聲：「開！」內力一吐一抖，只見那龍頭結一跳而開，那根乾草絲毫無損。

警目間，只見褚員外面色一鬆，如釋重負的，「啊！」了一聲。

辣手夫人歡容滿面的道：「柏年，不錯，這正是我們原來的那隻……」

一語未了，陡的全室燈火齊息，辣手夫人叫了一聲：「不好！小心錦盒……」

呂柏年江湖經驗不足，燈火齊熄時怔得一怔，待得辣手夫人喝叫伸手向錦盒抓去，錦盒已是不在了。

呂柏年怒吼一聲，便穿窗撲出室外，點足上了房屋，舉目四望，只見夜幕沉沉，繁星點點，什麼形跡都沒見到。

警眼間，忽見左邊屋簷上，似有人影閃了一閃，呂柏年一聲大喝道：「那裏走！」展開絕世輕功，抖臂撲了過去，呂柏年這一惱怒，身形快比閃電



臉向辣手夫人說道：「夫人，您爲什麼忽然就要走了。」

呂柏年也覺得辣手夫人的處置有點不近情理，叫了一聲：「媽……」

辣手夫人搖手笑道：「你們聽我說，我們是不得不走，要留下來，無異是替你諸大哥引鬼上門，諸大哥盛情我們心領，改日有空，我們再將來府住個十天半月好不好。」

呂柏年連連點頭道：「媽說得是，我們不能再連累諸伯伯了。」

接着，向天井外的姜文宏道：「你去吧，我們決定馬上就走。」

諸員外雖然不是武林中人，因爲與神龍劍客交往的關係，也多少知道一點江湖中事，知道辣手夫人是一片好心，同時，他心裏也實在有點害怕，只好抱着萬分的歉意，親自把他們送出城外，依依而別。

辣手夫人一行人，走了一程之後，撤了龍鳳山莊標幟，找了一座荒廟，大家停下來休息。

辣手夫人別開衆人，把呂柏年與甘瘋子請到她們師徒所用的別室，劈頭便道：「真想不到，就我們這幾個人，裏面就有了好細。」

甘瘋子與呂柏年齊吃一驚，道：「有了好細，是誰？」

辣手夫人道：「有了好細是事實，但是誰我却一時指不出來。」

呂柏年道：「我想也許不是好細的關係，說不定他們早就派有人監視諸家，所以我們一到，他們就知道了。」

辣手夫人點頭道：「少俠說的也是事實，不過那搶走錦盒的人，絕不是那類微不足道的小輩，那

，他能在老身與呂少俠面前將錦盒搶走，顯然不是等閑之輩，自然不會做那監視諸家的暗樁，所以我猜想一定有人早就將消息送了出去，他們的高手才能適時趕到。」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着道：「同時，呂少俠追出去之後，我默用神功搜查，還發現有人偷偷離去，換一句話說，也一定另外有人引開呂少俠，好讓那搶奪錦盒之人脫身。」

目光一轉，落向呂柏年，問道：「是麼？」

呂柏年暗暗佩服辣手夫人見事之能，點頭道：「不錯！晚輩追上屋，一無所見，但姜大哥先我發現有人飛掠逃走。」

甘瘋子道：「這樣說來，我們這幾人之中，確有好細了，但誰會呢？」

辣手夫人道：「除了呂少俠本人外，我們誰都担着一份嫌疑。誰都可能是好細，尤其老身師徒，更是難以自明。」張菁菁早就來了，她最有做好細的可能。

呂柏年一笑道：「夫人要是好細，那還不早就把那藏寶圖騙到手了，又何必把晚輩叫回去。」

甘瘋子一怔，道：「你們都沒有得到『七色珮』了？」

呂柏年接着將事實告訴了甘瘋子道：「我想家父存寶的方式，一定處處不同，所以那人才沉不住氣，將那錦盒搶走。」

甘瘋子一嘆道：「老瘋子久聞令尊才華絕世，証諸今日之事，果然不假。」

一陣慨嘆之後，接着又道：「夫人對清除好細之事，不知有何高見……」

忽然，外面傳來趙凱的呼聲，道：「三弟，快來，大哥抓到一個好細了。」

年不但沒冷落他，反對他特別禮遇，使他大覺光彩，內心之中，又高興又感激。

火王爺趙天君人如其名，滿堂充滿了他的朗朗大笑，一聲大喝，擺上來一張大圓桌，也不分上下左右，東西南北，自己坐了主位，客人們各自隨便，寬坐那裏就坐那裏，解決了客席的困難。

其中只有趙凱，有老祖父火王爺在座，他這做孫子的，就只有一傍站立侍候的份了。

大家先飲食了個午飽，火王爺趙天君一抖手，撤退了侍應男女，舉杯敬了大家一杯酒，道：「刻下這房屋四週，警戒得非常嚴密，大家可以爲呂少俠的事，多舒己見了。」

呂柏年笑向白日風常得功道：「常大俠此來，必有好消息見告，在下洗耳恭聽。」

白日風常得功點頭道：「少俠所交付的使命，得功略有心得，請各位指教！」話聲頓了頓，目光一轉向桌上衆人掃視了一眼，接着道：「第一件事，令堂的去處在下已經查出來了，刻下她正在湘黔交界之處的梵淨山莊，她的目的一時尚未查明。」

呂柏年抱拳道：「多謝常大俠，她的目的在下已知道了……她老人家是被迫替他們收取『七色珮』，剛才在下與辣手夫人甘大俠，就爲此事跑了一趟信陽，而且已經得手了。」

趙天君哈哈一笑道：「我曉得你們會成功的，『七色珮』是什麼樣子，取出來大家看看。」

呂柏年道：「『七色珮』還沒有到手，晚輩所到手的乃是藏寶密圖。」

火王爺趙天君微感失望的笑笑道：「有藏寶密圖也是一樣的。」

呂柏年目光轉回白日風常得功臉上，道：「另外一件事，有了眉目沒有？」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甘瘋子走出大殿，只見姜文宏提着一個轎夫，還從殿外走進來，呂柏年迎上道：「大哥，你怎樣發現他是好細的？」

姜文宏把那轎夫捧到地上道：「愚兄也是偶然到外面去小便，發現此人正與一條黑影躲在暗影裏交頭接耳，可惜，那黑影機警逃走了……」

話聲未了，只見一蓬銀光從匾額後面噴射而出，向他們頭頂疾射而下。

暴喝聲中，大家各有各的反應，呂柏年與甘瘋子辣手夫人都是抖擻振拂，趙凱與姜文宏等人則閃身避讓。

同時，在大家不注意之下，更有一道極細的黑絲，貼地而來，射在那轎夫身上，那轎夫原被制住了穴道，動都沒動一下，就一命嗚呼了。

但，這時誰也不知道他死了。

呂柏年雙袖一捲，兜住了一部份細如牛毛的銀毫，同時大喝一聲，長身而起，向匾額之上撲去。他這時真是快極了，也氣極了，人未到掌力一登，已吐勁而出，一股開山劈地的掌力，轟的一聲，劈在匾額之上，只打得那塊匾額，木屑紛飛，四散飛射，一條人影，隨着飛射的木屑，向地上滾落而下。

甘瘋子大喝一聲，雙拳鐵掌，向那人凌空劈去，只聽「噢！」的一聲，那人既回不掌，也不避讓，竟實實的受了一掌，被打得橫飛了出去，摔落地上「呼」都沒有發出一聲。

甘瘋子何等老江湖，掌力一發便覺出那人有異，接着人也飛了出去，伸手提起那人一看，只見那人眼睜睜發黑，分明更有制死之因。

辣手夫人驚喝一聲道：「瘋子，快捧下那人，他身上有毒！」

白日風常得功微現得意，含笑說道：「出人意外的幸運，可以向少俠交一半卷了。」

呂柏年大喜道：「常大俠請快快見示。」

白日風常得功道：「據在下收集的資料，目前龍鳳山莊的神龍劍客，似乎已不是令尊，另外由別人冒充取代了。」

呂柏年道：「常大俠又查出那冒充取代之人的身份姓名？」

白日風常得功道：「他很可能就是號稱情魔的多情公子徐惜香，至於到底是不是他，則尚有待進一步查証。」

辣手夫人雙目忽然一亮，仔細重新打量白日風常得功一眼，面現詫異之色，道：「你能將多情公子的本名本姓都知道，那也用不着再查証，他一定是多情公子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修眉微微一皺道：「情魔多情公子雖也算得上一位大魔頭，如說他能左右今日江湖局面，本人還不相信他有此魄力。」

白日風常得功暗暗一點頭，付道：「武林三奇果然名不虛傳，語不虛發。」念動中，接口道：「解先生所見一點不錯，那多情公子雖爲龍鳳山莊之主，但他也只是龍鳳山莊的負責人，其實他上面還有更高的人。」

解九如點頭道：「這就合情合理了。」

呂柏年說出了大家想問的話，道：「誰是那最高首？」

常得功默然地搖頭道：「目前還沒查出來。」

辣手夫人道：「你能知道這樣多，已經難能可貴，現在老身有一句話問你，你是怎樣知道這些內情的？」

辣手夫人與武林三奇過去都有過見面之緣，那時是道不同，不與爲謀，如今相見之下，自有一番感慨在心頭。

白日風常得功雖也是一門之主，但他那種小門小戶，在這批武林名家之前，實不足一道，但呂柏



言語之間，還是那樣充滿了霸氣，白日鼠常得功知道這位女魔頭的厲害，心中不舒服，也只有不舒服，皺了一皺眉頭，道：「在下有很多朋友，幫在下的忙。」

這種答復，當然難以令辣手夫人滿意，辣手夫人眼角微微一挑，鼻中冷哼得半聲，呂栢年已含笑接口道：「常大俠對探險索密，別有一功，他們中秘密，夫人就不要多問了。」他知道辣手夫人也是一片好意，白日鼠常得功知道這樣多，確實容易啓人疑竇。

辣手夫人也知道呂栢年的意思，面容一鬆，語氣也和緩了下來道：「他是什麼門呀？」

白日鼠常得功欠身道：「小小門戶，以『三三』爲號。」

真是小小門戶，小得座中之人，都是初開初見，臉上露着茫然的神色，大家相視而笑。

呂栢年接着又說道：「常大俠就是『三三』門掌門之人，在下這次有他相助，實在已勝過百萬雄兵。」

不管門戶大小，既是一門掌門人，大家少不得又禮貌上向他道了「久仰」。

白日鼠常得功交待完自己的事，經辣手夫人一番盤問，覺得自己已無多留的必要，先敬了大家一杯酒，突然向呂栢年道：「呂少俠，在下有一句話提醒你，別忘了八十一日的約期。」

呂栢年點頭道：「在下沒有忘記，我準備明天就起程前往。」

白日鼠常得功向大家一抱拳道：「在下就此告辭，不奉陪各位了。」

呂栢年送常得功出莊之後回來，辣手夫人皺着眉頭道：「那姓常的，爲人可靠麼？他是怎樣與少

快建立關係的？」

呂栢年據實告訴了他們，當他提起假道士張百機，辣手夫人才釋然道：「假道士張百機雖也不是什麼好人，但他向來是獨自爲尊，不服任何人之人，別人也很難與他相處，因此，他絕不會和那些人打成一片，至少我們對那『三三』門，就可以放心了。」

姜文宏問道：「三弟，白日鼠常得功臨走時特別提醒你，八十一日之約，是怎樣一回事？」

呂栢年把張百機在武當山坐關之事，告訴了大家，接着笑了一笑，道：「人人都說他不好，其實據我看來，他也不是什麼很壞的人。」

武林三奇之一的橫山進士解九如點了點頭道：

「假道士張百機本來確也不是很壞的人，只因自被逐出武當門牆之後，自暴自棄，才把自己的名譽弄壞了，剛才聽少俠所言，他的入關，似是在武當前掌門人算中，如果果真如此，少俠，你這位朋友又交對了。」

甘瘋子瞪着一雙大眼睛道：「此話怎講？」

橫山進士解九如含着神秘意味的一笑，道：「到時候你就知道。」

甘瘋子忽然轉頭望了辣手夫人一眼，道：「我老瘋子和張百機交往一個時期，那人自私之心太重，見不得人比他好，也見不得人比他強，凡遇上了比他好比他強的，與他毫無關係，他也要存心破壞，幾十年來，他都是這樣一個人，我不相信他的和呂少俠交往，是真心胸懷道義？」

他望辣手夫人一眼，是要她不要多心的意思。

辣手夫人笑了笑道：「他之能通過柔泥絕地，顯然全是呂少俠之功，說不定他就是爲了這目的，與呂少俠交往，解大俠的看法，就我這出身左道旁

門的人，也不敢相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各位可要和我打賭？」

老瘋子道：「賭什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如是張百機出關之後，一如往昔，算是我解某人輸了，反過來，則你們輸了。」

甘瘋子點頭道：「好！我老瘋子和你賭了。」辣手夫人接口道：「也算上我一份，賭什麼東西？」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東道各要各的，你們要我什麼？先說吧。」

甘瘋子道：「既是賭東道，我老瘋子也不客氣了，我聽說你畫得一手傳神入骨的人像，但一向惜墨如金，我老瘋子要是贏了，我也不要別的，只要你替我把這副長像描了下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道：「你這副尊容……。」老瘋子一瞪眼，道：「我長得沒有你好看，是不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改口道：「好！好！就此一言爲定。」

辣手夫人接口道：「我也和老瘋子一樣，只請你畫幅畫。」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要畫什麼？」

辣手夫人道：「我還沒想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看來你這幅畫要比老瘋子的難得多了。」

辣手夫人微笑了笑，說道：「你要的是什麼東西？」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也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你們每人替我做一件事，但做什麼事，我現在不知道。」

呂栢年知道情不可却，抱劍一禮道：「多謝趙爺厚賜，栢年……。」

他本來還要說幾句感激的話，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笑，不讓他說下去，截口道：「孩子，別說了，你再多說，就見外了。」

忽然，面色一正，接道：「老夫倒是有兩句話，希望你緊守不逾。」

呂栢年躬身道：「栢年洗耳恭聽。」

火王爺趙天君道：「老夫曾請一位名家，鑑定此劍名爲『隱虹』，乃是……。」

呂栢年點頭道：「此劍既名『隱虹』，那是三白先生的遺物了。」

火王爺趙天君怔了一怔，道：「你也知道三白先生？」

呂栢年道：「栢年一身所學，就是得自三白先生遺笈。」

火王爺趙天君「啊！」了一聲，大笑道：「那老夫也用不着多說廢話了，至於三白先生的爲人，你當然比老夫更是清楚，只望你使用此劍之時，別墮了三白先生的雄風。」

呂栢年躬身道：「栢年定不負趙爺厚望。」

姜文宏抱拳笑口賀道：「原來三弟是三白先生的絕藝傳人，可喜！可賀！」

呂栢年長揖還禮道：「小弟真是糟蹋了三白先生絕藝，慚愧之至。」

趙凱笑道：「你們個個都比我強，看來我也要好好的下一番工夫了，否則我這二哥當得實在不好意思。」

火王爺趙天君笑道：「你有這種想法，爺爺不知有多高興。」（未完待續）

能說出來。」

辣手夫人道：「你不會強人所難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當然也不簡單，不過不是你們做不到的事。」

老瘋子哈哈一笑道：「我想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比你更難的事，我老瘋子既想要你的畫，自然只有聽任你宰割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的畫，說來真是當今一絕，獲得之人，無不視爲拱璧，萬金莫易。

辣手夫人笑道：「你老瘋子既然這樣說，我敢不捨命奉陪。」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各位既然打了這個賭，自然少不得跑一趟武當山，一察究竟，兄弟因爲另外還有一件事，先走一步了，我們武當山再見。」

說着，站起身來，雙拳一抱，松柏真人與無我禪師也隨同離座而起，他們兩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發一言。

火王爺趙天君大叫一聲，道：「且慢走！還有栢年的事，大家應商量主意才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張百機的出關，關係呂少俠非常重要，同時，我們對對方也所知太少了，與其閉門造車，盲目應付，我看倒不如靜以觀變，導隙反擊，更爲有利。」

呂栢年點頭道：「晚輩與解老前輩深具同感，再則張老前輩八十一日之期屆滿，晚輩非如期趕到不可，其他的事決定了晚輩也不能兼顧，今日一會，大家總算有了一個瞭解，以後的事，再從長計議也好。」

火王爺趙天君笑道：「栢年你既然也這樣說，老夫也就不強留三位了。」

武林三奇一走之後，辣手夫人也帶着張菁菁先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四

魏力·文  
培新·圖

# 影奇屋古

方人員來到，高翔已知道古屋的暗道，是在天花板上，檢查工作自然更容易進行了。

不到半小時，他就發現，二樓的每一間房間之中，天花板上，都有着暗門，而尖屋頂之上，暗道密佈，高翔還發現，其中有一道梯子，直通到地窖下的一個地下室中，那密室中已空無所有，但是却十分乾淨，顯然曾經利用過作為某種用途，而且，整個地下室中都洋溢着一種十分奇特的氣味。

高翔又召來了化驗室的工作人員，化驗這地下室中的空氣，和牆上，地下的一切痕跡，以確定這間地下室，究竟被利用來做過什麼事。

高翔不但負責指揮林家古屋的搜索，他也幾次到達那幢大洋房，去進行搜查，可是却一無所獲。那兩幢房子的業主是誰也查出來了，那正是大銀行家的許多物業中的兩幢，是分租給承租人居住的。

警方也從銀行的檔案中查出了承租人所簽訂的合約，但是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任何人都可以化名來租下這兩幢屋子的。

高翔一直忙到天黑，才回到了家中。

在經過了毫無休息的，近四十小時的工作之後，高翔真是疲憊不堪了，一進家，他就倒在沙發上，只有安妮和穆秀珍在客廳中。

穆秀珍心急地問道：「有什麼發現？」

高翔苦笑着，搖了搖頭，問道：「蘭花呢？」

安妮道：「一回家，蘭花姐就將自己關在書房中，不許我們去打擾她。」

高翔嘆了一聲，道：「我們在林家古屋發現了一間地下室，那地下室一定會被利用來做過某一件事情，可是現在却空空如也了！」

木蘭花也在這時，自樓梯上走下來。

她一面走下來，一面道：「這批人犯罪計劃，

## 前文提要：

上同書至木蘭花着了歹徒道兒，昏睡了一夜，待她趕至林家古屋，已失去安妮踪跡，她搜查了古屋一番，未發現有任何線索，隨趕往會着道兒的那間洋房，已然人去樓空，未幾，高翔等也趕了來，合力搜索洋房，安妮被黑影所嚇，幾至昏去，終於鎮定下來，發覺了裝神弄鬼的歹徒，乃追蹤至一別墅，但為歹徒用噴霧氣迷昏，醒後，與警局取得連絡，趕往木蘭花等逗留的洋房，其時，木蘭花、高翔、穆秀珍等正為在洋房中找不到一絲線索而沮喪；突見安妮無恙歸來，精神不禁大振——

## 魚目混珠 飽食遠颺

大結局

木蘭花點頭道：「這裏也是，但是他們已經撤退，我想也找不到什麼了！」

高翔忙道：「就算找不到什麼，也得找找。」

木蘭花道：「那自然，不過，我不參加了，如果有什麼發現，你告訴我，安妮，我們回家去！」

她一面說，一面向外走去，看她的樣子，像是準備放棄偵查這件事了。

然而，看她向外走去的時候，那種沉緩的脚步，和緊蹙的雙眉，各人都可以知道，木蘭花絕不是放棄這連串的事件，她只是在思索，思索這一連串事件的一個主要關鍵！

他們離開了那幢北歐式的屋子，留下兩個警員看守着，高翔到林家大屋去，雲四風，雲五風回到他們自己的企業中去如常工作。

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個人則回到了家中。當高翔來到了林家古屋的時候，已有更多的警

安排之周詳，實令人咋舌！」

高翔直了直身子，道：「如果他們就是弄開了大銀行保險庫的那批人，那麼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安妮道：「高翔哥，你說『如果他們就是』，那是什麼意思，難道還不足以肯定麼？」

高翔點頭道：「是的，到目前為止，兩者之間的聯繫，只不過是那幢大廈的前管理員，是死在林家古屋之內這一點而已。」

穆秀珍却支持安妮的論點，道：「那也已經足夠了，一定是他們為了要方便在大廈的地窖中行事，是以才將那管理員引到林家大屋去殺死的！」

木蘭花微笑着，道：「秀珍，如果你是這些犯罪份子，不覺得那樣做太麻煩麼？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殺死那管理員的！」

穆秀珍睜着眼睛，一時之間，答不上來。

木蘭花又道：「所以，這件事，還有一個極大的疑點，是我們未曾弄明白的，高翔，你說先後有三個人在林家古屋內被嚇死？」

高翔道：「是的，還有一個嚇瘋了。」

木蘭花道：「在那三個死者之中，有一個，是那幢大廈的管理處負責人，另外兩個死者的身份，和那發瘋的人的身份，可曾作過調查？」

高翔呆了一呆，道：「那倒沒有。」

木蘭花道：「應該調查！」

安妮道：「那沒有作用，林家古屋既然以有鬼出名，那麼，自然有好事生非的人，會自己以為胆子大，而在古屋中過夜。」

穆秀珍瞪了安妮一眼，道：「就像你一樣！」

安妮苦笑了下，道：「我也幾乎被嚇死，他們將古屋中弄得那麼恐怖，嚇死人也絕不出奇。」



高翔已拿起了電話，通知警局的資料室，要他們代查其餘幾個曾在林家古屋出事的人的身份。十分鐘之後，資料室的回答來了，死了的三個人，除了一個已知是大厦管理處的負責人之外，其餘兩個，一個是海員，另一個是建築工人，那個嚇瘋了的人，也是海員，而且檔案中記錄得很明白，他們的家人證明他們，確然是接受了打賭，而在林家古屋內過夜時出事的。

從資料室的回答來看，除了那個大厦管理處的負責人之外，其餘人顯然是和事情無關的了。

木蘭花來回踱了幾步，道：「現在，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假定：有一批人，利用荒僻的林氏古屋，進行某項工作，爲了不願被人發現他們的工作，是以他們在古屋內扮鬼，將進入古屋中的人趕走，却不料有幾個經不起嚇，竟嚇死了！」

高翔道：「這個假定可以成立，但我始終認爲那大厦的管理處負責人，是遭蓄意謀殺的。」

安妮也道：「我也那麼想。」

木蘭花又呆了一會，才道：「還有一件事也十分值得奇怪，管理處的負責人一死之後，其餘的管理人員，一齊散離，雖說是包工負責制，但是他們難道都不希望保留自己的職業？」

高翔陡地跳了起來，「啊」地一聲，道：「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失蹤的那七個人，無踪可查，但是以前的幾個管理人員，却是有案可稽的，我立即通知，將那些人找來。」

木蘭花打了一個呵欠，道：「是的，這裏面，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木蘭花在講了那句話之後，突然望向安妮，道：「安妮，現在輪到你來想一想了，你那幾個同學之中，誰可能出賣了你？」

木蘭花這句話，實是來得突兀之極，是以令得安妮在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她呆了一呆，才道：「蘭花姐，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木蘭花道：「從林家古屋中的情形看來，那些人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他們不可能再有人在古屋中，你到古屋去，他們也不會發現。然而，他們却知道了，而且知道了將到古屋去的是你，而又怕你會發現古屋的秘密，是以不但要將你嚇走，而且還要在半路上，三番兩次阻撓我，不讓我去找你，你想，他們有時間佈置一切，自然證明你要到古屋去一事，早已爲人所知，我和高翔，連對秀珍都未曾說起過！」

安妮苦笑着，道：「那幾個，全是我在學校中的好同學，我實在想不起他們之間，誰會出賣我，可能是他們無意中講起，被別人聽了去，也說不定的。」

木蘭花道：「有可能，你那幾個同學之中，最早提起鬼屋的是黃煥芬？」

安妮道：「是，她說，她曾聽得她的叔叔，在書房中和人提起過，林家古屋有鬼！」

木蘭花問道：「她叔叔是什麼人？」

安妮道：「黃煥芬的叔叔，是本市的大建築商，擁有三家建築公司——」

安妮還未曾向下講去，高翔已接口道：「那一定是黃成坊了。」

安妮點點頭，道：「是他。」

木蘭花的眉心打着結，高翔道：「蘭花，你在懷疑什麼？黃成坊家產億萬，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我只不過在想，據四風和五風說，掘地洞，

爆破外牆，全是使用最新型機械進行的，這些機械，也正是建築業所用的，旁人並不容易買得到！」在木蘭花那幾句話出口之後，客廳中，登時變得靜了下來。過了好一會，高翔才吸了一口氣，道：「那幢大厦的業主，也正是黃成坊。蘭花，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去訪問他一下。」

木蘭花點點頭道：「好的，但是你去拜訪他的時候，要技巧一些。」

穆秀珍咕噥着，道：「億萬富翁怎會做賊？而且，他也只是個笨賊，什麼也偷不到！」

木蘭花沉聲道：「這批人進入大銀行的保險庫，我同意五風的看法，他們一定在保險庫中逗留了相當久，才從容退出的，事實上，他們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目的何在而已。」

穆秀珍撇了撇嘴，道：「銀行什麼損失也沒有，他們達到了什麼目的？」

木蘭花沒有回答穆秀珍這個問題，她又打了個呵欠道：「時候不早了，秀珍，你也該回去了！」

穆秀珍道：「好，我明天一早來聽消息。」

高翔送穆秀珍到門口，穆秀珍駕車離去，高翔回到了客廳中，道：「最奇怪的是，在保險庫中放出大量濃烟，有什麼作用？」

木蘭花搖着頭，道：「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還太多了，只好一步一步地搜索！」

這一晚，由於過度的疲倦，雖然他們心中，疑問重重，但也睡得十分甜。

第二天，高翔最早醒來，他也不吵醒木蘭花，就來到了警局，警方已經找到了大厦原來的管理人員，一共是六個人。

動工將破洞補起來？」

高翔笑道：「隨時可以。」

黃成坊又道：「高主任還有什麼指教？」

高翔仍然笑着，道：「黃先生，我想請問一下，現在嫌疑最大的，自然是那七個在逃的管理員，警方想知道，究竟是誰錄用他們的？」

黃成坊皺了皺眉，道：「這樣的小事，本來我是絕不過問的，但既然出了事，我也追問過，那是總務處的一個職員決定的。」

高翔道：「那職員呢？警方想見他！」

黃成坊攤了攤手，道：「那人也不見了，看來，一切是早有預謀的，利用我大厦的地窖，去打大銀行保險庫的主意！」

高翔呆了呆，道：「那麼，在季元發死後，辭退那六個人，是你的主意？」

黃成坊像是呆了呆，接着道：「誰是季元發？」

高翔道：「是這幢大厦原來管理處負責人！」

黃成坊道：「對不起，這種人，名義上雖然是我的僱員，但是我的僱員有近萬人，我是無法一一認得他們，他們的去留，更與我無關！」

高翔又呆了半响，他不禁苦笑了起來。

在未見黃成坊之前，他以為自己已經在一片紊亂之中，找到了一個頭緒。但是，在和黃成坊交談了幾句之後，他發現他並沒有找到什麼線頭！

看來，事情和黃成坊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總務處一個小職員的事，而那個小職員，却已經不見了，和那七個管理人員一樣！

高翔站了起來，道：「謝謝你，我沒有其他的問題了，打擾你了！」

黃成坊也站了起來，道：「隨時歡迎！」

高翔走向外，黃成坊十分有禮貌地送了出來，

高翔感到自己已經從一團亂線之中，理出了一個頭來了，黃成坊爲什麼要說謊呢？而且，這樣重要的一幢商業大厦，在舊的管理人員走了之後，錄

這其間，顯然有很大的出入！

而警方是向大厦業主調查的，大厦的業主，是黃成坊！

高翔感到自己已經從一團亂線之中，理出了一個頭來了，黃成坊爲什麼要說謊呢？而且，這樣重要的一幢商業大厦，在舊的管理人員走了之後，錄

那六個人，都被招待在一間房間中坐着，高翔一到，就去和他們見面，那六個人都現出害怕的神色來，高翔先和顏悅色地安慰了他們幾句，才道：「你們原來都是跟季元發工作的，是不是？」

那六個人一起點頭，道：「是！」

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季元發是我們同鄉，他照應我們，才給我們一份清潔看更的工作。」

高翔道：「你們做那樣的工作，生活環境一定不會十分好的了？」

那六個人一聽，臉上都現出了十分苦澀的笑容來，顯然是高翔的話，說到了他們的心中。

高翔又道：「現在，警方不明白的是，何以季元發一死，你們不要求業主，留下來繼續工作？而全都放棄了那份職業？」

那六個人一聽，都現出極其奇怪的神色來，一個個道：「不是我們自己要走的，我到今天還沒有找到事做。」

高翔的心中一凜，道：「誰叫你們走的？」

另一個道：「業主！發哥死了的第二天，業主就着人來通知我們，他已請了新人，補了我們兩個月的人工，將我們遣散了！」

高翔呆了半响，事發之後，他並沒有親自調查這件事，而是他手下調查的，所獲得的結果，多少有點不同，警方的調查所得，是季元發死後，這六個人，自動未曾工作的！

這其間，顯然有很大的出入！

而警方是向大厦業主調查的，大厦的業主，是黃成坊！



一直送到了會客室中，高翔指着那幅大玻璃，道：「從這裏看出去，視野真廣！」

黃成坊道：「是啊，正對着大銀行！」

高翔舉手揚了揚眉，他沒有再說什麼，在會客室門口，和黃成坊握手，告辭離去。

當高翔回到警局的時候，木蘭花和方局長全在他的辦公室中，木蘭花第一句話就問道：「會見黃成坊的結果怎麼樣？」

高翔嘆了一聲，搖着頭，道：「看來他沒有嫌疑，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大廈管理人員更換的事，那是由總務處的一個職員決定的，那個職員，也失踪了！」方局長苦笑道：「這樣一來，整件事不是變得一點頭緒也沒有了？」

方局長一面說着，一面望定了木蘭花，木蘭花只是皺皺着眉，不出聲。

方局長吸了一口氣，道：「幸而銀行方面，並沒有受到損失，而他們也不願公佈保險庫被人弄開的事實，我看這件事，只好歸入檔案了！」

高翔揚了揚眉，木蘭花仍然不出聲。方局長從他們兩人的神態上，可以看出他們並不同意自己的說法。方局長又勉強笑了一下，道：「或許這批歹徒這一次沒有得手，他們還會再來一次的！」

木蘭花緩緩地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的安排，至少要幾個月時間，如果一次不成，警方有了戒備，他們是沒有機會再來一次的了！」

方局長疑惑地道：「蘭花，你這樣說，彷彿他們已經成功了？」

木蘭花的語調，仍然十分沉緩，她一定是一面思索，一面說着話，所以才會那樣的，她道：「我們有什麼理由，說他們沒有成功？」

方局長不禁呆了一呆，因為木蘭花的那一個問

題，乍一聽來，是十分可笑的，但這時他們正在嚴肅地討論問題，方局長自然不會笑出來，他只是呆了呆之後，道：「銀行方面一點損失也沒有，這不足以證明他們並沒有成功麼？」

木蘭花點頭道：「是的，這是一項强有力的證明，但是我們又怎能忽略其他各方面的事實呢？」

方局長道：「什麼事實？」

木蘭花道：「事實的第一點，他們在弄開了銀行保險庫之後，有足夠的時間去裝置發煙器，也有足夠的時間，完成爆破儀器的撤退。事實的第二點，他們在那三個據點之中的撤退工作，做得十分完善，使我們一點線索也得不到。事實的第三點，他們這一批人，在事後消失無踪，這也決不是倉猝之間所能做到的，而全然是根據計劃來實行的，所以我說，他們已成功了！」

方局長搖着頭，顯然不同意木蘭花的說法。高翔則道：「如果說他們的目的，只是在銀行的保險庫中裝上五具發煙器，那麼，他們可說成功了！」

木蘭花笑起來道：「天下有那樣的笨賊麼？」

高翔攤開手，道：「可是銀行方面是不會隱瞞損失的，事實上，我在事後發覺，第一個進入保險庫，也可以證明那些保護鈔票的鐵欄，完全未曾打開，你說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木蘭花嘆了一聲，道：「這是一個關鍵問題，而直到如今，我還未曾想到，那是為什麼，銀行方面一點損失也沒有，這實在是一個最大的障礙，使我簡直無法再往下想！」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互望着，他們也低嘆了一聲。就在這時候，辦公室外有人敲門，高翔揚聲道：「進來！」

一個警官拿着一個文件夾，走了進來，道：「

高主任，化驗室的報告來了！」

高翔將文件夾接了過來，方局長道：「不是什麼也沒有發現麼？有什麼可以化驗的？」

高翔苦笑着，道：「的確是什麼也沒有發現，但是在林家古屋的地下室中，我聞到了一股奇異的氣味，所以我請專家辨認，那是什麼氣味，以斷定他們曾經在那裏，做過什麼？」

那送文件夾的警官道：「他們化驗過那裏的空氣，沒有什麼發現，但是那種氣味，三位專家，却全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主任請看。」

高翔將文件夾攤了開來，放在桌上，方局長和木蘭花一起去看，只見第一個專家的意見是：那種氣味，是汽油過度揮發後造成的，而且還有濃烈的機器油揮發過後的殘留氣味，這位專家的結論是：在這間地下室中，曾有機器作過長時間的操作，而在機器被撤離之後，又曾經過小心的清洗。

方局長，高翔和木蘭花三人的眉心都打着結，高翔掀過了那份報告，去看第二個專家的意見。第二個專家的意見是大同小異的，不同的地方是，那位專家補充說，在地下室空氣中，有着發電機殘留下來的特殊的焦臭味。

木蘭花不禁苦笑了，一下，有機器操作，自然需要電源，而林家古屋是沒有電源的，發電機，當然非自備電源不可，這位專家，說了等於白說。高翔也「哼」地一聲，彈了一下那份報告，道：「這還要他說麼？」

他一面說，一面又掀過了那份報告，當他們三人，看到第三位專家留在報告書上的意見之後，他們三人，都陡地震動了一下。

第三位專家的意見，具體得多，他肯定那地下室之中，有着一種高級油墨的氣味，是以他也斷

定那地下室中，曾有過長時期的印刷機操作。

印刷機也是機器，不能說前兩位專家，判斷錯誤，但是第三位專家的判斷，却有用得多！

剎那之間，方局長、高翔、木蘭花三人，全不出聲，他們都在迅速地思索着：油墨的氣味，印刷機的操作，大銀行的保險庫，大量的儲存在保險庫中的現鈔，這一切之間，有着什麼聯繫呢？

突然之間，木蘭花的神情變了，她眉心的結舒展，在她的臉上，現出了一絲微笑。

顯而易見，那是她已經有了答案！

但是木蘭花卻沒有說什麼，只是向高翔望了過去，高翔還在苦苦思索着，當他看到木蘭花向自己望來之際，他看到了木蘭花臉上的神情，他也知道，木蘭花的心中，已有了答案。

可是高翔却還想不到什麼，他剛開口問木蘭花，但是他的問題還未曾出口，他心頭陡地，閃電也似地亮了一亮，他也想到了！

幾乎是和他想到的同時，方局長也「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那自然是方局長也想到了！站在一旁的警員，看到他們三人那樣的情形，只覺得莫名其妙，無法知道他們三人，究竟在作什麼。

而高翔，木蘭花和方局長三人，互望了一眼，木蘭花微笑着，道：「高翔，是你想到，連空氣中的氣味也可以作為線索的，現在你先說，你想到他們曾在那地下室中，做過什麼事？」

高翔先吸了一口氣，道：「印製偽鈔！」

方局長道：「大量地、長時間地印製偽鈔！」

木蘭花道：「一點也不錯，他們工作了至少半

方局長立時又道：「可是近半年來，決沒有偽鈔流通的報告，難道他們印製的偽鈔，已和真的鈔票一樣？還是他們等着，在若干日子後才脫手！」

木蘭花却微笑着，道：「不，他們印好的偽鈔，已經全部脫手了！」

高翔一怔，木蘭花說得那麼肯定，他知道，木蘭花對一件事，肯下如此肯定的判斷，那一定是有着充份事實的根據的，絕不會亂說。

但是高翔却仍然無法相信木蘭花的判斷！他覺得呆了一呆，遲疑地道：「那不會吧，本市如果有偽鈔流通，就算是小額的，也很容易被發現，何況我們斷定這是大宗的交易！」

方局長也道：「是啊，直到如今為止，我們連一宗偽鈔的報告也未曾接到。」

木蘭花滿有把握地道：「就快有了。」

她在講了那句話之後，忽然又問道：「高翔，通常來說，印製了大量偽鈔的人，是用什麼方法脫手？」

高翔道：「最通常的辦法，自然是低價售給大的犯罪組織，也有小規模的印製偽鈔，自己要來使用。」

木蘭花笑道：「也有人印了偽鈔，拿到馬場去賭馬，每一隻馬都下注，每場也多少有點真鈔票可以收回來，這些全是舊辦法，而且是笨辦法了！」

方局長忙道：「蘭花，你是說，那些人用了另一種聰明的辦法脫手？」

木蘭花感嘆地道：「是的，一種聰明的辦法，簡直是絕頂聰明的辦法！」

剛才，高翔，方局長和木蘭花三人，一起從油墨的殘留氣味，印刷機的使用，來推測林家古屋的地下室中曾做過什麼，他們三人推測的結果是一

致的，雖然，得到答案的時間上，多少有點差別，然而，那也絕不會超過一分鐘的時間。

可是這時，木蘭花已知道這印製偽鈔的歹徒，使用了一種絕頂聰明的方法，將他們印製成的偽鈔脫了手，但是高翔和方局長兩人，却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高翔忙道：「蘭花，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

木蘭花又嘆了一聲，道：「實在太聰明了，高翔，銀行方面，不是一再聲明沒有損失，而我們却又可以證明歹徒在保險庫中逗留了相當時間麼？」

木蘭花這一句話才出口，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一起「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他們立時明白了！方局長手按着桌子，站了起來，吃驚地道：「蘭花，你是說，他們將大量的偽鈔運進大銀行的保險庫去，又將同樣數目的真鈔票運走？」

木蘭花點頭道：「說穿了，實在很簡單，正是那樣，所以銀行方面，一點損失也沒有！」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的確是一個聰明之極的辦法，絕頂聰明！

木蘭花又道：「他們一定已經將印好的偽鈔弄舊，而是，模仿大銀行的點數方法，一聚聚包好，在包裝鈔票的紙條上，一定還有着大銀行的印鑑，和點數員的簽字。試想，鈔票本是大銀行發行的，有誰會懷疑，自大銀行中所發出來的鈔票，竟是偽鈔？」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齊齊吸了一口涼氣。方局長忙道：「高翔，快和銀行方面聯絡，叫他們停止一切支付，別再讓偽鈔流通。」

木蘭花道：「那倒不必，大銀行若是停止一切



支付，會引起市場的紊亂，我看還是建議銀行用新鈔票支付的好，這些人既然如此聰明，他們一定不會動新鈔票的，因為新鈔票有號碼可以稽查！」

高翔一面點點頭，一面已拿起了電話來，方局長也已按下了對講機，道：「準備車子，我要到銀行去！」

木蘭花則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伸了一個懶腰，這時候，她只覺得無比地輕鬆！

雖然，那批歹徒仍然逍遙法外，還一點沒有線索可以追尋。

但是，整件案子中，最難想得通的一關，却已然被她想通了！

她深信自己的推理是正確的，在化了那麼大的工夫，打開了大銀行的保險庫，而銀行保險庫中，沒有任何損失，那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已經證明，銀行方面不是沒有損失，而是有了損失而不知道！

歹徒的這個辦法，雖然實行起來，麻煩一些，需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極之周詳的計劃，但是却是聰明的辦法！

如果他們弄開了大銀行的保險庫，而偷走了大批鈔票的話，那自然直截了當得多，但是案發之後，警方一定全力追緝，他們的手中，突然多了大量現鈔，在警方的全力追緝之下，他們的處境就十分不妙了！

而現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他們用一大批同等數目，印刷精良的偽鈔，代替了真鈔票，大銀行方面不曾發現有損失，只當賊人無功而退，自然不會再追查下去，而歹徒手中所擁有的一批，又是真鈔票，偽鈔在市面上流通，一定會被發現，然而却絕不會有人料想得到，偽鈔竟從大銀行的保險庫

中源源不絕地流出來，而歹徒手中擁有的，既然是真鈔票，自然不必怕人懷疑！

這可以說是一個十全十美，天衣無縫的犯罪計劃！

這個犯罪計劃，如果不是安妮要到林家古屋去度宿，引起了歹徒的恐慌，從而生出了一連串枝節來的話，只怕再也不會被人發現了！

而事實上，安妮到林家古屋去度宿，是懷着恐慌的心情而去的，她根本不可能在林家古屋中發現什麼，就算木蘭花趕了去，在暗中保護，也不可能發現什麼，然而，全世界的犯罪份子，有一個共同的弱點，那就是犯了罪之後，內心的恐懼感。

不論犯罪份子對一件罪案的設計，是多麼地周密，也不論整個犯罪過程，是如何順利，犯罪份子的中心，一定會惴惴不安，害怕自己的罪行，會被揭發！

所以，當他們知道了安妮會到林家古屋中留宿，而且，恰好又是他們整件犯罪事件中最重要行動的那一天時，他們就害怕起來，他們不但想到扮鬼，將安妮嚇走，而且還在半路上阻攔着木蘭花！但是，他們却弄巧成拙了！

他們還算是做得十分成功，因為他們的人，沒有一個落在警方的手中，而且，也沒有在那三處地方，留下什麼線索來。

然而，他們的行動，却使警方發現了林家古屋的地下室，那批歹徒，只怕做夢也想不到，已經經過他們細心清理的地下室中，還留下了氣味，而就是根據那些氣味，整件撲朔迷離的事，便豁然開朗，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木蘭花想到了這裏，直了直身子，站了起來，高翔已放下了電話道：「我們立即到銀行去了！」

他們三人，一起離開了警局。

在高翔，方局長，木蘭花三人，還未曾到達大銀行之前，大銀行中，已經緊張了起來。

在接到了高翔的電話之後，銀行的偽鈔辨別專家，立時開始工作，只不過五分鐘，他們便已經證明了木蘭花的推斷，是完全正確的！

銀行保險庫中的舊鈔票，是印刷得極其精良的偽鈔！

一發現了這一點，銀行中自然亂了起來，所有出納員手中的現鈔，全被集中起來，為了應付支付，一律改用新鈔票。

雖然拿到新鈔票的顧客，心中有點奇怪，但是却也沒有疑惑什麼，銀行的正常支付，總算沒有停頓。

大銀行各部門的高級職員，一起聚集在會議室中，大批職員，在查點偽鈔的數目，和核算這一天之中，已流出去的偽鈔數目。

等到高翔，木蘭花和方局長三人，在高級職員的帶領下，進入會議室的時候，十來個高級人員的神色，緊張得難以形容。

銀行的副總裁首先道：「這樣的事，對銀行的信譽，打擊實在太大了，鈔票是我們發行的，但是大量的偽鈔，卻從我們銀行的保險庫中取出來，通過我們出納員的手而流出去！」

高翔沉聲說道：「總算事情發現得早，的是不幸中的大幸，事實上，在事發後，我曾請貴行兩次盤點，貴行職員如果够細心，早就可以發現這一點了！」

副總裁的話，本來是頗有責備警方之意的，但是高翔立時變話，將他的話頂了回去。

到林家古屋去住一夜，使歹徒起了恐慌，你說不是是？」

高翔想了一想，道：「可以說是，要不是那樣，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聯想！」

木蘭花道：「對那批犯罪份子而言，他們已經亂了陣腳，雖然他們應付得很好，並沒有露出什麼馬脚來，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現出馬脚來了，而且，有最重要一點，那就是：歹徒何以知道安妮要到林家古屋去住宿，又怎料到我會暗中去保護她？」

高翔搖了搖頭。

木蘭花又道：「記得前天晚上，安妮回來，說和同學打了賭，她還說，當時同學中有人說，如果是我，一定可以將鬼揪出來，這種話，就可以使歹徒聯想到我也會去！」

高翔呆了，道：「蘭花，你是說，在安妮的同學中，有着歹徒的一份子？」

木蘭花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歹徒總是從安妮的同學處，得知我和她會到林家古屋去，是以才作出了一連串佈置的。」

高翔呆了半晌，低着頭，向前走去，來到了銀行的大門口，他才道：「那麼，你要調查安妮的那幾個同學？」

木蘭花搖着頭，道：「不必全部調查，我想，只要去見一見黃成坊的姪女黃煥芬，就可以有多少結果了。」

高翔道：「黃成坊？你還是相信他有嫌疑？」木蘭花道：「到如今為止，他的嫌疑最大，昨天，我曾請雲五風去調查一下，有證實購置過那種新型的爆破裝置和強烈的氣壓機，調查的結果，今早雲五風派人送來給我，我還未曾和你說起。」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是黃成坊？」

副總裁呆了，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誰會料得到，歹徒將大量的偽鈔換走了真鈔票？」

高翔道：「自然有人想得到，警方在經過調查，分析之後，就想到了這一點！」

副總裁完全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方局長問道：「已有多少偽鈔流了出去？」

會計主任道：「正在核算中，根據銀行往日的支付記錄，平均數字，大約是在兩千萬左右。」

方局長又問道：「在保險庫中的偽鈔，還有多少？」

會計主任又道：「很難說，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現的，超過一億五千萬！」

方局長緊握着雙手，道：「現在暫時不要動那些偽鈔，只以新鈔票來支付，可以應付得來麼？」

副總裁道：「可以應付的，但銀行方面，受了那麼重大的損失——」

木蘭花在進了會議室之後，一直未曾開口，直到此時，才道：「請放心，那筆錢，一定可以追得回來的，所以警方要求銀行保守秘密，只當沒有這件事一樣，並且，盡可能查出真正的舊鈔，夾在新鈔票中發出去，歹徒不可能將全部舊鈔，一起換走的。」

副總裁道：「警方真有把握？」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一起向木蘭花望過去。

因為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要追回被換走的真鈔票來，可以說是一件絕無把握的事，是以要答覆副總裁的追問，也十分困難。

木蘭花想了一想，道：「我們會盡力而為，你不能要我們在五分鐘內就破案的！」

副總裁嘆了一聲，喃喃地道：「全是沒有號碼記錄的舊鈔票，這批歹徒，太高明了！」

## 抽絲剝繭 真相大白

木蘭花，高翔和方局長三人，又到了大銀行的保險庫之中，點數員和偽鈔辨別家正在忙碌地工作着，已被證明了的偽鈔，都堆在一個鐵欄之中，堆得比人還高。

木蘭花皺了皺眉，總數之巨，只怕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罪案了！

高翔站在木蘭花的背後，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他們調換了鈔票之後，為什麼還要裝上幾具發煙器，冒出大量的濃煙來？」

木蘭花道：「這已不難解釋了，濃煙可以掩蓋偽鈔所發出的不同的氣味，而且，也可以使得包裝舊鈔的紙條，印鑑，看來不容易分辨真偽，除此而外，不會有其他的作用了！」

高翔點了點頭，對於木蘭花的分析，他自然是十分之嘆服。

高翔又道：「那麼，我們從何處着手，追尋那批歹徒，和追回被他們換走的鈔票來呢？」

木蘭花却沒有立即回答高翔的問題，只是轉身向外走去，高翔跟在她的後面，方局長還在保險庫中，指揮着警方人員。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來到了銀行的大堂中，這時，正是銀行收支最忙的時候，大堂之中，全是人，木蘭花和高翔穿過了人叢，木蘭花突然停了一停，直到這時，她才回答高翔剛才的那個問題，道：「我看，我們還是從安妮着手。」

高翔顯得有點迷惑，道：「從安妮着手？」

木蘭花道：「是的，這件案子，能够進展到如今這個地步，可以說全靠安妮和她的同學打賭，要



木蘭花道：「黃成坊是其中之一，一共有十二個工業或建築單位，有這樣的設備，黃成坊是那十二個名單中的一個！」

高翔搖著頭，道：「單憑那樣，還是很難使他的罪名成立的。」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你太心急了，我們要先查出他是不是有罪，然後再搜集證據，我相信，只要我們查到他有罪，他並不是一個職業的犯罪者，一定會全部承認自己的罪行了。」

高翔點了點頭，他們一起出了大銀行，木蘭花道：「你不必和我一起去，我自己到安妮的學校去就行了！」

木蘭花上了停在門口的一輛警車，向高翔揮了揮手，警車駛向前，十五分鐘之後，已經到達了大學的正門。

木蘭花下了車，大學的建築物，看來巍峨而莊嚴，校園中陳列着不少巨大的塑像，全是有着高度藝術水準的作品，高等學府，確然有高等學府的氣派。

校園中，有不少學生在，木蘭花直來到了大學的辦公室中，向辦事人員表明了身份，同時，指名要見一年級學生黃煥芬。

辦事人員署查了一查，就請木蘭花到會客室去等着，不多久，黃煥芬就夾着書本、筆記簿，走了進來，她是一個十分活潑的少女，走進來的時候，也像是正在跳躍着一樣。

當她進來之後，看到在會客室等她的，竟是木蘭花時，她先呆了一呆，接着便道：「蘭花姐姐，原來是你，讓我告訴所有的同學，讓他們來看看你！」

木蘭花忙道：「不必了，我想單獨和你談談，

高翔高興地道：「可是有了新的發現？」

木蘭花道：「那要看是不是能認出人來。」

高翔道：「好，我立時就來。」

木蘭花放下了電話，黃煥芬有點吃驚地道：「蘭花姐姐，如果我認出了那個在叔叔書房中和他交談的人，我叔叔會怎樣？」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那麼，他就多了一項曾犯罪的證據，不過，我相信你不會故意替他來隱瞞的，是不是？」

黃煥芬立時漲紅了臉，道：「當然不會。」

木蘭花忙道：「對不起，我說了那樣的話！」

黃煥芬着急地在客廳中踱來踱去，二十分鐘之後，高翔趕到，他在一隻牛皮紙袋中，取出了一疊複印過的畫像來。

木蘭花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些畫像，在高翔將那些畫像攤在桌面之際，她立即認出了其中有用橡皮人愚弄她的三個人在，也有在那間北歐式屋子中，給她喝酒的那個人以及其他的人。

黃煥芬站在桌前，看她的神情，十分緊張，她只站了一站，就抬起頭來，苦笑着，道：「我認出來了，是這一個，不會錯的。」

黃煥芬指的那人，就是給木蘭花喝酒的那人，高翔翻過了圖片來，道：「這個人叫丁孟生，是總務處那個失踪的職員。」

黃煥芬在這時候，突然轉過身，哭了起來。

木蘭花來到她的身後，道：「煥芬，你別難過，你沒有袒護你的叔叔，那樣做很對，不但盡了你的責任，而且罪案早一日被揭發，你叔叔的罪名也可能輕得多，記得，我們之間的談話是秘密的！」

黃煥芬轉過身來，仍然噙着淚，道：「我叔叔，他做了什麼？」

是極其重要的事情。」

木蘭花的神色、語氣都十分嚴肅，是以黃煥芬也呆了一呆，在木蘭花的身邊，坐了下來，將書本放在膝上，抬頭望着木蘭花。

木蘭花道：「關於你們和安妮的打賭——」

黃煥芬道：「是啊，那是我不對，我首先提起那古屋中有鬼的。」

木蘭花雖然和黃煥芬只交談了幾句，但是她已看出，黃煥芬是一個性格十分爽直乾脆的女孩子，和這樣性格的人交談，大可以不必轉彎抹角的。

是以她決定單刀直入，道：「煥芬，安妮只是受了一場虛驚，並沒有什麼損失，但是，我們却發現，林家古屋有鬼出現，和一件極其嚴重的罪案有關？」

黃煥芬吃了一驚，瞪大了眼，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木蘭花又道：「據你的同學說，你是從你叔叔那裏，聽到那屋中有鬼的？是不是？」

黃煥芬點着頭，木蘭花再道：「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聽到的？」

黃煥芬吃驚地道：「我叔叔，他和你所說的那件案子，不會有什麼關係吧！」

木蘭花在黃煥芬的手背上，輕拍了一下，道：「別緊張，我們正在調查，而且，我要求我們之間的談話，保持秘密，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黃煥芬答應了一聲，道：「第一次，是很久以前了，有人要將林家古屋，賣給我叔叔，拆了來改建新型的花園別墅，我聽得那人講，這林家古屋中有鬼，當時叔叔曾大笑，他說他要去一看鬼是什麼樣子的。」

木蘭花忙道：「他去了沒有？」

木蘭花道：「有可能在他的主持下，印製了價值兩億元的偽鈔，我們會立即去證明這件事的。」

黃煥芬吃驚得張大了口，悶不吭聲，半晌，她才道：「我不知道他近一年來，一直在開周轉不靈，但是想不到，想不到他竟會——」

木蘭花道：「你別難過，那完全和你無關！」

黃煥芬長嘆了一聲，低着頭，走了出去，木蘭花和高翔也立時出了會客室，登上了停在學校辦公大樓前的一輛車子。

×

×

黃成坊的辦公室，高翔已經第二次來了，木蘭花却還是第一次來。

他們將自己的身份，告訴了秘書之後，在會客室中等候着，他們並肩站在那塊大玻璃前，高翔望着玻璃外的大銀行，心中陡地一動，道：「我記起來了，上次，黃成坊送我出來，我順口說了一句外面的風景真好，他却回答我說，對準了大銀行！」

木蘭花點着頭，道：「有可能他每天看着大銀行，才想出那個計劃來的！」

他們兩人低聲交談着，只見黃成坊的辦公室的門打開，兩個本市著名的銀行家，走了出來，高翔和他們揚手打了一個招呼。

女秘書也在這時，走了出來，道：「兩位請進，黃董事長在等候兩位了。」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走了進去，黃成坊自巨大的辦公桌後站起來，滿面春風，道：「請坐，請坐，高主任，蘭花小姐，又有什麼指教？」

高翔向木蘭花望了一眼，這時候，他們心中，雖然已知道黃成坊十之八九，是整件案子的主持人，但是如何要令他自己承認，却還需要高度的技巧，如果不是一步步逼迫得他非自己說出來不可的

黃煥芬道：「多半是去了吧，他是個說做便做的人，不過，他沒有買下那古屋來，我却不知道了。」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第二次呢？」

黃煥芬側頭想了一想，道：「第二次，是在他的書房中，有人在他談話，這次是我叔叔提到林家古屋中有鬼，他還叫那人放心。」

木蘭花的心情，陡地緊張起來，道：「那人是什麼人，你認識麼？你和你叔叔說過安妮打賭的事？」

黃煥芬搖頭道：「我不認識他。是的，我那天下午說起過。」

木蘭花又緊接着問道：「那麼，你再看到他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識他？或者，你可以根據照片，將這個人認出來麼？」

黃煥芬側頭想着，在不到十秒鐘之後，她道：「我想可以的。」

木蘭花站了起來，來到了電話前，她那時，已經感到，整件事，已快到尾聲了，問題是自己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將網收緊，使犯罪份子落網而已。她打電話到大銀行，找到了高翔，高翔一聽到了木蘭花的聲音，就道：「蘭花，數字查出來了，全部的偽鈔是兩億，而已經有一千七百多萬流出市面去了！」

木蘭花却道：「高翔，那失踪的七個管理員，不是警方已經根據會和他們接觸的人的口述，查出了他們的樣子來了麼？」

高翔道：「是的，連那總務處的職員的畫像也有了！」

木蘭花道：「請你們派人送來大學的會客室，我等著要人認人。」

話，那麼，警方根本沒有可以控訴他的證物！

所以，高翔並不開口，而要木蘭花開口。

木蘭花望着黃成坊，像是充滿了感慨地道：「黃先生，一個成功的人物，不論他做什麼事，都是成功的，你認為對不對？」

黃成坊畧呆了一呆，道：「自然是對的，但是，蘭花小姐，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木蘭花却仍然不回答他的問題，依然只是不着邊際地道：「可是，有的時候，太成功的計劃，雖然全部實行了，也不見得會有好的收場！」

黃成坊的臉色變了變，但是他立即恢復鎮定道：「蘭花小姐，我很願意和你討論這些充滿了人生哲學的問題，但是我現在很忙，很多事情等着我處理，能不能今晚，請你們兩位賞光，到舍下來便飯？」

木蘭花搖着頭，道：「不必了，我也沒有幾句話要說了，我還想說的是，成功人物所想到最困擾的問題，應該是如何用人，有時候，心腹之人，是未必可靠的！」

黃成坊有點難以掩飾他的尷尬了，但是他還是道：「我不明白——」

木蘭花直視着黃成坊，道：「你不明白？是的，我未曾說出事實來，你是不會明白的，但是，我一說出來，你就明白了，黃先生，丁孟生將你出賣了！」

木蘭花這一句話，說得十分平淡，但是在黃成坊身上引起的震驚，却是驚人的。

他本來也拿起一隻烟斗在點烟，可是木蘭花的話才一出口，他的手一震，那烟斗「拍」地一聲，跌在桌上，木蘭花立時道：「真是可惜得很，對不對，還有更可怕的事哩，他指控你殺死李元發！」



黃成坊立時叫了起來，道：「他胡說——」

他只說了三個字，陡地又震了一震，然後，他立時道：「蘭花小姐，妳在說些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你明白得很，而且，你現在再來掩飾，已經太遲了！」

黃成坊很快完全恢復了鎮定，他又拿起了他的烟斗來，道：「兩位如果覺得我有罪的話，那麼，我要請我的律師來為我說話！」

高翔道：「可以，你可以叫你的律師來，但是我想，你請齊全市的律師，只怕也不能為你洗脫罪名的了！」

木蘭花接着道：「黃先生，現在警方給你一個特別寬容的機會，可以算是你自己向警方自首的。印製偽鈔，經自首後，罪名可以輕得多，而且，事實上，你並未使用印製的偽鈔，只是將它們送進了大銀行的保險庫之中！」

黃成坊的鎮定，在木蘭花的幾句話之下，完全崩潰了！

他的手發着抖，道：「你，你們……竟什麼都知道了？丁孟生這小子……真的出賣了我，那是不可可能的，唉，真料不到，可是你們怎會知道的？」

自黃成坊梳得十分整齊的頭髮下，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流了下來，他顯然受了極大的打擊，是以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了！

他望着木蘭花和高翔，高翔直視着他，道：「怎麼樣，你願意接受我們的寬容辦法，還是要我們出拘捕令，來將你拘捕？」

黃成坊像是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一樣，他所講的那句話，是一個字一個字自他齒縫中迸出來的，他道：「好了，我承認失敗了，我接受警方的寬容辦

一樣東西，吸乾淨了每一粒紙屑，但是空氣之中，却留下了油墨氣味，哈哈，哈哈！」

他一面笑着，一面揮着槍，扣動槍機，在辦公室中，立時發出了幾下驚天動地的巨響。

那幾下巨響，是槍聲，混合着大玻璃的破裂聲，黃成坊辦公室的門立時被推了開來，秘書和幾個人，吃驚地站在門口。

黃成坊厲聲喝道：「別動，你們誰也別動，木蘭花，我應該殺死你的，殺了你，我就可以安全無事了，但是我卻不想殺人！」

木蘭花冷冷地道：「季元發呢？」

黃成坊尖聲叫道：「季元發是自己嚇死的，他本來就有嚴重的心臟病，不關我事！」

黃成坊一面說，一面身子打橫移動着，來到了大玻璃的前面。

大玻璃被他連射了幾槍，已經碎裂了一個大洞，當他來到大玻璃之前時，他距離外面，只不過隔着三呎來寬的一道石滑而已。

他一隻腳跨出了大玻璃，在門口的女秘書，立時尖聲叫了起來。

木蘭花立時道：「黃成坊，你現在的罪名，至多只是坐幾年牢，以你的才能而言，出獄之後，還可以大有作為，別做傻事！」

黃成坊轉過頭來，他望着木蘭花，望了好久，才發出了一下十分苦澀的笑容來，道：「你錯了，我一直是個成功的人，我太成功了，是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失敗，我已經不起失敗！」

他才講到這裏，舉起槍來，對準了他自己的前額，扳動了槍機，槍聲才响，他的身子，便向外倒去，翻過了三尺石沿，向下直跌了下去！

所有在黃成坊辦公室的人，不由自主，都閉上

法！」

他在講了那句話之後，抹了抹汗，才又道：「我的計劃是天衣無縫的，若不是我用人不當，你們決不會發現破綻，我計劃了整整一年！」

木蘭花微微一笑，道：「那你就怪錯人了，我想你選用的助手，不會少過十個人？」

黃成坊喘着道：「九個！」

木蘭花道：「他們都很忠誠，對不起得很，丁孟生自首是我偽造出來的，事實上，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們，還需要你提供消息！」

木蘭花這句話才一出口，黃成坊陡地站了起來，接着，又重重地坐了下來，在那期間，他的面色，變得比紙還白，他突然拉開抽屜。

就在他拉開抽屜的那一剎間，木蘭花已經叫道：「高翔，小心！」

高翔也立時去拔佩槍，可是，却已經遲了一步，黃成坊已經先一步握槍在手，指住了高翔和木蘭花，喝道：「你們坐下來！」

高翔和木蘭花互望了一眼，高翔冷冷地道：「想不到你會幹這樣的傻事。」

黃成坊額上的青筋，根根現起，他喘着氣道：「丁孟生沒出賣我，你們是怎麼知道一切的？」

木蘭花道：「害你的是你自己，如果不是你知道了安妮要在林家大屋過夜，你大起恐慌，又作了一連串意外佈置的話，只怕你真可逍遙法外了！」

黃成坊仍然急急地喘着氣，他尖聲叫着，道：「不是我毀滅了一切，你們什麼也找不到，我早已將製偽鈔的機器，拆成了一件一件，拋到了海底，你們不應該發現任何線索的！」

高翔冷冷道：「或者是，不過你在地下室室中開動印刷機太久了，在空氣中，留了不易消散的油

了他們的眼睛！」

黃成坊的身子，從二十多層高的樓上，跌了下來，壓在一輛汽車的頂上，將那輛車子的車頂，壓得陷進了一大塊，他的身子又彈到了地上。

他是早在扳動槍機之後的一剎間就死去的，億萬富翁的死亡，自然成為轟動的新聞！

方局長和大批高級警官，是在事發後二十分鐘趕到的，他在黃成坊辦公室後面的密室中，找到了大量的現鈔，總數是一億五千五百萬。由此可以證明黃成坊所說的是真的，他的幾個伙計，每一個人都得到了五百萬，離開了本市。

警方接着，又在黃成坊的辦公室中，找到了一個名單，知道了那幾個人的全部姓名，那幾個人，全是第一流的機械工程師，和各方面的專家。

警方也立即採取行動，通電全世界，去通緝那九個人歸案，而在和大銀行商議過這件事，警方同意有限度地公佈這件事，並且將偽鈔的特徵詳細公佈出來，請那一天半之內，在大銀行提取過偽鈔的人，盡可能認別自己的鈔票，拿到銀行去兌換。

這件事，自然轟動全市，成了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一直轟動了好久。

而那幾個已經離開了本市的人，却一直沒有音訊，警方只查到，事發之後，黃成坊曾替他們每人匯了一筆巨款到瑞士去，調查追蹤到了瑞士，銀行方面証明款項已轉到了南美洲。

再追蹤到南美，款項已被提走，那九個人自然逗留在南美，但是却找不到他們。

（這九個人，以後又有驚人的事發生在他們的組織之下，但已不是這個故事了。）

好幾天之後，黃昏，天氣一樣那樣寒冷，安妮

墨氣味，你不見得會在裏面印四書五經的，是不是？而且，進入銀行保險庫之後，銀行方面竟什麼損失也沒有，那也實在太引人起疑了！」

黃成坊突然反常地大笑了起來，在他大笑的時候，高翔和木蘭花，好幾次想向前撲過去，但是他們和黃成坊之間，却隔着一張巨大的辦公桌，而黃成坊的手中，又握着一柄槍！

黃成坊一面大笑，一面伸手按着他辦公桌上的鈕，四面的窗簾，全都自動移了開來。

窗簾拉開之後，是兩幅極大的玻璃牆，其中的一幅，正對着大銀行。

黃成坊道：「你們看到了？我的業務越擴越大，一年之前，我就開始周轉不靈，我移東補西，但是我知，如果不獲得大量的現鈔，這種局面，決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所以，我才定下了這個計劃，使我成功地獲得了兩億元！」

木蘭花冷冷地道：「也使你身敗名裂！」

黃成坊突然又「哈哈」大笑了起來，他霍地站起，揮着槍，道：「是的，但是那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同，沒有那大量的現鈔，我也支持不下去了，現在對我來說，是完全一樣的！」

高翔厲聲喝道：「放下你手中的槍，將你九個同犯的所在供出來。」

黃成坊用槍又掠了掠頭髮，立時又用槍指住了想逼近來的高翔，道：「別動，我也不會告訴你們在何處，他們全是我拖下水的，事成之後，他們每一個人分到了五百萬，已經走了！」

高翔冷冷地道：「你不說也由得你，但不論他們走到何處，我們都有辦法將他們捉回來的。」

黃成坊又高聲怪笑了起來，大叫道：「空氣，哈哈，空氣！我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我拆走了每

放學回來，和她一起回來的是黃煥芬。

黃煥芬消瘦了許多，木蘭花輕拍着她的肩膀，道：「你心情平復了麼？你叔叔死了，你現在的生活怎樣？」

黃煥芬道：「我生活沒有問題，我去年生日，叔叔曾送給我一幢大屋子，我已經將那幢屋子，租給了一個外國領事居住了！」

木蘭花道：「那很好，你要是有什麼麻煩，可以來找我。」

黃煥芬嘆了一聲，道：「蘭花姐姐，我有一句話想問一問你。」

木蘭花道：「你只管說！」

黃煥芬道：「我叔叔為什麼要自殺呢？他是完全不必死的！」

木蘭花呆了半晌，才道：「關於這一點，我想他在死前，他自己所講的話，是最後的解釋，他太成功了，經不起任何的失敗！」

黃煥芬道：「你認為他是個很有才能的人？」

木蘭花道：「當然是，我經歷過不知道多少罪案，但是沒有一件，是計劃得像他那樣周密的，直到現在，我們還未找到任何他用來衝破，挖掘地道的機械，他早已將之完全毀滅了！」

黃煥芬苦笑一下，道：「那又有什麼用呢？」

她黯然地笑一下，轉過身，慢慢地走了出去。木蘭花也嘆一聲，在一簇菊花前，走了下來。

這件事，是最奇特的一件，雖然在茫無頭緒之中，終於找出了事實的真相，但是那九個人，却至今未有任何消息。

她在自己問自己：算是成功了麼？

她沒有答案，而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寒風也更加勁疾了！



# 天殘劍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瑜身中金不換所下奇毒，幸得殷松風拯救回王府，請來石弓山查神醫，治好七成，那晚因見有夜行人潛進王府，黃瑜本擬前往查究，詎因王府重門疊戶，誤闖雙鶴堂，揮刀殺死一名在堂中尋歡者，後得王妃侍婢引路，始退出雙鶴堂，往見王妃，獲得王妃同情，賜予雙龍令，走出王府，一路前往開封，詎在離冷家莊二十里處，為開封總捕頭車展率眾圍捕，黃瑜力戰天山三老，正陷力疲不支險境，幸冷瑤光及時來到，一招震退天山三老，另兩名鬚髮斑白老者，又向冷瑤光欺近——

## 冷風吹襲牡丹堡

冷瑤光見這兩名老者雖是白髮蒼蒼，長像却十分怪異，適才說話的這名老者，面色紅潤，修眉鳳目，雙手十指光光，不啻於紅樓嬌娥，而且說起話來妖聲妖氣，令人聽來渾身都暴起雞皮疙瘩，另一名面如鍋底，瘦得像一根竹桿，眉目之間，籠罩着一股陰森暴戾之氣，這兩人的長像，江湖中傳言已久，冷瑤光只聽了一眼，便已經猜出他們是雁門雙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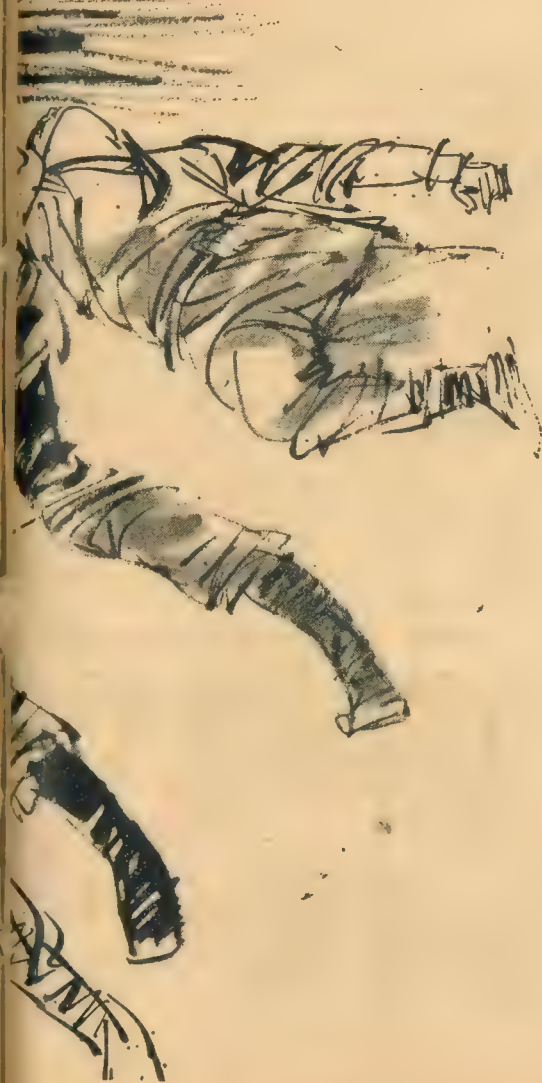
臉色紅潤的原本就是一個女人，她偏偏喜歡作男人打扮，在江湖之上，她也以「叟」自居，提起陰陽叟梅飛，任誰也得憚忌三分。面如鍋底的是她的兄長梅舉，此人生性暴戾，

動輒殺人，是江湖道上有名的殺星，他不僅功力驚人，一手火器更是當代一絕，江湖朋友就送了他一個烈火叟的尊號。

他們兄妹是合籍雙修，如何一個修法，除了他們自己，誰也不知道是怎樣一篇糊塗賬。

不管怎樣，這雁門雙妖，可是一對不易招惹的人物，冷家莊正在多事之秋，冷瑤光自然不便開罪這對妖人，於是，他抱拳一拱道：「前輩是名震江湖的陰陽叟吧？晚輩冷瑤光這廂有禮了。」

陰陽叟梅飛雙目一眯，連打兩個哈哈道：「看不出你小子還有點見識，這樣吧，老夫法外施仁，放你小子一馬，只要讓你那個小媳婦跟咱們回去就





成。」

冷瑤光道：「前輩素行清高，何必替公門中賣命，何況車展沒有海捕公文，八成是栽贓嫁禍，私自尋仇，前輩千萬不要被他賊利用！」

陰陽叟哼了一聲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能被別人蒙蔽！不必多說了，叫你的媳婦過來吧。」

冷瑤光道：「請前輩高抬貴手，晚輩實在無法從命。」

梅飛面色一寒道：「老夫對你已經够客氣，你竟敢不識抬舉！」

冷瑤光道：「前輩盛意，晚輩十分感激，但以事關拙荆生死，尚請前輩多担待一點。」

梅飛大袖一揮道：「既然如此，老夫就一併成全你吧。」

這位不男不女的妖人，果非浪得虛名，大袖輕輕一揮，一股重如山岳般的壓力，已當胸向冷瑤光撞來。

冷瑤光猛吸一口真氣，以八成功力推出一掌，同時足尖一點，身形已倒竄五尺。

他這種出掌即退的打法是十分少見的，就這樣，他仍然身形連幌，再度退了一步。

陰陽叟架架一陣怪笑道：「有點不是滋味，是嗎？聽老夫的話，包你佔盡便宜。」

冷瑤光面色一肅道：「晚輩還想拼一掌試試。」

陰陽叟梅飛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好，你出招吧。」

冷瑤光不再浪費唇舌，身形微側，旋身吐掌，將魔僧二十年研鑽的佛門絕藝，以全力猛揮而出。

這一掌有如疾雷劃空，天河驟瀉，威力之強，幾乎任何言語都難以形容，陰陽叟剛剛發覺掌力大異尋常，她已像斷了線的風箏，摔到一丈以外。

他先向黃瑤微微一笑，再對瘋僧道：「師父！這般人有點奇怪。」

瘋僧似乎是大夢初醒一般，揉揉眼皮，打了一個呵欠道：「什麼事值得你大驚小怪的？」

冷瑤光道：「那般人無一不是身懷絕藝，但他們都不戰而退。」

瘋僧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人家還不是看你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不願跟你一般見識，咱們不談這些了，還是談談你自己的問題吧。」

冷瑤光道：「談弟子？弟子有什麼問題？」

瘋僧哼了一聲，道：「這位姑娘是你的小媳婦麼？」

冷瑤光道：「是的，瑤妹妹，快參見師父。」

黃瑤立即檢柙一禮道：「黃瑤參見大師。」

瘋僧道：「不必了，妳適才說我什麼來着？」

黃瑤嬌靨一紅道：「沒有說什麼，弟子只問大師是誰。」

瘋僧道：「哼，髒和尚不是妳說的。」

冷瑤光亟躬身道：「瑤妹妹年少無知，請師父不要見怪。」

瘋僧道：「八成她的心裏還在喊我髒和尚，不信你問問她。」

冷瑤光一笑道：「是麼？瑤妹妹。」

黃瑤道：「弟子怎敢，大師千萬不要多疑。」

瘋僧道：「不是我和尚多疑，這裏面，有個原因。」

名震武林的陰陽叟，竟無力接下冷瑤光的一掌，車展等焉能不該呆若木雞！不過，傷了陰陽叟，冷家莊可惹上了一個心腹之患，烈火叟冲冠一怒，就可能弄得火器橫飛。

車展那一夥，幾乎無一不是當代武林知名之士，其中甚至還有幾個是息影已久的一代魔頭，但這些魔頭腳江湖震動的人物，沒有一個能够瞧出冷瑤光那一掌是什麼掌法，為免陰溝裏翻船，誰也不願意輕舉妄動，因而，他們的目光，就一起向烈火叟投去。

武林之中講的是有仇必報，烈火叟自然要找冷瑤光報一掌之仇，但陰陽叟却輕聲呼喚道：「大哥，你聽我說……」

烈火叟道：「不必說了，小弟，我會替你報仇的。」

陰陽叟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哥……」

烈火叟道：「那……你要說甚麼？」

陰陽叟道：「咱們回雁門去吧，這個仇我不想報了。」

烈火叟愕然道：「你說甚麼？小弟，咱們兄弟走南闖北，幾時栽過跟斗的？」

陰陽叟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大哥，如今的武林，是姓冷的天下了。」

烈火叟怒吼一聲道：「我就不信這個邪……」

陰陽叟咳了一聲，道：「大哥！你不聽我的話了……」

這位陰陽怪氣的冒牌貨，受傷並不太重，服過療傷靈藥後，傷勢已無大碍，按說他們是仍可一戰的，但她却不讓烈火叟向冷瑤光尋仇，而且語氣和平，神態柔媚，使得烈火叟的暴戾之氣，再也發不出來。

黃瑤道：「請大師指示。」

瘋僧道：「妳不是我徒弟的媳婦？」

黃瑤道：「是的。」

瘋僧道：「我徒弟喊我師父，妳却叫我大師，這不是看不起我和尚麼？」

黃瑤已看出這位瘋僧，是一個遊戲風塵的佛門高人，遂笑笑道：「那要看有沒有好處，有好處徒弟，就叫師父。」

瘋僧呵呵一笑道：「我和尚除了一件髒僧袍，可以說身無長物，不過，人之患好為人師，只要我和尚辦得到的都可答允妳。」

黃瑤再度一禮道：「師父！徒媳跟你行禮了，答允的事你可不能忘記。」

瘋僧搖搖頭道：「後生可畏，敲竹槓敲到窮和尚的頭上來了，我和尚酒癮發了，咱們快走。」

這位瘋大師的行動，有時突兀得令人莫明高深，他口中說走，身形已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黃瑤一怔道：「瑤哥哥！咱們快追。」

冷瑤光一笑道：「不必追了，師父會在前面等候咱們的，妳先說說這些日子妳跑到那兒去了？」

黃瑤咳了一聲道：「那兒去了，還不是找妳麼，我去過劉公島百葉幫的總壇，又去過石方山找查神醫，結果都找不到，這才找到冷家莊來……」

冷瑤光道：「真辛苦妳了。」

黃瑤道：「苦了一點倒算不得甚麼，只是在開封遭到人家的暗算，到現在功力只能提到七成。」

冷瑤光一驚道：「遭了誰的暗算？快說。」

黃瑤就將在開封所遭一切，一字不遺的全盤托出，冷瑤光錯愕良久道：「實在令人想不通，武威王府，怎麼會有如此邪惡的設置！不過，我要告訴妳一點妳想不到的，那就是股松風不是好人。」

一聲長嘆，烈火叟搖搖頭道：「我聽你的，咱們走。」這一對雁門雙妖說走就走，連招呼也沒有向車展打一個。

想料中的連台好戲，就這樣無疾而終。車展哼了一聲，回頭向身旁一個面色冰冷的青衣人道：「尤大人！你看怎麼辦？」

青衣人冷冷道：「你說呢？難道咱們會怕了那姓冷的！」

車展道：「大人說的是。」

語音一頓，向一名黑衣老者抱拳一禮道：「前輩……」

黑衣老者道：「什麼事？」

車展道：「晚輩想勞動前輩拿下那叛徒。」

黑衣老者向遠遠坐在樹根下的瘋僧瞥了一眼道：「對不起，老夫今天沒有出山的興趣。」

車展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前輩難道……」

黑衣老者冷冷一哼，道：「你想我會怕那黃口孺子？」

車展道：「前輩當然不怕，只是……」

黑衣老者道：「老夫不出手就是不出手，你說甚麼也是白廢。」

這名黑衣老者名叫屠夫曾藩，當年橫行江湖，殺人無數，是魔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雖然事隔多年，仍是一個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估不到此時他竟袖手旁觀起來。

車展身旁的青衣人見狀大急，他再向屠夫曾藩說道：「曾前輩！你老不出手，咱們怎能向王爺交待？」

屠夫曾藩冷冷道：「領隊的是你尤大人，同夥前來的又不止老夫一個，如何交待是你尤大人的事，你問老夫作甚麼？」

黃瑤道：「也許他當真不是好人，他可是救了我的性命。」

冷瑤光道：「當然，咱們應該恩怨分明，但如果他的救妳是別有居心，這救命之恩就變成貓哭耗子了。」

黃瑤不以為然的道：「你縱然對他有所不滿，咱們總不能抹殺事實。」

冷瑤光道：「我說的也是事實，譬如，一個真正付出愛心之人，就決不會因為一點挫折而見異思遷，他才是愛色，愛美，愛漂亮的女人罷了。」

語音一頓，接道：「武威王府，顯然在做着一種極不尋常的圖謀，他是武威王唯一的兒子，又有一身極為高明武功，妳能說王府的一切他不知道嗎？如與他知道，如果他還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似乎不必要我多作分析了。」

黃瑤默然半晌道：「世上陰險之人，估不到竟如此之多，先有任天寵，再遇股松風，咱們夫婦幾乎萬劫不復！」

冷瑤光道：「自古道邪不勝正，咱們不還是好好的麼？」

黃瑤忽然啊了一聲道：「那位王妃我似曾相識，可是，我想來想去，就是想不起來在何處遇見過她。」

冷瑤光道：「她多少年歲？怎樣一個長樣？」

黃瑤道：「論年齡，好像跟我不相上下，不過人家可美得多了，單憑一雙會說話的眸子，我就自愧不如。」

冷瑤光神色凝重的道：「她的左手手背，有沒有一個錢大的疤痕？」

黃瑤搖搖頭道：「當時在燈光之下，處境又是那麼尷尬，誰還會去注意她的手背，怎麼？你認識

因。」



她？」

冷瑤光道：「不認識，我只是隨便問問，快走，師父在河畔等咱們呢。」

黃瑜道：「忙甚麼，咱們談了半天，你還沒告訴別後的經過呢，聽說當時救你的是個女人，那是誰呀？」

冷瑤光道：「是雲裳姑娘及姊妹妹……」

黃瑜撇撇嘴道：「姓雲的我惹不起，但我要問問索燧，憑甚麼見死不救，忍心將我撇下！」

冷瑤光道：「我事後也曾問過她們，據雲姑娘說，嫌我搶我逃走，雲姑娘獨擋追兵，由於敵眾我寡，因而有心無力，她說令師兄與牡丹堡有舊，對血刀門下，牡丹堡還得顧忌三分，所以……」

黃瑜冷冷一哼道：「所以就讓我聽天由命了？這筆賬我總得找她們算算。」

冷瑤光道：「已經事過境遷了，事實也證明雲姑娘說的不錯，看在我面上，你就容忍她們一點吧。」

黃瑜道：「她們呢？爲甚麼你又變成孤家寡人了？」

冷瑤光就將前赴石弓山求醫以迄目前的經過，作了一個扼要的敘述，講完前情，正好到達渡船碼頭。

瘋僧向他們瞥了一眼，道：「你們有完沒完，有了媳婦就不理師父了？」

黃瑜道：「師父冤枉人了，咱們是在商議到家後如何孝敬你老人家呢。」

瘋僧哈哈一笑道：「好甜的小嘴，就算你在騙人，我和尚也是開心的。」

此時范玉庭已由渡船之上奔來，他先對瘋僧一禮，再向冷瑤光道：「公子，少夫人及楓大爺等在

着大門，他還是放不過咱們的，爲今之計，咱們除了兵來將擋，還有什麼好選擇的！」

冷夫人道：「在當前處境之下，咱們也只好如此了，不過事關咱們數百口的安危，我要聽聽各位意見。」

冷瑤光道：「我先報告一下敵情，供各位決策時參攷。」

一頓接道：「百葉幫，鐵衫幫，天殘派，牡丹堡，全部雲集洛陽，力量最弱的是鐵衫幫，但也可與咱們一爭長短，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行踪難明的人物，這般人飄忽無定，功力高絕，小弟認爲他們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

冷夫人嘆首微頷，扭頭對瘋僧道：「本莊遭逢不幸，還望大師指示迷津……」

瘋僧哈哈一笑道：「別忙，隔牆有耳，咱們禦敵大計讓別人聽去了可不是好玩的。」

冷瑤光領首道：「師父說的是，待弟子請他下來。」

由這雙師徒的對話，堂上與會羣雄都知道來了敵人，但冷家莊防禦嚴謹，這座後堂的四週，更有莊中高手守護，如果當真讓人悄悄潛伏這座廳堂附近，豈不是一件駭人聽聞之事！

儘管四週都是懷疑的目光，冷瑤光仍然毫不遲疑的一指點出。

勁力破空，聲如裂帛，縱然是一枝離弦強弩，也難有如此驚人的威勢。

人們的目光改變了，由懷疑變爲驚詫，更以期待的神色，投向指力攻擊之處。

那是一顆古松，緊靠後堂左側，指力所至，松針激飛，一條人影也跟着松針跌了下來。

但他一躍即起，撲向左側的院牆，身法之快，

對峙相候，公子快上船吧。」

冷瑤光一怔道：「你是說嫌兒也來了？」

范玉庭道：「是的，還有孫少爺也在。」

冷瑤光道：「怎麼又出來一個孫少爺，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

范玉庭道：「老奴也不太清楚，見到少夫人公子就會明白的。」

范玉庭原是跟冷瑤光一道的，因爲瘋僧見店必歇，一歇就得喝酒，一喝酒說不定就喝個三兩個時辰，明明五天可到的路程，非得走上大半個月不可，冷瑤光不敢催，只好派范玉庭先回莊報信。

不過這一路之上，冷瑤光却大有所獲，瘋僧替他的「登龍掌」增加了兩招，合稱「登龍三式」，這集佛門兩大奇僧數十年心血精研所得的三招掌法，可當得空前絕後，舉世難匹，未來武林，也將因登龍三式而大放異彩。

另外，瘋僧將二陣玄紫劍法，作了一番去蕪存菁的工作，由原來的二十四招減爲九招，而且採合剛柔二勁，也沒有玄雲紫蓋兩種劍法的分別，使天殘派當年橫掃武林的蓋代劍術，得以再現江湖。

他們渡過伊水，索燧首先奔了過來，淚光在她那明媚的秀目中流轉，她那艷光四射的面頰上，却堆集着難以掩飾的喜悦。

「大哥！我終於又見到你了，哦，瑜姊姊也來了，快上馬，娘在等着你們呢，這位大師是誰？大哥怎不跟我介紹一下。」

索燧是成熟了，她不僅真情流露，說起話來也能够並顧全局，連素昧平生，一身骯髒的瘋和尚她也沒有遺漏。

冷瑤光爲她介紹了瘋僧，再跟冷楓等一般兄弟們打招呼。這個清冷的渡船碼頭，掀起了難得一見

像被強大的彈簧彈起一般。

羣雄微微一怔，紛紛吸着衝向院牆，只是那人輕功之高，堪稱武林罕見，身形一晃之間，便已越牆而去。

「好高明的身法！」

一個身中無堅不摧的指力，由樹上跌倒下來的人，還能身如幽靈，一閃而逝，毋怪有人會發出這麼一聲讚嘆。

其實那人只不過剛剛躍過牆頭，便像皮球一般的彈了回來，來勢之急，比去勢還要快捷幾分。

羣雄心頭一慄，刷的一聲向四週一散，嗆啞啞一片兵刃出鞘之聲，立將那人圍了起來。

當他們向那人定眼一瞥，這般冷家莊數一數二的高手，臉上全都升起一片紅暈，原來那人不是自己去而復返，他的後頸正捏在一隻黑又髒的大手之中。

那隻髒手的主人自然是瘋僧了。除了他，在冷家莊再也找不出第二隻這麼醜惡的手掌。

「瑤光，你來搜一搜，這位朋友只怕大有來頭的。」

瘋僧將那人擲在院中，回頭向冷瑤光吩咐了一句，一現身，便已奔入後堂抱壺狂飲起來。

少林瘋魔陀三僧，在武林中久享盛譽，但他們的身手究竟怎樣的一個高法，沒有人能作肯定的評價。現在他們瞧見了，只是在感覺上仍然迷迷糊糊，覺得像在瞧看魔術一般。

不過這種魔術却是真實的，因爲院中確確實實躺着一個年約四旬的青衣人。

不久，冷瑤光取出了青衣人的一柄長劍，一面腰牌，及一些銀兩。

長劍劍刃自然沒有什麼出奇，那面腰牌却引起了

的熱潮。

最後是荀巨卿的夫人走了上來，她抱着一個粉裝玉琢的小娃兒，向着冷瑤光笑笑道：「少莊主，你可回來了，差點沒把老夫人急壞，玉郎，叫爹，快叫嘛。」

冷瑤光被弄得瞠目結舌，他衝着荀巨卿的夫人抱拳一禮道：「荀大娘，這是怎麼回事？這孩子是誰？」

荀大娘道：「他名叫玉郎，是老夫人取的，他的身份麼，是老夫人的孫子，索少夫人的兒子，你說這該是怎麼回事。」

冷瑤光呆了，忽地身形一轉，一把抓着索燧的粉臂大笑道：「謝謝妳啦，燧兒，妳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索燧俏臉一紅道：「我要是早知道，還會不告訴妳麼？走吧，有話咱們再慢慢的說。」

一股嚴肅的氣氛，籠罩着冷府の後堂，是冷家莊主要的人物，在舉行一項重要的會議，參與者除了十大高手，還有冷瑤光，索燧，及黃瑜在內。

唯一的外人是瘋僧，但這位外人，却有舉足輕重的潛力。

首先，冷夫人咳了一聲道：「本莊百年基業，竟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宛如母子，實在寢食難安，萬分愧疚……」

蒲秉權沉聲道：「目前整個江湖，都呈現着山雨欲來之勢，咱們冷家莊不過首當其衝罷了，這怎能責怪莊主夫人。」

冷夫人一嘆道：「蒲叔如此維護，侄媳更感愧作。」

耿橘大聲道：「賊人存心向咱們下手，縱然關

了大家的注意。

它是一面圓形銅牌，一邊刻着一隻張牙舞爪的飛虎，另一邊是兩個數字：「十七」。

瘋僧說的不錯，此人果然是大有來歷，由這枚腰牌的顯示，江湖之中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神秘組織。

在場之人，沒有一個不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但對那面飛虎銅牌，却無人知道它代表着何種意義。

冷夫人瞧着半晌，回顧瘋僧道：「大師！這種腰牌倒是少見得很。」

瘋僧道：「可能有人知道，只是咱們孤陋寡聞罷了。」

冷夫人道：「就委身所知，武林之中還沒有以飛虎作標誌的門派。」

冷瑤光接口道：「娘！你瞧瞧這個。」

冷夫人回頭一瞥，只見冷瑤光的手中赫然又是一面腰牌，不過這面腰牌是方形，一邊刻着兩條栩栩如生的飛龍，另一邊是一個令字。

冷夫人道：「這面令牌是那兒來的？」

冷瑤光道：「是武威王妃送給瑜姊妹的。」

冷夫人轉向黃瑜道：「黃姑娘，能够告訴老身一點內情麼？」

黃瑜瞧了冷瑤光一眼道：「可以，只是……」

冷夫人面色一沉道：「黃姑娘如有不便之處，老身決不勉強。」

黃瑜急道：「老夫人不要誤會，晚輩原以爲瑤哥哥已經稟告過了，既然如此，晚輩再將當時情形重述一遍就是。」

她在重述開封的經歷，秀目却像兩枝冷箭，向冷瑤光投過來一瞥恨意。



一個生性冷傲的女孩子，對愛與恨的反應是強烈的，她已經將一切交給冷瑤光了，但事到如今，還委身未明，這一記白眼，冷瑤光是非有應得的。不過，在冷瑤光來說，他是啞吧吃黃連，有說不出的苦衷。

冷夫人的個性十分固執，對索嫌，他已犯不告而娶，目無尊長的罪咎了。現在重蹈覆轍，他實在沒有向老母稟告的勇氣。

再說，冷家莊風雲緊急，軍書旁午，他怎能提及兒女之私？

現在，他的處境是尷尬的面頰之上，是一副祈求的神色。

好在黃瑜的敘述，可當得高潮迭起，武威王府中的怪誕神秘，吸引了在座之人的全部注意力。最後，問題落在那龍虎雙牌之上。如果那青衣人當真與武威王府有關，那麼江湖之上，只怕要永無寧日。

於是，冷夫人當機立斷，向冷彥傑道：「九弟，去將那人捉過來。」

冷彥傑應聲奔出，但却像風一般的捲了進來，道：「稟大嫂，那人已嚼齏而亡。」

冷夫人面色一變道：「不管那人來自何處，咱們冷家莊又增加一個神秘莫測的強敵了。」

冷瑤光道：「娘！孩兒想到武威王府去瞧上一瞧。」

冷夫人道：「有必要麼？」

冷瑤光道：「除了證實飛虎腰牌是否與王府有關，孩兒對那武威王妃也有一懷疑。」

冷夫人道：「你是說她對黃姑娘的慷慨？」

冷瑤光道：「那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還是她真正的身份。」

寧靜的生活而重入江湖了。」

語音一頓，接道：「四弟，四大門派目前動靜如何？」

冷彥士道：「牡丹堡現往西關，該堡六院十二軒，八駿八傑，幾乎全部到齊。」

冷夫人道：「惜花帝君也來了麼？」

冷彥士道：「石三絕沒有來，領隊的是老魔的妹子石琪。」

冷夫人道：「其餘三派呢？」

冷彥士道：「鐵衫幫在洛陽，百葉幫駐白馬寺，距咱們最近的是天殘，他們在龍門街附近一家農戶裏，天殘五老有三人在那兒，門下弟子約三十七人。」

冷夫人道：「好，本晚二更咱們分兵三路進攻西關，除了耿兄弟留守，各位一律參加。」

會議宣告結束，冷家莊爲了二更天的戰鬥，立即緊張起來，唯一例外的是耿橋，一個喪失右臂之人，已失去做武士的條件，留守，不過是「廢物」的別名罷了。

大義當前，奮不顧身，是耿橋的個性，而且，他名列冷家莊十大高手是一個江湖上知名的人物。現在，他留守，看來，變作了一個廢物。不管他生性如何達觀，難過的神色還是令人一望而知。當他隨衆退出之後，冷瑤光忍不住詢問道：「娘！耿大娘爲什麼會落得如此慘狀？」

冷夫人嘆息一聲，就將瘟神尋尊，耿橋奮身傷

## 小啓：

「鏢旗」作者臥龍生君因病，續稿來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

●編者●

黃瑜啊！一聲道：「不錯，我想起來了，是她！一定是她……」

冷瑤光道：「是誰？」

黃瑜道：「你不是描述過孟雙虹的長像麼？難怪我對她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了。」

冷瑤光道：「是真的麼？瑜妹妹？」

黃瑜道：「也許她不是孟雙虹，但與你描述的十分相似，要不，咱們找個機會前去瞧瞧。」

冷夫人道：「不行，咱們現在已經够忙的，不能再惹麻煩了。」

瘋僧道：「我和尙有一點淺見，不知冷夫人願不願意採納。」

冷夫人道：「大師請說。」

瘋僧道：「百葉幫，鐵衫幫，天殘派，牡丹堡，雖然密雲不雨，其實不過是疥癬之疾，有瑤光夫婦三人出手，足可使他們潰不成軍……」

冷夫人一怔道：「大師說他們夫婦三人？」

瘋僧道：「冷夫人可能還不知道，黃瑜姑娘與令郎已經結爲夫婦了！」

冷夫人怒哼一聲道：「孽子目無尊長，竟敢一再不告而娶！」

冷瑤光雙膝一屈道：「娘，孩兒該死……」

瘋僧哈哈一笑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請夫人恕我和尙多事之罪。」

瘋僧語意含糊，但聽起來像是冷瑤光與黃瑜的結合是他撮成似的。那麼雖無父母之命，有這位高僧主持，冷夫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冷氏門中兩名輩份最高之一的冷明道：「這也是一項好姻緣，侄媳就教過他們吧！」

耿橋向黃瑜耳邊悄聲說道：「弟妹還不快參見婆婆！」

敵之事說出：「你耿大娘是一個智勇雙全，義烈可風的好男兒。娘替她難過，但却無能爲力。」

瘋僧道：「果然是個好漢子，瑤光去問問他可願意當和尙，他如果願意，我和尙可以教他一點防身之能。」

冷瑤光大喜道：「師父能教他自然再好不過，但他妻少子幼，出家只怕不大相宜。」

冷夫人道：「大師既是有意成全，不妨收他做個記名弟子。」

瘋僧道：「就這麼辦。」

二更天，是一個好夢方酣的時辰。

西關，甚至整個洛陽，除了怒吼着的寒風，大地是一片空寂。

西關南端的東下池，是牡丹堡臨時駐紮之處，八駿八傑，六院十二軒的屬下，全部在此地嚴裝待命。

以牡丹堡的赫赫聲威，以他們在東下池集結的實力，數盡天下門派，很難找到敢到老虎嘴邊拔毛之人。

但天下之事，往往會出人意料。這般狂妄自大之人，今天就受到了一次嚴厲的教訓。首先，一聲扣心弦的慘呼，劃破了夜空的寧靜。

冷家莊的子弟終於來了，他們臂纏白布，由東南西三面攻入，人人精神抖擻，像一羣逢人便噬的瘋虎。

冷瑤光師徒，及索嫌黃瑜二人，是攻擊的前鋒，也是冷家莊的總接應。

他們衝進東下池，便以摧朽拉枯之勢，直向牡丹門下的心臟地帶楔入。

巨蟹、天鵝、摩羯、雙魚、鵜尾……等十二軒

黃瑜粉頰一紅，依言盈盈下拜道：「媳婦叩見婆婆！」

冷夫人哼了一聲道：「起來！」

黃瑜立起身來道：「謝婆婆！」

冷夫人道：「令尊是血刀門的掌門？」

黃瑜道：「是！」

冷夫人道：「妳與小兒之事，不知你曾稟告過令尊麼？」

黃瑜道：「路途遙遠，還無暇稟告。」

瘋僧在旁接口道：「黃冲老兒之前，有我和尙負責就是，大敵當前，咱們何必理那些雞毛蒜皮之事。」

冷夫人道：「大師說的是。」

微微一嘆接道：「自從先夫謝世，冷家莊已宣佈退出江湖，如今驟逢大變，就不免有窮於應付之感……」

瘋僧道：「那是以前的事，現在夫人大可不必擔憂。」

冷夫人道：「妾身無能，一切要仰仗大師。」

瘋僧道：「我和尙既是瑤光的師父，自然要與冷家莊休戚相關。不過，咱們應付那些找碴的，應該改變一下辦法。」

冷夫人道：「如何改法，敬請大師指示。」

瘋僧道：「很簡單，咱們要爭取主動先解決那些搖旗吶喊的四大門派，再瞧那暗中搗鬼的究竟是誰一個人物。」

冷夫人道：「冷家莊力量有限，解決四大門派，只怕無能爲力。」

瘋僧道：「不要緊，咱們一個一個的來，先對付牡丹堡，給他們一個殺雞警猴教訓。」

冷夫人一嘆道：「看來咱們冷家莊不得不放棄

的牡丹門下，在慌亂中匆匆禦敵。

他們原本練有不同的獨門陣法，此時也只好各自爲戰了。

冷瑤光索嫌雙劍聯璧，鋒芒所及，無堅不摧。黃瑜經過瘋僧治療，功力較往昔尤爲精進。刀光一閃，血肉橫飛，牡丹門下簡直不堪一擊。

甫經接觸，十二軒便已崩潰，他們夫婦三人，像入無人之境一般。

但牡丹堡實力之強，依然不容輕侮，冷家莊三路攻勢，都遭到了堅強的抵抗。

吶喊之聲，震動四野。冷氏子弟，在苦戰中無法獲得寸進，對名噪江湖的牡丹堡，這是十分自然之事。

惜花帝君蓄養戰士，他是有着圖霸江湖的野心，冷家莊的突襲使牡丹堡的實力獲得有力的證明。

冷瑤光在擊潰十二軒的敵人之後，發覺他們師徒四人是孤軍深入。

於是，他向瘋僧道：「師父！敵勢太強，咱們如此衝殺，只怕是自費氣力！」

瘋僧道：「不錯，咱們回去與他們會合以後再來。」

冷瑤光道：「弟子之意，請師父接應家母，蠟兒向左，瑜妹妹向右，弟子去找石琪，以牽制他們的指揮中樞。」

瘋僧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石琪的指揮中樞，是設在東下池一座龐大的旅店之中。

突遭強敵夜襲，她仍能指揮若定。此女心機深沉，真箇不同凡俗。（以下轉入第一壹八頁）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 無毒丈夫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仇若愚，研究過金姬所給迷宮地圖後，着船隊分爲三隊，每隊三艘，分向迷宮出入要道進攻，另兩巨型方舟殿後接應。迷宮方面因主人公孫可未返，由羣芳殿殿主，亦即公孫可妻姜水柔發號施令，其中化骨殿主黑姬不服，姜水柔取出鎖宮令符，迷宮全體無不凜服，姜水柔隨令黃姬往釋被囚羣俠和吳天聰以及被騙進迷宮的珍珠宮主，帶來羣芳殿，以脅迫吳奇和仇若愚，並傳令宮中所有高手，至時與敵短兵相接，須各盡全力，有功則賞，怯敵妄退者殺不赦！

## 陰謀今朝動 孽債早年成

衆人誰敢多言，個個俯首無語。

姜水柔暗自冷笑，接着又道：「解明聽令！」解明躬身高應，姜水柔一字一字威嚴的吩咐道：「傳令調集全島三十六艘『飛輪』，於正寒水門候諭，每舟必須小心驗看那兩支『無人指舟』，快！」

解明聞言色喜，一面高聲應是，一面笑談道：「原來殿主妙計在此，憑這七十二支『無人指舟』，漫說是不成氣候的『瞎叟』和『無毒丈夫』，就算昔日橫霸海上的『紅毛賊船』，又有何懼……」姜水柔沉聲叱道：「還不火速傳令，嘮叨些什麼？」

解明頓即停下話來，欣然而去。

移時，黃姬和手下陳忠，李信兩將軍，押解着一大串人到達殿內，爲首者赫然是那能言善道滿腹妙計的屈老西，鵬燕雙俠，一條龍，滕老龍等，包括「美公子」和所有船上的一衆英雄，一個個直眉呆目，如痴若傻，緊隨着陳忠和李信的身後，一排兒站了個齊。

另外，呂義芳率領兩名大漢，揹架着吳天聰也到達了殿內，姜水柔目光一掃羣俠，又及吳天聰，黛眉一皺道：「呂總巡，他怎麼啦？」

呂義芳哼了一聲道：「皮包骨，非好好的調養一年不可！」

姜水柔沉聲道：「誰幹的？」

呂義芳低聲道：「他被擒有多少年了，現在還



能喘氣活著，已經算是命大。」

這話等於回答了整個的問題，姜水柔怒哼一聲，沉思剎那，轉向貼身的一名翠衫少女道：「環兒，給他服一粒『龍髓丸』。」

環兒一楞，道：「殿主，這……」

姜水柔一笑道：「怎麼？妳捨不得？」

環兒急忙解釋道：「小婢怎敢，祇是龍髓丸太珍貴了，所剩祇有八粒……」

姜水柔接口道：「我要他能夠開口和瞎叟夫婦答對，非此丸不可，快！」

環兒不敢再多說什麼，立刻由殿後轉向姜水柔的居室，取來一粒龍髓丸，給吳天聰吞服下去。

吳天聰服下奇丸，自然也要經過點時間才能稍復精力，此時，姜水柔却對呂義芳道：「我已傳令調集『飛輪砲』於正門，現在你可以按敵東所說，升起白旗，候我率眾到達寨時，出寨於海面之上與敵談判！」

呂義芳不愧為總巡之人，聞言即知姜水柔之意，笑道：「與敵談判時，可要取包圍之勢？」

姜水柔領首道：「正是如此，然後射出七十二支『無人指舟』，那時，何懼來敵不碎骨粉身而亡！」

呂義芳應令欣然前往，在走到殿門的時候，突然想起一件事來，轉身而回，姜水柔不由問道：「還有什麼事？」

呂義芳看了大家一眼，道：「有幾句緊要話，殿主允許的話，屬下希望能向殿主單獨稟陳。」

姜水柔哦了一聲，略為沉思，領首道：「好，你近前來。」

呂義芳走近姜水柔，姜水柔向餘眾微一揮手，咸皆退至遠處牆邊，呂義芳認為業已無碍時，方始

以低到祇能叫姜水柔聽到的話聲道：「殿主，那裏找那梅卿去？」

梅卿，吳天聰的愛妻，眉姑娘的生母，也正是被孽婆視為淫婦賤婢的兒媳，傳說中，她是十分情願的作了公孫可的情婦，若以公孫可迷宮中的規例來說，她的身份還不如金、紅等姬！

既然如此，就算十數年來，公孫可對她的寵愛已衰，似乎也斷無找不到她的道理，奇怪的是，呂義芳竟然當作重大之事，問及姜水柔到何處去找梅卿，來應付賭叟孽婆夫婦，可見這內中定有別情。

姜水柔先時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如今呂義芳提醒，頓時楞在座上，但也祇是剎那之間的木楞，瞬即已經想出個辦法，悄聲道：「解鈴人是繫鈴人，這話你懂？」

呂義芳當然懂，可是他竟皺起雙眉道：「殿主，那人黑如的師妹，此時……」

姜水柔不愧為迷宮中獨權的人物，冷笑一聲道：「派人傳諭藍姬，着令化骨殿中的局外人自動走出，仍按貴賓之禮相待，此事若成，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否則，即令藍姬以『七巧毒烟』，倒灌化骨殿！」

呂義芳聞言先是一呆，繼之面露喜色道：「還是殿主聖明，其實不如乾脆就施展毒烟，免得那人討價還價，弄不好白白耽誤時間？」

姜水柔沉聲道：「黑賤婢雖然該死，但一殿屬眾却泰半無辜，怎能濫殺，去，火速傳令，然後到大寨水門『海上行宮』候諭！」

呂義芳躬身應命，疾步而去。

姜水柔目注黃姬，揮手道：「黃殿主領率所有人質，即去大寨。」

黃殿主應聲道：「大姊不等珍珠宮主麼？」

高手，是公孫可的親信，尤其是各殿，堂主，必須消滅，所以才與敵較搏，借此清除異己，因此凡是隨我出宮的人，除呂義芳外，都是死數……」

話一頓，揚聲道：「十八妹聽令！」

十八妹出隊道：「弟子候諭。」

姜水柔道：「從『子母小徑』駕『指舟』，停於『雙水洞』，接應為師回宮，是妳的任務！」

十八妹恭應道：「遵諭，請示時刻！」

姜水柔道：「鬼嘯哨箭起空時，妳即時行動便了！」

她聲調一變，揮手又道：「我去了，妳們在我到達大寨水門海上行宮時，開始行動！」

話聲中，姜水柔移步離座，嫵媚的走出了羣芳殿。

她是要往「海觀樓」去，去見珍珠宮主，珍珠宮主之所以自投進「迷宮」，絕非單純的誤會無辜丈夫在佔盡便宜後，悄然而去的這件事，真講起來，當她醒來發現心上人不顧而去的剎那，的確是十分忿恨，她馬上離開了當地，趕返戰場。

水潭旁，和羣俠相逢，羣俠正在掩埋二神的屍骨，見到了她，自是欣然前迎，並追問無毒丈夫的下落。

彼時，珍珠宮主心懷恨怒，竟理也不理羣俠，飛身往秘城而去，羣俠不由木楞互望，本想追上前去，屈老西提醒了大家，他說珍珠宮主既然由水潭中出現，不問可知，水中定有藏身之處，自珍珠宮主抱着無毒丈夫逃遁時起，羣俠就沒有離開過水潭左右，可見無毒丈夫仍在其中，說不定是爲了什麼，和珍珠宮主爭吵，才惹惱宮主，連我們也不理睬，目下似乎是以先找到無毒丈夫要緊。

於是羣俠咸認爲對，人人下水，仔細搜索，怎

姜水柔微微一笑，道：「我要親自去趟『海觀樓』！」

於是黃姬率眾而行，姜水柔在一千人等退出羣芳殿後，得意的一笑，柔荑探處，玉鈴聲動，一團團浮雲似的自殿後秘門中飄出了十八名雪衣美女，一排兒站到了姜水柔面前，齊躬身，同時間安道：「弟子拜安聽令。」

弟子，莫非這十八名少女，是姜水柔一手調教出來的門下，祇是按迷宮規例，除公孫可外，其他人不能收徒，更不要說一收十八名了。

這時姜水柔含笑揮手道：「妳們起來，靜聽吩咐。」

十八名美女，齊聲恭應，起身後，分作兩排，肅立不動，她們非但衣着相同，並且一律是腰懸雙劍，劍長僅有尺八，左，右各一，金鞘，朱柄，黃穗，柄端有一金環，環繫細如嬰兒小指的銀索，索子盤掛劍鞘尾部凸出之小金鈎上，看上去銀索甚長，所以圈作五六圈兒！

她們的身高，似是經過姜水柔小心而仔細的挑選，竟然一般高矮，最怪而最最令人不解的，是她們十八個人的模樣！

人，難能可貴的找到除雙生外模樣雷同的，自更不用說去找十八個了，但是目下姜水柔這十八名女弟子，却個個模樣相同，是相同，而非雷同，豈非罕絕怪極之事？

尤妙的，是她們一言一笑一舉一動，是活脫脫一個模樣子裏面的伴兒，全一樣，不論是誰，若想能分出這十八名雪衣美女那是那個，簡直是作夢，是絕不可能，但是姜水柔却能一口就叫出誰是誰來，由此可知姜水柔的是有不同他人的特殊能力！

十八名美女，都含着同一望真雅的笑容，因

料毫無所見，在久久無動之下，方始登岸，決定不管珍珠宮主的態度如何，也要詢問出內情始末。

事既決定，遂同返秘城，怎料行未二十丈，咸皆落入他人埋伏之中，個個被擒，妙在始終不知那主使的對頭是誰，自更談不到追查被擒的原因了。

原來珍珠宮主不理羣俠，疾射飛縱回轉秘城時，發現依然時立於殘屍堆旁的柯堡主，她急忙向前挾扶，柯堡主已難出聲，珍珠宮主頓即以本身真元，渡向堡主，柯堡主久久方始喘出一口悶氣，苦笑着對珍珠宮主說，她重傷已殘五臟，難以活命，臨死說出，珍珠宮主並非柯堡主之女！

珍珠宮主聞言驚駭幾絕，追問內情，柯堡主傷重難以述盡心語，祇說乃夫情聖段天虹，昔日有一情婦，竟是「迷宮」之主公孫元的胞妹公孫燕，珍珠宮主爲公孫燕所生，父親却是如假包換的「情聖」段天虹，所以珍珠宮主應該姓段！

祇這幾句簡單話，又怎能叫珍珠宮主安心，於是再加追問，柯堡主苦笑着說，內情要到「地獄門」中尋查，再追問時，柯堡主業已吐聲困難，勉強自囊中取出一物，遞交珍珠宮主，並斷續的說，那是公孫燕的信物，要找到生母，必須去「迷宮」，執此信物，不致危險，話罷，人即心脉突斷而死！

珍珠宮主痛哭失聲，但她個性剛毅，剎那後忍住悲淚，掩埋了柯堡主，並立上碑誌，立刻改名叫段珍珠，決心會合羣俠，直上「迷宮」！

不料這時公孫可率眾來到，和珍珠宮主通過名姓，段珍珠不由大喜，馬上取出公孫燕的信物，詢問乃母下落。

公孫可見物心驚，在問明內情後，觸動心計，假言乃姊現在「迷宮」，並以舅父的身份，虛情關懷，更聲言此次前來，就是爲了珍珠宮主，段珍珠

之姜水柔也滿面春風，笑對她這十八名得意的高足道：「時間到了，等一會兒我就要率領宮中所有高手出宮應戰，妳們就在那個時間內，佔據宮中各殿各堂，我深信妳們的能力，足以成事，若是碰到阻碍，或有人反抗時，立即格殺，不論是誰，不問他在宮中是什麼身份，順我者即爲友，逆我者即是敵，妳們明白嗎？」

十八名美女齊聲恭應，姜水柔笑着領首道：「好，大妹二妹單獨聽令！」

兩列隊中的爲首二女，各自向前跨出一步，姜水柔聲調越發溫柔了，說道：「妳倆嚴守那條特殊的秘道，不管是誰，若自秘道中走出，而不能回答暗號時，皆須撲殺，萬一這人的功力太高，別忘記可以施展一切手段，祇要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手段祇是機巧的一種。」

話鋒一頓，畧畧的笑了笑，笑聲止住，以十分得意的語調又道：「妳們可知道，宮中除『四聖』和那『學士』外，沒有人能够敵擋妳們五十招以上，因爲若是誤了大事，我無法容情，必須按門規處治！」

十八名美女異口同聲的說道：「若是誤了恩師的大事，願領規法。」

姜水柔點點頭道：「很好，不過大妹二妹妳倆却要特別當心，因爲能從那條秘道進宮的人，祇有五位，四聖以外，唯有『學士』，也就是說，妳兩個人要對付的，就是公孫可，論功力，妳們當然不行，施手段，保他上當，到時候不准留情，要先廢去他那一身功力！」

大妹二妹，恭敬應是，姜水柔又道：「本來此次外敵犯境，我可以不與干戈，祇須與敵談妥，將公孫可擒交，並釋放所有人質，但是宮中尚有過半



十分高興，說出羣俠之事，公孫可又動鬼計，先令紅姬和段珍珠回船，他却暗調「四聖」及高手，埋伏羣俠必經之地，羣俠卒為擒擄成俘！

公孫可面當羣俠，有意的告訴羣俠說，是出於珍珠宮主，今已改名段珍珠的指示，要將羣俠捕擒回轉迷宮！

並且直說出段珍珠雖是「情聖」段天虹之女，但却是公孫燕所生，因此段珍珠和迷宮公孫氏，關係密切！

屈老西不合自作聰明，說出無毒丈夫將會拯救他們，公孫可當時未置可否，在悄悄將羣俠禁入「沉香舟」中底艙後，以為段珍珠接風的名義，盛宴談話，話中套話，套出無毒丈夫種種，於是公孫可再派高手，擒擄了陳老龍的船和人，詢問之下，無人見過無毒丈夫，遂認定無毒丈夫尚未離開珍珠堡，才決定先將羣俠及段珍珠，以沉香舟送返迷宮，他却所有的高手，等待無毒丈夫，期間並逐逐或殘殺了不少前來珍珠堡的各派人物，終於見到了無毒丈夫。

段珍珠被送來迷宮，即由姜水柔親自接待，因有公孫可的密策，姜水柔恰正要發動陰謀，遂十分善視段珍珠，更帶段珍珠去「海觀樓」與公孫梅真見面，自此，段珍珠居於「海觀樓」中，日有公孫梅真相伴，夜有婢女伺候，姜水柔說的好，公孫燕不知愛女來到，恰正外出，目的地不知，但半年內必可返回，如此安下了段珍珠的心。

如今，無毒丈夫來了，姜水柔的陰謀，意圖將公孫氏逐出迷宮的陰謀，恰正發動，段珍珠又成了姜水柔利用的工具！

但是俗話說的好，人有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此次正應了這句俗話，姜水柔經千盤萬算認定

公孫梅真哦了一聲道：「能勝過爹，那是很高了，可惜我沒見過她老人家，要不準會向她老人家討教。」

段珍珠心頭不禁一動，道：「你說，你沒見過我娘？」

公孫梅真領首道：「沒有，不過曾聽爹說過，知道姑姑當年很美！」

段珍珠眼珠一轉，道：「舅舅說我娘就住在宮裏……」

「亂講話了，姑姑根本沒住過此地。」

「是你亂講，你一年都懶得離開海觀樓，人都當你迷宮中的小隱士看，你當然不知道這些事了。」

「表妹，妳聽到他們說我的閒話，就信以為真嗎？」

「我為什麼不相信？」

「哈哈，他們全都錯，在表面上看來，我是什麼也不過問，足不出海觀樓這十里範圍，其實，我對整個迷宮中大大小小所發生的事，可以說沒有一件能瞞過我者，包括表妹你來作客，和羣俠被擒囚禁等等！」

「啊！羣俠？羣俠中都有那些人？」

「羣俠中的人多是，祇是……表妹，目下不談這件事，先談談姑姑，我從小就沒見過她……」

「你這話當真？」

「我沒有道理騙妳。」

「那舅父為什麼說娘在宮中，而舅媽也是這樣說？」

「這我就弄不懂了，也許因為妳該算本宮的至親，我爹和媽愛妳，所以才騙妳來宮中作客……」

「走，咱們去見舅媽問個明白！」

妥貼至極的安排，不幸因老天的一算，而全部冰消瓦解！

老天之一算，說來真是令人嘆驚，它當然有些人為的因素在內，祇是這人為的因素，在起意時其目的却與最後的結果絕然不同，所以這應該是說，天意使然！

原來迷宮和世上其他武林門派甚或堂口巨族一樣，有它不為外人所知的「史誌」，史誌中的記載，是件件真實，真實到比歷代的史事更為真實，它絕不增減所發生事實的半點，妙在記載它的人，在奉令而行下，深知箇中三昧，祇記不評，所以能保得腦袋！

迷宮史誌，一向是存放在迷宮的一處名叫「書樓」的秘庫中，和迷宮歷代主人罕絕武功的詳細記載，並重共置於一個特殊的銀色小箱中，而「書樓」的所在地，正是羣芳殿內，於是這些珍貴至重的文件，自然而然的成了屬於姜水柔所有。

平日，姜水柔等於親自看守，任何人也休想妄竊，偏偏今朝為了應付強敵，離開了羣芳殿。她離開，也並不是說「書樓」就等於開禁，而是她調集一手訓練傳授的「十八妹」，使書樓突然開禁。

原來十八妹就食，居，學於書樓之中，接奉召令，祇顧拜見，再加上一向沒有訓示過她們除武功外的其他事務，因之十八妹根本就沒想到該如何封閉已成真空的書樓，姜水柔思不及此，問也沒問便去了海觀樓，於是這一綫天算，使萬般人算成了泡影。

這些，祇是一綫天算的影子罷了，內情却是發生在海觀樓中的公孫梅真和段珍珠身上。

公孫梅真和段珍珠，因為論起來是表兄妹，又

「不必了，我說的就是實話。」

「作賊心虛，看！你不敢去了吧？」

公孫梅真當然沒有說謊，更不是不敢去見姜水柔，他不願意去是好意，因為他深知自己父母的為人，和行事的方法，人子不論父母之非，他沒話可說，但他對公孫可及姜水柔的種種惡行，却是從心底深處感覺到悲傷和痛苦，對整個的迷宮妄行，更是思及則恨，於是才矯作平淡一切，以足不出海觀樓，眼不見心清靜的消極方法，來打發日子。

現在，他是有心借這機會點醒段珍珠，不料換來段珍珠一句「作賊心虛」，心一橫，頭一點道：「好，咱們就去問問，不過祇怕妳一切弄明白了之後，要後悔的了！」

後悔，現在段珍珠已經後悔了！

明白，她也已經明白了！

多日相處，得知公孫梅真的為人，公孫梅真不會無的放矢來騙自己，她所以非再問問不可，是存着一個決念，在一切分明後，那時這決念才能使她不至於遺憾。

公孫梅真幾乎是經年不踏出海觀樓地區，這次答應和段珍珠到羣芳殿，是萬不得已，他不願意走那條往來的大道，使看到他人面露疑色，所以帶着段珍珠，走那條向少人走的小徑，因之陰差陽錯，和往海觀樓而來的姜水柔沒有相遇。

一路上，巧，沒碰到人！

說來也不是真的「無巧不成書」，祇因姜水柔下令高手雲集大寨水門，所以沿途才沒有遇上往來的人。

到達羣芳殿，殿堂已是空無人在，公孫梅真在迷宮中，也有親信，為他暗中打探每一殿、堂的動靜，對於今朝強敵壓境的事，他早已得報，不過姜

是第一次見面，段珍珠本有男兒氣概，公孫梅真天性豁達，飽讀各種書籍，胸羅萬象，談吐文雅脫俗，於是表兄妹很快的成了知己朋友！

是朋友，沒有錯，雖說自古至今，表兄妹間似乎有着傳統般的近水樓台連理成枝的「當然」習慣，可是他們表兄妹間，其實是毫無兒女之私！

也許，公孫梅真根本無此意願，也許，段珍珠難以忘懷怨恨已消牽掛無已的心上人，所以他們祇是一對心意談說件件投己的好表兄妹。

剛剛，就在姜水柔調集十八妹，吩咐大事的當兒，公孫梅真和段珍珠，為了一句閒話，決定來找姜水柔查證。

是句什麼閒話呢？說來是又怪又好笑，段珍珠到迷宮已經夠久了，却始終沒向公孫梅真問起過自己的母親，而公孫梅真，除和段珍珠談些古今妙事，文士脾性，武技奇藝，陣法埋伏及琴棋書畫外，竟也沒有談到過自己這位姑姑。

剛剛，他倆在下棋，段珍珠輸了，輸的很慘，論棋藝，公孫梅真可稱國手，段珍珠相差太多，所以輸的不冤，並且常輸，話雖如此，段珍珠的棋藝，在無形中已實力漸強，棋力日高。

錯是錯在今天輸的過慘，祇剩下了一隻獨腳馬，保着老師，而公孫梅真，却是雙馬加炮還多了三個卒！

輸了，要遮醜，段珍珠心虛說大話，道：「好，等我娘回來，我學上幾招高明妙着，也殺你個落花流水。」

公孫梅真笑了一笑，道：「怎麼，姑姑的棋力很高？」

段珍珠哼了一聲道：「連舅舅都不是敵手，你不知道？」

姜水柔走在最後，和另有陰謀及前往海觀樓種種，却因他那親信也被派上了任務，沒能適時去告訴他。他見殿中無人，認為乃母必在後面內宅，立刻帶着段珍珠穿過殿中大廳，奔向內宅，曲折行來，他目光偶而向稍高處一瞥，不由嘆了一聲，竟來不及和段珍珠打聲招呼，就雙足一頓疾射而起，直撲向一處門戶大開的樓頭！

此樓，即是「書樓」，公孫梅真身為迷宮幼主，焉有不知此樓重要的道理，更深知乃母親此樓中之一切為私禁之物，今竟門戶大開，自然是有變故，所以才疾射撲上了樓中！

段珍珠自從到了迷宮，就和公孫梅真結成了書友談友及朋友，但却始終沒見過公孫梅真施展武功，現在她心中暗自點頭，原來公孫梅真這身功夫，是罕絕超人！

段珍珠身為客人，不便和公孫梅真一樣的直飛樓中，遂緊行幾步，順梯拾級而上，公孫梅真已沒了影子。

段珍珠並未多想，一邊出聲招呼着公孫梅真，一邊往樓內走去，公孫梅真這時由一間房中出聲招呼，段珍珠尋聲也進了這間屋子。

進入之後，段珍珠目光掃處，已知是間密室，公孫梅真面對室內一隻銀箱，正發着楞。

他發楞是有原因的，此樓一向嚴禁無比，今朝非但無人監守，並且連這至要所在的門戶竟也洞開，銀箱中物，公孫梅真雖然不知是些什麼，但却知道是珍貴無比，他誠恐業已被盜，決定開啓一看，祇因念及往昔乃母的嚴諭，不得擅動此箱，因之有此猶豫難決。

段珍珠不明內情，立刻問道：「你發的那門子呆？」



公孫梅真道：「我怕有東西丟了，想把箱子打開來……」

段珍珠接話很快，立即接口道：「當然應該，打開嘛！」

她所謂「當然應該」，是錯當公孫梅真熟悉箱中之物，那自然非打開一查，才知道究竟丟沒丟過東西。

她這句話，給公孫梅真增加了不少勇氣，於是立即開啓銀箱，此箱無鎖，必須以罕絕的內力將之震開，公孫梅真如今功力已達極深的火候，內力探處，一聲脆响，銀箱一彈而開，那冊「史誌」，恰在一角，公孫梅真喜讀史記，順手取過來翻看首頁，一看之下，竟不忍半途釋手，遂翻讀下去，詎料看過數頁之後，公孫梅真雙目直盯到某一行間，接着神色突變，全身猛抖不止，終於悲呼一聲昏倒地上！

段珍珠一見大驚，急忙向前扶起公孫梅真，使坐椅上，立刻再檢起「史誌」，正好公孫梅真適才所看的最後一頁，折露其上，段珍珠不由注目那頁的文字，那知她竟然也繼公孫梅真之後，全身抖戰悲呼出聲。

不過她並未昏倒，在強自壓制下悲痛和激動後，指點公孫梅真的「人中」大穴，公孫梅真在一聲呻吟下，悠悠醒來。

醒來後的公孫梅真，和呆立身側的段珍珠互望久久，驀地抱在一起，此時，段珍珠方始忍不住痛哭起來。

公孫梅真究竟是個男子漢，拍着段珍珠的肩頭，安慰她道：「要哭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哭够了以後，可要好好的想辦法解決……」

話還沒有說完，段珍珠突然接口道：「哥哥，

這可是真的？」

公孫梅真神色悲楚傷懷的說道：「妹妹，史誌所載，無一不實！」

段珍珠怒吁一聲道：「那……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公孫梅真沒有答話，這突變的情形，十分罕怪，使他們由表兄妹的身份，一變成了兄妹，怪煞？既然他們是兄妹，二人之中，必有一人的姓名不實，是誰呢？公孫梅真抑或是段珍珠？

再說，兄妹也有不同，他們是同胞兄妹呢？抑或是同父異母或異父同母的兄妹，這些，祇有在「迷宮史誌」上去找了。

「史誌」上對這件事，記載的十分清楚，不過要從上一代的人物講起。

上一代名震天下一等罕奇高手，是一佛、二聖（情聖段天虹，劍聖仇磊）、三仙（銀衣仙子柯寒梅，天仙奇女燕飛雲，不老仙子劉冬青）、五神。銀衣仙子柯寒梅與天仙奇女燕飛雲，是同門師姊妹，乃師「化外婆婆」，也就是一佛恩師「天憂僧」的俗家妹妹，因此，仙與佛在基本上說，是一家人。

彼時柯寒梅為珍珠堡未來之主人，在她承繼了大業後，遭論和情聖段天虹結為夫婦。

燕飛雲却愛上了當時劍術無敵而又英俊的仇磊，二人行道江湖，美煞了多少嫉妬兒！

內中之一的公孫元，那時，已是迷宮主人了，竟以陰謀，使燕飛雲和仇磊發生了誤會，而分道絕交。

公孫元又說動了化外婆婆，遂得香車載得美人歸，與燕飛雲結為夫婦，適巧公孫元之妹公孫燕，行道江湖而遇上了情聖段天虹，竟生情懷，但段天

諭令公孫燕攜兒返宮。

那時離燕飛雲之死，已有一年，公孫燕與嬰兒已有了情感，非但未遵諭令，並將來人誅殺，携兒他還，自此斷無消息。

公孫元無奈之下，祇有將段氏之子認作親生，改名公孫梅真，以姜水柔作其生母，直到今天。

事應今朝已明，公孫梅真者，段氏子也，應該是珍珠堡真正的繼承人。

段珍珠，姓段沒有錯，名字也能用，是公孫燕所生，和公孫梅真（茲後改為段光瑞）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迷宮史誌」上，評記至此，對那為公孫燕扶養的仇氏子的下落，史誌上自然無法詳盡，不過段珍珠這時却已明白，那個嬰兒必然是現在的無毒丈夫！

段珍珠和段光瑞，相擁失聲，淚止聲歇後，段光瑞首先將史誌藏於懷中，對段珍珠道：「事情雖是令人悲痛，却也令人欣喜！」

段珍珠怒瞪了他一眼道：「有什麼可喜的？」

段光瑞道：「平空中，我有了個妹妹，豈不可喜？」

段珍珠哼了一聲道：「別廢話了，我們該怎麼辦？」

段光瑞冷靜的說道：「我們暫時仍然假作不知，前去看看動靜，今天很怪，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段珍珠把頭一點，說道：「說走就走，此非善地。」

於是，他兄妹離開了羣芳殿，出殿前行，走出未過里許，突聞金鼓連聲，段光瑞聞聲色變，雙眉緊緊皺起。

（未完待續）

虹百方思避，公孫燕在無奈之下，施展出迷宮中歹毒的「迷靈丸」，使段天虹中計入幕，有了關係。那時，柯寒梅恰已懷孕，獲報乃夫與公孫燕之事，疑信參半，遂函請師妹移至小叙，於是公孫元陪同乃妻燕飛雲並携弟公孫可作客珍珠堡。

陰差陽錯，劍聖仇磊因事往訪段天虹，恰也作客珍珠堡中，在無心再次邂逅下，誤會冰釋，並發覺主謀者竟是公孫元，燕飛雲不由恨怒悲傷至極，復因仇磊發誓終生不娶，思有所報而稍減內愧，遂暗以迷藥使仇磊吞服而暫時失性，與之一夜恩愛，並留書而去。

仇磊醒來見書，又悔又恨，竟不辭主人而別，一去杳無消息，豈料上天苦人，燕飛雲和仇磊一夕風流，竟藍田種玉，尤妙的是，公孫元為習「三陰真經」，早已不能生子，如今燕飛雲懷孕，怎生解說，燕飛雲想來想去，又找上師姊柯寒梅，實陳一切，柯寒梅代為策謀，以「修學師門奇功」一辭，邀請燕飛雲珍珠堡作客一年，公孫元不知內情，當然笑諾，燕飛雲大方的去了珍珠堡。

天下事之巧，有時巧到令人哭笑不得，柯、燕皆已有孕，日期相差不足十天，這已是巧事，更巧的是，公孫燕心念段天虹，並亦已懷孕，急欲於段共商，遂假探看嫂嫂之言，也到了珍珠堡。

公孫燕與段天虹的事情，柯寒梅已獲確證，此次公孫燕來到，段天虹避不見面，柯却嚴罰段天虹，聲言應與公孫燕一見而定一切，於是相見之下，始知公孫燕業已懷孕，柯對人寬厚，心中已有承認公孫燕為妹的意願，然段却恨怒昔日中計失性，堅不接納，柯遂想及以時間和事實來使段天虹承諾，竟誠懇挽留公孫燕暫居珍珠堡，待產後而定名份，公孫燕自是喜甚。

## 天殘劍侶

· 本文承自第二一〇頁 ·

冷瑤光一路輕登巧縱，終於闖到旅店之前，他身形纔現，立被五名大漢聯手圍攻。

他引吭一聲長嘯，振臂環擊，勢如風雨驟降，五名大漢不過剛剛遞出一招，便像樹樁似的倒了下去。

一劍斃牡丹堡五名高手，果然是先聲奪人。他星目流轉，向那些圍而不攻的敵人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道：「叫石琪出來！」

石琪出來了，一瞥秋波，兩聲媚笑，向冷瑤光遙遙的拋送過來。

此女貌僅中姿，但她那一身浪勁，却是人所難及，在這般生死一搏，血腥遍地的場面之下，她依然舉步從容，搔首弄姿像是在會晤老情人一般。

冷瑤光冷哼了一聲，冷聲道：「石姑娘，久違了。」

石琪嫣然一笑道：「原來是瑤哥哥俠氣籠臨，小妹還以為你忘了我呢？來，咱們進去聊聊。」

冷瑤光道：「對不起，在下無暇奉陪。」

石琪道：「瑤哥哥幹嗎？這麼生外，咱們分別了這麼久，不應該好好的聊聊麼？」

冷瑤光仰天一陣狂笑道：「姑娘的好意還是送給別人吧，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姑娘那點狐媚手段，對冷某已經不起作用了！」

石琪啞了一聲道：「你怎麼啦？瑤哥哥！難道你是來找我打架的！」

冷瑤光道：「妳說對了，不論單打羣毆，妳劃下來就是。」

（未完待續）

公孫元這才嚴逼燕飛雲，並且說出，暗中諭示公孫可，已將孽種帶回，要當着燕飛雲之面，殺以洩忿！

事到這種地步，燕飛雲遂說明公孫可携得之子，是段氏骨血，仇氏兒已被公孫燕錯携而去，並謂公孫元昔日卑鄙無恥的種種惡行，然後竟縱身投於大海之中。

公孫元不能輕信，又不能不信，遂携兒回宮，派人搜尋乃妹。

派去的人見到了公孫燕，也證明了內情，並且

柯、燕、公孫三女，同懷身孕，產期亦相間不足一月，終於，柯生一子，燕生一子，公孫則生下一女！

段天虹在獲知乃妻心意後，相爭無效，竟在公孫燕產女之日，留書出走，公孫燕產女後次日，在尚未獲知所生為子或女時，已自婢婦口中，知道了段天虹出走的事，她竟暗自服下提神護體的靈丹，深夜潛進嬰兒和奶娘的居處，携兒留東離去！

上天作弄世人，她沒有帶走親生之女，却千錯萬差的把燕飛雲之子帶去，此子，就是現在的無毒丈夫仇磊！

假如就這一錯，錯的不大，也許還有法可想，不料此時公孫元竟發現了乃妻的秘密，怒恨交加下，與乃弟公孫可往接燕飛雲，這時珍珠堡中，正因燕飛雲失子鬧的天翻地覆，公孫元駕到，柯寒梅頓時驚慌，壓住了燕子失踪之事，燕飛雲失子痛心，但却不能不隨公孫元回去，他們走後的第二天，珍珠堡中竟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柯寒梅之子，也在一夜之間失了踪！

柯寒梅失子，而公孫元回程的沉香舟上，却多了個嬰兒。

公孫元這才嚴逼燕飛雲，並且說出，暗中諭示公孫可，已將孽種帶回，要當着燕飛雲之面，殺以洩忿！



三期完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文圖  
逸新  
蕭培

## 鏢客行

(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杭州知府大人，聯合紳商，購得明珠十二顆，擬進貢皇上，以價值不菲，特請著名獨行鏢客冷秋桐押送，冷秋桐身負重任，一路謹慎行藏，唯因風聲早就外洩，致黑道中人羣生覬覦之心，其著者有商七老糾集秦氏兄弟及旋風等，進行尤其積極，這日探得冷秋桐落脚在桐葉莊的桑家老店，商七老立命秦氏兄弟及旋風前往下手，秦氏兄弟與旋風來至桑家老店後，秦氏兄弟在屋頂把風，旋風手持匕首，潛進冷秋桐臥房，陡覺有勁風襲體，忙一匕首向前刺出，詎不知怎的反為人所算，腿上受了刀傷——

## 血濺蒼松嶺

那人好精練的手法，旋風還來不及越窗而出，却被這暗中人，反手一巴掌，抓在了喉嚨上。隨着那人的指上一用力，旋風疼得全身一陣子發抖，直往肚子裏吸氣。

暗中這個人哈哈一笑道：「旋風，你好大的胆子，是誰要你來的！」

旋風聆聽之下，透着稀罕，他的目力多少也適應了一些，仔細的一看面前這個人。

對方約有六尺開外的身子，一頭散髮披在肩頭上，濃眉大眼，眼睛灼灼有光。

他可是一時想不起這個人是誰了，哆嗦着道：

「朋友……你是……那——」

對方收緊了五指，旋風痛得直打戰，幾乎快要窒息的感覺，當然是不能再說話了。

那人冷冷哼道：「你只要答話，不許多問，知道不知道？」

旋風由牙縫裏擠出了一個「是——」字！

那人道：「是不是商老頭子叫你們來的？」

旋風點點頭，那人冷笑道：「商老頭沒有看見我的『竹符神令』不成？」

這麼一說，旋風頓時知道他是誰了，一想到這位主兒，在江湖上心黑手辣的作風，由不住嚇得他牙關直打顫。

他勉強鎮定着，道：「原來是杜……」

那人低嘆道：「知道就好，答話！」

旋風久知「夜鷹」杜明其人，在黑道上他是獨來獨往慣了的，他所要動手的東西，向來是絕不容



許第三人插手，此人而且是出了名的手狠心辣，反臉無情，任何人只要犯在了他手上，必死無疑。

想到這些，旋風心裏直發毛，他那裏還再有心情去管他的話，心裏却盤算着：秦氏兄弟就在外面，我只要弄點响聲他們聽見就行了。

當下便裝出一副笑臉道：「杜朋友……有話好說！」

那人顯然的正是「夜鷹」杜明，聞言後冷笑道：「我只問商老頭可曾看見了我的『竹符神令』？說！」

旋風嚥着口水，艱澀地道：「看是看見了……只是……」

杜明立時制止道：「沒問的你不用多說！」

旋風嘴裏答應了一聲，却把一條腿緩緩地伸了出去，「夜鷹」杜明，似乎還沒有發覺到他有這一手。

杜明那雙灼灼有神的眸子，向着窗外瞟了一眼，道：「再問你，對面屋頂上那兩個人，是你一路的麼？」

旋風點點頭，杜明冷冷一笑，道：「他二人可是來自北天山的『奪命雙煞』秦氏兄弟？」

旋風又點點頭，道：「不錯……杜朋友，秦氏兄弟可……」

杜明五指加力，旋風的話可說不下去了。

提到了北天山的「奪命雙煞」，「夜鷹」杜明似乎也暗吃了一驚，他鼻中哼了一聲，就在這時旋風的腳已經勾住了一張椅子的腳。

這小子好像忘了此刻自己一條命還繫在對方手裏，當下冒然的腳下一勾，「唧噥！」的一聲大响，椅子是倒了，他的腦袋瓜子可也就跟着開了花！

隨着「夜鷹」杜明的指尖向前一送，五指深深

的插入他喉管之內。

旋風慘嘔了半聲，一交栽倒，頓時喪生！

「夜鷹」杜明身形一幌，已越窗而出，這種情形，自然驚動了房上的秦氏兄弟。

他二人方自翻身而下，正迎着了「夜鷹」杜明的出身之勢，幾乎撞在一塊。

杜明冷笑聲中，雙掌同時向外擊出，施展出「百步劈空掌」力，掌勢一發，發出了兩股極大的內勁之力。

那秦氏兄弟自入中原之後，除了商七老父女以外，所遭遇者盡是一羣酒囊飯袋，未免有目高於頂，視中原無人之感！

此刻杜明掌力一現，兩股絕大的勁力，同時湧到，等到二人乍然發覺不妙之時，顯然已是慢了一些！

總算二人功力得其父秦嘯風真傳，不是易與之輩，杜明掌力一現，他二人立時就覺出不妙，由於欺身過近，再想閃躲已是不及，他二人各自發出了一聲冷笑，猛可裏向後一個倒折。

像是剪空的雙燕般的，秦氏兄弟雙雙倒穿而起，又飄飄地落了下來。

二人一落下來，足下由不住同時踉跄了一下。

秦開誠道了聲：「好傢伙——」

話才出口，那裏知道杜明這種內功真元的混虛劈空掌力，中人之後，最忌開口出聲，如以二人的功力，只要悶住了這口氣，半盞茶之內，當可復元如初。

秦開誠一開口，才吐三字，頓時嘴裏一甜，猛然想到了不妙，收口已是不及，心口一翻，「哇！」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他身子搖了一下，未及倒下，却被一旁的秦開

忌！

隨着秦開勇的刀光閃處，杜明附合着刀勢，霍地掠起，他嘴裏哼了一聲，却在此危機一瞬間，劈出了一掌，掌力一發，秦開勇身子一踉，向着側面栽出去。

此刻——「夜鷹」杜明，就像一隻歪翅的老鷹似的，翻翻的落在了另一棵樹幹之上！

他左手腕上，留下了一道尺把長的血口子，熱熱的血就像千百條軟體的長虫般的爬出來，黑夜裏雖然看不出來，可是這一刀端是傷的不輕，而且「瞎子吃餛飩」，自己肚子裏有數！

秦開勇自付着極為高明的一刀，却未曾料想到，竟然會走了個空，由於刀刃過於鋒利，劃傷了對方，他本人却是渾然不知！

更有甚者，他自己還莫明其妙的挨了一掌！

這一掌，雖然不足以致命，可是也不算輕，打得他在地上翻了個筋斗，唇齒擦着地面：都磨破了，弄了滿嘴的泥沙！

秦開勇站定了身子，自付着不是對方敵手，恨聲罵道：「小子，算你厲害，我們後會……有期！」

一轉身，投身入林。

「夜鷹」杜明以臨場鎮定的功夫，贏得了這場激戰，秦開勇走了，他才鬆了一口氣，當下慌不法的打點着自身的傷處，「奪命雙煞」秦氏兄弟，果然有真功夫，不可輕視！

商七老來回的在房內走了一轉，定下了腳步，

一旁，秦氏兄弟四隻眼睛盯着他。

商七老冷冷一笑，道：「這是你們兄弟到中原之後，遇見最厲害的一個敵人！總算你二人內功精

勇攔腰抱起，騰身縱出！

秦開勇抱着秦開誠一連三數個騰身起落，翻出了院牆之外，他雖然直痛得雙眼直冒金星，却不敢說一句話，同時眼角斜瞟，却留意着「夜鷹」杜明起落的身子，也同時縱出院牆之外！

眼看着杜明的身子，倏起倏落，疾快如鷹，秦氏兄弟一望之下，即知今夜自己二人算是遇見了厲害的對手，他二人胆量最是狹窄！

尤其是此刻，秦開勇目睹着其兄負傷，內心早已把對方恨之入骨，可是眼前權衡輕重之下，自然是先行護衛其兄性命要緊！

雙方的勢子都够疾快的，一利時已撲出了數里以外。

眼前是一片稀疏的樹林子，秦氏兄弟一頭扎了進去，秦開勇放下了秦開誠，後者喘息着道：「不要管我……先去對付那個小子去！」

秦開勇點點頭，咬牙猛然騰身而起，撲上了一棵大樹，他身子方一站定，却聽得身後冷笑道：「姓秦的，你再嚐嚐這個！」

空中「咻！咻！」一連响了兩股尖風。

秦開勇身子向下一坐，突展雙腕，施了一招「野馬分鬚」，雙手向後一抄，接住了來犯的一雙暗器。

暗器入手，輕如無物，敢情竟然是兩片樹葉，秦開勇一聲叱道：「打！」

雙腳在樹幹上用力一端，箭也似的穿了出去！

對方一笑道：「好——」

樹帽子喇啦！的一响，一條疾勁的黑影子在三丈以外的一棵大樹上穿出來，却向着另外一棵大樹上落下去。

起落之間，秦開勇顯然撲了個空，他第二次由

落身的樹上縱起來，再撲向杜明用以藏身的那棵大樹。

如此，但見人影此起彼落，穿梭似的一連十數個起落，樹梢子嘩嘩啦啦直响，滿空樹葉飛舞，這兩名黑道的高手，就輕功而論，顯然是相差不多！

秦開勇一連撲空了十幾次，不禁怒焰大熾，眼看着對方杜明，繞了個圈子，再次的又向當中的一棵大樹上落去！

很明顯的，杜明是以此來激怒秦開勇，或是別具用心，果真如此，這次願望已經達到了，因為秦開勇看上去已到了無法再忍受的地步。

只聽他嘴裏發出極為凌厲的一聲狂嘯，在他再次騰身而起的式子裏，一口紅毛寶刀啓輪而出。

隨着他往下疾落的勢子，這口紅毛刀閃射出一片紅光，但聽得「克噠！」一聲爆响，枝葉飛揚中，那棵將近合抱粗細的大樹，竟然齊腰一折為二！

秦開勇這一次安定了心，不允許對方再逃開手去，是以樹身方一折斷，他身子已認定了杜明的背影，箭也似的射了過去！

掌中刀「醉倒斜陽」，向外一領，紅光閃爍中，直向杜明上身劈砍過去！當真是快如電光石火，一閃而至！

「夜鷹」杜明冷叱道：「好！」

他兩臂開弓，雙掌合着用力的向對方刀身之上夾去，施展的是一手「空手入白刃」的「黏刀」之法！

只是他雙掌方自遞出，立時就體會出對方刀身上冷氣砭膚，大非一般，待到雙掌貼上了對方刀身之上時，忽然又覺出刀身滑下留手，奇寒刺骨。

這一驚，使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氣，足尖飛點着騰身而起，可是這一時的輕敵，已犯了武者的大

法，要是換在第二個人，只怕難逃活命！」

秦氏兄弟，一臉忿忿之色，秦開誠緊緊的握住拳，道：「我要是再能看見這姓冷的，我要扒了他的心！」

秦開勇冷笑，道：「旋風死得太可憐了……老爺子，我們現在就去，找那小子報仇去，也許他還沒有離開『桑記老店』也說不定！」

商七老搖搖頭冷笑道：「不可能……我早就跟你們說過，如果上來你們不那麼輕敵，也許不至於吃這個虧……」

他走過去，看着秦開誠，用手揭開了他胸前的漢褂，察看他所中的掌傷！

傷處既不紅又不腫，僅僅只有一個雞心狀大小的紫色印子！

商七老注視着傷處，道：「冷秋桐的『紫陽神功』顯然還未到十成功力，看樣子不過有七八分火候……」

秦開誠掩上衣服，忿忿的道：「已經不碍事了……只怪我一時大意！」

商七老忽然皺了一下眉，道：「聽你們所說情形，我不免有點疑心，據我所知冷秋桐此人雖是與黑道上人物作對，但還不失是個正人君子，下手時一向心存忠厚，何以上來就下毒手？」

他面色一凜，却似想起了一人，遂向二人道：「你們且說那人是什麼模樣！」

秦開勇含糊的道：「二十八九歲，留着長髮，身子很高！」

商七老嘿一笑，恨聲道：「這就不錯了，照你這麼說來，那個人不是冷秋桐……是個可惡的東西！」

秦開誠喃喃道：「不是姓……冷的？是誰？」



「夜鷹，杜明！」商七老脫口而出，冷笑道：「準是他，錯不了！」

秦氏兄弟頓時一怔，商七老發出了一陣低沉的怪笑之聲，道：「這麼說，杜明已然搶在了我們頭裏了，這件事有他在先，就很討厭了！」

秦開誠挺身怒叫道：「我們這就走！」

商七老一雙細長的眼睛裏，泛出了隱隱的殺機，徐徐的說道：「賢侄，你稍安毋躁，孫半空就要來了！」

話聲才落，就聽得門外，孫半空的聲音，道：「一點不錯，我是來了！」

風門開處，孫半空在先，另有一個瘦長的漢子在後，二人一併走了進來！

商七老點了點頭，道：「你們來得正好，這件事，只怕刻不容緩，夜鷹杜明那小子，已走在我們前面了！」

「土地爺」孫半空道：「也不一定！」

跟着他身後進來的那個瘦子，姓李單名一個方字，外號叫「拐子」，在黑道上是一個老人了，他和「旋風」一直跟隨着商七老，商七老作案之前，這兩個人總是先踩穩了盤子，大小數十起案子，凡經二人看準了路的買賣，萬無一失！

「拐子」李方，這時臉上現出了悲戚的表情，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旋風』就是死在那小子手裏！」

他轉過臉來看着秦氏兄弟，道：「二位秦老爺和杜明交手的事我也知道，只是我只顧注意姓冷的，却來不及跟你們打招呼！」

秦氏兄弟不禁臉上一紅，內心着實的把「夜鷹」杜明恨之入骨！

「拐子」李方說完，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之多！

那匹受驚的黑馬，長嘶着倏地轉過身來，撒蹄狂跑，就在這一剎間，又是一陣子爆响聲，後道的古松，一連也折斷四五棵。

一時之間塵土飛揚，枝葉橫竄，聲勢端地驚人！

冷秋桐坐下黑馬，連番的受此驚嚇，幾乎喪失了本性，再也無法自制，瘋也似的躍身而起，只是受困於前後的樹陣之內，一時難以脫困，不禁連竄帶跳着，發出了連聲悲嘯！

就在這剎那之間，兩條白色的人影，一左一右，交揮着像是兩隻飛燕般的掠空而下！

二人一現身，顯然是輕功一流的身手，往下一落，一左一右，雙雙伸手疾帶住了怒揚的馬韁！

同時間，兩人的右手，像是事先早已商量好了一般的，驀地向後翻起，向着鞍上的冷秋桐身上抓去，行動之快，出手之準，確是大大的一般！只是馬上的「弧形劍」冷秋桐，豈又是易與之輩？

就在方才樹倒塵揚的剎時之間，他已有了準備，只因一時捨不得愛馬走失，所以沒有離開。

此刻，這兩個人凌空而落，那麼快的手法，仍未能傷着他分毫，就在二人同時反打的剎時之間，他已由馬背上騰身而起。

行動之快，更尤在二人之上！

人影一閃，翩翩如飛鷹搏兔般的，已落身於數丈以外。

他身子站定之後，怒視起身之處，才發現飛身劫馬的人，竟然是一對身穿月白長衫，形同弔客的兩個白哲怪人，看樣子，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

他目注着商七老道：「冷秋桐已於今晨上道……大概午時經過蒼松嶺，我們在那裏等着他，絕對錯不了！」

商七老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土地爺」孫半空冷笑道：「就怕夜鷹杜明那小子也釘上可就麻煩了！」

商七老一笑，道：「你大可放心，杜明不來則罷，否則他們哥兒兩個也放不過他！」

說着手向秦氏兄弟指了一下，秦氏兄弟四隻圓睜的瞳子，相互對看了一眼，怒形于色，孫半空看眼中不禁大喜！顯然的，商七老這一手借刀殺人是用上！

午時——

「弧形劍」冷秋桐的坐騎，來到了蒼松嶺前，前望着嶺上松林密集，層次連雲，却有一條羊腸小道蜿蜒其間，遠遠看去，就像是游行於滄海內的一條巨蟒！

他打量着眼前的山勢，不禁劍眉微蹙，心中微有所感，似乎已經有點可以體會出，將要有某些事情要發生了。

自從接了這趟暗鏢之後，他心裏可一直也沒有輕鬆過，江湖上對於這一十二顆夜明珠的事早已傳開了，之所以到如今仍然相安無事，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

因為「弧形劍」冷秋桐這六個字，大江南北凡是道上的朋友，沒有不知道的，是以要想動手劫鏢之前，先得自問一下，如沒有幾分把握的，也就不必現這個眼了！

冷秋桐催騎上嶺，仰視着低低的雲層，黑密密的聚集在當空，像是不久要有驟雨來臨，而此刻也

冷秋桐走南闖北，什麼樣的人物沒有見過？就算是沒有見過，也還都有一個耳聞，然而眼前這一雙寶貝，他却是陌生得很，自信與對方並無一面之緣。

話雖如此，這兩個人那身傑出的功夫，確是武林中極為罕見的一流身手！

冷秋桐心中一怔，正要上前請教，却見對方二人之一，抬頭高聲叫喚道：「老爺子，你可以出來了！」

話聲一落，樹帽子霍地向下一彎，一陣帶着一聲刺耳的狂笑聲，一個六十開外，身穿黑色短衣衫褲的精壯老人，借着松樹梢頭那一彈之力，高高的騰起來，足足有六七丈高下，然後，輕輕地飄了下來！

這老頭子，想必是故意在賣弄他那一身傑出的輕功似的，那騰在半空的身子，陡地打了個轉兒，然後左飄右幌着，輕飄飄的落下來，真像是深秋裏落下的一片樹葉般的那麼輕！

冷秋桐一看之下，禁不住暗自驚心！

黑衣老者身子一落定後，一抖手，仰面向天的打了個哈哈，道：「我說，姑娘你們哪，都給我出來吧！」

人影穿梭着，一陣亂閃，當前已多了一個十八九歲的長身少女，和一個土老頭兒，另外一個瘦長的漢子！

冷秋桐目光轉瞬之間，已把所來的人，全數看在眼裏。

那個姑娘，一身蔥綠色的綢子衣褲，理着一條大辮子，却把那粗如兒臂的辮身，蛇也似的盤繞在頸子裏，雙手兩腕之間，各抱着一隻閃閃有光的金銀！

就越發的悶熱難熬！

他的馬順着蜿蜒的山道，才行走了幾步，耳中却聽得身後串鈴聲疾，未及回視，一匹白馬風馳電掣般的由身邊疾馳而過！

馬上客是一個紅衣紅裙的勁裝少女，雖是驚鴻一瞥，冷秋桐却已認出，正是前此在「桑記老棧」誤打誤識的「芙蓉刀」百里紅！

百里紅大概還存着前番的羞恨，她身子快馳而過的剎那之間，手中一桿湘妃竹的小馬鞭，條的掄起，夾着一股尖銳的風力，猛掄而下。

冷秋桐心中一驚，叱道：「大胆！」

只聽見「叭！」的一聲脆响，百里紅這一馬鞭，顯然不是打人，而是打馬，這一鞭子正抽在冷秋桐那匹坐馬的右眼之上！

那匹大黑馬，陡然吃這麼凌厲的一鞭，只痛得「希聿聿」一聲長嘶，人立前踏，差一點把冷秋桐由馬鞍上摔了下來。

等到冷秋桐勒韁扣轡，強自鎮住了坐馬之後，再看前道的百里紅，只剩下了淡淡的一個背影，緊接着閃而沒，消失於松林之內！

冷秋桐怒看着蜿蜒的山道，氣得乾瞪眼，真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當然也就犯不着，爲了這點小怨，再去追個沒完，只得忍下了這口氣，繼續策馬前行。

天空的雲層愈聚愈多，愈壓愈低！

驀地亮了個閃電，劈出了震天價般的一個迅雷，冷秋桐胯下坐馬再次的人立雙蹄，發出了長嘯之聲。

就在這一瞬間，但見前道，克噓噓！一連幾聲爆响，陰影倒移着，如同天塌下一般的一陣子大响，當前那層參天的巨大古松樹，一連倒下了有五棵

那個土老頭兒，六十左右的年歲，一身粗布衣褲，黃焦焦的頭髮和鬚子，背後，揹着一根冰鐵杖！

還有那個瘦子，尖下巴，兜風耳，兩隻手上各持着一隻鋼拐！

這些人一個個落下地，身法都極為輕便，一看便知功夫不弱。

冷秋桐對於後來的這三個男女，也眼生得很，可是那個先來的黑衣老者，他却是猜出了八九，由他的那身功夫與外貌上已猜出了他是活躍於兩維道上黑道盟首「黑羽」商青，昔日在西北道上，與另外六人，結義天山，人稱「祁連七叟」，商青居七叟之末，是以往後人皆以「七老」稱之，稱呼久了，人皆知「商七老」之名，真名字商青，反倒沒什麼人知道了，果真是這位主兒，今天可就有好戲看了！

冷秋桐心裏這麼想着，外表却極為鎮定。

他目注着這夥男女，一言不發，却見那黑衣老人向着那個土老頭兒道：「半空，去看看牲口去，要是那話兒在上面，我們也就犯不着開罪這位老弟台！」

土老頭兒抱拳應道：「遵命！」

身子一個倒翻，真有點像孫悟空的「跟斗雲」似的，起落之間，已到了冷秋桐的坐騎邊。

這時那對白衣孿生少年，仍然雙扣着馬韁，土老頭兒身子向前一欺，兩隻手分向着馬兩腹間一探，一伸一按，身手熟練之極！

不過是在鞍上輕輕拍了一下，他那矯捷的身子，一個倒翻，又重新飄落到了原先的立足之處。

黑衣老者哼了一聲，道：「怎麼樣？」

土老頭兒嘻嘻一笑，搖了搖頭道：「什麼也沒



有！」

幾雙眸子，這才轉向着冷秋桐身上望過去。

黑衣老者一伸手由背後拔下了旱烟袋桿子，叨在嘴裏，一面打着火石捻子，却把一隻右眼挑起來，打量着冷秋桐，連聲的低笑着。

這時那雙學生少年，雙雙也縱身來到了近前！空氣在黑衣老者打火吸烟的過程裏，顯得一片死寂，冷秋桐依然是屹立着，以靜觀動！

一口口的濃烟，由老者嘴裏噴出來，直到他吸了五六口，吹出了烟燼之後，這才抱了一下拳，冷冷的一笑道：「如果我老頭沒有猜錯，足下想必就是，專門給我們黑道上朋友過不去的那位獨行大鏢客冷秋桐了？」

冷秋桐冷冷的道：「如果我沒猜錯，足下大概也就是專門划鏢的黑道朋友『黑羽』商青了？」

黑衣老者猛一抬頭，注視着冷秋桐，他力用的吹了一下烟管，哈哈一笑，挑了一下姆指，道：「高明！」

然後用力的把烟袋鍋子，在鞋底上敲了幾下，抬起頭道：「這就叫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我認識你，你也認識我，這樣就好說話了！」

冷秋桐尖銳的一雙眸子，向着在場各人面上一掃，哼了一聲，抱拳道：「請教——」

黑衣老者低沉的笑了笑，道：「老夫代冷大鏢客你引見一下……」

他手指着那個梳辮子的姑娘，道：「這是小女商小寒，有個外號叫『一枝梅』！」

商小寒一抱拳，巧笑道：「冷大俠，你多多指教！」

「一枝梅」商小寒這個名字，冷秋桐聽過，知道這個姑娘年歲不大，可是仗着幼隨其父，練了一

身好功夫，父女共出作案，曾露過幾手絕活兒，江湖上傳說她是一朵帶刺的玫瑰花，人漂亮，可是扎手！

冷秋桐心裏想着，面色沉着道：「久仰！」

目光遂向那土老頭兒看去，「黑羽」商七老指着地道：「這位姓孫，是我一個老拜弟，人家管他叫『土地爺』孫半空！」

孫半空抱拳欠身施禮，乾笑道：「大鏢客你高抬貴手，多多幫忙！」

冷秋桐冷笑道：「孫朋友賞臉！」

目光再轉向那高瘦長人，那瘦子，不待商七老介紹，自己已抱拳高聲說道：「在下是『拐子』李方！」

冷秋桐對於他倒不十分在意，只點頭道：「久仰！」

這才把一雙眸子，注視在那雙白衣學生少年身上。

商七老嘻嘻一笑，說道：「這兩位小朋友，可是從老遠來的，他們的父親，就是早年與我老頭子義結天山，人稱『祁連七更』的『天山一魔』秦嘯風！」

說到此處嘿一笑，冷秋桐聽到此，大吃一驚，也就知道了這雙白衣少年的身份！

當下冷森的一笑，道：「這麼說足下二位，就是江湖上人稱『風前雲後，奪命雙煞』的秦氏兄弟了？」

秦開誠冷冰冰的道：「不敢當！」

秦開勇却板着臉道：「商七叔說你武功不錯，我們今天就要請教！」

「弧形劍」冷秋桐朗笑一聲，道：「賢昆仲果然只爲見識在下的武功，那現成得很，只怕還有什

麼別的用心吧，是不是？」

一旁的「黑羽」商七老，却立即接口說道：「不錯！」

冷秋桐其實早已知道，這麼一夥子人乍然的出現，當然沒有好事，不過想透着人口，再多知一點別的内幕消息！

但這時商青接口認了話，冷秋桐面色一沉，道：「請教！」

「黑羽」商青哼了一聲，道：「小兄弟，我們的來意，你不會不知道，也罷，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實在說吧，不爲別的，就爲了你保的那點兒東西！」

冷秋桐道：「十二顆夜明珠？」

商七老一笑道：「不錯！」

一旁的「土地爺」孫半空乾笑一聲，道：「好！冷大俠！真有你的，够爽快！」

商七老眯着一雙眸子，道：「冷大俠，一句話，這些珠子，是在你身上吧？喂——？」

「弧形劍」冷秋桐後退一步，一隻手解開了襟上鈕扣，呼的一聲拉開來。

衆人眼前頓時一亮，齊向他胸前集中。

他們算是開了眼了，只見大如鵝卵，光華皎燦的十二顆明珠，分成兩行，「十」字形的交插在冷秋桐的前胸，深深的嵌藏於珠帶內。

商七老等一千人，不約而同的怔了一下，交換了一下目光，這趟買賣是看準了。

雖然是一瞥之間，憑着商七老，孫半空老練的眸子，立可斷定絕非贗品，而是價值連城的罕世至寶，當時即怦然動心。

「弧形劍」冷秋桐展露了明珠後，遂即扣上了衣扣，朗笑一聲，道：「明人不做暗事，各位可看

清楚了，十二顆夜明珠，一顆不少！」

說到此，他又頓了一下，冷冷一笑，道：「只是各位動手打劫以前，先要知道一下，這是當今萬歲上用之物！」

「黑羽」商青哈哈一笑道：「皇帝老子有的是錢，用不着這個，倒是我們這羣苦哈哈，手頭緊得很……」

冷秋桐點一點頭道：「這麼說，冷某倒要領教了！」

他右手探入身後向外一展，掌中已多了一口殘月狀的兵刃，那玩藝兒三尺四五寸長短，三寸寬，通體雪亮，寒光刺目，端的是好一口「弧形劍」！

「黑羽」商青仰天一聲狂笑，道：「冷秋桐，實在告訴你吧，怕你不來，來就不怕你！」

說到這裏面色一沉，道：「開誠，開勇，見識見識冷大鏢客的本事！」

秦氏兄弟驚地退向兩側，同時抬手，抽刀，兩口薄如紙片的寶刀，已抱在胸前。

刀名「紅毛」，通身上泛出一片霞樣的紅光，冷秋桐一看即知是兩口不常見的兵刃，心中着實吃了一驚！

「風前雨後，奪命雙煞」秦氏兄弟，在西北甘涼道上，提起來簡直無人不知，只是中原知道他們的人還並不多，現在商七老一出口，就叫秦氏兄弟來對付冷秋桐，可以想像出，這兩個人的武功，自然絕非泛泛了！

「弧形劍」冷秋桐森森一笑道：「賢昆仲是一個人上，還是一齊來？」

秦氏兄弟對看一眼，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商七老怪笑道：「他們兄弟一向是聯手出招，自然是同時出手！」

冷秋桐自付着，這個架是非打不可了，當下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請！」

弧形劍向左一推，偏首向右，注視着二人，炯炯的目光，不怒自威！

商七老呵呵笑道：「兄弟兩個可留神了，人家可是不在乎你們，這個架打輸了，可是連帶着我老頭子臉上也沒有光。」

秦開誠冷笑一聲，向着秦開勇，道：「這個人扎手，我們黏緊了！」

秦開勇點點頭道：「知道！」

其餘各人見狀，自行退開，場中空出了五丈見方的一塊空地，大風呼呼，松林內發出一片松濤之聲。

一角，高高的石崗上，「芙蓉刀」百里紅，遠遠的注視着，她臉上帶出了漠不關心的冷笑，有點幸災樂禍的樣子！

雲層壓得那麼低，彷彿整個的天都要塌下來一樣……

戰圈內的三個人，如鷹，如狼的互視着，冷秋桐抱劍而立，以不變而應萬變，大有氣吞山河之威勢。

秦氏兄弟各人把身子蹲下了一些，目不交瞬的注視着正面的冷秋桐！

一旁觀戰的「一枝梅」商小寒，轉望着父親道：「爹！這是怎麼回事？」

商七老冷森森的道：「快了——」

就制對方于死命，只怕不易——」

話聲一落，忽聞場內秦氏兄弟同時發出了一聲厲嘯，兩條白影，怒鷹也似的拔空而起，雖是騰起來時，可是起身的勢子高矮，却大有不同，秦開誠

在上，秦開勇在下，但見二人驟起在空中的身子，一個浪折，快如鷹飛兔跳般的，一上一中，同時奔向冷秋桐身上招呼了過去！

秦氏兄弟正因爲對方冷秋桐不是泛泛之輩，是以一來就施展出厲害殺手！

這一手功夫，乃是二人隨其父秦嘯風，在天山苦練的一手聯手招式，名叫「如意雙絕」，是極厲害的殺手功夫，因具有一招分生死之感，是以秦嘯風曾告誡二子，非必要時，不得輕用！

秦氏兄弟日前一時大意，在「夜鷹」杜明手上吃了大虧，是以對於眼前這位似乎比杜明更厲害的主兒，一上來便刮目相看，再也不敢掉以輕心！

二人一上，一中，上方的秦開誠施的是一招「鷹搏兔」，中間的秦開勇，却施用的是一招「蟒歸山」，一上一下快同疾雷奔電，彈指間，已雙雙臨近到冷秋桐面前！

「弧形劍」冷秋桐迎合着二人的來勢，同時發出了一聲厲嘯，掌中劍作半圓形的劃出去，像是殘月歸山般的由上而下，猛然的遞出。

三人看起來，已然攪成一塊。

但聽得叮噠一陣兵刀交鳴聲響，秦氏兄弟來得快，去得更快，兄弟二人像是出穴的一雙蝙蝠般的，雙雙翻了出去。

只是他們退出的勢子雖快，却再也難以保持着平衡的身勢，秦開誠足下一踉，坐了個屁股墩兒，秦開勇却是背部撞在了巨大的松樹幹上，手中的紅毛寶刀嗆啷一聲，脫手落地。

弟兄二人雖然未曾負傷，可是顯然在這出手的第一招裏，都沒有討了什麼好處！

眼看着當前的冷秋桐一領「弧形劍」，狂笑道：「那裏走？」



身形乍然拔起來，直奔着離身較近的秦開勇疾落而下，可是，這側的商老頭子，却不容他趁勢進招。

人影騰縱着，商七老，孫半空，李方，三個人自三處不同的方向同時逼近。

其中「土地爺」孫半空離着冷秋桐身邊最近，是以第一個奔到，一對冰鐵杖攔頭蓋頂的猛擊而下，雙杖齊下，勁風十足，真有雷霆萬鈞之勢。

只是對方這個主子，可是太扎手了。

孫半空的一雙冰鐵杖，眼看着已落在了對方的頭頂上，忽見那彎弧狀的劍光就空一架，嗆啷！一聲大响，「土地爺」孫半空可是絕沒想到，對方的腕力，竟是如此大得出奇。

冰鐵杖就像是打在了吹足了氣的皮球上似的，轟地反彈而起，孫半空驚出了一身冷汗，暗道了一聲「糟糕」，隨着他頓足騰身，像是過空的流星般的霍然穿空而起。

一任他起身的勢子是這般的快，仍然逃不開冷秋桐的那口弧形劍！

「新月」般的弧形劍光一閃，迎着孫半空左面半邊臉疾劃出去，巴掌大小的一塊肉，已被削了下來。

「土地爺」孫半空鬼樣的慘叫了一聲，古魯一下子倒了出去。

這當口，冷秋桐掌中倒同時也沒有閒着，像拍閃着的一隻大翅子般的掄了出去，却把另一側的「拐子」李方右腿上劃開了鮮血淋漓的一道口子。

「拐子」李方，同樣的鬼叫了一聲，向側面仆倒！

這幾個人，幾種手法，幾乎是同時施展出來的，冷秋桐不愧是一個高手，只是匆忙中，顧一顧二

却顧不了三，而這第三個，也正是對方的頭子商七老！

冷秋桐弧形劍在一招二式裏，連傷了兩人，而疏忽了商七老這個最狠惡的對手，確實是極大的漏洞！

眼看着這個老頭兒，手中那桿烟袋，毒蛇窩穴般的遞了出來。

這老兒身手果然不同一般，早烟袋桿子出手之初，是奔向冷秋桐的「心坎穴」。可是待到了地頭，忽然上跳了尺許，只聽得「撲！」地一下子，已點在了冷秋桐的左肩窩上，早烟袋桿子一彎一彈，冷秋桐像是身上吃了一個千斤般的那等大力！

只痛得他鼻子中哼了一聲，半個身子猝地麻痛不堪！

值此剎那之間，一旁的秦氏兄弟，難得有此可乘之機，兄弟二人在一個暗示的眼色裏，像是兩隻餓狼般的同時猛襲而至！

兩口「紅毛寶刀」一左一右，刀尖對刀尖的同時對扎而出，刀光映着血光，深深的插進了冷秋桐的右腿上方，刀一拔，血竄如注！

冷秋桐「啊——」的痛呼一聲，只覺得眼前一黑，背上却被商七老抽冷的擊了一掌。

順着這股子掌心的勁力，冷秋桐用那隻尚能着力的左腿，死命的向外一縱，撲出丈許以外！

借着這一摔之力，已把商七老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那股子掌勁兒，化解了一個乾淨！

商老頭子厲叱了一聲，道：「小子，你納命來吧！」

他身子倏地撲縱過來，掌中那根旱烟袋桿子，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着冷秋桐當頭頂上打了下去。

冷秋桐一咬牙，力貫右手，由臂而掌，由掌而刀，施出全力向外一削，只聽得「嗆！」的一聲脆响，竟把商老頭子手中那根旱烟袋桿子削成兩截！這對於商七老頭子來說，無異是空前的奇恥大辱！

原來「黑羽」商七老，多年來行走江湖，一向托大之極，本身兵刃「五行輪」備而不用，僅以這一桿加料的旱烟袋管兒，行遍江湖！

一個內功透頂的高手，其內力可以任意行之于物，如是「落葉飛花」也可傷人于百步外，「掄衣如刀」「舉枝如鐵」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桿旱烟袋，到了商老頭子手裏，實則堅硬如鐵，可是這一利那，竟然折斷在冷秋桐的弧形劍下，相形之下，雖不見得證明冷秋桐內力較他為高，可是也足以使他老臉無光！

冷秋桐一招得手，本可乘勝出手，也許出手見功，只是他連番帶傷，早已不堪承受。

這時他雖以本身真元內力貫注兵刃，折了商老頭的手中旱烟管，而本身也到了不可支持地步。

當時只覺得雙目陣陣發黑，而太陽穴金星亂冒，勉力的縱身而出，摔跌在一株大樹下。

商七老怒騰騰的看着他，霍地丟下手中折斷的烟桿，左手一擦後衣下擺，緊接向外一翻，已展出了他輕易難得的一現的獨家兵刃——「五行輪」！

所謂「五行」乃是指金、木、水、火、土，商老頭這個兵刃上，却是五枚寒光刺目的尖刀子，其實是內外各五枚，共為十枚刀子！

十枚刀子，分別嵌在一面盤大小的鋼圈上，排列形成為內五枚，外五枚，看上去，確實極具殺傷能力！

商七老「五行輪」由左手扔到了右手，怪笑了

一聲，冷冷道：「姓冷的，咱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

一撩短衫下擺，「噠！」一聲縱身而前！

冷秋桐怒喝一聲道：「老兒，欺人太甚！」

正要反身相迎，猛可裏由樹後面伸出了一隻手來，一把抓住了他的左手腕子。

這人現身而出，嘴裏叱道：「你先走，有我對付！」

嘴裏說着，死勁的一帶，冷秋桐屢經大挫，早已精疲力盡，那裏還當得如此大力？頓時飛身於兩丈以外，投身于松林之內！

他在痛傷中，已看見了那救自己的人，是一個頭蓄長髮，極其勇猛魁梧的黑衣大漢。

僅此一念，身子已摔落在地，只覺得受此大震，全身暴痛，腦子裏，轟然一聲大响，頓時昏死了過去。

## 嬌軀護檀郎

林子裏紅影一閃，百里紅由側邊躍出！

她注視着地上的冷秋桐，冷冷一笑，道：「活該！」

可是女孩子家心軟，何況對方原本是自己鍾情的人，看着他全身血漬，那張紅通通的俊臉，心裏的氣也就無形中少了幾分！

林子外，顯然已有人奔進來。

此時此刻再遞藥，別說是救人啦，就是自己也怕走不成了。

百里紅咬了一下嘴唇，真是恨歸恨，總不忍心看着他淪入對方匪人之手，總得先救救他呀！

一念之間，頓時改了初衷。

由樹枝葉縫兒裏，可看見了奔進林子來的，倒也是個姑娘，一根大辮子，緊緊的纏在頸子裏，可不就是對方匪首商七老的女兒商小寒？

百里紅忙抱起了冷秋桐，縱身就跑！

「一枝梅」商小寒一眼看見，尖叱道：「好賤人，那裏跑！」

抖手打出了一枚透風鏢，却被百里紅斜着身子，用「鴛鴦腿」把來犯的鏢，踢飛一旁。

她也顧不得再對付商小寒，當下按口吹了聲哨子，那匹黑色的愛馬，帶着一陣嘯聲，迅速的由林子裏急竄而出，跑到了近前！

「芙蓉刀」百里紅抱着冷秋桐，縱身上馬，當她帶過馬鞍，正要策馬疾奔時，猛地裏商小寒，襲來背後，掄手一刀砍過來。

百里紅匆忙中，不及分手，却抬腿踢出一脚，「噹！」一聲，把商小寒一口「芙蓉刀」踢飛在地。

可是她卻未曾料到商小寒左右手各持有一口刀，右手的刀踢飛了，左手的一口，忙亂中，只見商小寒身子向前一欺，嬌軀滾翻之間，左手的刀平吐而出。

刀光一閃，「噹！」地一聲，實實地扎在了百里紅的左邊小腿上！

一時之間，血流如注，百里紅痛得全身打了個戰，一回身「叭！」一馬鞭子，抽在了商小寒的臉上！

商小寒負痛拔刀，這當口百里紅胯下的黑馬，早已撥開四蹄，長嘶一聲，踐踏着地上的松葉，風馳電掣而去！

「一枝梅」商小寒打個滾爬起來，見狀只氣得躁脚罵着，却也無可奈何！

只覺得被抽打的半邊臉，火辣辣的痛楚不堪！

用手一摸，可不是，都腫了，起了一溜子小包，風一吹真痛得不得了！

商小寒氣得嘟着嘴，恨恨的罵道：「臭丫頭妹子！」

找着了地上的刀，緊緊的握在手裏，心裏一動道：「糟了，只顧得追打這個丫頭，却忘了外面我們那一口子了！」

想到這裏，三步併兩步的趕忙向外跑，正碰見秦氏兄弟哥兒兩個，往裏面跑。

秦氏兄弟乍然看見了她，就站住腳，秦開誠問道：「姓冷的呢！」

商小寒沒好氣道：「冷的！還熱的呢！」

秦開勇走過去，道：「噢！你的臉……？」

商小寒伸出一隻手捂着臉，嘟着嘴道：「別管我！」

她的眼睛向外一望，可不是，心上人——「夜鷹」杜明，正在和爹爹打在一起。

大概是商老爺子恨他放走了冷秋桐，已經動了肝火了，一把「五行輪」運施得霍霍生風，點，挑，封，吐，端的是厲害之極。

而且，由老爺子下手的方向上看，每一招都是要命的招式！

「夜鷹」杜明，可也不含糊，掌中一口長劍，運轉得如同銀蛇飛舞，吞吐如意。

二人一交上手，旁觀者無不驚心動魄！

「一枝梅」商小寒撇了一下嘴道：「爹也真是，幹嘛不去追姓冷的，跟人家玩什麼命！」

秦開誠冷冷一笑，道：「話可不能這麼說，要不是這小子拉了他一把，姓冷的怎麼跑得了？」

秦開勇也忿忿的道：「這小子最壞！媽的！今天非要他命不可！」



他們兄弟，自然心切前番之恨，把杜明恨入骨髓！

一旁的商小寒，聽着可不大是味兒，她用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瞟着秦氏兄弟二人，嬌哼了一聲，道：「噲！這可又怎麼得罪了你們哥兒兩個了？也不撒尿照照！」

偏偏兄弟兩個新入中原，還聽不懂這句損人的話，只管盯着商小寒翻動着白眼。

秦開誠嘆道：「……撒……什麼尿？」

秦開勇也傻里瓜咕的道：「誰……撒尿？」

看着這兩個寶貝，商小寒真有點又忍不住想笑，她啞了一口道：「呸！兩個兒！」

秦氏兄弟，對看着，更是顯出一副莫明其妙的樣子。

場子裏殺得難分難解，場子外的幾個人，却是各人的表情不同——

「土地爺」孫半空這邊臉給削掉了，已爲秦氏兄弟上了藥包紮好了。現在，是背靠着樹，嘴裏直哼哼。

「拐子」李方腿上也纏着布，坐在孫半空一邊，抱着他條腿，一臉的苦相！

這兩個入只能照顧自己，外面的事可是管不了啦！

倒是秦氏兄弟，一雙含怒的眸子，注意着場子裏，隨時提防着杜明！

「一枝梅」商小寒心裏明白得很，她知道她爹爹是存心要杜明的命，自己可不能看着杜明這麼就死。

想到這裏，就望着身邊的秦開誠道：「給你商量件事兒好不好？」

秦開誠堆下笑臉道：「師妹有話說就是了，還

嘴裏一聲尖叫，「五行輪」外的刃尖子，由她的左後膀上扎進去，把她身子足足打出了丈許以外！

商七老乍見此景，簡直嚇得呆住了！秦氏兄弟也傻住了。

倒是「夜鷹」杜明，見狀飛縱過去，攔腰把她由血泊裏抱了起來。

杜明緊緊咬着牙道：「商家妹子……妳這是何苦！」

商小寒眼睛裏滿着淚道：「……快走……大哥……快……」

大概是傷勢太重，只說了幾個字，就昏了過去，「夜鷹」杜明本想撈下了她，與對方一拚的，可是當他抬起頭來，却意外的發現到，在場的幾個人，居然都愣住了，正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當下抱着商小寒，猛地騰身撲縱入松林之內！商七老霍然吃了一驚，厲聲叱道：「好小子，追！」

秦氏兄弟這才忽然驚覺，幾條人影飛縱着，齊撲入林。那裏還有杜明的影子，自然，連帶着商小寒也失蹤了。

幾個人圍在樹林子裏找了半天，什麼也沒有。這趟子買賣作得可好，「陪了女兒又折兵」，外帶着自己還受了傷！

商七老氣喘喘的坐在石頭上，掄拳痛擊道：「好個杜明！我不殺你誓不為人！」

他帶着傷，打量着附近連綿的大山，向着秦氏兄弟，道：「搜！」

繞過這片樹林子，「芙蓉刀」百里紅，策馬來到了一個山窪子裏，只聽見水聲潺潺，不遠的前邊，隱隱傳來瀑布的濺激聲。

說什麼商量不商量！」

商小寒一面托着她那受傷的半邊臉，一臉遞上眼淚，笑道：「等一會……要是杜明跑，你行個方便，叫他跑了算了……好不好？」

秦開誠臉色立時罩下了一層寒霜，道：「這，爲什麼？不行！」

秦開勇冷笑道：「我知道師妹妳心裏喜歡這個小子，可是這小子壞透了，前天差一點要了我們的命，我們怎麼能饒了他？」

兄弟兩個搖頭跟浪鼓似的，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

商小寒眼圈一紅，禁不住落下淚來，秦氏兄弟見狀，可就禁不住怔了一下！

秦開誠道：「師妹，妳幹嘛哭呀！」

秦開勇搖搖頭道：「不行，哭也不行，絕不能饒了這小子，依着我說，他比姓冷的還可恨，非殺了他不可！」

商小寒一面落淚，一面氣道：「好吧！你們真下毒手，我就死給你們看——」

說着把身子向着二人一倚，道：「你們殺吧！殺呀——」

秦開誠皺了皺眉道：「唉……唉……妳這是幹什麼？」

話聲才住，只聽得場子裏「噲啞！」一聲大响，商七老、杜明兩個身子霍地燕子似的分了開來，看過去，好像兩個人都負了傷。

杜明傷處是在左面腰上，商老頭子却是右大臂上，「夜鷹」杜明翻身躍起來，正要向林子裏竄進去，可是當他的目光忽然接觸到了一旁的商小寒時，顯然的遲疑了一下！

商小寒却顫抖着叫了聲：「杜大哥——」

懷抱中的冷秋桐，仍然緊緊的咬着牙齦，到這會還沒醒！看着他，百里紅就有一肚子氣！想到了那個商小寒，她更生氣！

一想到懷中抱的這個人，是一個那等無情的人，她真想扔他下馬去了算了。

可是不知怎麼，自己自從第一次在柳樹林子裏見過這個人之後，心裏總是思念着他，後來雖然發現他居然和「桑記客棧」的那個姑娘不清不白，心裏着實對他生了些反感，可是對方那身穿出的武功，却又由不得令她打心眼裏佩服……

「這個姓王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這個念頭一直存在她心裏，這兩天老解不開，說他是個壞人吧，又不太像，而且方才明明看見壞人還在殺他，這就更讓百里紅想不通了。

不過，無論如何，救人務救，不可半途而廢！想到這裏，嘴裏嘆息了一聲，抱着他翻身下馬，走到了一塊大石頭上，把冷秋桐給放下來。

她摸摸他的胸口，倒還沒斷氣，再看自己腿上的傷，還真不輕，血染滿了半邊褲腿！由於方才匆匆閉住了血脈，這一會兒，血倒是不流了。

百里紅看看附近，在地上找了個破葫蘆，跛着腿，一拐一拐的走到了水潭子旁邊，先把自己腿上的血好好洗淨了，然後又盛了一瓢水，走回來，小心的代冷秋桐傷處附近拭着。

費了半天事，總算把他身上的傷都上了藥，包紮好了。

這時雲破日出，天色已近黃昏，微弱的陽光，穿過了噴濺的瀑布水柱，射過濃重的一層水霧，却在空中形成了一道七彩的飛虹，那色澤、線條兒……確是美極了！

石頭上的他，雖然在重傷昏睡之中，仍不失英

驍地向着杜明立身之處撲去，杜明却狠心的掉過頭來，就在這時，但聽得商老頭子一聲喝叱道：「打！」

但見他向外跨出了半步，右手抖動之間，已然由袖管之內打出了一枚紅光燦爛的珠子似的東西。

商小寒乍然看見這枚紅珠，不由大吃一驚，她知道這是父親素來輕易不使用的獨門暗器——「五雲珠」，一經炸開，非商氏門中獨門解藥，必死無疑。

眼看着這枚紅珠，已飛到杜明身前。

以常情而論，任何人都可能以兵刃去格架，或是用手去接，果真如此，這枚內包劇毒浸染的五雲珠，即會炸了開來，其內的毒砂，細若牛毛，有如飛蝗萬點，中人毒入，必死無疑！

商七老滿以為女兒看見暗器出手，必當伏身迴避，豈不知商小寒一心惦念着杜明安危，見狀非但不閃不躲，竟然加速奔前。

她嘴裏嚷着：「杜大哥快仆下！」

嘴裏說着，左手一招，用獨特的「陰指」手法，姆食二指就空一捏，已把那枚光華閃閃的「五雲珠」接在了手中！

「夜鷹」杜明虛受一驚，張惶的掠身而起。那一邊，商七老怒喝了一聲，叱道：「好個丫頭……」

隨即騰身而起，身子一落下來，「五行輪」噲啞一片怪响，猛然向着杜明背後就扎！

驀地，商小寒嬌呼了一聲：「爹——」

嬌軀一閃，攔在了杜明身後，由於彼此間隔的距離不遠，事發猝然，商七老發覺不好，想抽手已經太晚了。

儘管如此，他仍然帶回了少許，只聽見商小寒

俊，那黑而斜挑的兩彎劍眉，挺而直的鼻子……百里紅不禁又回到，在柳林初見到他時的許多情景，他那英姿颯爽的神采，笑時閃着亮光的牙齒……「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會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麼？」

她茫茫地搖了搖頭，輕輕的嘆息了一聲，却又想到在「桑記客棧」內所聽到的話，如果是實在的，他已經和桑家那個姑娘成過親了，已經是有了妻室的人了！

這麼一想，百里紅就好像猛然跳到了水潭子裏那麼涼，一時萬念俱灰，可是，一點動兒也提不起來了。

懶洋洋地站起來，雙手抱起了冷秋桐，不意手方觸及對方前胸，却似觸到了什麼硬的東西！

那麼硬硬地，圓圓地珠子也似的東西……

「什麼玩藝兒呀？」她心裏這麼想着，不禁觸及好奇之心，慢慢又把他放下來。

伸出了兩根手指頭，解開了他上身一個扣子，向裏面看了一眼，不由大吃了一驚！

原來眼光觸及之處，泛出了一片閃爍的白光，那可不是什麼兵刃，暗器的光，而是耀目的珠光寶氣！

她忍不住解開了他的上衣，乖乖……一十二顆大如鵝卵的夜明珠。「十」字形的交叉在他前胸！百里紅趕忙又把他的衣服給掩上，心裏由不住激動得「噢通！噢通！」直跳！

她想：「我的天！這不就是近來江湖上傳說的十二顆夜明珠麼？」

想着，又解開衣服細看了看，雖然自己不是什麼鑑定珠寶的行家，可是這些珠子一定是錯不了！記得江湖上盛傳着，說是由那個獨行大鏢客「



弧形劍！冷秋桐保護着，押送京師，怎麼又會到了這個姓「王」的手裏了呢！

她心裏着實的動了一下，忽然大悟，付道：「啊……原來他就是冷秋桐……他不姓王呀！」

幾件錯綜複雜的事，綜合着在腦子裏一打轉兒，她可就糊塗了。

如果說他是冷秋桐，何以那「桑記客棧」裏的人稱他姓王呢？若不是姓冷的，一十二顆明珠，可是在他身上，而且他這一身武功，還有背上這口兵刃——「弧形劍」又該怎麼說呢？

想了一會兒，她大着胆子，把他身上的珠子解了下來，匆匆纏在自己身上，然後把他抱起來，翻身下馬，向着回路急急策馬而去！

現在，只等着二件事——回桑家客棧去，讓桑老夫婦和他們的那個女兒解解去！

事情只有這麼決定了，如果這個人是冷秋桐，自己也沒白救他，珠子當然還給他，如果他真姓王，真是桑家那個無恥的女婿，那他就又多了一項大罪——「搶劫明珠」的大罪，那也沒有什麼再好說的，算是自己瞎了眼，會看上這麼一個人，事情也很簡單，自己能够救他，也能够殺他，再不然把他押送到衙門，叫官老爺去整他，也是一樣！

百里紅這麼想，心裏倒也篤定，放得很開！這一陣子疾走快馳，真是馬不停蹄，馬上的冷秋桐由不住發出了一陣低吟聲。

他睜開了眼睛，痛苦的呻吟道：「你是誰？這是——」

百里紅一驚，冷冷的道：「你呀！現在還不到醒的時候，再睡一會吧！」

玉指一點，已點在冷秋桐「三里穴」上。可笑冷秋桐方自說了一句話，却又昏睡了過去！

張氏却在一邊傷心落淚的道：「我們姑娘那能有這個造化呀！」

桑老頭道：「王先生爲了安慰我女兒的病，假裝騙她說是林涵忠……等到醫好了我女兒的病，才留信而別，只是我們那個姑娘，還蒙在鼓裏，一直還把王先生當成她那個負心的林涵忠！」

百里紅點點頭，心裏說：「原來是這麼回事，這麼看起來冷秋桐非但不是忘情負義，反而是一個仁心俠胆可欽可佩的人物！」

她的一顆芳心，立時化爲萬縷柔情，緊緊的繫在了冷秋桐身上……

心裏却又禁不住想道：「這可怎麼是好？他醒了以後，我該怎麼說呢……」

却又念及對方身上所負的使命，以及那一十二顆明珠，不由心裏一動，總之，冷秋桐與眼前桑家的姑娘，沒有什麼瓜葛，自己也就放心了。

想到這裏，就毅然的向着桑氏夫婦道：「我一切都明白了，以前我是錯當他是壞人，現在我才知道，我做錯了，等一會他醒轉之後，請代我致歉一聲。」

說完，拿起了桌上的小馬鞭，轉身就走，不想觸動腿上傷痛，跛了一下。

桑老頭不禁嚇了一跳，驚聲道：「小姐，妳的腿怎麼了？」

百里紅回過身來，咬着牙道：「一點小傷，不要緊，啊，對了，我還忘了關照你們，等一會他醒

這一陣子快馬奔馳，當一騎二人來到「桑記老店」的時候，客棧裏已掌上了燈。

「二楞子」把冷秋桐負傷轉回的消息告訴給桑老頭夫婦之後，二老大吃一驚！

在堂屋裏，百里紅不耐的來回走着，一旁木桌上，冷秋桐直挺挺的躺着。

桑老頭夫婦一進屋子，就怔住了，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百里紅道：「這個人真是你們的女婿？」

桑老頭怔了一下，二人打量着她，忽然認出了就是那日打抱不平的俠女，又驚又喜，桑老頭的妻子張氏，趕忙上前道：「女俠客請坐一下——」

百里紅道：「我還有急事，不能多耽誤，這個人傷得重，不過已經不礙事了。我是帶他回來託你們照顧他的，不過在此以前，我要先問清楚！」

用手一指冷秋桐，面若冰霜的道：「他真的是你們的女婿？」

桑老頭尷尬的嘆了一聲，道：「小姐……這件事我們真不知怎麼出口……怪不好意思的……實在告訴妳小姐，他不是我女婿，是我們認錯人了！」

張氏哭喪着臉，道：「這位王先生可真是個好人……」

百里紅一愕，道：「什麼，他姓王？」

張氏點一點頭道：「是他這麼告訴我們的……不過，反正他不是那個林涵忠！王先生真是個大好人！」

百里紅低頭思忖了一下，心裏確是很後悔，現在她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出來，這個人必定就是冷秋桐了，也許他伴稱爲姓王，只是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罷了！

想到這裏，心裏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來，請轉告一聲，就說他身上的東西，我暫時代他保管着，叫他好好的去養傷，我會在前路等着他，叫他放心好了！」

桑老頭點一點頭，道：「小姐妳放心，我一定會告訴他！」

百里紅道了謝，這才轉身出門，這邊，桑老頭張羅着燈籠送客。

等着他到了門口，却聽見馬嘶之聲，百里紅早已策騎如飛般的去了。

陽光透過了高山的老樹，照射進石洞裏，地面上交織成一片五彩斑斕，美好的光條，勾畫出有情人的多少夢想，扣思與懷念！

移動了一下嬌軀，伸了個懶腰，商小寒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

坐在地面一塊石板上，「夜鷹」杜明睜着一雙火紅的眼睛注視着她，目光裏隱含着無比的沉痛與憂怨。

商小寒看着他，微微一笑道：「杜大哥……你已經起來了？」

杜明苦笑着道：「我根本沒有睡！」

商小寒多情的注視着他，吸了一下嘴道：「我知道，這兩天苦了你了……是不是，其實人家還不是爲了你才受的傷！」

杜明點一點頭，說道：「不錯……我心裏很感激！」

商小寒掀開了身上一襲杜明的一件外衣，慢慢的下了地，走到杜明的身邊，伸出了一隻藕也似的玉手，輕輕的搭在他的肩上。

尤其是上一次，自己根本沒把事情弄清楚，居然找到了他拼死拚活的，這是何苦？

再想到方才，眼看着他以一敵衆，自己居然坐山觀虎鬥，並不對他加以援手，更是有失俠義本色，雖然說最後還是救了他，可是却使得他落得重傷，險些喪命！

她只管低着頭，自譴自責着，臉上洋溢着無比的懊喪與愧疚！

張氏喃喃的道：「這位王老爺……他的傷要緊不要？」

百里紅苦笑道：「我一直誤會了他，都是我不好……」

輕輕嘆息了一聲又道：「他中途遇見了幾個土匪，大概是想打劫他，所以受了傷，我已經爲他敷了藥，休息兩天也就好了！」

桑老頭道：「這位小姐姓甚？」

百里紅道：「我復姓百里！」

桑老頭道：「百里小姐妳放心，小女一條命就是這位先生救活的，現在他受傷了，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他！妳有事自管去吧！」

說完就招呼着二楞子道：「來！我們把王先生抬到裏面去休息吧！」

百里紅道：「先慢着！」

她的臉紅了一下，道：「有一件事，我想問問你們……這個人……他……」

說到這裏，她的臉可是愈發的紅了，而且有一點羞人答答的樣子。

她粉頸半垂道：「我想問問，他可跟你們那個姑娘有……什麼名份沒有？」

桑氏夫婦楞了一下，對看了一眼，心裏那還會有什麼不明白的，禁不住暗暗發笑。

出口。

商小寒巧笑倩兮的道：「僅僅只有感激這兩個字？」

杜明用力的搖了一下頭，說道：「我不……能够！」

他抬頭看着她，道：「妳的傷已經好多了，我想這三天以來，你爹找妳一定找得很急……妳應該快一點回去才好！」

商小寒撇了一下嘴，道：「管他呢！那個家，那個老爹，我都煩死了！」

她蹲下身子，把一雙玉腕緊緊的攀着杜明的肩膀，展示着她美好的笑臉，媚惑的說道：「杜大哥……你知道不？經過這兩天的相處……我……」

臉上罩着一片紅潮，她粉頸慢慢地垂下來，把香腮緊緊地貼在了他的胸前。

杜明立時顯得氣息很急，他眉結深深的皺着，顯示出他內心的矛盾與衝突！

含着一絲冷笑，他喃喃的道：「妳……妳怎麼樣了？」

「我——」商小寒抬頭一笑，道：「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她說着，微微閉上了眸子，享受着這片刻的溫馨！

杜明顯然是吃了一驚，搖搖頭道：「百合，這件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願這麼做！」

商小寒立時抬起頭，迷茫的道：「爲……爲什麼？」

杜明慢慢的推開她，又重回到了大丈夫的那股子豪勁兒，他冷笑道：「我帶妳到此，只是想親手醫好妳身上的傷，並沒存着什麼壞心……妳也不可以胡思亂想！」

（未完待續）

腿怎麼了？」

百里紅回過身來，咬着牙道：「一點小傷，不要緊，啊，對了，我還忘了關照你們，等一會他醒

轉了，我該怎麼說呢……」

却又念及對方身上所負的使命，以及那一十二顆明珠，不由心裏一動，總之，冷秋桐與眼前桑家的姑娘，沒有什麼瓜葛，自己也就放心了。



倪 匡 著  
培 新 圖

# 萬里



# 風雄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一堡主涂龍愛女涂雪紅，率領一隊樊犬和堡中王總管，及十多名堡丁，追緝表兄林浩生及侍女玉琴，遇上隱姓埋名二十年的「血掌」唐豪，把王總管、堡丁及樊犬掃數擊斃，唐豪正欲把涂雪紅擊斃之際，帝后宮主人厲嘯，曾希夫婦趕到，要向唐豪報復殺子之仇，唐豪迫得點了涂雪紅穴道，扶着她遁入經他二十年來挖掘通往天一堡的地道，在地道中，唐豪放過了經他所拯救的林浩生及玉琴後，來至天一堡的地道出口，唐豪藉着天黑，在堡中的一間廢置的小房中拍開涂雪紅穴道，向她喝問——

## 情關長恨恨長存

涂雪紅却並不回答，而突然間，尖聲怪叫了起來！  
這時，四周圍靜到了極點，而唐豪也絕未料到涂雪紅的穴道一被解開，便會怪叫起來的，是以着實嚇了一跳，抓住涂雪紅的手，也不由自主，鬆了一鬆。  
涂雪紅的身子在地上一個翻滾，滾到了門口，一躍而起，向外便奔，唐豪大吃了一驚，足尖一點，向外疾掠而出，身子落在涂雪紅的前面，一伸手，又扣住了涂雪紅的手腕。  
涂雪紅掙了一掙，未曾掙脫，又大聲叫了起來，唐豪疾然出手，再封了她的穴道，將她拖進了屋

子之中。

唐豪雖然又出手將涂雪紅的穴道制住，但是這時，他心頭的驚惶，實是難以形容，因為剛才涂雪紅那兩下驚呼聲，在黑夜中聽來實在是駭人之極。而且，如此之寂靜，更不知可以傳出多遠，天一堡中，實在是沒有聽不到之理的。  
而一聽到了那樣的尖叫聲，天一堡中的人，怎會不循聲尋了來？  
唐豪一想到此處，心中更是焦急，在黑暗的屋中，團團亂轉，過了片刻，他才想起，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從地道中爬回去，再等適當的時機！  
他一手拉着涂雪紅，又待向外走，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外面不遠處，又有一下尖利無匹的怪叫聲，突然響了起來。  
唐豪身形一晃，閃到了屋角中，由於他退得急



是以連雪紅也留在門口。

他背靠牆站定，單掌當胸，心中緊張到了極點。從半開的門中望出去，只見在雪地上，首先出現了一條又細又長的身影。

那時雪停了，烏雲也散了，月光重現，是以映得那條人影，在雪地上看來，十分清晰，可以看出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

唐豪吸了一口氣，仍是靜靜地站着。

不一會，只聽得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傳了進來。唐豪這時，還只看到影子，未曾看到那個女人，但是一聽得那陣怪笑聲，便有毛髮直豎之感！

唐豪這時，已然沒有心情去懊喪自己的運氣不佳，等了二十年，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進入了天一堡，但却立即被人發現這一點了。他只是緊張地準備應敵。

那女人站在雪地中，只是不斷地笑着，並不向前再走近來。

她那種令人毛髮直豎的怪笑聲，只令得唐豪的心中，感到了一陣一陣的抽搐。

唐豪自然知道，自己已被人發現了，但是他却不明白何以對方不進來找自己，又不向自己喝問，而且，也不見有別的人來？

他心中正在奇怪間，那女人的笑聲，突然停止了。

剎那之間，四周又靜到了極點。若不是雪地上清清楚楚地有一條人影在，那麼唐豪一定以為外面已然沒有人了。

唐豪緩緩地吸了一口氣，身子略為移動了一下，想看看外面那個女人，究竟是甚麼樣人，可是他身子才一動，便聽得那女人叫道：「唐豪，血掌唐豪！」

那女人突然之際，叫起他的名字來，唐豪雖然早知自己的行藏已露，但是他既然未曾看到那女人，那女人自然也不應該看到他的。

那麼，那女人何以一下子就叫得出他的名字來呢？唐豪雖然是在武林中闖蕩了半生的人，可是這時，他也不禁機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心忖對方連自己的名字都知道了，自己如何還躲得過去？好在雪紅仍然穴道被封，躺在門口，自己還可以有待無恐，縱使不能成功，求個全身而退，諒來也不是難事！

他一想及此，便哈哈一笑，道：「原來唐某人一到，你們就知道了！」

他一步跨到了門口，提起了雪紅，手掌加在雪紅的頂門之上，再一步，便跨出了屋外。

他一步跨出了屋外，定睛向前看去。却不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背脊骨上，向外直冒寒氣。

雪地之上，雖然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

那女子的一頭長髮，倒有一半是白了的，那也不足為奇，最令人駭然的是，是那女子的臉上，瘦得簡直一絲肉也沒有，簡直就如同骷髏一樣。

而她的一雙眼睛，也深深地陷了下去，看來像只餘一對眼珠，突出在外，而且是隨時可以掉下來一樣，可憐之極，就是唐豪見識多，也未曾見過這樣可怕的人過。

唐豪一跨出屋來，只見那女子緩緩轉過眼來，定在唐豪的身上。

那一雙眼珠，實在不像是一個人的眼睛，而且像是兩枚沒有生命，黑色的石子。也正因為如此，也就使唐豪感到格外的詭異，和不自在。

她的口並不動，但是却叫道：「唐豪！血掌唐豪！」

那種難聽之極的聲音，好像是她從喉嚨之中，直逼出來的一樣。

而且，她叫來叫去，都是叫那四個字，像是除了唐豪的名字之外，她甚麼也不會說一樣。

唐豪一生之中，也不知經歷過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他在這一時之間，却也不明白那究竟是誰？

那女人道：「唐豪……」

唐豪一怔，又道：「你可是天一堡中人麼？」那女人這次，不再叫唐豪了，她只是怪聲笑了起來。

唐豪實在不明白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出了兩步，只聽得遠處，有嘈雜的人聲傳了過來，有人叫道：「是向這裏來了！不會錯的，你們看雪地上的脚印！」

人聲來得極快，轉瞬間，便來到了圍牆之外，只聽得一人道：「她一定是躍進圍牆去了！」

另有人道：「那我們怎麼辦？」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我們先將這裏，團團圍了起來，等堡主回來了再說。」

又有人道：「唉！今晚天一堡，敢情時辰不利。怎麼事情一件未了，又生一件？」

又一個人道：「我看，只是圍住了，也不是辦法，總得先將她捉回去才好，不然堡主回來了，我們都得担着不是啦！」

那蒼老的聲音道：「哼！你倒說得輕鬆，你敢躍進圍牆去麼？」

那蒼老的聲音這句話一出口，頓時靜了下來，

唐豪一想到這一點，他心中陡地一動，不住又打了一個寒戰。

他忙在心中道：「不，不，不，不是的，別胡思亂想了。當然不會是的。」

他在心中將那幾句翻來覆去地說了好幾遍，才覺得安心了些。

這時，那婦人已停止了尖叫，但是正在向甘德霖一步一步逼近了。由於甘德霖已躍進了圍牆下，

因之圍牆上，也伏着不少人，高舉着火把，望着下面。當他們看到那婦人向甘德霖漸漸接近之際，便有人叫道：「甘二爺，小心些，她出手可……」

那人一個「快」字還未曾講出口，那婦人突然五指如鉤，「呼」地一抓，已然向前疾抓而出。那一抓，當真是詭異之極，快疾無倫！

那婦人出手快，甘德霖避得也快，也未見他的身子怎樣動，突然之間，身子便已向旁，移開了兩尺。

他本來就是站在牆前的，他一移開，那婦人一抓，未曾抓到他，五指抓在牆上。牆上結着厚厚的霜花，可是那婦人五指過處，立時留下了五道長長的指痕，而且可以看得出，她那一抓，不但將霜花抓去，而且，手指過處，連磚牆上也留下了極深的痕跡，由此可知她的內功，實是極深！

那婦人抓中了牆，她像是毫無所覺一樣，也不縮回手來，甘德霖見有機可趁，伸手便去抓她的手腕。

甘德霖出手抓去，那婦人也不躲避。甘德霖五指一緊間，已將那婦人的脈門扣住，甘德霖心中一喜。可是，就在他心中一喜間，那婦人的手背，突然一振！

在她手背一振間，她的衣袖，隨之拂起，拂向

那人道：「好，待我進去看看。」

唐豪一聽，連忙身子再向後退出一小步，閃進了屋子之中。也就在此際，只見一人越過圍牆，飄然落了下來。那人約莫四十出頭年紀，身長玉立，文士打扮，意態瀟灑，一望而知是武林高人。

唐豪一見那人，心中便暗叫道：「鐵笛震五湖甘德霖，原來是他！」

唐豪雖然在這裏塞北苦寒之地隱居了二十年，

唐豪只見火光閃耀。來的人手中，分明全握着火把，圍牆阻隔，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躍進圍牆來，那却是可以肯定的事。

這時候，唐豪的心中，已然定了許多。

他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雖然他還不知道眼前發生的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却可以看得出，天一堡的人，要對付的是這個鬼怪也似的女子。

而這個女子，對自己似乎沒有甚麼敵意！

唐豪又向後退出了一步，他仍然伸手按在雪紅的頭頂之上，但却退進了屋子。

圍牆之外，在靜了片刻之後，又聽得人叫道：「好了，好好，甘二爺來了！」

一面叫，一面立時有人道：「甘二爺，這事非請你幫手不可了！」

另一個十分宏亮清越的聲音道：「甚麼事？我外來是客，不知該不該多事？」

一人道：「甘二爺說哪裏話來，你是堡主的好朋友，自然要幫手。一個瘋婦人，一直是被鎖在塔上的，却被她走脫了。九戒是在塔內！」

那聲音道：「哦，她是甚麼人？」

有人道：「我們也不知道，但她的武功……很高。」

那人道：「好，待我進去看看。」



甘德霖的胸口。

她衣袖拂起，看來根本不是進招的招數，而且，衣袖拂出之際，也沒有甚麼勁風隨之而生。

可是，就在她的衣袖拂中了甘德霖的胸口之際，甘德霖只覺得一股陰柔之極的大力，疾撞過來。

那股力道，大得難以抵禦，而且來得極其突然。甘德霖急忙運氣抗拒時，身子一幌，已然「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在退出了一步之後，他只覺得胸口發甜，眼前金星直冒，甘德霖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手臂一振，一枝漆也似黑，兩尺來長的鐵笛，已然握在手中，他鐵笛一出手，「嗤嗤嗤」三下响，便連進了三招！

他那三招，看來去勢極急。但事實上，却是以進為退的招勢。他是怕自己難以全身而退。是以才疾發三招的，三招未老，他人已又向後，連退了三步！

那婦人却仍然一動未動地站在那裏，甘德霖在退後了三步之後，心中才有點後悔，早知對方連退都不避的話，自己何不三招一齊使老，也好將對方制住了。

他身形站定，勉力運轉真氣，總算仗着功力深厚，那幾乎已要噴出口來的鮮血，總算被他硬生生地壓了下去。

也在他站定身形之後，圍牆上的那些人，才緩過了一口氣，發出了驚呼聲來。已有人叫道：「甘二俠，還是等堡主回來了再說吧！」

那人這樣說，自然是一片好心，但如果沒有這句話，那麼可能甘德霖已然越牆而出了。但是被人一叫出這樣的話來，甘德霖的臉上，不禁有些掛不住！

這時，不但甘德霖呆住了作聲不得，連屋內的唐豪，和牆頭上的人，也全都呆住。因為甘德霖絕不是武林中的等閒之輩，能在一招之間，將他手中的鐵笛，用這樣的方法硬奪了下來的人，當真還不多，何以會被當作瘋子，囚在天一堡之中？

唐豪的心中，一面疑惑着，一面仍在注意外面的動靜。

祇見那婦人奪了鐵笛在手，翻來覆去地看了一遍，像是不知那是甚麼東西一樣，又順手將之一拋，只聽得「鏗」地一聲响，那支鐵笛，竟掉進了牆中，沒入磚內，五寸有餘！

甘德霖一見對方將鐵笛拋出，立時身形掠起，到了牆前，用力一拔，將鐵笛拔了出來。這時，他也顧不得面子了，身形拔起，便上了圍牆，道：「堡主何處去了？」

有人道：「堡主接了緊急信號，怕是小姐在堡外出了事，是以離堡去了。」

甘德霖又道：「這婦人是甚麼人，難道堡中，竟沒有人知道麼？」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只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道：「甘二爺，這婦人十分神秘，天一堡中，幾乎人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瘋婦人，但卻沒人知道她的來歷，聽說……聽說……自從她來了之後，堡主將原來在天一堡的人……全趕走了，那是……那一年堡主南遊回來之後的事。」

那人一口氣講到這裏，甘德霖不住地點頭，他的心中只感到奇怪，却還甚麼都未曾想到。

可是，躲在屋中的血掌唐豪，一聽得「那一年堡主南遊回來之後的事」這句話，他的心頭，不禁猛地一震，一張口，幾乎要失聲叫了出來！

但是，他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心中雖然震驚

需知他乃是堡主特地慕名，遣人自中原請來相會的，見面之後，談得投機，兄弟相稱，儼然已是天一堡的半個主人，如今却連堡主的一個瘋婦人都制服不住，豈不是大失顏面？

是以他「哼」地一聲，道：「原來這婦人的武功極高。」

牆頭上有人道：「是啊！連堡主……」那人話還未曾講完，便立時有人叱道：「別胡說！」

甘德霖自嘲地一笑，道：「適才未知她會武功，幾乎吃了虧，看來她並不瘋！」

他一面說，一面又慢慢地逼近去，但可以看出得出，他此時向前的勢子，十分小心。來到了離那婦人只有三四尺左右之際，便凝立不動。

接着，只見他身形突然一矮，出笛如電，「嗤」地一聲响，一笛已向那婦人腰際的軟穴點去。

他手中的笛子，其實和點穴鐵是一樣的，全是外門兵刃中十分厲害的兵刃。由於兵刃短，是以一指的招數，也全十分狠辣迅疾。那一招點向那婦人腰際軟穴的一招，喚着「水波不興」。那是形容出手之快，往往在對方以為甚麼也沒有之際，已然被他點中。

他一笛點出，也知道未必就中，暗中全神貫注，準備一有甚麼動靜，便自變招的。

可是那婦人，別看她祇是石像也似的站着不動，但是一出起手來，却是快到了極點。甘德霖手中的鐵笛，電襲而出，在眼看就要點中那婦人之際，那婦人倏地反手，便向鐵笛抓了下來！

甘德霖驚呼「鐵笛震五湖」，他手中那枝鐵笛，也不知會了多少英雄好漢，但是，像這樣地一笛攻出，對方出手來抓他的鐵笛的情形，却還未曾試

無匹，仍不會那樣衝動，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雙眼之中，晶光四射，望定那狀如鬼怪也似的婦人。這時，那婦人仍然木然而立，像是根本未將她剛才，在兩招之間，便敗了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鐵笛震江湖甘德霖一事，放在心上。

甘德霖躍上了牆頭，面色十分尷尬，他解嘲也似地笑了兩聲，道：「她武功極高，我竟不是她的敵手，她的身份既然如此神秘，說不定她和堡主，有甚麼淵源。我看……我……」

他講到這裏，乾笑了兩聲，才又道：「我看還是等你們堡主回來再說罷！」

其餘的人在甘德霖狼狽而退之後，早已嚇得一身冷汗，巴不得甘德霖有這句話，是以齊聲道好，剎那間，全自牆上躍了下去。

可是，血掌唐豪却仍然聽得甘德霖的聲音，自牆外傳了過來，道：「各位還要辛苦一下，守在此處，就算她躍牆而出，各位也不必驚惶，看來若不是有人向她先動手，她是絕不會動手傷人的！」

有人立時道：「那麼，甘二俠你——」

甘德霖道：「我去追你們堡主回來。她若是離開了這院子，你們尾隨在後，看她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堡主回來，也好尋找！」

那些人雖然仍是心中十分害怕，是以只是不情不願地答應着，牆外的聲音也靜了下來。只是不時有人咕噥幾句，也聽不真切是在講些甚麼。

唐豪的目光，却一直停在那婦人的身上。

他竭力想要在那婦人的身上，找出一絲和他此時心目中所想的那個人相同的地方來，但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人，是如此之美麗，而眼前這個婦人，却又是如此可怖，可以說絕沒有相同之處！

但是，唐豪的心中，仍然疑雲叢生！

過！

他一見這等情形，想起剛才對方衣袖拂來時的力道之強，不敢再向前攻去，連忙撒招迴避。

可是就在他手臂一縮間，那婦人的五指，已然一緊，雖然因為甘德霖縮手縮得快，那婦人未能將鐵笛一把抓住。可是甘德霖却也未縮回手來，因為那婦人的食、中兩指，還是將鐵笛挾住了！

那婦人挾住了鐵笛，也不轉過頭來，仍然呆若木鷄似地站着。

而此時，甘德霖却是應到了極點。

他鐵笛被人挾着，暗中已用力，連扯了三次，可是雖然他力道一次比一次大，但是被那婦人挾住的鐵笛，却是紋絲不動！

甘德霖心知若不撒手，自己可能還要吃虧，但如果這時撒手的話，那鐵笛乃是他的仗以成名之物，一撒手，他這個筋斗便算是栽定了！

是以，他將心一橫，真氣運轉，足用了九成功力，再用力向後一拉！

那一拉，仍是未能將鐵笛奪了過來，但是却令得那婦人的身子，搖幌了一下。

只聽得那婦人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怪叫聲，右手一縮，她一縮之力，大得異乎尋常，竟將甘德霖的身子，也帶得直跌了過來。

甘德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在這樣情形下，想不放手，也是不行了。他五指一鬆，身形向後，疾退而出，一直退到了屋子的門口，方始停住。這時候，他祇要一回頭，就可以看到屋中陰暗處的血掌唐豪和涂雪紅了。

但是其時，他心頭怦怦亂跳，吃驚還未來得及，那裏還有心思去注意身後的事情。何況唐豪屏住了氣息，根本一點聲响也沒有。

他終於一鬆手，放開了涂雪紅，慢慢地向前走去。他在這時候向外走去，當然是極之不適宜的，因為如果天一堡中有人，還在牆頭上張望的話，那麼便立時可以發現他了。

唐豪本來是對事極其慎重，極有耐心的人，然而這時，他心中的激動，却是難以形容的，他實在忍不住，他非要走到那婦人面前，去問明白不可！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以他的武功而論，又是在雪地上行走，當然是一點聲息也沒有的。可是，那婦人却又有所覺地轉過頭來。

唐豪一步一步地向前接近，離那張骷髏也似的怪臉，也越近，他的心頭，也越感到一股莫名的激動的激動，以致他的身子，在不住地發抖。

他終於停在那婦人的身了，那婦人也一直只是側着頭望着他，那一雙一點光采也沒有，像是死魚眼珠一樣的眼睛，給人以極度的詭異之感。

唐豪站定了身子之後，又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才道：「你……你是……誰？」

他這句話的聲音，壓得十分低，因為這時，在圍牆之外，還全是天一堡的人，他是不能不有所顧忌。

可是，聲音那麼低的一句話，却引得那婦人的身子，倏地轉了過來，剎那之間，在她那骷髏也似的臉上，皮膚抽搐，現出了難以形容的神色來。

接着，只聽得她突然尖聲大叫了起來。

那婦人的叫聲，實是凄厲之極，唐豪就在她的前面，陡地嚇了一跳，忙不迭向後，退出了兩步，只聽得圍牆外，又是一陣亂。

那婦人叫了一聲之後，突然怪聲笑了起來，她一面笑，一面自齒縫之中，還送出了許多話來，只是她的笑聲實在太刺耳了，以致根本聽不清楚她一



面笑，一面又在講些甚麼！

唐豪身形一晃，又退回了屋子之中。

這時，他的心中更亂了。

那婦人聽得自己一問，便縱聲大笑，這是甚麼原因呢？難道她正是嫦娥，是自己以為死了二十年的嫦娥。

但那是不可能的，嫦娥是苗疆第一美女，自己遇到她的時候，正是月夜，當真疑為仙子下凡，是以才替她取了一個名字叫嫦娥的，而眼前這婦人，却如同鬼怪一樣，怎會就是她？

而且，嫦娥只是一個普通的苗家女子，是絕不會武功的，而眼前這瘋婦人，却是武功絕頂！當然，她不是自己魂牽夢縈的嫦娥了！

可是，她何以一聽到「嫦娥」兩字，便大是震驚呢？她何以口中又不住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呢？

唐豪心中感到，那婦人就算不是嫦娥，也必然和嫦娥有着極大的關連，或許……在她的口中，可以告訴自己，嫦娥……當年，是如何受盡了痛苦，……才死去的……

唐豪想到了這裏，咬牙切齒，身子却抖得更加劇烈了。那婦人足足叫了一盞茶時，才停下來，可是她臉上的皮膚，却仍然在不住地牽動着，兩片枯唇，也在不住地顫動。

看她的情形，像是她正在自言自語，講些甚麼，但是却又一點聲音也沒有。

唐豪看看外面沒有甚麼動靜，又想向外走去，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一下暴喝聲，自遠而近，迅疾無比傳了過來！

那一下暴喝聲，來勢之迅疾，實在是難以形容，勢若萬馬奔馳一樣，剎那之間，便到圍牆之外！而在那一剎間，唐豪整個人都呆住了！

現出了一絲喜色來，又道：「我們——」

可是他才說了兩個字，情形便突然起了變化！

只見那婦人突然轉過頭來，向唐豪望了一眼。唐豪也像是知道事情要發生變化一樣，面色突然變了一變。可是，變化却來得太突然了，那婦人才一轉過頭來，手已揚起，一掌便向唐豪的臉上攔來！

唐豪連忙一側首，可是却已慢了一步，「叭」地一聲响，一掌已被攔了個正着，那一掌的力道，真是極重，攔得唐豪的身子，騰騰地向後，連連退了三步，抓住那婦人脈門的手，也自然鬆了開來。

他站定身子之後，甘德霖首先失聲叫道：「大哥，你臉上——」

唐豪伸手在臉上摸了一下，他頰上不但熱辣辣地疼痛，而且一摸上去，五道墳起的手指印，也可以立即摸了出來。

只見唐豪的面色，變得難看之極，那樣一來，他臉上的血印，也更明顯了，他吸了一口氣，一抖手，已取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

那是一把柄長可三尺的龍爪鉤，通體純鋼打就，五股利爪閃閃生光，像是一隻排開了的龍爪一般。他一取了兵刃在手，甘德霖也大是緊張起來，鐵笛向前，對準了那婦人的胸前要穴，可是他剛才吃過苦頭，這時却不敢貿然出手。

這時，在屋中偷窺的唐豪，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駭然之極！

天一堡主唐豪的武功極高，那是天下皆知之事，二十五年之前，天下武林人物，曾在嵩山聚會，各論武藝，每日由武功高的人當壇主，直到有武功更高的人出現，才由後來者繼任壇主，當時，天一堡主唐豪，便曾連任七日壇主之久。

他之所以會在那一剎間呆立不動，自然不僅是爲了那一下暴喝聲人之極的原故，而是他一聽便聽出，那一下暴喝聲，乃是他咬牙切齒，懷恨了二十年之久的大仇人，天一堡主唐豪所發出來的！

在唐豪一呆間，已聽得甘德霖道：「大哥，你回來了？雪紅姪女，沒有事了麼？」

唐豪又悶哼了一聲，道：「我還未曾找到她，可是却也有了一件意外的發現。」

唐豪一聽到這句話，心中陡地一凜，心知唐豪所稱「意外發現」，自然是指他而言的了。

他心想，如今自己雖說制住了唐豪，但究竟沒有必勝的把握，至多不過全身而退而已，還是先躲起來，比較上算！

是以，他身形一閃，又進了屋子，再將唐豪紅抓在手中，制住了她的要害。

只聽得唐豪又問道：「她又逃出來了麼？」

有人回答道：「是，甘二爺想去對付她……却吃了點小虧。」

甘德霖一聲長嘆，道：「大哥，天一堡雖然遠在關外，但是天下馳名，果不虛傳，那瘋婦人在一招之間，竟將我的鐵笛奪了去！」

唐豪用啼笑皆非的聲音道：「二弟莫取笑，這婦人連我……連我也……」

他像是有難言之隱一樣，講到這裏，長嘆了幾聲，再也講不下去。

甘德霖又問道：「大哥，這婦人是誰？」

唐豪道：「說來話長，我事後定然會告訴你的，但這一次她既然又逃了出來，定然是能將一寸粗的鐵柳扭斷了，她功力又大進了，我也不一定制得住她，二弟，你來幫我一下。」

甘德霖道：「好！」

而這次聚會中，能連任七日壇主的，只不過四個人而已，可知他的武功之高。

而這，還是二十五年的事，時至今日，他的武功自然只有更高。可是，他已然伸手扣住了那婦人的要害，那婦人却若無其事，翻手攔了他一掌，將他震退三步，那婦人的武功之高，豈非更是匪夷所思？

唐豪屏住了氣息，只見唐豪握着龍爪鉤，又慢慢地向前，逼了過去。

唐豪的面色，十分難看，神情更是緊張。

他是在那婦人的左面逼近去的，而在他逼近去的時候，甘德霖手中的鐵笛，微微向下，也已向前，慢慢地走了近去。

看這兩大高手，如此戰戰兢兢，去對付一個木立不動的婦人，看來似乎很滑稽，但是唐豪却並沒有這樣的感覺，因為他是看到過那婦人出手如風，武功非凡的。

唐豪向前，連跨邁了三步，來到了那婦人的身前，他身形一凝，沉聲道：「你別胡鬧了，還是快跟我回去吧！」

他內功深湛，這兩句話，聲音如同閃電一樣，聽來極其驚人。

那婦人的身子，震了一震，忽然又尖聲笑了起來。

唐豪怒道：「你笑甚麼？」

他一面講話，一面手背疾揚了起來，龍爪鉤幻起了一股精虹，自上而下，向那婦人的頂門，迅疾無比地疾抓了下來！

唐豪在屋內，離唐豪少說也有三四丈，可是龍爪鉤下垂之際，所發出尖銳之極的「嗤嗤」聲，在他聽來，却還如同就在他的耳際响起一樣，唐豪的

隨着這一個「好」字，只見兩條人影，倏地越過了圍牆，落了下來。

唐豪在屋中，看得分明，只見前面的一個人似是鐵笛震五湖甘德霖，而另一個人，却是身形極之高大，一團金色的虬髯，相貌極其奇特，雙目精光閃閃的老者。

血掌唐豪和這人，已有二十年未曾見面了，但這時，他一看到了那人，他的雙手，便不由自主，握得指骨發痛，他的臉上，也不住地在抽搐着。

那就是唐豪！

唐豪要用很大的壓制力，才能使自己不向外衝了出去，他緩緩地吸着氣，又緩緩地呼出來。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還保持着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那實在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唐豪一落到了院子，便又嘆了一聲，他揮手向甘德霖示意，不可離得那婦人太近，他自己則來到了離那婦人身前五六尺處站定。

然後，他又嘆了一聲，用和他那種威武嚴肅的外形十分不相稱的聲音道：「你……又逃出來了，唉……這是何苦來？」

那婦人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唐豪搓着手，道：「來，跟我回去吧！」

他一面講，一面伸出手去。

但是他的動作，却十分緩慢，可以看得出他極之小心，唯恐不測。

而那婦人仍然站着不動。唐豪伸出去的手，眼看已要碰到她的手腕了，這時候，唐豪的動作，陡然快了起來，五指倏地一緊，便向那婦人的脈門，抓了下去！

這一下出手，當真可說是快疾之極，只見他五指緊握處，已然牢牢將那婦人的脈門扣住，他臉上也

心中，不禁一凜，只聽得那婦人忽然也怪叫了起來，道：「你想殺我？」

她這一聲，「你想殺我」，和唐豪剛才那一聲「你笑甚麼」之間，一點空隙也沒有，是接着叫出來的，只見她話才出口，身形便陡地一矮。

這一下身形一矮，可以說是奇特之極。因為唐豪的那一招，龍爪鉤是向她當頭擊了下來，她身形一矮，除了使龍爪鉤遲一些擊中她之外，可以說絲毫也沒有躲避的作用在的。

唐豪一見，腕力陡地加強，手中的龍爪鉤，去勢更疾，只聽得他和那婦人，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只見那婦人的身子，忽然一斜，緊接着又向下一挺，已然向上，疾拔了起來。

而唐豪那一擊，力道太大，一時收不住勢子，龍爪鉤向地上直擊了下去！

地上的積雪有好幾寸深，可是龍爪鉤擊了下去，還是直擊在青石板上，積雪翻飛中，居然仍有連串火星，向上直冒了起來。

那婦人在斜斜拔起身子逃開，唐豪一擊擊空之際，本來是有大好機會，可以取勝，可是她落了下來之後却只是呆立不動。

唐豪一挺身，站定了身子，他面上青白不定，十分尷尬，過了半晌，才聽得他無可奈何地一笑，道：「你……武功竟這樣高了？」

那婦人尖聲笑着。

唐豪硬的不成，又用軟的，他將聲音放得十分溫和，道：「你……唉，其實，你若不是瘋了，我也不會冷冷清清地讓你一個人住在塔上的。」

那婦人恍若未聞，唐豪又慢慢地向前走去，甘德霖叫道：「大哥，小心！」

唐豪却向甘德霖搖了搖手，示意他不要出聲，



他一直來到了那婦人的身邊，又放柔聲音道：「嫦娥……」

他當然在叫了一聲之後，還講了別的話，可是血掌唐豪，却一些也沒有聽到。

唐豪一聽得嫦娥的口中，叫出了「嫦娥」兩個字來，腦中只覺得「轟」地一聲响，刹那之間，眼前什麼也看不到，耳際也什麼也都聽不到了！

當然，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緊接着，一下尖銳的婦人尖叫聲，又將他從那種不聽不見的情景中拉了回來，他不由自主，微微地喘着氣，向前看去，只見嫦娥已狼狽後退。

而那婦人，却正盯住了嫦娥在看。

那婦人的一雙眼睛，唉，那實在不是一對活人的眼睛，它的眼珠和眼白，幾乎全是灰白色的，看了令人噁心和不寒而慄。

但是，血掌唐豪，剛才聽得清清楚楚，嫦娥叫那婦人的名字是嫦娥。

嫦娥，那是二十五年之前，他替一個絕色的苗家少女起的名字，那少女本來有一個十分難讀的名字，唐豪記了幾次也記不住，他只是叫她嫦娥，唐豪並不是滿腹經綸的才子，他只知道，月裏嫦娥是天上最美的仙子，而他的嫦娥則是地上最美女子。唐豪認識嫦娥的時候，已然三十出頭了，而他在武林中，也已相當有名氣。

唐豪的血掌功夫，本是十分邪門的毒掌，他為人也絕不是甚麼正人君子，是以他的名氣也決不是甚麼俠名，正名，一提起他的名字，令人想到的便是凶殘、恐怖，然而這一切，一直生活在苗疆中的嫦娥，却也是不知道的。

嫦娥只知道他叫唐豪，叫血掌唐豪。而在嫦娥的心靈中，血掌唐豪，就等於是天神。

關內逃荒者的身份，搭了一間茅屋，過着極其清苦簡陋的生活，住了下來。

多少年來，天一堡中的人，都只知道那老頭是陳老爹，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底細，而唐豪在這二十年中，一有機會，便在挖掘地道，終於也給他挖通了一條直通天一堡的地道。

他之所以會有那樣的毅力，全是他一定要為嫦娥報仇的決心在支持着他的，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嫦娥，一定是早已死了的。

可是如今，他却又清清楚楚，在嫦娥的口中，聽他叫出了「嫦娥」的名字！

眼前這個鬼怪也似的醜婦人，就是嫦娥？歲月無情，已經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中，自己何嘗不是由翩翩年少，而變成了一把枯骨，嫦娥變得那樣，又何足出奇？

可是，嫦娥本來是一個溫柔如水，纖秀得幾乎連吹一口氣都會被吹倒的女子，何以在二十年之後，她雖然瘋瘋顛顛，但是武功却如此之高？

血掌唐豪，這時的心中，亂到了極點，無數的疑問，在他的心中盤旋，以致他覺得天旋地轉起來，要不由自主，向旁跌出了幾步，扶住了牆，才能站定。

他將雙眼睜得極大，望着外面，只見嫦娥的身子，在急速地後退。

嫦娥的身子，是被那婦人的手指，直指着他，而不得不後退的。

那婦人尖聲道：「是你在叫我麼？」

聽到了這一句話，唐豪的心中，已可以肯定那婦人就是他的嫦娥了。

因為相隔了二十多年，她的音調，當然完全變了，變得如此尖利，如此可怖，如此令人毛髮直豎

一樣，是她最愛的，最崇拜的一個人。因為若不是唐豪，她早已兩頭猛虎吞吃了，而她在虎口餘生之後，却是親眼看到唐豪將兩頭猛虎生生裂死的。唐豪絕未曾想到，自己苗疆之遊，本來是想來尋找武林中傳說，昔年點蒼派高人，遺落在苗疆的一本絕頂旁門武功秘笈的，但結果，却會遇到了嫦娥！

他在苗疆，依照苗人的習俗，和嫦娥結成了夫婦，在苗疆整整住了三年。

那三年，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時刻了，和接下來的二十多年相比，一個就如在雲端之上，過神仙生活，但一個，就像是在地獄之中受折磨。

三年之後，唐豪想起中原的故舊，也想將自己的美妾在人前炫耀一下，但是嫦娥却不肯離鄉，唐豪約以一年為期，重臨苗疆，那時，他已然打定主意，準備和嫦娥在苗疆安居一世的了。

如果不是唐豪這次的離開，那麼以後的一切，自然也不同了。

但是唐豪卻離開了苗疆，在他準備一生隱居苗疆之前，恩怨怨，總得有一個了斷。而當他在這一年之中，着實做了幾件轟動武林的大事，重又回到了苗疆之後，却一切全不同了。

當唐豪與沖回到了苗疆之後，他本來居住的岩寨，已成了一片平地，他在廢墟之上，號叫了幾個時辰，才有幾個劫後餘生的苗人，從隱藏處走出來，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他走後不久，有一批漢人，衝了進來，個個武功高強，據稱是來找什麼武功秘笈來的，可是一看到嫦娥，驚為天人，武功秘笈也不找了，當場便有幾個人，為了爭嫦娥，打了起來，後來被一個

盡去！但是她那種苗人學講漢語的生硬之音，却還未曾盡去！

嫦娥道：「是啊，嫦娥，你別再胡鬧了，還是回去，一個人靜靜的想想好。」

嫦娥直着雙眼，道：「我想誰？」

嫦娥冷笑一聲，道：「自然是你心中所要想的人啊！」

嫦娥的喉際，發出了一種異樣的哽咽之聲，道：「唐豪……血掌唐豪？」

唐豪在屋中，聽得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嫦娥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來，在這一聲淒厲的叫喚之中，實是蘊藏了二十年來的血和淚！

他實在隱忍不住了，他祇覺得自己的喉頭，也哽咽了起來，以致不可自制地，發出了一種「咯咯」聲來。

嫦娥那時，還全神貫注地在對付着嫦娥，並未曾聽到自屋中傳出的那聲音，可是在一旁的甘德霖，突然聽到有怪聲自屋中傳了出來，他不禁陡地一怔，失聲道：「大哥，屋中是什麼人？」

嫦娥一呆，道：「沒有人——」

他一句話未講完，也已聽到，屋中有異樣的聲音，傳了出來，他連忙一側身，身形斜斜向旁，掠開了兩三步，手中的龍爪鉤一揚，喝道：「甚麼人？」

這時，就算嫦娥不大聲呼喝，唐豪自己，也是一樣走出來的了。

唐豪的心中，實在想衝而出，衝到嫦娥的面前，向她傾訴別後之苦。但是，二十年的蟄居，却使他變得深沉得多了，他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若是不小心行事，那麼自己祇怕性命難保！是以他一聽得呼喝，一伸手，將雪紅抓得更

身形極其高大的，搶着嫦娥走了。

嫦娥在被搶走之前，曾拔出身邊的尖刀，刺向她的胸口。那幾個苗人之中，有一個會親眼看，到，那柄尖刀，已直沒至柄，嫦娥只怕是當場死了，但是她還是被人帶走了。

當時，唐豪全身就像是完全僵硬了一樣，直挺挺地站着，倒令得那幾個苗人害怕起來，圍着他叫喚了好久，唐豪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那時候，血掌唐豪，已是武林中十分有名的人物了，而且，他行事也相當邪，令得人家，聞名喪胆。可是這時，他却捶胸頓足，痛哭了起來。

他自然知道，那一千進入苗疆的人，全是中原武林高手。可是苗人却也自然叫不出他們這些人的名字，令得唐豪想追查也無從追查起！

他哭得天昏地黑，足足有三天，水米不沾牙，好幾次昏了過去，全是那幾個苗人將他救轉的，一天之後，他離開了苗疆。

從那時起，他失去了嫦娥，而武林之中，也失去了血掌唐豪這個人。

唐豪化了足足半年工夫，根據那幾個苗人所描述的，搶走嫦娥那人的身形，容貌，到處探訪，才查出那人，可能是武林怪傑塞北天一堡堡主徐龍，他於是遠赴關外，他一到關外，便和徐龍見了面，而且也一言不合，便立時動起手來。

那一次，唐豪並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和徐龍，也只不過過了三招。就在那三招之中，他知道自己武功，和徐龍比較，還相去太遠，還一定要痛下苦功。

接着，他又知道，天一堡戒備森嚴，堡中高手如雲，要混進堡中去，當真比登天還難。

於是，他下定了決心，在天一堡之外，以一個緊，右掌緊貼在她的頭頂之上，然後，才緩緩地向外走去，道：「徐堡主，是我。」

這個院落，空置已久，徐龍身為天一堡堡主，自然不會不知，聽到有異聲，已經是十分怪異，却不料一聞之下，竟立時有人答應，一聽聲音，便知道來的是陌生人，徐龍的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今晚已然一連生了兩個意外，大雪之夜，四野可稱平靜之極，但是在天一堡中，却殊不平靜，徐龍連受兩次意外打擊，愛女下落如何，至今未明，忽然之間，又有生人混進了天一堡來，他為何不大驚？

要知道天一堡防守極嚴，若是有甚麼人竟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來，那幾乎是沒有可能之事，但如今人已到了天一堡之中，可知來人定然非同凡響了！

是以他一面心中吃驚，一面向甘德霖擺了擺手，示意他小心，一面倏地循聲定睛望去。

唐豪話一出口，人已走出了屋子。

徐龍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被唐豪制住了的徐雪紅！一見愛女，徐龍忙叫道：「紅兒！」身形一閃，騰地向旁跨去。

可是，他才跨出了一步，便看到女兒的性命，是在人家的手中！

他又立時站定，這才看到了唐豪！

徐龍的雙眼之中，精光四射，定在唐豪身上，好半晌，兩人都說不說話，還是在一旁的甘德霖，忍不住問道：「大哥，他是誰？」

徐龍緩緩地道：「我想，這位朋友，定然便是在武林之中，久已沒有人提起的血掌唐豪了，是不是？」



血掌唐豪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道：「正是唐某人！」

冷龍「嘿」地笑着，道：「閣下居然能私入天一堡，這可是難能得很啊。」

唐豪語音冰冷，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冷龍慢慢地向前，走出了一步，道：「適才我出天一堡，和堡中諸人，以及帝后雙煞相遇，道閣下在天一堡外，扮着逃荒老漢，已經住了二十年之久，想來就是爲了要進天一堡了。」

唐豪的心中，怒火翻騰，然而他究竟是老江湖了，他知道自己制住了冷雪紅，形勢就對自己有利。可是在如今的情形看來，還不是絕對有利，仍需沉着應付的。是以他強抑着心頭的怒火，道：「正是。」

冷龍仰天大笑，他的笑聲，十分怪異，綿綿不絕，傳了開去。唐豪只聽得在他來到了一半時，外面似乎有許多雜沓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他笑了許久，方始大聲道：「然則，閣下可是和冷某人有仇麼？」

唐豪緊緊地咬着牙，一字一字，如同從齒縫中迸了出來一樣，道：「是的，奪妻之仇！」

在唐豪而言，以爲冷龍一定是知道自己和他之間，有着甚麼仇恨的，他也預料到自己「奪妻之仇」這四個字一出口之後，冷龍可能立時有所動作，是以全神貫注，以防有變。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冷龍却是一怔，大惑不解地問道：「閣下此言何意？」

唐豪厲聲道：「你還不知道？二十多年前，你從苗疆搶回來的，是甚麼人？」

冷龍面色一變，失聲道：「嫦娥？」

他看出唐豪右臂上揚，左臂扣住了冷雪紅的脈門，胸前門戶大開，是可趁之機！

他不再猶豫，踏中宮，走空門，龍爪鉤湧起一股晶虹，直攻唐豪的胸口！

唐豪才一掌將甘德霖的身子擊飛，龍爪鉤便已攻到了胸前，他再想迴臂應敵，那是萬萬不能，而龍爪鉤的來勢，如此疾勁，若不設法，立時便有性命之虞！

在這樣緊急關頭，自然是先保住了性命要緊，唐豪一聲怪叫，左手五指，鬆開了冷雪紅的脈門，將冷雪紅推得向外疾滾了開去。

而他左手一探，迎着龍爪鉤的來勢，向前直抓了出去，那一抓，雖然發得倉猝，可真是又狠又準，五指一緊，已將龍爪鉤緊緊抓住！

兩人一齊用力向後一帶，若論內功，却始終是冷龍略勝一籌，是以兩人一齊用力向後一拉間，唐豪身形不穩，向前跌出了半步。

這時，他們兩人，各自一手，還都抓住了龍爪鉤，龍爪鉤總共不過三尺長，他們兩人的距離之近，也可想而知，高手過招，絕少這樣近身搏殺，自然看來也更驚心動魄之極。

而冷龍剛才仰天大笑，他的笑聲，本來是一種信號，天一堡中高手，又各舉火把，向前奔了過來，將那院子團團圍住了。

在院子四周的圍牆之上，也爬滿了人，祇不過唐豪，冷龍等人，因爲一動上手，根本沒有閒暇去注意別的事，是以未曾留意而已。

而這些人一動，便看到鐵笛震五湖甘德霖中掌跌出，又看到堡主和對方相距如此之近，在作生死之鬥，也全都驚得目瞪口呆！

唐豪一掌向冷龍迎面擊出，冷龍心知自己的內

他一面說，一面騰地後退了一步，望了望嫦娥，又望了望唐豪，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道：「怪不得她口中常呼唐豪之名，原來她是你的——」

不等冷龍講完，唐豪已然撕心裂肺地怪叫道：「她是我的妻子！」

那一下呼叫，實在是驚人之極，而隨着這一下呼叫聲，唐豪的左手，仍然扣住了冷雪紅的脈門！本來按在冷雪紅頭頂的右手，却疾揚了起來，掌心轉得血也似紅，拉着冷雪紅，向前欺去，翻手一掌，便攻向冷龍的胸口！

那一掌的來勢，快絕無倫，冷龍一眼看到他手心殷紅如血，恍目驚心，掌風捲到，一股極其難聞的血腥氣，也隨之壓到，冷龍身形急速後退，手中的龍爪鉤，却自下而上，抓向唐豪的右腕。

唐豪一看到了冷龍，便想起自己這二十餘年來的苦楚，怒氣本已升至頂點，只不過是強自壓抑着而已，這時，他在實在忍不住的情形之下了，發掌出擊，將壓了許久的怒氣，一齊引了起來，實已不可收拾！

只見他眼中滿是血絲，口中發着令人心悸的怪叫聲，一掌不中，手背倏地縮了回來，却連攻慮也不加放慮，一掌便拍向冷雪紅的頭頂！

冷雪紅的脈門爲唐豪所扣，可以說絕無反抗之可能，那一掌去勢，如同電光火石一樣，眼看血掌一下，冷雪紅便難免腦漿迸裂了！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之間，情形却又生出了變化！

當唐豪一掌向冷雪紅的頭頂拍下之際，冷龍早已驚得呆了，他張大了口，想叫唐豪手下留情，有話好說。可是他却是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而在唐豪一動上手之際，甘德霖手中鐵笛，也

力雖然勝過對方，但是血掌却是旁門四大毒掌之一，若是硬接，也難免吃虧！

是以他一低頭，突然之間，手一鬆，竟棄了龍爪鉤不要，身形疾轉，在雪地上疾滑而過，將地上的積雪，帶得飛騰了起來，成了一股雪泉，一眨眼間，他已然到了唐豪的背後。

他到了唐豪的背後，唐豪還在發怔，冷龍手起掌落，一掌向唐豪的背上拍下！

這一下棄鉤搶攻的招數，堪稱妙絕，唐豪覺出背後風生，心知不妙，足尖一點，「嗖」地向前，直竄了出去。本來，冷龍已在他的背後，始終是制了先機的，可是也就在此時，忽然聽得冷雪紅一聲怪叫，道：「爹，快……快來救我！」

冷龍一聽，顧不得發出第二掌，連忙回過頭，向冷雪紅望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亡魂皆冒！只見冷雪紅已落在嫦娥的手中！嫦娥鳥爪也似的怪手，抓住了冷雪紅的肩頭，將冷雪紅的身子，提了起來，提得雙足離地。

冷雪紅雖然在竭力掙扎，可是却無補於事。而更令得冷龍吃驚的，是嫦娥臉上的那種詭異神情！

嫦娥的臉上，本來已瘦得一絲肌肉也沒有的了，但是由於她的頸骨正在抖動着，是以看來，像是她的五官，在不斷變動着位置一樣。而自她的眼中，却閃耀着一種詭異之極的光芒！

冷龍一見這等情形，幾乎連人都涼了半截，他忙搖着手，喘着氣，可是，却又急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自然顧不得再去進攻唐豪了，唐豪在向前竄出了丈許之後，轉過身來，一

已帶起「嗤」地一股勁風，向前疾點而出，然而，當他的鐵笛點出之際，唐豪却已縮回右臂來。

唐豪此舉，壓了二十餘年的仇恨，一齊發洩了出來，狀態瘋狂，勢不可當，一舉手一投足之間，所帶起的力道，盡皆強得出奇，甘德霖剛一攻到他的身後，便遇到一股勁風，迎面撞了過來，不由自主，騰地向後，退出了一大步。

他在退出了一大步之後，却恰好撞在嫦娥的身上……

甘德霖吃過嫦娥的苦頭，一撞到了嫦娥的身上，便已知道不妙，可是還來不及脫身，便聽得嫦娥一聲怪叫，他肩頭一緊，已被嫦娥抓住！

甘德霖大吃了一驚，但事情變化得實在太快，他連驚呼聲也未曾發出來，嫦娥的手背一振，他整個人已然被直拋了起來，向唐豪壓了下去！

這一切，全是在電光石火間，幾乎是同時間內所發生的！唐豪一掌還未曾拍到冷雪紅的頭頂，甘德霖老大的身軀，已然壓了下來。

對唐豪來說，這也是意外之極的事，他想退避，也已不及，百忙之中，真氣隨意急運轉，已然倏地改招，手腕翻動，拍向冷雪紅的一掌，翻了起來，向甘德霖疾拍而出，「叭」地一聲响，正擊在甘德霖的肩頭！

唐豪的血掌功夫，何等厲害，甘德霖雖說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但這時，他却是身不由主，被人家硬生生拋了出來的，那有還手之力？

隨着那「叭」地一聲响，甘德霖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來，身子如同斷線風箏也似的，向外直跌了出去！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冷龍却已定過神來。冷龍究竟是武林大豪，就在那間不容髮之間，

看到這等情形，他也是一怔。

只聽得冷龍叫道：「放她下來，放她下來！」

天一堡主冷龍的內功，何等深湛，再加上冷雪紅乃是疼愛的女兒，這時他撕心裂肺的一叫，聲勢之強，更是駭人之極！唐豪本來要趁勢向前掠過去的，也被他的呼喝聲，阻了一阻。

天一堡中的高手雖多，但是一看到堡主的愛女，已落入瘋婦人的手中，也全皆面色蒼白，沒有了主意，在冷龍的叫聲靜了下來之後，剎那間，四周圍竟靜到了極點。

只有被嫦娥捉住的冷雪紅，喘着氣，掙扎着道：「爹，你怎麼不來救我？你怎麼不動手？」

汗珠從冷龍的額上，滾滾落了下來，他向前連連跨出了兩步，可是這時候，嫦娥的神智，像是清醒了不少，她冷冷地望定了冷龍，道：「你再向前走來，我就捏死了這小女娃。」

冷龍縱有通天的本領，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是絕不敢妄動的。

他假裝歡喜，道：「嫦娥，你清醒了，這可好了，我們有話，可以慢慢地說！」

嫦娥語音冰冷，道：「這許多年來，我從來就是清醒的，我甚麼時候不清醒來？我甚麼時候不記得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是怎樣對我的？」

嫦娥這時的話，如此清醒，這不禁令得冷龍十分狼狽，可是他卻一點也不敢發作，祇是道：「是的，可是……你先前將她放開了！」

嫦娥的話，雖說十分清醒，可是這時，她却像是糊塗了起來，祇聽得她桀桀怪笑道：「爲甚麼？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怎麼肯放手？」

冷龍一面抹汗，一面道：「嫦娥，你弄錯了，你當你抓住的是甚麼人。」



嫦娥的雙眼，又發起直來，只聽得她尖着喉嚨叫道：「唐豪……血掌唐豪……」

此情此景，唐豪身歷其境，心中的痛苦，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全身發着抖，他不知有多少話要說，可是，除了喉間不住發出「咯咯」聲之外，他却是半個字也難以講得出來。

嫦娥發了一口氣，道：「嫦娥，你弄錯了，你抓住的怎會是唐豪？你看清楚，那是一個小娃娃，一個女孩子，不是你的唐豪！」

嫦娥像是呆了一呆，突然將雪紅提了起來，瞪大了雙眼，望定了雪紅。

這時，她的鼻尖，幾乎和雪紅的鼻尖相對，像死魚眼睛一樣的雙眼，泛着可怕的光芒，雪紅緊緊地閉住了眼睛，不斷地尖叫着。

嫦娥看了雪紅片刻，搖了搖頭，道：「你說得對，這……不是我的唐豪。」

她一面說，一面竟然一鬆手，雪紅身子陡地向下跌來，但是她身子還未落地，雪紅身形一矮，雙掌已一齊向前推出。

「轟」地一聲，一股極強的勁力過處，將雪紅的身子，湧得向外直跌了出去，雪紅在雙掌一發之際，便叫道：「二弟！」

甘德霖一聲答應，就在雪紅的身子向外跌出之際，他身形疾展，掠向前去，追上了雪紅的身子扶住。

雪紅在甘德霖的身上，剛才，她倒還有力量勉力掙扎尖叫，但這時她已脫了險境，却全身都軟了下來，一聲呻吟，昏了過去。

甘德霖忙又叫道：「二弟！」

甘德霖忙道：「不妨事，她只不過是驚恐過甚，昏了過去而已。」

受震太甚，自圍牆上跌了下去！

首當其衝的唐豪，在利刃之間，更是氣血翻湧，只覺得心口一陣陣發甜，他身形連連後退，真氣強運，想將那一口鮮血，忍了下去。

他不由自主地在後退，却在不知不覺中，退到了雪紅的面前。

雪紅一見有機可趁，如何肯輕易放過，手起掌落，「叭」地一聲，已然擊中了唐豪的背部。

嫦娥在尖聲嘶叫，她本是無意傷人的，但由於她的內功，極其卓絕，鼓足了真力一叫，那便和佛門「獅子吼」，邪派中的「呼魂攝神」之法，大同小異，令得聽到的人，心神皆震。以唐豪的功力而論，強運真氣，本來也可以無事的。

可是正在他真氣運轉的緊要關頭，背後忽然受了那一掌，他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仆，「哇」地一聲，鮮血如泉，自他的口中，直噴了出來！

他的身子仆倒在地之後，立時縮成了一團，他噴出的鮮血，落在積雪之上，紅白相映，更是觸目驚心。雪紅一見擊倒了唐豪，心中大喜，踏前一步，又待再發一掌時，却聽得在圍牆之前，傳來一聲怪叫，道：「雪紅主留守，這人我們暫時還要他活着！」

緊接着，一條人影，「騰」地掠下，却正是黑風仙后曾希！

緊跟在黑風仙后曾希身後的，則是金蟬神君厲嘯。幾個人躍進圍牆，那是神刀雙虎等堡中高手。

雪紅在踏出了一步之後，一掌已待擊下，曾希一到，他立時住了手，道：「原來是兩位到了，兩位可是和血掌唐豪有仇麼？」

曾希沉聲道：「正是，我們追尋了他二十餘年，今日方得他行踪，雪紅主若是將他交給了我們，

雪紅直到此時，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身子向後退去，可是他退了兩步，便聽得嫦娥尖聲道：「雪紅，你別走！」

嫦娥一呆，右手對向身後，防止在後身的唐豪，突然來襲，道：「你還叫住我作甚？我一直以為你瘋了，爲了你好，才將你鎖在塔上的，如今你既然已經清醒，你喜歡離開，我絕不留你！」

嫦娥像是一時之間，弄不明白由嫦娥的這一番話是甚麼意思一樣，她側着頭，呆了片刻，才道：「我……上那裏去呢？」

雪紅的身子，突然向旁閃開了七八尺，道：「那你可以問問你的血掌唐豪！」

嫦娥發出了一下凄然欲絕的苦笑聲來，道：「唐豪？他……在甚麼地方？」

血掌唐豪直到這時，才能發出聲來，他先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怪叫聲，然後道：「我……我在……這裏！」

由於他的心中，實在太激動了，是以他這樣的一句話，也是分成了幾截，才講出來的。

嫦娥又側起了頭，唐豪的身子，一面發抖，一面向前走來，直來到了嫦娥的面前，道：「嫦娥，是我，我就是你的唐豪！」

嫦娥這一次，像是已聽明白了，她的眼睛得老大，眼光停在唐豪的身上，唐豪也睜大了眼，可是淚水已自他的眼中，流了出來，他的心中在想，嫦娥一定已認出他來了，一定已認出來了！

以爲嫦娥打量着他，就一定可以認得出他，那自然只是唐豪一廂情願的想法。

事實上，不要說嫦娥是一個瘋子的人，就算是一個極其清醒的人，也難以將當年風度翩翩的美少年，和如今滿面皺紋，眼佈紅絲的唐豪，連在一起。

我們絕不敢忘記雪紅主盛情。」

雪紅「哈哈」一笑，道：「雪紅仙后太客氣了，此人既是賢伉儷要追尋的仇人，天一堡焉會加以阻攔。」

曾希和厲嘯兩人，一齊拱手，道：「多謝雪紅主！」

他們兩人，行動一致，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各自一俯身，倏地伸手，一左一右，已將唐豪左右兩手的脈門扣住，手臂一振，將唐豪萎頓在地的身子，硬拉了起來。

這時，唐豪的樣子，看來更是駭人，只見他半邊面門腫着，口角滿是血漬，天氣嚴寒，血都凝成了冰渣子，沾在他的鬚眉之上，他內傷十分沉重，身子雖然被厲嘯兩人，硬提了起來，但却仍然垂着頭。曾希和厲嘯兩人，不約而同，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聲音來，道：「唐豪，你也有今天！」

金蟬神君厲嘯一面說，一面手起掌落，便待向唐豪的頭頂，拍了下去。

可是他一掌才揚了起來，曾希便陡地彈出了一指，喝道：「你作甚麼？就這樣一掌劈死了他，那有這等便宜之事？」

厲嘯的手腕，被曾希一指彈中，忙不迭縮回手來。

曾希一字一頓，叫道：「唐豪！」

唐豪仍然垂着頭，一聲不出。

曾希又叫道：「唐豪！」

她第二聲呼叫，唐豪依然沒有出聲，却聽得嫦娥冷冷地道：「你是甚麼人，唐豪的名字，也是你叫得的麼？」

的。

唐豪正想再說甚麼之際，却不料嫦娥已突然揚起手，向唐豪的臉上攔來！

唐豪這時，面對着嫦娥，心中是如何地激動，在那一剎間，他可以說甚麼事全想到了，可就是未曾想到嫦娥會出手打他。

再加上嫦娥的出手，快捷無比，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已然攔中了唐豪，那一掌的力道，當真大得可以，打得唐豪的身子，猛地向旁一側，一個站立不穩，跌倒在地上。

唐豪雖然立時手在地上一按，站了起來，可是他的臉上，却也立時紅腫了起來。

唐豪站定了身子之後，只是不住地喘着氣，一時之間，實是不知該如何才好。

但是嫦娥却已尖着聲，罵了起來，道：「你是甚麼東西，你怎會是我的唐豪！」

唐豪尖叫了起來，道：「嫦娥，我是唐豪，我確是唐豪，你看清楚，我……變了不少，但是你一定仍可以認出我來的。你看清楚！」

嫦娥的眼光，一直就未曾離開過唐豪的臉，但是，她當日，未到天一堡，人便已瘋瘋癲癲了，她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變成了甚麼樣子，而在她的印象之中，唐豪一直是一個年少英俊的人，忽然一個糟老頭子，自認是她的唐豪，這令得她的心中，陡地大怒起來，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怪叫聲，道：「你再說！」

她這三個字，實在是尖銳之極，宛若有六枝利箭，直穿入了耳膜一樣，令得聽到的人，盡皆面上失色。

甘德霖，雪紅等人，接連向後，退出了幾步，而伏在圍牆上的衆人之中，有十幾個人，竟然心神

等暴烈，心中立時大怒。

若不是她身在天一堡之內的話，只怕她早就發作了，然而這時，她却也知道，能不和天一堡翻臉，最好還是不要鬧翻的好。

他們兩人，是剛隨着神刀雙虎等人，來到了天一堡之中的，自然也不知嫦娥是甚麼來頭，當下，曾希向嫦娥望了一眼，却轉過頭去，道：「雪紅主，這位却是何人？」

雪紅心念電轉，淡然一笑，竟道：「雪紅仙后這一問，可問倒我了，她是和唐豪一齊混進天一堡來的，我怎知她是誰？」

雪紅主這幾句話一出口，甘德霖，神刀雙虎等堡中高手，齊皆怔了一怔，因為雪紅主所講的，可說沒有一句是實話。

但是，江湖上人，何等精靈，那些人在一怔之後，自然也立時明白了雪紅主的意思，是以沒有一個人出聲，人人都是靜以觀變。

黑風仙后曾希一聲冷笑，道：「原來如此，那麼，你要替唐豪出頭了？」

嫦娥却又茫然道：「唐豪在那裏？」

曾希和厲嘯兩人，互望了一眼，總是他們兩人，一直闖蕩江湖，可是一時之間，却也猜不透對方是甚麼路數，曾希強自壓着怒意，冷笑一聲，道：「唐豪在那裏，你不知道麼？」

嫦娥乃是一個失心瘋的人，當她迷糊的時候，她根本甚麼也不知道，她心中記得的，只有唐豪，是以她聽得曾希這樣問，便哭了起來，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唐豪在那裏！」

見了這等情形，曾希和厲嘯兩人的心中，更是大疑，曾希再道：「唐豪就被我們抓着，難道你竟然看不見麼？」



嫦娥在中心迷惘之際，她的眼珠子灰暗無光，看來十足是一個瞎子一樣，是以曾希才會有此一問的。

可是嫦娥却立時道：「在那裏？你們抓住了他？你們爲甚麼要抓住我的唐豪？」

她一面尖聲怪叫，一面身形向前，疾逼了過來，曾希一見對方逼了過來，向厲嘯使了一個眼色，厲嘯立時會意，眼看嫦娥三兩步，便搶到了他們兩人的身前，厲嘯立時一鬆手。

本來，他們夫婦兩人，是一邊一個，抓住了唐豪的雙手的。

這時，厲嘯一鬆手，曾希的手臂，向後一揮，將毫無抵抗能力的唐豪，揮到了身後，而在此同時，厲嘯已雙掌一搓，兩掌一齊向嫦娥的胸前打去！

曾希爲人極工心計，她還怕對方和天一堡是有關係的，是以在厲嘯雙掌向前而出之際，她目射精光，手中已扣定了一把暗器，四面望着，準備天一堡中人，一有所動作，便立時以暗器對付。

可是，在她遊目四顧之際，却看到天一堡中人，每一個都站着不動，果然是一副袖手旁觀之態！曾希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剛放了點心，已然聽得「砰」地一聲響。她連忙轉頭看去，只見厲嘯的那兩掌，已一齊擊在嫦娥的胸前！

金蟬神君厲嘯的功力如何，曾希自然是再清楚也沒有的了。她一見雙掌擊中，心知普天之下，能够當得起他雙掌全力一擊的人，當真寥寥可數，只怕連天一堡主涂龍，都不在其中，那麼，自己這一方面，當然已可以大獲全勝了！

是以，她一昂首「桀桀」一聲，怪笑了起來。可是，她一下笑聲，才發了出來，却聽得厲嘯突然發出了一下異樣之極的悶哼聲來，曾希猛地一

驚，已見厲嘯的雙掌，還未曾收了回來，身子便已騰地向後，退出了一大步。

在他退出一大步的那一剎間，他的臉色，已迅速地向白而紅，由紅而白，連續三次。這時在場的，全是武林高手，人人都可以看出，那是厲嘯已然受了極其深重的內傷，才會這樣的。

而黑風仙后曾希，心中的吃驚，更是難以形容，她也不及去問厲嘯究竟傷成怎樣，手腕倏地翻起，六枚毒蒺藜，已然電射而出。

那六枚毒蒺藜的去勢極快，「嗤嗤」連聲，向前射出，「拍拍拍拍」六下响，一齊射在嫦娥的身上，可是嫦娥伸手一拂，却將之拂落，一面又若無其事地向前來，道：「唐豪在那裏？你抓的是唐豪麼？」

她問了兩句，厲嘯已然是滿口鮮血，汨汨地湧了出來。這時候，曾希再看到嫦娥向前逼來，實是如見鬼魅，拉了厲嘯，向後便退。

可是她站着不動，嫦娥向前逼來的勢子也不快，她一向後逃去，嫦娥也如旋風也似，向前捲了過來，道：「你不准抓住我的唐豪！」

在嫦娥向前逼來之際，曾希只覺得一股大力，迎面壓到，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而且，這時她的丈夫，也已身受重傷，她可以說一點鬥志也沒有了。雖然她追陪二十年，爲了報殺子之仇，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唐豪，實在是不肯放手的。

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她却實在非放手不可了！她心中又驚又怒，一面真氣暗提，一面厲聲道：「你的唐豪在這裏！」

她一個「裏」字才出口，手臂一揮，已將唐豪揮得直向嫦娥，跌了出去。

唐豪本已受了重傷，生死由人，而曾希在將他

揮出之際，扣住他脈門的五指，又疾一運力，更令得他傷上加傷，一面向嫦娥撲去，一面口中鮮血，又自狂噴！

而曾希一拋出了唐豪，便已帶着厲嘯，身形向上，疾拔了起來，一翻而越過了圍牆，口中則叫道：「涂堡主，閣下相助之情，實不敢忘！」

要知道她這時，只求全身而退，却是不敢再得罪天一堡中人的。

神刀雙虎等人向涂龍望了一眼，涂龍一揚手，示意於他們兩人離去，不必追趕。眾人仍舊不動，一起向嫦娥看去，只見她扶住了一碰就跌的唐豪，淚水迸流，正在痛哭着，甘德霖低聲道：「大哥，這婦人……」

涂龍揚手，道：「我們不要出聲，靜悄悄越出圍牆去再說！」

神刀雙虎道：「堡主，這也不是辦法。」

涂龍苦笑道：「你們剛才沒有看到麼？她的武功，如此之高，誰是她的敵手？她只怕要哭上些時，唐豪多半也活不成，我們先在圍牆之外，多派人守着，她有甚麼動靜時，再作打算！」

衆人都點頭稱是，一個個相繼躍過了圍牆，最後，方是涂龍帶着涂雪紅，躍了出來。

直到出了圍牆，涂雪紅驚定思驚，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涂龍忙道：「紅兒，現在已沒有事了，還哭甚麼？」

涂雪紅一面哭，一面道：「爹，你連一個婦人家也敵不過，我日後在江湖上行走，若是說自己是天一堡主之女，連我自己也覺得面目無光。」

涂龍神色尷尬，道：「別胡說，這瘋婦人……我是不願和她真正動手！」

涂龍一呆，道：「你這是甚麼話，那有甚麼丟人？」

涂雪紅並不回答，却陡地轉過身去，涂龍伸手向她的肩頭搭去，想將她的身子扳回來。但是，他却太知道自己女兒的脾氣了，是以手還未碰到涂雪紅，便縮了回來，只是道：「又怎麼了？」

涂雪紅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我已經對他說過了。」

涂龍一怔，心中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女兒，已對林浩生表示過愛意了。

他呆了一呆，道：「浩生這渾小子，他怎麼說了？」

涂雪紅的聲音，變得十分冷酷，倒像是她在講的，是人家的事，與她無關一樣。她道：「他怎麼說？他說，他絕不想在天一堡中，過寄人籬下的生活，他總是要出去另闢天地的，他絕不要人家以爲他是只有靠了天一堡，才能活下去！」

涂龍緊皺雙眉，他聽得女兒轉述林浩生的話，心中自然不能沒有怒意，但是他也終究是武林大豪，聽到了這樣的話，心中也有幾分豪意頓生之感，脫口道：「好小子，居然有些志氣！」

涂雪紅尖聲道：「是的，他有些志氣，哼，他既然不想靠天一堡，他既然不要我，我……我就叫他立即就滾，別再賴在天一堡中！」

涂龍吃了一驚，道：「你趕他走？」

涂雪紅刷地轉過身來，道：「怎麼？人家已經明明白白地說不要靠天一堡了，咱們反得低聲下氣地來求他麼？莫非天一堡還靠他？」

涂龍頓足道：「話不是這樣說，你又一直很高興歡他，這樣做不是……唉，不是太……」

涂雪紅「哼」地一聲，但是她却不再說下去，一轉身，道：「爹，那麼林浩生和玉琴這兩個人呢？我可還得帶人去追他們！」

涂龍長嘆了一聲，道：「紅兒，你聽我的話，別再去理他們了。他們既然已離開了天一堡，那就讓他們去吧，今晚若不是你定要去追他們，只怕也不會惹出那麼多的事情來！」

涂龍一面講，涂雪紅的臉色就一路變。涂雪紅本來，容顏俏麗，看來十分動人，可是這時候，她面色鐵青，目射兇光，却給人以十分可怖之感。

一等她父親說完，她就尖聲叫了起來，頓着足，道：「不能！不能！我一定要立時去追他們，我一定要將他們追了回來！」

涂龍在武林之中，是頂天立地，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在這個他從小就嬌縱慣了的女兒面前，他却也擺不出高手的威嚴來。

他呆了一呆，濃眉緊蹙，道：「堡中剛亂成一片，又要派人守着那院子，還是——」

不等涂龍講完，涂雪紅便一跺足，道：「好，沒有人跟我去，我自己去！」

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外走了開去，涂龍急叫道：「紅兒，你再胡鬧，若不是你胡鬧，怎會將血掌唐豪這樣的人，引進了堡中來？」

涂雪紅大怒，道：「你在做夢哩，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就躲在血掌唐豪挖成的地道之中，唐豪是他們兩人，引進來的。」

涂龍面色一沉，道：「雪紅，你越來越沒規矩了，你知道在對誰說話麼？」

涂雪紅吸起了小嘴，道：「那怪得我麼？誰叫你不分青紅皂白，就硬派人的不是？」

涂龍對這個女兒，實在也有無法可施之感，他

只得又長嘆了一聲，道：「紅兒，浩生好歹是你的表哥——」

可是，他的話還未曾講完，涂雪紅却又尖叫了起來，道：「不是！不是！我可沒有這樣的一門親戚，他算是甚麼，嘿，我和他可是什麼關係也拉扯不上！」

對於涂雪紅的任性，涂龍心中也不禁發怒，他面色一沉，道：「好，那我問你，若是我找回了他們兩人，你準備怎樣？」

涂雪紅咬牙切齒，道：「我……我要將他們……將他們一齊……」

涂雪紅的話還未曾講完，可是涂龍却已然疾聲道：「別說了！」

他一聲喝斷了女兒的話，可是他的心頭，却仍然不免猶有餘悸，涂雪紅母親死得早，爲了照料這個女兒，他多少年來，未曾離開過天一堡，女兒的任性，和有些變人達了她的意思之後，她慘酷的報復，涂龍焉有不知之理？而這次，林浩生和玉琴一起逃走，涂龍更知道女兒的心中，恨到了極點，他實在不願意聽女兒口中講出如何折磨他們兩人的方法來！

而涂雪紅却殘忍地笑了起來，道：「爹，你放心，只要抓到了他們，我一定有法出氣的。」

涂龍慢慢地向女兒走近去，道：「紅兒，你不是從小就十分喜歡浩生麼？或者我們找到了他，待我去勸勸他，那麼也許——」

涂雪紅用力咬着下唇，她的面色，又轉成了慘白，而她的雙眼之中，却是淚花亂轉，只不過她竭力忍着，才使淚水不致於落下來。

半晌，她才說道：「真丟人了，爹，別再丟人了！」

未完待續



#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 ·要提文前·

上回書至明駝令主關山月，隨着彭菊人前往大巴山，抵達山脚，彭菊人似另有苦衷，告別而去，關山月獨自攀上山頂，進入廣寒宮中，憑着一隻玉環，獲與生母月華夫人相認，後又由駝翁白鐵恨口中，知悉了生父原名萬新月，因與月華夫人及劉逸夫之間，發生了一幕畸形戀愛的悲慘往事，萬新月鬱鬱以歿，關山月體念父親苦心，拒絕恢復姓萬。月華夫人要關山月說出殺死劉逸夫那人的姓名地址，關山月婉言拒絕，月華夫人不禁臉色微變，但最後却嘆了口氣，說是她終能找出那兇手來——

## 令主隨波去 魔教踞山猖

關山月急道：「不！母親！請你相信我，我答應了那位前輩，自然不能失信，不過我向你保證，這件事我一定替你追究個水落石出！」

月華夫人道：「你打算怎麼辦？」

關山月道：「我準備再去見那位前輩一次，問問她是否有過那回事？」

月華夫人又道：「假如有呢？」

關山月毅然道：「那我就將她請出來由你去跟她解決！」

月華夫人又問道：「萬一我們動起手來，你幫那一邊呢？」

關山月道：「我那一邊都不幫！」

月華夫人道：「假如你眼看着我打不過了，也不肯幫忙嗎？」

關山月痛苦的道：「是的！母親！你是為夫報仇，我算是什麼呢？」

月華夫人一嘆道：「你那樣已經很夠了，我對你不能作太多的要求！」

關山月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低沉地道：「母親！你假如被她殺死了，我會替你報仇的，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我才有一個正當出手的理由！」

白鐵恨一拍桌子大叫道：「好小子！恩怨分明，這才像個大丈夫的作為，我那死去的老弟在九泉之下也應當瞑目了！」

關山月聽他又提到死去的父親，心中却不知是什麼滋味，他在未明身世之前，倒沒有什麼感覺，現在却反而感到一種無比的落寞！

入畫端來了一個食盒，打開食盒，取出七八個碟子排在桌上，同時低聲地對月華夫人道：「公子馬上就來了！」

白鐵恨立刻就大叫道：「誰叫妳去通知他的，那小畜生一來，嚇得人滿肚子不痛快！」

月華夫人輕輕一皺眉頭道：「入畫！妳也是多事，難道妳不曉得駝翁跟他合不來！」

入畫低聲道：「那是飛騰去通知的！婢子攔不住她！」

白鐵恨怒聲道：「夫人！快叫人去攔住妳那個小畜生，否則老朽馬上就走！」

月華夫人一皺眉頭道：「駝翁！請你看在這孩子份上，暫時忍耐一下好不好！」

說時指指關山月，白鐵恨尚未答話，門口傳來一個冷峭的聲音道：「娘！老駝子要走就讓他走好了！」

跟着聲音，閃進一個遍體錦裝的青年人，腰懸長劍，神情十分傲慢。

關山月知道這一定是劉幼夫，對他十分注意，但見他比自己略為年青，相貌倒十分清秀，長眉斜挑入鬢，儒雅中卻又顯得煞氣很重！

月華夫人立刻喝道：「幼夫！你怎麼對客人這麼沒禮貌！」

劉幼夫冷笑一聲道：「廣寒宮中從來就沒有這種粗莽的客人！」

駝翁白鐵恨怒叫道：「小畜生！你這是對誰說話！」

劉幼夫也朝他一瞪眼道：「自然是對你了！老

駝子！」

白鐵恨氣得直吹鬍子，厲聲大叫道：「小畜生！老夫若不因為你是晚輩，早就一掌劈了你！」

劉幼夫嘿嘿冷笑一聲道：「老駝子！你別不要臉了！廣寒宮中那有妳充長輩的餘地！」

月華夫人見他實在太不像樣了，一拍桌子叫道：「幼夫！你眼中還有我這個母親沒有？」

劉幼夫桀傲之態未減，橫目一掃關山月，說道：「娘！你又有了一個好兒子了，還會要我這個兒子嗎？」

月華夫人不禁一愕。劉幼夫又冷笑一聲道：「這才是你親親熱熱的乖兒子，你看他長得多英俊啊，完全跟你當年的情人是一個樣子！娘！這下子你的悠悠相思，可有了一個寄託了……」

月華夫人氣得渾身亂顫，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白鐵恨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夫人！劉逸夫能有這麼一個兒子，也是件值得驕傲的事！」

劉幼夫怒喝一聲道：「住口！你少提我父親的名字，我父親活生生地被你們這些小人害死的！」

白鐵恨一怔道：「小畜生！你胡說些什麼……」

劉幼夫冷笑一聲道：「你不要以為我不明白，我比誰都清楚！」

月華夫人從座位上猛地站了起來，手指着劉幼夫，顫着聲音，怒斥道：「你明白什麼！你說，你說……」

劉幼夫冷冷一笑道：「娘！你自己的事自己還不明白，要我這個兒子的說出來，似乎太不好意思了，我看還是大家留點顏面的好！」

月華夫人哇地一聲，嘴裏噴出一口鮮血，人也頹然地坐了下去，入畫與黃若趕忙過去要扶她，却被她推開了，淒然地道：「好……幼夫！你父親死





的時候，你才四歲多一點，我千辛萬苦將你養到這麼大，想不到却換來你如此對我……」

劉幼夫仍是冷笑不語。

關山月却實在忍不住了，厲聲叫道：「混帳！你太不像話了！跪下來！」

劉幼夫斜睨了他一眼，冷笑道：「你別對我大呼小叫的，雖然你比我大，雖然你我同出一母，我可不承認有這麼一個兄長！」

關山月怒叫道：「誰要做你的兄長！」

劉幼夫大笑道：「那倒很好，我們兩不承認，你憑什麼叫我跪下！」

關山月怒道：「我要教訓你一點做人的道理，教你如何尊敬自己的母親！」

劉幼夫大笑指著月華夫人道：「她是你的母親可不是我的母親，因為你才是她在情投意合之下的愛情產果，至於我……哈哈……我是她在背叛的心下，無可奈何才生出來的……」

月華夫人發出一聲悲鳴，接著氣昏了過去！

白鐵恨也怒形於色，拍案起立，劉幼夫却飛快地在身上掏出一方陳舊的綫絹，丟在地下道：「白蛇子！這是我父親臨終前留下的血書，他秘密地交給飛鵬保管，直到我十五歲那年，她才交給我，你們看過了他的血淚陳詞，自然會明白我今天態度的由來！」

關山月不禁一愕，彎腰伸手想去拾取那綫絹，劉幼夫却拔出長劍叫道：「等一下！」

劍光掠過關山月的身前，將他逼退了一步！

劉幼夫抽回長劍道：「等我們之間的問題解決了，你再看不遲！」

關山月怔然道：「我們之間有什麼問題？」

劉幼夫一笑道：「我們雖然從未見面，但是這

一場戰鬥似乎早就安排好的，從我開始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時，我就一直在等待着有這麼一天！」

關山月不禁微愕道：「難道你父親的遺書中要

你跟我打一場嗎？」

劉幼夫搖頭笑道：「沒有！我父親不但沒叫我向你挑戰，反而要我出去尋訪你，跟你化除怨隙，叫我視你如同胞手足……」

關山月微覺愕然，不禁哦了一聲，可是劉幼夫

却一臉慘色道：「現在我找你挑戰完全是爲了我個人的理由，我這一生中只想找兩個人好好地打一場，最難得的是這兩個人居然合而爲一，全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去了……」

這一番話把關山月講得更迷糊了，振腕掣出白

虹劍道：「打就打吧！什麼兩個人一個人的……」

劉幼夫哼了一聲道：「這話倒要說清楚，我說的這兩個人，一個就是萬新月與我娘所生的兒子，爲了這個從未謀面的人，使得我在娘心中全無一絲地位……」

月華夫人剛從昏迷中醒來，聞言立刻大叫道：「幼夫！你簡直胡說，這些年來，我對你還不够好嗎？」

劉幼夫冷笑一聲道：「好是一回事，這些年來，妳心中除了萬新月與這個今天見面的兒子外，還想過別人沒有？」

月華夫人不禁一怔，劉幼夫又冷笑對着關山月

說道：「我要找的第二個人：就是關山月，偏巧又是你……」

關山月詫然地道：「我怎麼又惹着你了！」

劉幼夫的臉上湧起猙獰的狠意，厲聲道：「我們雖然今天才見面，可是對你這個名字却不陌生，差不多每天都要在青青的口中聽到四五遍，不管我

塞七大侍者之一的彈劍！

劉幼夫神色憤極，厲聲大叫道：「彈劍！你好的胆子！」

彈劍一言不發，舞動手中的青光，向着劉幼夫撲去，劉幼夫冷哼一聲，暗紅色的光華突他變成一線，在青光中鑽了進去。

緊接着紅光一冒，血水四射！

彈劍的身子被他攔腰掃爲兩截，劉幼夫却並不

停留，手中暗紅色的劍光仍然向關山月追擊而至！

廳中一片呼叱聲，琴挑，司棋，入畫，侍書等四大侍者，都出手發動了，而且完全是要搶救關山月。

劉幼夫毫不在意，劍下分擊四人，而月華夫人與白鐵恨也發動了！

月華夫人的身形進得最快，單臂微動，她衣上的羅袖已捲了出去，裹住劉幼夫的長劍，將它摔了開去！

白鐵恨跟踪而至，撩臂突出一拳，拳風勁厲，

將劉幼夫的身形擊退了兩步！

劉幼夫冷笑一聲，咬牙切齒地道：「好！你們全跟我作上對了……」

月華夫人顫着聲音道：「幼夫！你……」

劉幼夫一言不發，也不聽她說話，飛身從門口

搶了出去。

白鐵恨身形猛地向外撲去，飛速地攔在劉幼夫

前面，迎面搗出一拳，勁烈的拳風逼住了劉幼夫，使他無法再前進。

劉幼夫退了兩步，目中充滿了陰冷的寒意，冷冰冰地道：「魔鬼！你想幹什麼？」

白鐵恨怒喝道：「我要斃了你這小畜生！」

把心剜出來給她，她依然念念不忘她的關大哥，那時我就對自己發了誓，只要讓我見到這個關山月，我一定要跟他鬥上一鬥……」

這一說，關山月算是整個明白了，爲什麼侍書要替自己改名爲明千里，爲什麼琴挑等人再三要求自已不要洩露真正的身份，原來，都是爲着了這層原故。

想到這裏，他不禁長嘆一口氣道：「劉幼夫，我不辭與你一鬥，但絕不是爲了你所說的兩個理由，我不想跟你爭在母親心中的地位，也不願跟你爲了一個女孩子而拼命……」

劉幼夫哇哇大叫道：「你說，那你是爲了什麼理由……」

關山月凜然道：「換諸異日，我是爲了你是劉逸夫的兒子而與你一決，可是今天，我却要爲了替母親懲戒一個不孝的逆子！」

他言詞中的浩然正氣，使得劉幼夫爲之一懾，但立刻又被一種驕驕的神情代替了，揚着劍大叫道：「不管你用什麼理由，反正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來吧！」

挺劍刺了過來，關山月用劍架住了，凜然地道：「你錯了！今天只有你殺死我，我是不會殺你的，當年我父親仁劍之下能容忍你的父親，今天我豈會要你受到傷害……」

劉幼夫怒意更甚，霍地又是一劍劈到，厲叫道：「放屁！你別假仁假義了，你老子要是好人，他就不該勾引有夫之婦……」

給他這一說，關山月也生氣了，伸手再度擋開他的長劍，正式展開招式，與他交戰成一團。

劉幼夫的劍路十分怪異，腕力也很強，關山月自負神力，擋住他的一招招狼狽居然十分費勁，逼

劉幼夫冷笑道：「對啊！不趁着今天人多殺了我，以後只怕有你們好受的！」

白鐵恨大叫道：「放屁！小畜生！老夫要宰你易如反掌，那裏還用得着人家幫忙！」

劉幼夫哈哈大笑道：「魔鬼！你別吹了，你真要有那麼大的本事，也不會一次次地敗在我父親手下，我雖然還趕不上死去的父親，可是單打獨鬥的話，還不見得就怕了你這個老蛇子！」

白鐵恨怒不可遏，呼的一聲，又是一拳擊出，拳風如山湧至，劉幼夫身形輕轉，避開他的正鋒，雙手分上下交叉拍至！

白鐵恨不禁愕然地退後一步叫道：「小畜生！你這是從那兒學來的功夫……」

劉幼夫冷笑不語，運掌如飛，剎那之間，已經連續地攻出了十幾招。

這些招式，不僅詭異難測，而且速度也快得驚人！

白鐵恨連閃帶躲，好不容易才應付過去，找到一個機會，又攻出了一拳，這一拳望去雖無驚人之處，可是他在發拳之時，態度十分凝重！

劉幼夫依然輕鬆地一笑道：「老匹夫！你把壓箱底的功夫都掏出來了！」

口中說着話，身子仍無動作，白鐵恨的拳勢進迫到離他身兩尺之處，勁力突發，但聽得轟然巨響中，天搖地動！

而劉幼夫的身子突然平躺下去，將那股凌厲無匹的拳勢擦着身子掠過，餘勁碰觸在牆上，連整個廳堂都震動了！

劉幼夫在地下雙手一撐，身子像一支箭般倒地射而至，分開雙腿，向白鐵恨的腳上絞去。

白鐵恨似乎沒料到會使出這種怪招，一時無

去！

關山月赤手空拳，根本無法抵抗，而且他知道

劉幼夫的長劍必然也是一枝寶劍，劍上的芒絕非護身氣功所能擋避，長嘆一聲閉目束手待斃……

就在這萬分緊迫的關頭，旁邊電閃似的飛進一

道人影，揮着一片青光，噲然急響中替他擋過了那一劍！

得沒有辦法，只得把大羅四式又使了出來！

大羅劍的招式雖然是針對修羅七式而創，可是用來對付其他的劍法也具有相當威力，「乾坤始定」、「山岳永峙」兩式守招，將對方雷霆萬鈞的攻勢都封了回去！

然後他舌綻春雷，怒喝一聲，劈手刺出「白虹貫日」。

白虹劍上湧出半丈餘的精光，將劉幼夫罩在劍風之中！

劉幼夫似乎沒想到他的攻勢會如此凌厲，呆了一呆，一時不知如何抵抗！

而月華夫人也適時發出一聲驚叫，關山月並沒有傷害劉幼夫之意，所以在劍光快臨劉幼夫之際，立即停手不發，沉聲喝道：「把劍丟下來！」

劉幼夫忽地冷笑一聲，手中那柄暗紅色的長劍猛地向上發出一股莫大的彈力，將關山月的白虹劍彈出老遠！

然後他的劍又反刺回來，關山月大驚失色，連忙想將白虹劍抽回來自保，却似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吸住了一般，怎麼樣也抽不動！

劉幼夫的劍毫不留情地刺了過來，逼得他只好放開了手，側身避過那一刺。

劉幼夫大喝一聲：「你躺下來吧！」

長劍一圈，抖出萬道光芒，像魚網一般地平洒

出去！

關山月赤手空拳，根本無法抵抗，而且他知道

劉幼夫的長劍必然也是一枝寶劍，劍上的芒絕非護身氣功所能擋避，長嘆一聲閉目束手待斃……

就在這萬分緊迫的關頭，旁邊電閃似的飛進一

道人影，揮着一片青光，噲然急響中替他擋過了那一劍！



法招架，雙腳立刻被他絞中，再也無法立穩，向旁邊跌出去。

連滾帶翻五六尺遠，才努力控制住身形。

劉幼夫也一個打挺恢復直立，見白鐵恨仍是屹立無恙，神色略有驚異之狀，可是他的臉上仍浮着冷笑：「老駝子！你的硬功練得很着實了，居然能硬受我的金蛟剪腿一招……」

白鐵恨咬牙切齒，鬚髮皆張，全身的骨節中，格格起了一陣急響，顯然是在凝聚一種很厲害的功力！

月華夫人見狀大驚叫道：「駝翁！請看在妾身份上，饒恕他狂妄無知……」

白鐵恨怒笑一聲道：「他能踢老夫一脚，可見不算得無知，而且還高明得很，因此狂妄兩字，也得不得！他是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月華夫人急叫道：「駝翁！他到底年紀輕，你就不必在妾身的份上擔待一點嗎？」

白鐵恨哼聲道：「那老夫一腿就真白挨了！」月華夫人見他的語氣已經鬆動了一點，連忙轉頭道：「幼夫！快向白伯伯道歉，請他寬恕你，白伯伯的破玉拳功已臻碎山裂石的境界，你萬萬不是敵手……」

語氣中有着哀懇的成份，同時也將白鐵恨的功夫點明了出來。

誰知劉幼夫仍是傲然一笑道：「劉逸夫的儿子只知道拚命，還沒有學會道歉！」

白鐵恨大叫道：「夫人！妳聽見了！這可怪不得老夫辣手！」

語畢又是一拳擊出，這次拳勢更為平靜，拳是無聲無息！

劉幼夫口中雖發着狂語，也知道白鐵恨那一拳

的厲害，攻勢未到，已經作了準備！身子猛然向前一彎，雙手握住自己的腳尖，放開自己的後背，讓拳力擊中！

他這個抗擊的姿勢十分奇特，白鐵恨的拳力擊在他背上，居然中在一片羽毛上一般，全無一絲抗力！

同時他的身子彎成了一個圓環形狀，在拳風的衝激下，滴溜溜地亂滾！

白鐵恨又叫道：「好小子！你真有兩手，再接我這一拳看看！」

拳勢未及發出，劉幼夫却一彈身跳高丈許，手中紅光耀眼，向白鐵恨罩去。

原來他在滿地亂滾時，早已將被月華夫人羅袖裏飛出的長劍拾回手中，深知白鐵恨的拳力難當，搶先攻了出來！

白鐵恨冷笑一聲，拳勁及時發出！

劉幼夫人在空中，舉劍劃了一道扁形圓弧，原是想像開他的拳勁的。

誰知白鐵恨那一拳竟是虛招，劍上毫無阻力。劉幼夫心知不妙，轉招已是不及，遂將牙一咬，挺劍加速對準白鐵恨刺去。

白鐵恨手捏拳訣，大喝一聲：「滾！」

拳勢突發，將劉幼夫的身子凌空擊起，可是他本身也險到了極點。

因為劉幼夫的捨命一刺，劍身未至，劍尖前突然湧出五尺長的紅色劍氣，竟然透過了他勁厲的拳風，掃了過來！

白鐵恨見機得早，拳發身退，劍氣掠過額下，削斷了一撮長鬚！

劉幼夫挨了一拳，還幸他身在空中，着力較輕，一直被拳風推着向牆上飛去，形將觸牆之際，他

又舉劍朝前一揮。鋒利的劍氣先在牆上劃破了一道裂口，然後他的人才撞上去。

砰然一聲激響！半面厚牆向外倒去，劉幼夫的身子也跟着跌了出去！

白鐵恨怒喝一聲，首先追了出去，關山月與月華夫人等也緊追出來，但見劉幼夫艱難地由磚礫中爬了起來，嘴角流下了鮮血！

白鐵恨大叫道：「小畜牲！容你不得！」

拳勢又待發出，橫裏一條人影掠來，擋在他的前面！

白鐵恨見那人竟是關山月，不禁怒叫道：「小子！你這是幹什麼？」

關山月輕輕地道：「伯伯！請您放過他吧！」

白鐵恨大叫道：「什麼？您也要我放過他？」

關山月點點頭道：「是的！我父親是敗在劉逸夫的劍下才抑鬱而死，您要是殺了他，我父親在地下也不會瞑目的！」

白鐵恨被他說糊塗了，大叫道：「你這話怎麼講！」

關山月莊容道：「劍下之恥，只有用劍來洗雪，劉逸夫死了，幸好還有個兒子在，假如我不能在劍下擊敗他，我便對不起死去的父親！」

白鐵恨算是懂了，然而他想了一想，睜大眼睛道：「你行嗎？」

關山月依然正容道：「剛才動手的情形您看見了，並不是我的劍法不如他，只是他的劍相當怪異！下次動手的時候，我會注意到的……」

白鐵恨終於放下了拳頭，輕輕地一嘆道：「好吧！我答應你！只是這小畜牲相當陰險，你要是吃了他的虧，可不要怪我！」

關山月坦然一笑道：「小侄知道！絕不會怪您老人家的！」

劉幼夫手挺長劍，等待着再與關山月一搏！

誰知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你已經受了傷，我現在即便勝了你也沒有意思，還是等你把傷養好了，我們再正正經經地比一場！」

劉幼夫一言不發，轉身就走，才跨出四五步人已顯出搖搖不支之狀。

月華夫人想搶過去扶他，可是他竟悍然地用劍一攔道：「不要妳碰我！」

月華夫人一怔，道：「幼夫！你……你連娘都不認了……」

劉幼夫張口噴出一口鮮血，大聲叫道：「等妳死了之後，我會到妳墳上磕個頭，報答妳生我之德，只要妳活著一天，我再也不要看到妳。」

月華夫人熱淚盈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劉幼夫又努力地鎮住上衝的氣血，點點頭叫道：「飛鵬！來扶我下山去！」

滿臉愁容的飛鵬走過來，輕輕地扶住他的一條手臂道：「公子！您要下山去！」

劉幼夫哼了一聲道：「當然是下山了，這地方難道還能待下去？」

月華夫人急忙叫道：「幼夫！你怎麼說出這種話？」

劉幼夫冷笑道：「這裏原來是妳與萬新月的秘密香巢，我姓劉的憑什麼再留下……」

月華夫人氣得失聲痛哭起來，飛鵬却扶着劉幼夫，一步步地向山下走去，連頭都不回一下……

等他們走出很遠後，月華夫人忍不住又想去追他回來！

麥挑却溫和地阻止她道：「夫人！妳還是讓他走吧！他不願意留在山上，並不是真正爲了跟您決裂！」

月華夫人一怔道：「那是爲了什麼呢？」

麥挑輕嘆一聲道：「爲了張姑娘！」

月華夫人身子一震，回頭望了望關山月，黯然搖頭嘆道：「唉！孩子！爲什麼你偏偏就是關山月呢……」

關山月是明白的，但是他無法說什麼。

倒是白鐵恨十分高興地道：「夫人！妳心心念念的孩子終於找到了，失去一個兒子，得到一個兒子，對妳並無什麼損失呀！而且這個兒子比那一個強得多了……」

月華夫人揮淚長嘆道：「駝翁！你不會明白的，在一個母親的心中，兒女是無法替換的……」

白鐵恨一瞪眼道：「這麼說來，妳是不承認這個孩子了……」

月華夫人連忙搖手道：「不，駝翁，你弄錯了。」接着又是一嘆道：「對於闊別多年的孩子歸來，我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高興，可是，我也不願意失去幼夫，因為他是我親生的骨肉，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絕不會嫌兒女多的……」

白鐵恨怔了一怔，才伸手摸摸被削斷的短鬚道：「老夫的確不懂，幸好我是孤家寡人一個，用不着操這份心，我們還是進去吧，看看劉逸夫留下的信上說些什麼？」

月華夫人淒然垂淚，彷彿連腳都抬不動了，月老依然凝視着山下。

飛鵬與劉幼夫早已不見影子了。悵然良久她才搭着關山月的肩膀，慢慢地回到廳中。

劉幼夫擲在地上的綢帛仍在原處，質地微微泛黃，可見已保存了很久！

大家都望着那裏，却沒有人去檢起來！

白鐵恨急着想知道內容，却又不好意思去拿，只得命令關山月道：「賢侄！你去看看……」

關山月見月華夫人點頭示可，遂彎腰拾起綢帛，想交給月華夫人。

月華夫人淒苦嘆道：「我不想看，你把它唸出來吧！」

麥挑與侍書司棋入畫等人立刻準備退出迴避。月華夫人搖搖頭道：「當年的事你們都知道了，留下聽聽也沒有關係！」

那五人急忙止住腳步，可見他們心中也很想知道那封遺書的內容！

關山月慢慢地抖開綢帛，輕輕地唸道：「書諭幼兒知悉：

余即將就死矣！余之死因雖爲受人所創，實則讎讐難平也！

往事言之，徒增淒楚，汝可詢之飛鵬，彼知之頗詳，且對余忠心耿耿，當盡可告兒而不致有所隱諱……現僅抒余心之所恨！

余所恨有三：萬新月固爲禍首，白鐵恨幫兇難恕，然其均爲外人，諒情度理，報不宜過烈，殺之可耳！

最難堪者，即爲汝母，余受創臥床，彼念念不忘者，却爲他人，遂致余憤急交攻，而告不治，然余本愛彼之心，且不欲汝逆倫弑母，可依余言以報之！

汝母與萬新月另生一子，長汝兩歲，汝母念之頗切，可於殺死萬新月後，擒之於汝母之前，剖其心而碎其屍，此舉可貽汝母終身之痛，余恨消矣！余遊海外，曾得劍術秘冊，歸來未遑動練而度生，遂密封藏之，交飛鵬保存，汝十五歲時，根骨



已凝，可於無人處秘加虔修，計十年可望有成，斯時始可作雪恨之舉，功力未成前，切忌輕舉妄動，蓋萬一二人武功非凡，小不忍則反為所害，則余雪恨無日，泉下亦不饒汝，切記！切記！

再者傷余之人，劍道極精，汝藥成之日，可往訪之，為余雪一劍之仇，斯人為一相貌極醜之老婦，可用赤霞教三陽神功以剋之……」

關山月聽完之後，大家都默然無語。

月華夫人微微一嘆道：「想不到劉逸夫會恨我如此之深，臨死之前，還安排了這一着……」

白鐵恨也愕然地道：「難怪那小子剛才能連擋我破玉拳兩招，原來劉逸夫還秘密地留下了武功，他今年二十四歲，差一年才能藝成，那個時候恐怕我老駝子還要敗在他手裏呢！」

月華夫人仍是呆呆地道：「他一直是跟在我身邊的，直到十五歲那年，他忽然要求獨自一人居住在折桂峯頂上去，我以為孩子大了，不願意再跟我親近了，誰知他竟背着我去偷練武功……」

入畫這時才插口道：「是的，那地方連我們也不准去，只有飛鵬一人可以上去，他們一定是在那兒秘密地練功夫……」

月華夫人搖搖頭道：「你錯了！飛鵬並沒有練，只有幼夫一個人在練……」

入畫不信道：「她保管那些武功抄本十幾年，會忍不住偷偷地練？」

月華夫人點頭道：「不錯！劉逸夫從出海回來之後，武功突飛猛進，我一直懷疑他得到什麼特殊的練功法門，可是他一直不肯告訴我，劉逸夫死了之後，我也曾試探過飛鵬，因為劉逸夫生前與她很親近，然而我始終找不到一點痕跡……」

入畫奇怪地道：「她怎麼會捨得放棄不練的

呢？」

月華夫人輕嘆一聲道：「這是她聰明的地方，她若對那些秘密稍微動了一絲貪念，必定無法瞞過我，為了保密起見，她才絕意不練，因此我對幼夫也放鬆了注意……」

入畫仍是不解地道：「她是夫人的侍婢，為什麼反會幫着劉逸夫來欺騙夫人呢？」

月華夫人苦笑一聲道：「七大侍者以她入門最早，劉逸夫未死之前，她已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

入畫一怔道：「夫人！您是說她與劉……」

雖然她沒有問下去，意思却很明顯，月華夫人笑了一下道：「不錯！她偷戀着劉逸夫，而劉逸夫也對她很好！」

入畫憤然道：「這怎麼可能呢！她與夫人相比，簡直就是螢火之於明月……」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感情與姿色是兩回事，……當然劉逸夫並不真正地喜歡她，可是他在她那兒飽受冷落，自然而然地會對飛鵬好一點！」

入畫又問道：「夫人知道嗎？」

月華夫人道：「知道！」

「那您容許他們那樣……」

月華夫人嘆了一聲道：「我自己是一個不貞的妻子，有什麼權利去干涉別人呢！而且我對劉逸夫的歉意很深，因為我與萬新月在一起後，再也無法把全副的愛意給他了，有一個人能代替我給他一點慰藉，正好能稍補我心中的歉疚，所以對他們之事，我不但不加反對，暗中還故意促成他們……」

入畫這才點點頭道：「難怪飛鵬對公子那麼忠心了！她把他當作了自己感情的寄託……」

大家都沒有作聲，半晌之後，仍是白鐵恨道：

「屬下實在太高興了……」

關山月見他說話的時候，目中又是淚光隱隱，快要落下來了，不禁更為奇怪道：「大哥！請你老實告訴我一聲，在山下的時候，你只知我是關山月，並不知我與月華夫人的關係，然而你極力設法幫助我上山，而且還甘冒危險，為我隱蔽身份，你一定有着什麼特別的原因。」

侍書怔了一怔，最後才嘆了一聲道：「這告訴公子也沒有關係，連琴挑，司棋，彈劍三人對張姑娘都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關山月一怔，道：「你們……」

侍書苦笑一下嘆道：「我們只是心儀張姑娘的仙露明珠般的丰采，並不敢存有一絲冒瀆之意，因為張姑娘對公子情深如海，我們都願意捨出性命來幫助公子與張姑娘見面……張姑娘為公子相思日苦，公子快點上去安慰她一下吧……」說完他又施了一禮回頭向來路走去。

關山月望着侍書的背影，心頭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自從有知識以來，他始終都是與恩師獨孤明生活在一起，他們隱跡在大戈壁沙漠中，牧馬，練功，學武，讀書……可是始終都沒接觸到女孩子。大漠中的第一次盛會是他英雄歲月的開始，當他乘着明駝，以明駝令主的身份會見羣豪時，他的心中只有洶湧的豪情！

然後是中毒，受傷，機緣湊合，使他認識了張菁菁，他感激她，喜歡她，却並沒有什麼綺情的成份。

第二天中毒受傷，又虧了張菁菁，這次小女孩兒成熟了，對他獻出了少女最珍貴的感情，可惜他是在昏迷未醒中，絲毫都沒有感覺！

崑崙山中，雪老太太治好了他的傷，那時他才

「現在說那些空話都沒有用了，反正劉幼夫再也不會回到妳身邊了！」

月華夫人凄然地道：「是的，假如沒有張菁菁的事，可能他還不會離得我那麼絕！」

白鐵恨連忙道：「張菁菁是誰？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月華夫人嘆道：「張菁菁是個很美麗的女孩子，醫道很精，她與一個姓彭的老婦人無意之中，闖到山上來，那時剛好我心口痛的老毛病發作了，她治好了我的病……可是她的姿容與溫柔使得幼夫如醉如痴，我也很喜歡她，便將她硬留了下來，原是想慢慢地說服她，叫她嫁給幼夫，可是這小妮子心上早已有了別人……」

白鐵恨大笑道：「我明白了，她心上的人便是關山月，我這賢侄的人品比那小畜牲強多了，她怎麼會移情別戀呢！」

月華夫人輕輕地一嘆道：「不錯！幼夫對菁菁好到了極點，可是她口口聲聲仍是念着她的關大哥，我沒有辦法，只好叫那個姓彭的老婦人下去將關山月找來……」

白鐵恨忽地冷笑一聲道：「妳找關山月的目的，只怕是要殺掉他吧！」

月華夫人沒有回答，白鐵恨又催逼問道：「妳為什麼不說話呢？」

月華夫人一咬嘴唇道：「是的！那時我的確有這個意思！因為我不忍看幼夫那樣痛苦！一個母親為了孩子的幸福會不顧一切的……」

關山月似乎有點生氣愾然地道：「難怪我一到山上，他們都叫我不要說出真正的身份……」

月華夫人目光一掃琴挑侍書司棋等三人，他們立刻低下了頭，關山月却不顧這些，憤然地道：「

多少體諒到一點男女之間的微妙感情，可是他懂得太少……」

龍華會上，柳依幻對他表示過好感，却被他拒絕了，可是由於師父與林香亭之間那一段不平凡的感情，使他了解到愛的真諦，也使他燃起對張菁菁如渴的思念，所以他才不顧一切地追隨彭菊人來到了這大巴山中！

意外地得知了自己離奇的身世，也找到從未謀面的母親！更從自己父母那段畸戀中使他意識到愛的力量了。

所以他此刻想見到張菁菁的心情竟是異樣地迫切！

那小樓就在數十丈處，關山月只走了一半就拉開嗓子叫道：「菁菁！菁菁！我來了！妳的關大哥來了……」

在他的意識中，張菁菁一定會飛也似地跑下來迎接他！

誰知他的呼喊僅只激起了山谷的迴聲，却連一點回應都沒有。

關山月不禁有點奇怪，一面加緊腳步，一面又喊了一聲：「菁菁！我來了！關山月來了……」

小樓中仍然沒有回應，這下子他有點着急了，幾個急步，撲到小樓前，來不及打量環境，一逕向門裏衝進去。

樓下悄悄的不見人影，他又衝到樓上。

索帷低垂，寶燭生光，可就是沒有伊人踪跡。

這下子把他急怔住了！

「菁菁上那兒去了？」  
一面在心中自問，一面開始在四下搜索，找到後樓的一間小屋，却見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躺在地下。

侍書用手輕輕拭去目中的淚痕低聲道：「屬下是替公子高興，也是替張姑娘高興，張姑娘與公子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且喜機緣巧合，天從人願，

月華夫人臉色一變，白鐵恨却哈哈大笑，打破了僵局道：「幸虧老夫來巧了，否則大錯鑄成，只怕夫人真的要抱恨終身了……」  
月華夫人依然無語，關山月却猶自憤憤不平地問道：「菁菁呢？」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在琉璃別府裏，你快去看看她吧！」

關山月立刻問道：「琉璃別府在那兒？」

侍書恭身道：「屬下願為公子領路！」

月華夫人點點頭，關山月一抱拳道：「謝謝大哥……」

侍書帶領着關山月穿過後廳，循着一條小山路前進着，走出里許，遠遠可以看見一座孤峯上華光微透，蓋着一棟精緻的小樓！侍書作了一躬道：「上面就是琉璃別府，公子請自己上去吧！」

關山月見他說話時的神態有點異樣，在興奮中又帶着一點惆悵，而且目中隱隱有淚光閃爍，不禁問道：「大哥！你怎麼了？」



一個腦前被人砍了一劍，鮮血汨汨地流着，人已經氣絕了！

另一個却是被人制住穴道的樣子！

關山月心中一沉，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意外，連忙把那個未死的女孩子扶了起來檢驗了一下，發現她的將台穴上被人用重手法點了一下。

爲了要得知張菁菁的遭遇與下落，他只得暫時按捺下焦急的心情，解開那女孩子的衣服，雙手按照解救的步驟推拿着……

過了片刻，那女孩子才慢慢地復甦過來，睜眼看見他，立刻大聲驚叫起來！

關山月只得和顏悅色地道：「小姑娘！妳不要怕！快告訴我張姑娘到那兒去了？」

那女孩子睜着眼睛，骨碌碌地望着他，神情又恐怖又詫異！

關山月見她仍不開口，不僅有點焦急大聲叫道：「妳說話呀！張姑娘到那兒去了？妳們是怎麼一回事……」

那女孩子仍是不開口，關山月這才想到她不認識自己，連忙道：「我叫關山月！」

那女孩子一聽關山月三個字，立刻跳了起來，用手指着後窗叫道：「你就是關大哥……你是小姐常說的關相公……」

關山月點點頭，急忙問道：「張姑娘呢？」

那女孩子繼續指着後窗叫道：「小姐被飛鵬阿姨趕跑了，從這兒走的，我叫小紅，還有一個小綠，被飛鵬阿姨殺死了……」

關山月腦中如受重擊，來不及聽她說下去，飄身穿窗而出向前奔去，小紅則伏在樓窗上急叫道：「關相公，你走錯了，在左邊！」

關山月聽見了之後，雖然立定了身子，却有點

不相信，因爲眼前只有自己所奔的方向是一條通路，這琉璃別府是建造在一座孤峯之上，左右兩邊都是懸崖與險坡！

小紅却急得大叫道：「一點都不錯，她趕着小姐兩個人都從這兒跳下去的！」

由於左面是一片懸崖，關山月估計高度，離下面的實地足有三四十丈高，因此略覺有點不信，小紅只好又道：「關相公，我絕不騙你，飛鵬提着劍，惡狠狠地趕來要小姐跟她走，小姐不答應，她便要殺死小姐，小綠過來阻擋，被她砍了一劍，接着又點了我的穴道……」

關山月連忙道：「慢着！妳既然被制住穴道，怎會知道她們從這兒跳下去的……」

小紅急得跳腳道：「我雖被制住行動，耳目還是可以視聽，小姐先從窗口裏跳出去，飛鵬也跟了出去，我聽見她狠狠地說道，『妳就是跳了崖，我也不會放過妳的……』我心裏一急，這才昏了過去……」

關山月看她的神情不像說謊，乃又問道：「這下面是什麼地方？」

小紅道：「下面有一片樹林，穿過樹林是一條溪流，一直通到山外……」

關山月不再多問，身形一縱，向崖下飄去，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來，他還是第一次，但是他想到張菁菁與飛鵬都能跳，他為什麼不能呢？

落腳處是一片凸出的山石，再底下則是更深的山谷，就在他的腳步踏在山石上的時候，那塊山石突地一鬆，向下面落去……

關山月似乎沒有想到這一着，但是他已來不及應變了，身子一翻，連同那塊巨大的山石，跌下深溝的急湍，一人一石激起兩片水花，流水又恢復了

先前的湍急，關山月却不再看見浮上來了！

在崖上的小紅身畔，突然多出一個飛鵬，她目注着關山月被急流吞滅後，用手拍拍小紅的肩膀道：「小紅！做得好！現在我們快離開這兒吧！」

兩人一個在一個崖角的石影下，抬出昏迷不醒的張菁菁，飛鵬解下腰帶，把張菁菁綁在背上，飛也似地從關山月第一次所走的方向離開了。

廣寒宮中的大廳上，每個人都帶着沉重的臉色，那已經是關山月墮入水中的半天以後了！

白鐵恨怒氣沖天地大叫道：「夫人！到了現在妳還在替那個小畜生掩護，我認爲這一定他與飛鵬兩個人做的好事……」

月華夫人愁眉深鎖地道：「會不會是關山月帶着張菁菁偷偷地離開了呢？」

白鐵恨冷笑一聲道：「妳這是自欺欺人之談，關山月已知道他是妳的兒子，再也沒有人會阻得他與張姑娘在一起，他為什麼要偷偷地溜走！而且他要溜也用不着出手殺人呀……」

琴挑也一皺眉頭道：「屬下也認爲溜走之事絕無可能，第一是關公子無此必要，第二是小紅那丫頭失蹤得離奇，小紅與小綠雖然都是夫人身邊的侍兒，由夫人派到琉璃別府去侍候張姑娘，可是據屬下所知，小紅與飛鵬特別接近，小綠身死而小紅失蹤，可能是她們串通好劫走了張姑娘……」

月華夫人暴躁地問道：「那麼關山月呢？」

琴挑黯然一嘆道：「關公子的下落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他發現張姑娘失蹤之後，從現場的情形一看就明白是發生了變故，趕着追下去了，第二個可能屬下不敢說……」

月華夫人急說道：「說！這個時候還賣什麼關

子！」

琴挑應了一聲嘆息道：「那就是關公子可能已遭到了謀害！」

月華夫人立刻道：「胡說！他就是死了也該有個屍首……」

琴挑嘆了一聲道：「琉璃峯下就是大竹河源，水流湍急……而且峯下的一塊浮石也不見了，屬下認爲第二個可能性大一點……」

月華夫人沉着臉不再作聲。

白鐵恨却大叫道：「關山月若是真的受了暗算，我可不能饒了那小畜生……」

月華夫人急道：「駝翁！事情真相未明……」

白鐵恨怒叫道：「兩個都是妳的兒子，本來我可以不管，可是關山月却是我故友唯一的骨肉，我總不能讓他死得不明不白……」一面說着，一面已站了起來！

月華夫人急急叫道：「駝翁！請你看我的份上……」

白鐵恨冷笑一聲道：「我馬上就去找那個小畜生，只要關山月安然無恙，我便饒了他，否則我一定將他碎屍千段，那時候妳可別怪我手段太狠，劉幼夫是妳從小養大的，關山月却是今天才見面，一樣的兒子，妳有親疏厚薄，我却只有一個侄子，因此我不管妳對這事如何看法，我也不會因爲妳而改變主張！」說完他拔起腳來，急沖沖地走了。

月華夫人沒有攔他，也不再跟他多說，直等白鐵恨的身形去遠後，才輕輕一嘆道：「老天爺！你為什麼要給我安排這麼一個悲慘的命運，幼夫！你也做得太令我傷心了……」說着她的眼淚撲簌簌地直往下落，半晌之後，她才一擦眼淚道：「琴挑，司棋！你們二人沿着大竹河找下去，看看能否發現

他的屍體，倘若留在此地看家，侍書與入畫跟着我出山去！」

黃茗問道：「夫人！你要出山？」

月華夫人沉重地一點頭，道：「是的！我要出去！我必須要在白駝子之前找到他，向他問問清楚，假如他真的做了那件事，我也不能讓老駝子去殺他！」

琴挑喃喃地道：「夫人！你是說……」

月華夫人凄然地一點頭，道：「我要自己宰了他！」

幾個侍者都不作聲，他們都恨不得殺了劉幼夫，但是聽見月華夫人自己作了這個決定，又不禁替她難受起來！

琴挑等了一下才道：「夫人！我們先走一步了，但願關公子吉人天相……」

月華夫人點頭，一嘆道：「那希望太渺茫了，你們若是有結果，把他帶到山上來埋葬了，若是沒有結果，就趕快向南邊來找我，幼夫一定會向滇南海去，那是他老子的地方……」

琴挑點點頭，於是這一批人也分頭出發了！

南行走向真邊的路上，有着三個落寞的人影，却有四匹坐騎！

月華夫人黎秋菊騎着一匹黑馬領先，入畫的胭脂馬居中，侍書的黑馬殿後，最後却跟着關山月的那乘明駝，駝身上掛着獨腳金人。

明駝，金人，這都是明駝令主的獨家標誌，然而駝在人跡，却又令人費思不解，這一路行來，已惹起不少江湖人的注意！

月華夫人雖無江湖閱歷，可是她腰下佩着劍，服采鮮明，年紀雖大一點，丰采依然明艷照人，後

面跟着兩個人也都氣宇非凡，再加上關山月的一乘明駝。

人家雖然猜不透他們的身份，却也不敢去惹他們，所以一路行來，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離開大巴山半個月，漸漸進入滇境，情形就不對了。

過宜賓時，就有一批人緊跟在他們身後，渡白水，過威寧，在通往宣威府的路上，接連有好幾個人越過他們的馬頭疾馳而去。

馬上的人多半是年紀大的老頭子，也有着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兒，可是，在月華夫人的眼中，他們都像像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心中暑暑地提高了一絲警覺！

最後一次掠過他們的，也是一個中年女子，月華夫人臉色微動地道：「我相信前面一定會有麻煩！」

入畫連忙道：「夫人怎麼知道的？」

月華夫人輕輕一哼道：「今天已經有好幾個人過去了，他們都不像是庸手，而且對我們特別注意，分明是看上我們了，剛才過去的那個女子，神態尤見凝鍊，比早先的幾個老頭子還要高明，據我的猜想，他們一定是一夥的！那個女子的，還是他們中的首領，那些人，一定是等她到來了才開始要找麻煩……」

入畫奇道：「我們與江湖人從無牽涉，他們爲什麼要找我們的麻煩呢！」

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江湖人生事一向莫名其妙，毫無來由的，所以我不願意在外面多跑，就是怕引起那許多無謂糾紛。」

說着遠遠看見一片叢林，林前有一塊空地。有幾匹馬拴在樹上，空地上簇圍着一羣人。



遠遠望過去，有老有少，最後掠過他們的那個女子，正擁在中間，好似在商量着什麼事，見到他們後，立刻四下散開來，頗有阻路之意！

月華夫人輕輕地說一句道：「我說的如何？」入畫最好事，立刻一催坐騎，搶過了月華夫人，衝向前去，口中還叫道：「讓開！讓開！別擋着路！」

馬向着人羣中衝去，看看將要接近之際，人羣中閃出一個小女孩子，輕捷無比地過來一把攔住她的馬轡道：「下來啦！我們有事問妳！」

疾駛的駿馬被那小女孩子一拉，居然無法衝前，長嘶一聲，人立而起，差點把入畫掀了下來。

入畫不禁微怒，手中長鞭對準那小女孩子抽去，口中叫道：「小鬼！妳在找死！」

那小女孩子身形却十分靈活，扭頭一躲，由她的馬腹下鑽到另一邊去了，入畫一鞭抽空，鞭梢落在馬頭上。

馬匹叫小女孩子攔住了嘴，前進不得，又挨了一痛鞭，頓時性發起來，後蹄飛空拔起猛踢，頭低了下去，倒立了起來！

入畫沒有注意到這一下，馬上立刻坐不住了，向前一栽，向幸武功根底實，空中一翻身，才沒有摔下來！

當她站穩身子，却見那小女孩子笑嘻嘻地由馬腹下鑽了回來，在馬頭旁的血筋上用手指一戳，那匹馬四肢一軟，立刻跪倒在地。

那小女孩子笑着丟開手中的繩道：「妳這匹馬脾氣太壞，騎不得啦，另外再換一匹吧！」

從這小女孩子制馬的手法來看，足證她的身手殊非尋常，入畫知道對方是存心留難了，因為那許多大人還在一旁看着那小女孩子胡鬧而不作一點表示！

只要妳贏得我雙劍，自然會有人來跟妳說話，否則妳就跪在我面前磕三個響頭，叫我三聲小祖宗，我便饒過妳……」

入畫性情暴躁，那裏忍得住，厲叱一聲，長劍飛洒而出！

小女孩子雙劍一交，輕響聲中一劍斜落，劈開她的攻勢，另一劍却逕向她的左邊將台穴上戳到，連守帶攻，用式尤為精妙！

入畫試出這小女孩子的腕力頗強，微微一怔中，飛速回劍自保，雖然封住了她的攻勢，却已顯得有些慌亂！

小女孩子微微一笑道：「怎麼樣！妳知道厲害了吧！」

入畫又羞又怒，長劍再度攻出，劍前銀星亂舞，小女孩子連忙將雙劍揮成一片劍幕，擋住那點點銀星，叮叮交響聲中，但見火花四冒，頃刻之間，兩人已各換了十幾招，居然不分勝負！

交手中一大一小兩條身影如穿梭般地互相來往，打得頗為猛烈，而在兩邊觀戰的人也都顯出詫異的神情，雙方對自己這邊的人都具有絕對信心，是以都不相信也會有如此高明。

大約到了三十多招後，月華夫人開始說話了：「入畫，妳簡直太不像話了，對付一個小孩子也要如此費力！」

入畫久戰不下，心中已開始躁急起來，再經月華夫人一催，不由性起，大叫一聲，劍勢突轉，在面前斜劃出一招。

劍上發出淒厲的呼嘯，雜以一片濛濛如雲如霧的劍氣，將小女孩子圍入其中。

小女孩子輕輕一躲，雙劍並舉合成一股，齊上而下，居中力劈出一招！

示！

月華夫人與侍書也漸漸地走近了，遠遠地駐馬而立，也不作任何表示。

入畫知道月華夫人也不禁止她鬧事，胆氣一壯，沉着臉過來，一言不發，噙然地由馬鞍後抽出長劍，比着那小女孩子喝問道：「小鬼！妳為什麼要傷害我的馬？」

小女孩子一笑道：「我不是說過妳這匹馬癖性太劣嗎，起初牠不聽妳的指揮亂衝亂撞，幸好我還懂兩手制馬的方法，才沒叫牠衝上，牠又使性子把妳給顛了下來，像這種劣馬還要牠幹嗎？我另外賠妳一匹吧！」

入畫怒喝道：「好！妳賠吧！妳知道牠值多少錢？」

小女孩子把那匹胭脂馬估量了一下，笑笑道：「這種劣馬，既不能騎，便只好賣給馬肉舖子，五分銀子十斤，牠還不算瘦，至少可以賣到二三兩銀子……」

入畫怒喝道：「放屁！我是以一千兩身價買來的！」

小女孩子笑笑道：「妳倒真會敲竹槓，連妳的人算進去也值不了一千兩！」

入畫早就有意發作，只是對着一個赤手空拳的小女孩子發威似乎有點說不過去，正想借個題目發揮，聽那小女孩子如此一說，剛好抓住機會，長劍一探，劍光掠向她的頭上怒叫道：「小鬼！妳居然敢出口傷人！」

那小女孩子縮頭一躲，好似十分害怕她的劍，退過一邊，大叫道：「哎呀！強盜婆娘！妳要行兇殺人……」

其實她躲的姿勢十分巧妙，剛好化開了入畫的

噙然一聲巨響中，入畫的身子連退三步，怔然無語。

小女孩子的雙劍都被震飛了，空着一雙手，也站在那兒發怔！

誰都可以看出小女孩子在招式上，應該可以勝過入畫的，只是她對於所使的那一招劍法還不夠純熟，以至發動太遲，為入畫及時返劍補救，而且她畢竟是個小孩子，腕勁強而無法持久，才被入畫磕飛了雙劍！

「入畫！回來！」

「靈姑！回來！」

月華夫人與那中年女子，幾乎是同時發聲，召回在場中決鬥的兩個人，而且也同時挪動身子向前走去。

侍書也下了馬，牽着他與月華夫人兩匹座騎，臉上也有詫色！

兩個中年女子走到距離丈許處站定，互相打量着，月華夫人的年歲雖較那中年女子大，可是她雍容的神態顯然超過對方甚多，因此那中年女子微一欠身道：「借問夫人……」

月華夫人淡淡地道：「我叫黎秋菊！」

那中年女子立刻低頭沉思，想了半天，大概仍是無法想出這個名字與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有關，乃輕輕道：「賤妾李塞鴻！」

月華夫人對任何名字都沒有印象，是以毫無反應地問道：「你們故意擋住去路，存心惹事，究竟是什麼意思！」

一刺。

入畫冷笑一聲，劍光再舉，將那小女孩子又圍入劍中道：「妳別耍賴，不賠出一千兩銀子，妳就拿命來抵償！」

那小女孩子左右兩閃，還未能逃出劍勢的威脅，只好停住身形，反倒朝她的劍上撲過來叫道：「殺了我也不出一千兩銀子，乾脆把命給妳吧！」

入畫並不想傷害她，連忙把劍一收，誰知那小女孩子刁鑽異常，利用她撤劍的剎那空間，身子撞了進來叫道：「賊婆娘，妳隨便使用劍嚇人，一定不是好玩意！」

入畫一疏神，脅上吃她打了一拳，力道很重，雖然不致受傷，却也被她打得連退幾步，怒中火燒，一擰長劍掃了過去，直逼她的上中下三路！

這一招又速又狠，那小女孩子似乎也沒有防到，她會如此厲害，直等劍光迫體，她才往後一仰，接連兩三個滾翻，堪堪逃過一劍。

入畫還待追過去，那小女孩子已滾到那中年女子身畔叫道：「仙子！請允婢子出手！」

中年女子點點頭道：「靈姑！對方劍法不凡，妳要小心一點！」

小女孩子答應一聲，回到她自己的坐騎前拔出一雙短劍，劍身雪亮，看來似乎很鋒利，可只有兩尺來長，比普通的劍要短到一尺。

她手持雙劍，一縱身來到入畫身前，雙劍一揚道：「賊婆娘！不是妳一個人會使劍，我們來較量看看！」

入畫對她的短劍看了一眼，露出不齒的神情道：「我懶得跟小孩子胡鬧，叫妳家大人出來！」

小女孩子冷笑一聲道：「剛才我空着雙手，妳倒是覺得很，現在看我拿了武器，妳又不敢跟我比了！」

李塞鴻臉色微動，將侍兒兩個字輕唸幾遍才問道：「那夫人與謝靈運有何淵源？」

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我不認識這個人，也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李塞鴻神色又是一動，似是不信地道：「剛才那位大姊所使的劍法，正是修羅七式之一，修羅七式除謝靈運外，並無他人曉得，夫人說不認識謝靈運，似乎是欺人之談吧！」

月華夫人哼了一聲道：「不認識就是不認識，我用不着騙人，不過妳既然提起有人也會那套劍法，我倒想見識一下，妳說那謝靈運是個怎麼樣的人？」

李塞鴻咬了一下牙道：「是個大惡人……」

月華夫人打斷她的話頭道：「我不管那人的好壞，只問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李塞鴻莫明其妙地說道：「謝靈運自然是個男人，他此刻正在晉中五台上，籌組天魔教，自立為教主……」

月華夫人有點失望，淡淡地道：「一個臭男人，我也懶得去找他了，我只問你們攔阻在這兒是何用意？」

李塞鴻又用手一指那乘空駝道：「這匹坐騎是怎樣落到夫人手中的，牠的主人何在？」

月華夫人立刻問道：「妳問這幹嗎？」

李塞鴻道：「我們正在找他，天魔教勢力方張，唯有關山月可以阻阻他們橫行……」

月華夫人有點興奮地道：「關山月有這麼大的本事嗎？」

李塞鴻莊容道：「當然了，明駝令主俠譽滿天下，除邪蕩魔，全仗他來主持，夫人若是知道他的下落，請馬上告訴我們……」



月華夫人黯然一嘆道：「我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

李塞鴻臉色一變道：「胡說！明曉令主向來人不離鞍，現在他的坐騎，他的獨門兵器都落在你們手中，妳怎會不知他的下落……莫非是你們將他謀害了！」

月華夫人尚未開口，入畫已搶着道：「妳才胡說呢！關公子是我們夫人的兒子，我們又怎會謀害他……」

此言一出，李塞鴻，靈姑與她們身後的那些老者一個個都顯出詫異的神色，而且還好像有點不大相信的樣子！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關山月的確是我孩子！」

李塞鴻的態度變為相當恭敬，作了一禮道：「賤妾不知道夫人是關公子的慈堂，因為關公子從未提及……」

月華夫人凄然苦嘆一聲，說道：「我們母子分散多年，大家一直互不知音訊，直到半個月前，才意外地相逢，只是我們聚首不到兩個時辰，他又失蹤了！」

李塞鴻驚叫道：「失蹤了……」

月華夫人點點頭道：「我希望是失蹤了，否則我一定不饒過那個畜生！」

她這番話內情只有入畫與侍書明白，李塞鴻還想問下去，入畫連忙阻止道：「妳別問了！這事情一時也說不清楚！」

李塞鴻有點着急道：「我們非儘快找到關公子不可，謝靈運的天魔教勢力日增，若不急加遏止，朗朗乾坤，將入邪魔掌握……」

月華夫人神色微轉道：「妳說那姓謝的人，他

的劍法與我侍女真的全一樣嗎？」

李塞鴻點點頭道：「是的！修羅七式雖然有幾個

人知曉，却以謝靈運所擅最精……」

月華夫人搖頭不信道：「不見得吧！我聽關山

月說過還有一個女人……」

李塞鴻也搖頭道：「不可能！謝靈運是我的師兄，我們兄妹四人中，沒有一人會比他更精，否則我們就不必借重關公子來對付他了！」

月華夫人想道：「我相信我的兒子不會騙我，既然如此，我可以跟你們去找那個姓謝的，也許從他那兒可以問出那個女人的下落！」

李塞鴻被許多事情弄糊塗了，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反倒是靈姑上前問道：「夫人找那個女人做什麼？」

月華夫人頓了頓才道：「那個女人曾經用那套劍法殺死了我的丈夫，我要找她報仇！」

靈姑呼叫道：「什麼！您是說那個女人殺死了關公子的父親？」

月華夫人睜了她一眼問道：「妳知道那個女人嗎？」

靈姑雙手連搖道：「不！不……」

月華夫人神色一整，又道：「我相信，妳是知道的！」

在她峻厲眼光的逼視下，靈姑感到無所遁形，口不擇言地說道：「您別問我，關公子知道得更清楚！」

月華夫人搖搖頭道：「他不肯說！」

靈姑微興道：「為什麼，難道關公子肯放過殺父之仇嗎？」

月華夫人嘆了一聲道：「我老實對妳說吧！關山月雖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的丈夫並不是他的父親

，而且他們之間還有着一些難解的仇恨，這中間的內情很複雜，我也不必對妳細說，月兒不肯對我說，是因為他與我的丈夫有仇，我不能逼着他幫助我替他的仇人報仇……」

靈姑的臉色一鬆道：「夫人！既是這樣情形，我可以幫助您找那個女人，其實那個女人也正等待着把事情解決！」

月華夫人詫然道：「妳說什麼？」

靈姑輕輕一嘆道：「妳一生只傷過一個人，她經常為這件事而感到不安，近年來她參研佛門心法，深悟冤仇果報的道理，這件事不了，她內心永遠也無法平息，她曾經把這件事告訴過我，也託我代為尋訪那個被她殺去一臂的人，她認為那個人劍法超羣，必定不甘埋沒隱名一世的……却不想那人是夫人的……」

李塞鴻輕輕一嘆，道：「靈姑！她說的是師娘！」

靈姑點點頭，月華夫人斜睨了李塞鴻一眼，李塞鴻連忙道：「夫人！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師娘，也是關公子口中才知道師娘尚在人間，因此您聞到我的時候，我無從答覆……」

月華夫人目光移向靈姑道：「那妳是知道了的，為什麼我問妳的時候，妳還不肯承認！」

靈姑不安地道：「那時因為牽涉到關公子，婢子不明就裏，不敢倉卒答覆！」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算了！事情既有了着落，我也不再追究了，那個人現在在那裏？」

靈姑想了一下道：「妳姊姊的居處一時不會變動，您早去遲去都沒關係，夫人何不幫着我們先把謝靈運的問題解決了呢？」

月華夫人不太興趣地道：「我不想介入江湖糾

紛……」

靈姑連忙道：「天魔教中每一個人都與關公子有着深仇大恨，他們第一個要對付的人便是關公子，妳是關公子的母親，似乎不應置身事外！」

月華夫人輕哼一聲道：「妳是在教訓我該怎麼做？」

靈姑眯着眼睛道：「這個婢子怎麼敢，可是天魔教的事情未了前，婢子無法抽身帶您到妳姊姊兒去，您是否能等呢？」

月華夫人望着她，忽地微微一笑道：「妳以為我一定要妳帶路嗎？」

靈姑也笑笑道：「除了婢子與公子外，天下再也不會知道妳姊姊的住處了，除非您能找到關公子陪您去，否則您就非答應婢子的要求不可！」

月華夫人又想了一下，才笑着道：「妳這小鬼頭太狡猾了，看來我只好答應妳，不過妳想我必能對付得了那個姓謝的傢伙嗎？」

靈姑一笑道：「謝靈運所仗恃着的不過是一套修羅七式，既然您的丈夫也是傷在那套劍法之下，婢子想您若無相當把握，也不會輕易出來尋仇！」

月華夫人無言可答，乃笑着點點頭道：「好吧！小鬼頭！我就陪着你們上一趟五台山，侍書！事情已有眉目，我們也不必再亂闖了，妳趕快去通知司棋跟琴挑他們，叫他們也跟着來吧……還有，你們若碰上功夫的話，不許跟他衝突，叫他到五台山去，他父親的仇，應該由他去解決……」

侍書答應着，把月華夫人的馬交給入畫，策馬先走了，靈姑却好奇地問道：「夫人！您還有一個兒子！」

入畫嘴快，搶着道：「是的！關公子的失蹤，與他有着很大的關係……」

月華夫人不准她多說下去，用嚴厲的目光將她止住了！靈姑看出其中隱喻，一轉眼珠，笑着走上前，在胭脂馬的頸下拍了一掌，推活牠的筋血，牽着交給入畫道：「這位大姊！方才多有得罪，請妳別見怪，寶駒奉還，這是匹良馬，真要賣到馬肉舖太可惜了……」

入畫也不生氣了，笑着拉着她的手道：「小妹！妳這張嘴真厲害，那幾手劍也使得爐火純青，以後我們得好好交交！」

靈姑也笑着道：「是的！大姊姊，我們要親近親近，妳的劍法也值得佩服，除了三位仙子，與關公子外，我沒有見過比妳更高明的人了！」

入畫笑問道：「三位仙子是誰？」

李塞鴻一沉臉道：「靈姑！別廢話，我們得急着趕路！」

靈姑伸伸舌頭做了一個鬼臉，這時那幾位老者也過來了，李塞鴻一介紹。

月華夫人淡淡點頭招呼，却對開游一鳴，萬里無雲，一輪明月等希奇古怪的名字感到很詫異，不禁一皺眉道：「你們怎會叫這些怪名字！」

李塞鴻代為解釋道：「他們都是仙榜上的人物，龍華會上規定只稱號而不稱名，他們的真名遂棄置不用了！」

月華夫人道：「我也聽見月兒說過什麼仙魔榜，那是怎麼一回事？」

李塞鴻輕輕嘆道：「這話說來很長，請夫人上馬，由賤妾邊行邊說吧！」

一行人重新上馬，改折向北行，途中李塞鴻陪着月華夫人，靈姑陪着入畫，一邊說着走着，說話的內容當然是關於龍華會的一切與關山月。無限感慨，無數嘆息，也加上無限擔憂着關山

月的安危！

橫越過秦中，進入晉界，五台山在晉冀交界處，走了將近一個月，算算路程還有一天才可以到達五台山。

而天魔教的勢力已如火如荼地展開，沿途已有不少橫眉豎目的江湖人注意着他們的行踪，可見那都是天魔教中的眼線，然而這一羣人太惹眼了，月華夫人與入畫無人識得，曾經參加過龍華會的人，豈有不認識李塞鴻與一鳴的道理，因此他們一路行來，倒是避免了許多無謂的麻煩！

這一天他們到達了忻山的一個小山村中，由於那兒沒有客舍，只好借居在一家較大山戶人家，那家人只能讓出兩間空房，於是他們男女各分一間住下！

入夜之後，李塞鴻與月華夫人都在閉目養神，靈姑盤膝打坐，只有入畫已呼呼進入夢鄉。

突然，由外面繫着馬匹的地方傳來一絲輕微的騾動聲，李塞鴻與月華夫人同時睜開眼睛，靈姑動作最快，早已一溜烟似的由門中竄了出去！

當她們趕到那裏的時候，但是一條白影向前疾射，後面又追着一個小黑點，不用說白影是關山月的那頭明駝，黑點正是靈姑輕巧的身形！

明駝是通靈的異獸，為什麼會突然狂奔呢？兩人對望一眼，也不假思索地拼命向前追去。

這正是月晦的日子，僅靠着朦朧的星光照明，對着前途模糊可見的影子追逐着，追了半天之後，地勢愈來愈高，好像向山上而去。

同時當她們轉過一道山峯時，不僅失去了明駝朦朧的白影，而且連靈姑也看不見了，山壁阻面，前程已無通路。



月華夫人不禁怔然止步，李塞鴻也訝然道：「奇怪了！我們一路行來，並沒有其他的岔路呀！」

月華夫人且不說話，細心去探查四下的痕跡，最後指着壁間的一個小隙縫道：「我想那畜生是從此地通過的！」

李塞鴻愕然道：「夫人別開玩笑，那頭明駝身軀比馬匹還大，這隙縫寬不過尺許，如何能擠得過去……」

月華夫人則莊重地道：「我絕不說假話，除非那畜生能長上翅膀，飛過百丈高峯，否則牠一定是由此處通過！因為這裏還留着牠的一個腳印！」

晚來新雨，明駝經過濕漉漉的泥土，沾了一脚泥土，然後在這塊大石上留下一個腳印，看來月華夫人的判斷並無錯誤！

李塞鴻不禁奇怪地道：「這麼窄的一條縫如何能容牠龐大的身軀通過！」

語音才落，那壁縫中傳出一個陰險的聲音道：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你們真是少見多怪！」

二人俱都一驚，四下搜索，均無藏人的可能，那個聲音當是由壁縫中透出無疑，可是那壁縫十分曲折，看不見裏面的情景！

雖然扁着身子，她們可以擠進去，可是她們兩個人卻輕易不涉險，壁中人敵友未分，萬一遇到襲擊，在那個夾壁中，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

壁中人見她們仍無回應，乃冷笑着道：「一頭大駝駝，一個小女孩兒，都被我接引在谷中，你們若不相信的話，何妨也進來看看！」

李塞鴻立刻問道：「你是什麼人？」

壁中人哈哈大笑道：「等妳們進來了，我們互相認識也不算遲！」

李塞鴻用目光望着月華夫人，似乎在問她要不要進去！

要進去！

月華夫人冷笑道：「自然要進去，不過我絕不從這條扁縫中擠進去！」

壁中人笑着道：「這是進谷的唯一通路！」

月華夫人怒叱道：「胡說！任你有通天澈地之能，我也不信你把我一頭駝駝由那條夾縫中牽進去，我更不信你自己也會像一條蛇樣地由那條夾縫中擠出擠進……」

壁中人先是一頓，沉默片刻後，繼而輕輕地問道：「妳怎會想到將人比蛇的？」

月華夫人冷笑道：「因為那壁縫中還留着幾片蛇蛇的遺壳，很明顯的那是蛇虫出沒之所……」

壁中人又默然片刻道：「妳說的半對半錯，我這千蛇谷中的，的確另有通路，那頭駝駝是從別的路進來的，可是我自己的確由那壁縫中出入的，那蛇皮就是由我身上脫落下的……」

兩個女子都為之一驚，李塞鴻似信非信地問道：「你是人還是蛇，怎麼身上會脫下蛇皮的……」

壁中人輕輕一笑道：「等妳們進谷後，自然會知道！」

月華夫人等了片刻才道：「我們一定會進來，而且一定要從另一條通路中進來！」

壁中人笑了笑，道：「很好！妳們去找那條通路吧！」

月華夫人立刻開始在附近搜索，過了一會兒，她突然拔出腰下的長劍，一抖劍光，對準一叢山藤上刺去。

壁中人發出警告道：「小心一點，那地方很危險！」

月華夫人根本不予理會，劍光刺進藤葉，信手一絞，掃落無數枝葉！

接着從斷枝殘葉中，竄出一條灰影，向她劍上捲來，月華夫人換劍一掃，迎上那條灰影，却反被那條灰影纏住了劍身！

她連忙又朝外一揮，居然無法將灰影摔落，在朦朧的星光下，她看清那灰影正是一條身子細長的青蛇，蛇身在劍上纏了七八道，沉甸甸地，一顆三角形的蛇頭還對着她噓噓吹氣作聲……

怕蛇是女人的本性，月華夫人縱然武功超羣，也不能例外，大叫一聲，連蛇帶劍都脫手向地上丟去！

那條細蛇落地之後，立刻擺脫了長劍，呼的一聲，又朝月華夫人襲來！

李塞鴻趕了過來，飛速地拔出長劍，看準蛇頭劈去。

那細蛇身子堅韌，不懼鋒利，然而牠的頭是比較脆弱，當不起這一劈，在空中一縮頸，避過了一劈。

李塞鴻看出牠的弱點，長劍再掠，仍是砍向牠的頭上，那細蛇連忙把身子捲成一個圓盤，將頭藏了進去，李塞鴻的劍，砍在蛇身上，却絲毫傷不了牠！

月華夫人也從地上拾起長劍，比着捲起的蛇身，狠狠地道：「孽畜！現在兩枝劍對着你，你看你怎麼躲過去……」

說着，用劍尖去撩撥蛇身，從夾縫中去刺牠的頭……

那細蛇想是懂得厲害，一面縮頭不出，口中噓噓作聲，片刻之間，那山壁上的蔓藤中噓噓連聲，湧出十幾條細蛇，將她們兩人包圍了起來！

李塞鴻與月華夫人顧不得再去傷害那條蛇，連忙回劍作勢，保護着自己。（未完待續）

新潮時代的新潮人物  
新潮行徑  
新潮情節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 金馬一號

馮嘉新作 即將出版

著名偵探間諜小說  
作家馮嘉先生創造的人物司馬洛，是一個新時代的傳奇俠盜，他的行徑不但劫富濟貧，好打不平，而且好奇心重還是他的最大特點，愛好美女又是他的最大弱點，這就常常使他惹上他所不該惹的事，捲入離奇曲折，匪夷所思的漩渦中。本書包含兩個完整獨立的司馬洛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馬雲著

十字飛鏢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 292 頁 定價港幣三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魔眼怪客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 314 頁 定價港幣三元

千面情賊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 274 頁 定價港幣三元

芙蓉女巫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 310 頁 定價港幣三元

鐵拐俠盜故事

奪命神童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 27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無價之寶	1.40
市井梟雄	1.40
沙圈煞星	1.40
怒海龍蛇	1.40
吸血嫦娥	2.50
發新年財	2.50
殺人曲譜	2.80
中子炸彈	3.00
櫻花殺手	3.00
盜賊世家	3.00
龍王密約	3.00
牛鬼蛇神	3.00
竊心艷盜	3.00
奪命神童	3.00